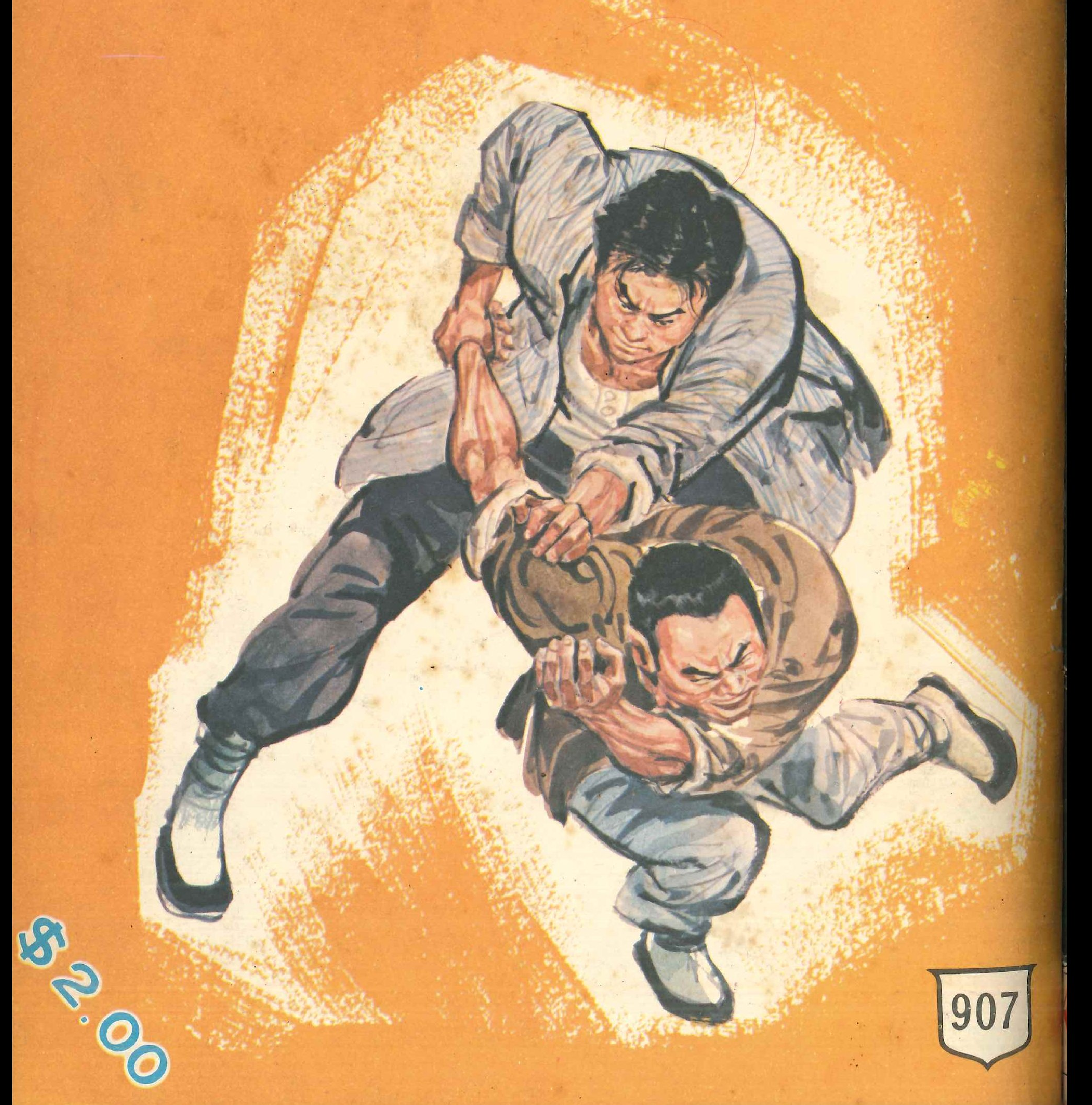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萬能血清 一隻怪物身上發現了一種萬能血液，竟然適合各種類型的血液，令到科學家和醫學界大爲震驚！



$2.00

907

◀編 後 話▶

「萬能血清」是今期刋出的鐵拐俠盜故事，馬雲爲了構思撰作是篇，絞盡腦汁，費煞心神，本故事題材簇新，內容別創，佈局玄妙，情節緊湊……呂偉良等東方三俠在旅遊途次風光明媚的南美巴西，驚聞當今醫學界夢寐以求的一種「萬能血清」竟然在一隻怪物身上發現，駭人聽聞！三俠爲求眞相，冒盡千艱萬險，終於……欲知其詳，請勿錯過令人難以想像、橋段高絕的「萬能血清」吧。

***　　***　　***

奇俠司馬洛，渾身是胆，絕技驚人，今期他在「午夜怪客」結束後，緊接着在下期的「血雨」又大顯身手了。

「血雨」是一部動作打鬥場面特別多，奇計詭謀不窮迭出的鬥智鬥力小說，也是馮嘉先生最新最成功之作。　也

***　　***　　***

睽別多時的年靑女作家岑凱倫小姐，下期又有新作在本刋發表了。「死亡婚禮」是無敵女金剛傳奇故事最新之一集，讀者們也許還記得，故事中的無敵女金剛在「紅光暗殺團」裡的英勇表現，實在令人佩服，她天生異質，體內充滿地球人和星球人之血液，饒勇善戰，黑社會及罪惡集團聞其名而喪胆，且看她今番在「死亡婚禮」故事中渾身解數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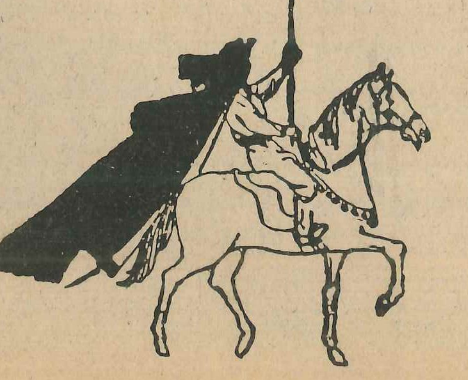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侠世界



第90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萬能血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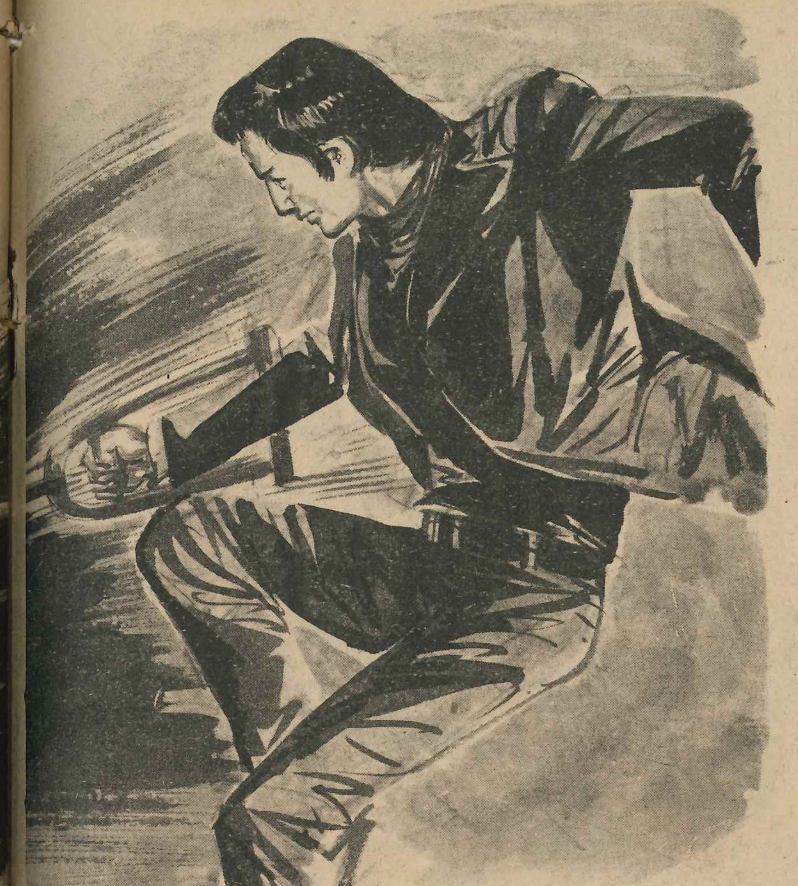
養蛇場內　出現怪物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一個國家，但香港人對巴西如此耳熟能詳，卻是因爲它出產了一個世界球王比利；而香港對足球是最熱愛的。

若干年前，有人在香港登報紙，招請人到巴西發展，許多人當時，都擔心會被人「賣豬仔」。

「賣豬仔」也就是被人騙到老遠地方去，强迫做苦工的意思。

但是，事實上許多香港中國人到了巴西之後，都發展得很好。



以前我們不止一次地說過了，中國僑胞不但勤奮，節儉，而且聰明過人。因此中國人到世界各地去，幾乎無往而不利。

這樣說似乎總覺得有些自大，但事實上如此，巴西幣值慣性地長期貶值，但中國僑胞却懂得如何去對付這難題。

如所周知，中國僑胞一味靠節儉興家，如果貨幣經常貶值，如何是好？

我們那一羣到巴西去的僑胞聰明就聰明在這裏，他們今天賺到的錢，立即購入貨物，永不留現金，如此一來，貨幣貶值對他們不但無害，反爲有利。因爲他們有貨，過幾天賣出去可能又是一本十利。

因此，時至今日，許多僑胞的店舖開了一間又一間，羨煞了當地土著。

三俠到了巴西的聖保羅市，這是該國工商業中心所在。

呂偉良也知道歐美人仕遊巴西，最喜歡到里約熱內盧。但是，里約熱內盧沒有聖保羅市那麼多人，尤其是中國人。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世界各地的中國人的生活情狀！

巴西不像其他南美國家，南美各國多數講西班牙話。

然則巴西又說何種語言？

說出來眞令人難以相信，南美各國之中，就只有巴西講葡萄牙話。

到底爲什麼？

如果喜歡考古的，不難查出其中道理來。

大約十四世紀，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之後，西班牙人揮兵進攻土著，以今日之委內瑞拉作爲根據地，朝西向南進攻，先後發現了今日的哥倫比亞，秘魯，智利和阿根廷等國，獨是疏忽了巴西這一大塊土地！

直至到稍後葡萄牙人到南美洲找新殖民地，才發現了這一大塊土地。因此，當地人時至今日，仍然習慣了講葡語。

當然，時至今日，巴西已經是個獨立國家。十八世紀時期，巴西已脫離葡萄牙的統治。

雖然各地都有他們慣用的方言，但英語仍然是遊客常用的，因此做旅遊生意的人，不懂英語就往往吃虧。

中國人最能適應環境，所以，僑胞們除了普遍會講英語之外，到了巴西之後，不久就學會葡語。

中國人多數聚居於聖保羅市的自由廣場。

這裏沒有像美國三藩市那樣的唐人街，但是三俠來到自由廣場一帶，就可以見到許多方塊字的招牌。

在這裏最易見到的，自然是僑胞們的「最出色行業」——酒樓飲食業。

中國菜時至今日，仍然雄視着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當然，除了開設酒樓菜館之外，中國人仍然「無孔不入」，只要有錢賺的生意，他們一定把握機會，加以發展。

有些只可能做住宅的地方，根本不可能開設食物店，但聰明的僑胞們仍然懂得加以利用，而且成爲一種賺錢行業。

他們做的是什麼生意？

說出來十分簡單，就是「炸油角」。

中國人過年最喜歡炸這樣炸那樣，這種香口的食物十分熱氣，廣東人都知道吃得太多就不妙；但巴西人可能飲慣咖啡，不知「熱氣」爲何物，加上裏面有各種各樣的餡——有鹹的，甜的，因此大人小孩子一律吃完一個又一個，不知飽。

而那些「前舖後居」的屋宇，說來也簡單不過。僑胞們只花了少許裝修費，把前面稍加裝飾，就像香港路邊常見的找換店一樣，後面是住宅，厨房之所在，只有小窗一個。

於是往往妻子在後面炸角子，丈夫或兒女在淺窄的「舖面」收銀，人客這隻手拿錢來，那隻手就接過一包油角子，方便簡單。

這種店舖既不設座位，亦無須請店伴，但生意川流不息，一個小小窗框之內，誰也不知道還有多少油角子正在油鑊之中。總之許多店舖熄燈關門休息了，他們仍然亮燈做生意。

說出來原來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你是中國人，你也一定想到；唯一想不到的就是它不但成爲一種賺大錢的行業，還給歐美人仕借鏡。

時至今日，歐美各地已陸續出現類似形式的「快餐店」或者「炸薯條店」，追查索源就是來自聖保羅市中的中國人。

呂偉良等三俠爲了一試油角子的美味，也買了一包。想不到那個收錢的中國男子立刻就認出他們是「鄉里」。

那中國男子年約四十許，他自我介紹叫林維達，是數年前才移民巴西的。

他也像每一個入籍巴西的外人一樣，必須先存入一萬二千元美金到銀行作按金。加上聖保羅市的租金很貴，幣值又不穩定，因此一家五口，當時的生活也很徬徨。

當地的中國僑胞大約有三四萬人，整個聖保羅市的居民則超過五百萬人。就憑這個數字已不難想像得到在該市覓食的確不易。

但是中國僑胞們不但肯動腦筋，鄉親之間又肯互助互愛。因此不久之後，有人協助林維達開設了這一家「前舖後居」式的小食店。

時到今日，林家一家五口，竟然擁有兩間同一類型的店子——除了這間之外，還有一間在自由廣場的另一角。

據說，聖保羅市有這一類型的小食店三四百家，十份之九以上是中國人開的；少數由於當地人「眼紅」，企圖打破中國人的「壟斷」，但是由於「泡製」不得其法，生意無法達到理想。

呂偉良等三俠就倚在那幅三合土矮牆外面，與林維達搭訕着，還好他這份「收銀員」的工作簡單得很——人客交了錢，他即轉身由小窗框取出一包油角子，交到人客手中，清閒得很。

林維達抱歉地說：「地方淺窄，不設座位，要你們罰企，眞不好意思。」

呂偉良說道：「別客氣！站在這裏看你忙個不停的，我也替你開心，雖然，錢不是我賺的。」

「那又有什麼用？」林維達苦笑道，「反正也還是兩餐麼。」

這時候，有個頭髮蓬鬆的青年人，吹着口哨，扭着屁股過來。

三俠起初還以爲他是來光顧買小食的顧客，但是，後來才發覺，林維達反而付了他一些錢。

突然之間，林愛莉驚叫起來。

呂偉良和阿生也給她嚇得一跳。師徒二人立即展開戒備。

只見那個像猩猩似的傢伙，却格格大笑不已。

呂偉良明白他妻子絕不是個大驚小怪的人，雖然這個外國青年打扮得古靈精怪，尤其是一頭長髮凌亂得有如稻草，加上滿面鬍子鬖鬖曲曲，在晚上叫人看見了會以爲見了鬼。但是，林愛莉旅行過世界不少地方，更可怕的樣子她也見過了。

那傢伙穿得一身嬉皮士裝，口裏還嚼着香口膠。

阿生一度以爲他企圖摸竊，所以注意到他的小動作。

就在這時候，只見他的口袋附近有些東西正在游動。

在燈光閃映下，像是一條蛇。

從那傢伙的笑臉上可以見得到，他不會不知道蛇的存在。

林愛莉可能就是看見了這條蛇才驚叫起來的。

那傢伙得意洋洋地，回頭瞪住林愛莉發出極不禮貌的笑聲。

阿生非常生氣，就想衝過去教訓他一頓。

但是站在矮牆之內俯伏着的林維達，卻一手將

阿生拉住。

「小兄弟，別動氣！」林維達很世故地對阿生說：「猛虎不及地頭虫，何必爲這些小事跟他們過不去呢？」

豈料那個外國青年這時已經發覺阿生想對付他。

他轉過身子來，突然鼓腮一吹。

香口膠的殘渣夾着涎沫，直吐向阿生這邊來。

阿生是個身形輕巧的青年，受過嚴格訓練，對於這些小動作又豈會放在眼內？

只見他輕輕一閃，避過那團香口膠，但涎沫却像噴霧一樣，洒向了他的臉。

阿生血氣方剛，對於這輩沒有禮貌的外國青年又怎肯放過他？

阿生不屑地叫了一聲：「豬玀，你既然收了保護費，還想怎的？」

三俠對於剛才的情形，根本不必多問，也想像得到是收保護費；雖然林維達沒有告訴三俠爲什麼要付錢給這青年人。

那邊黑暗處，似有一些人活動。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擔心他們是這青年人的同黨。

因此，他也想叫住阿生，無奈阿生已經衝了過去。

青年人一聲不响，揮拳直擊。

但是以他的身手，想接觸阿生一下也不容易，別說打傷他了。

阿生輕巧地一閃，輕易避過了對方的拳風，再連消帶打，側身進馬，肘掌齊施，那傢伙應聲跌了出去。

相信連那青年人也不相信自己竟然如此不濟。

他跌得尷尬，老羞成怒，立即爬了起來，將口袋中的一條蛇拿在手中。

林愛莉剛才就是給這條蛇嚇得呱呱大叫。

但是阿生却不畏縮。

阿生不是什麼捉蛇專家，只是一切在他的想像之中，覺得沒有什麼可怕。

第一，假如這是一條毒蛇，爲什麼不將牠的主人咬死？

蛇是沒有性的，假如弄蛇者雙手塗了琉璜，早就嚇跑了牠，所以「養熟了」或者其他說法，絕不可靠。

第二，阿生什麼可怕的事都見過了不少，區區一條小蛇如何叫他放在眼內？

因此，阿生不但不後撤，還挺身趨前，迫視着那青年道：「你想我饒你，就乖乖的弄死這條小蛇，向老子道歉一句，否則你今晚可能睡進了醫院去。」

那青年雖然跌得渾身疼痛，但却不服氣。

只見他像耍軟鞭一樣，舞着那條小蛇，向阿生進攻。

阿生手一揚，一手扣住蛇身，用力一扯，另一手却狠狠地摑了那傢伙一掌。

小蛇到手，阿生迅速加以控制。

阿生是個鬼靈精，對任何事物都愛研究；他聽人說過一條蛇最重要的部份不是蛇頭，而是脊骨。因爲蛇沒有四肢，牠的游動主要就靠脊骨的活動帮助牠向前。

因此，阿生將蛇兒自頂至踵的一捋，整條蛇立即變得軟綿無力。

然後他再用二指挾住蛇頸部份。

阿生邁步向前，一手抓住那個青年人，道：「你懂得用這小玩意嚇人，可知道牠另有用處麼？就是可以吃。」

那外國青年經過三番交手之後，心裏也明白不是他的對手，只好乖乖的說：「好兄弟，別難爲我吧！我服輸了。」

呂林二人也過來勸開阿生。

阿生道：「這條蛇一定有毒的，是不？」

青年人尷尬地苦笑：「不！如果有毒，我怎敢把玩？」

「對了，我早已想通了這一點！」阿生回頭對林愛莉說：「你何必怕牠？我看，這傢伙連蛇的牙齒也拔了下來，否則他不會放入口袋中。」

林愛莉還是不敢接觸。

阿生回頭正想再教訓那傢伙幾句，但是，他却趁住阿生與林愛莉交談時，溜掉了。

在黑暗中，他似乎與街上那些人影會合起來。

三俠回到小食店前。阿生將那小蛇放在燈光下細看，果然沒有牙。

林愛莉叫阿生快些將牠扔掉。

但是，呂偉良擔心牠會嚇壞別人，反而不好，於是用鐵拐杖將牠搗死。

呂偉良不喜殺生，但是，許多人見了蛇就怕；膽小的還會嚇死，嚇暈，所以呂偉良還是殺了這小蛇。

林維達却束眉道：「我眞替你們擔心，你們可能惹禍上身。」

阿生道：「你擔心什麼？林老闆。」

「剛才那人是誰，你三位可知道嗎？」林維達問。

阿生道：「我雖然不知道，却猜得到一定不是好人。」

呂偉良說：「大概是黑社會份子，剛才他不是來此收保護費？」

「是的。」林維達道，「他們是本地黑社會，叫做什麼『毒蛇黨』，都是一班流氓，我們僑胞怕了他們。」

「毒蛇黨？」林愛莉吃驚叫了起來。

阿生却忍不住笑了：「這不是什麼毒蛇，嚇不倒人的。」

林維達道：「但是你不明白，他們勢力龐大，如果不付保護費，休想安寧。」

呂偉良問：「每個僑胞都付？」

林維達道：「只是開店子的，不是每一個都要付。」

「多少錢一日？」林愛莉問。

林維達道：「約伸美金一元至二元之間，大的店子則在四五元美金左右。」

「你們都照付了？」呂偉良問。

林維達苦笑：「有什麼辦法？」

阿生不平地說：「爲什麼不報警？」

「報警？」林維達道：「那又有什麼用？別說巴西警察可能存心帮他們自己同胞，即使公事公辦，抓到了證據又如何？收規的只有一個人，但毒蛇黨黨徒衆多，而且心狠手辣，他們的同黨如果知道誰報警，往後的日子就難過；生意沒有得做不特已，只怕性命難保。」

呂偉良明知僑胞們怕事的心理，大多數人抱住得過且過的念頭。因此，他示意阿生和林愛莉，不必問下去了。

林維達也不想他們留下來，於是三俠便離開那間小食店。

× × ×

依照三俠的想法，他們打算遊覽尼基山之後，再遊山度士市。

尼基山位於聖保羅市郊區。

山度士則是盛產咖啡的地方。

但是，嚮導却力邀他們到「巴達達大學」去一遊。

三俠不是學者，所以聽到「大學」二字就不感興趣。

但是嚮導說：「那兒有個養蛇場！值得各位一看。」

「養蛇場？」阿生大感興趣地問：「誰在養蛇？」

「政府。」嚮導說，「因爲我們的森林中有太多毒蛇，動輒咬傷人，所以經常須要許多毒蛇血清。」

林愛莉對蛇不但沒有好感，還有些害怕，所以不想去。

但是另一方面，阿生却堅持要去。

呂偉良勸他們別爭吵，先遊完尼基山，然後決定。

尼基山是聖保羅市郊區最高的山，坐遊覽車登上山頂，可以俯瞰山下的大森林。

森林有什麼好看？

有的，就是森林之頂上面，有一條長長的架空公路。

那公路離地約二百多呎，在山頂居高臨下望落去，彷彿一條銀龍爬在大森林之頂一樣，壯觀而宏偉。

假如坐在遊覽車之上，沿此公路蜿蜒而上，更覺美不勝收。

本來要建一條公路通上山頂，只須在樹林中伐下一些木，築路而上就可以。但是巴西人却要國際人仕驚奇一下。

於是他們一棵木也沒有斬下來，只在樹頂高處架空築路，想不到果然就此成了「旅遊名勝」。

工程之偉大並非限於「高空」，而且有些地方還得鑿山洞讓公路連貫起來。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花費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財力。

說起巴西的建設，的確有許多地方值得一讚的，即如今日的聖保羅市，就有不少高樓大厦，處處顯出巴西人巧奪心思。

但是，巴西人似乎是一個不善理財的民族，所以他們獨立以後，雖然大事建設，無奈負債纍纍。這可能就是貨幣不斷貶值的最大原因之一。

三俠遊完了尼基山，已經消磨得太多時間，因此便返回市區休息。

他們打算過了今晚，明天再作道理。

當天的晚膳，就在自由廣場上一家中國酒樓進食。

這一帶有數十家同樣的中國酒家，有專賣云吞麵的，也有晚飯小菜的。眞眞正正壟斷了遊客的飲食業。

三俠剛坐下，就有個侍者過來招呼，那是一個中國青年。

那個廣東人十分友善，三俠未點菜，便先請教姓名。

原來這青年來自香港，難怪講的是廣東方言。他說這是他叔父開的店子，至於他本人，則是去年才移民過來的。

呂偉良正想點些小菜，忽然有個中年人過來招呼他們。

青年人告訴三俠，這是他叔父陳容，也是這店子的全東。

陳容並不開心，他招呼過兩句之後，竟然向三俠下逐客令。

這令到三俠固然驚奇不已，就是他侄兒陳志平也意外一怔。

「這是什麼意思？」阿生覺得沒趣，自然追問。

陳容抱歉地說：「可能是你們初來步到，不知怎的，開罪了毒蛇黨的人。」

「又是他們？」阿生恍然大悟。「是他們不准你招待我們？」

「是的，眞對不起。」陳容道，「他們是本市地頭虫，剛剛打電話到這兒來，說有三個中個人，二男一女之中有個手持拐杖的，所以我想一定是三位。」

「對了，就是我們。」阿生道，「但是，你何必理會他們？」

陳容道：「不可以不理的，除非我不想做生意。」

陳志平解釋道：「毒蛇黨的人顧名思義，是以弄蛇著稱，他們如果存心作對，只要悄悄放幾條毒蛇入來，我們就不必做生意了！」

「我明白你的處境。」呂偉良道，「但是，你還知道關於他們一些什麼？」

「其他的我不願說，請原諒。」陳容道，「總之請三位到別處去吧。」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無可奈何地走了。

陳容不敢送客，陳志平則聲聲對不起。

其他在座的人客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竊竊私議。

× × ×

入黑之後的自由廣場，更加顯示是中國人的世界。

許多店子已關門休息，只有中國菜館，酒樓，小食店等等，仍在做生意。

三俠到另外一間中國菜館，照例立即有人過來招呼。

這不是說凡是中國菜館的招呼都如此周到，而是他們太重鄉情，所以一見到有中國遊客到，立即過來招呼。

「你們三位可是中國人？」一個三十餘歲的男子問。

「你以爲是嗎？」呂偉良笑了笑。

「依我眼光，你們一定是中國人，雖然日本和星馬人也差不多，但我直覺上大概沒有猜錯吧？」那人說。

呂偉良於是承認了自己是中國人，還自我介紹。

那人道：「我姓許，叫許均。三位想找些什麼吃？」

「本來我們十分餓，但是——」呂偉良稍作猶疑。

許均看見三俠交換着眼色，仍然不明白他們的心意。

他笑道：「你可能對這裏的厨子沒有信心，是不？」

「不！沒有信心，我們就不會入來了。」呂偉良道。

「那麼，一定是不懂這兒的規矩。」許均取過菜牌，道：「讓我來爲你們三位介紹一下好嗎？」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也會點菜，就是擔心——」

豈料話猶未完，有個侍者過來，彎腰與許均耳語一番！

三俠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早已在意料之中。

侍者退下。

許均面有難色！

呂偉良苦笑一下，道：「現在你大概總也明白了吧？」

許均束眉道：「你們難道已經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的。」呂偉良反問：「是不是有人警告你，叫你們不要招呼我們三個？」

「是的，電話剛剛打來，我的店伴說有人叫我們切勿招呼三位，否則，稍後時間我們就會大禍臨頭！」許均道。

呂偉良道：「所以我省得點菜，就是爲了這緣故。」

「但是，你們却未進餐，如何是好？」許均很同情地說。

「這也沒有辦法，」呂偉良道：「我不想牽累閣下！」

許均束眉沉思。

三俠交換着眼色，然後離座。

但是，許均忽然叫他們坐回原位。他說：「不管這許多了，三位吃飽了再打算！」

阿生也覺得有道理。

林愛莉却問：「萬一他們來此搗亂，你們如何是好？」

許均道：「到時再算，我不能不顧道義，三位到底是我同胞！」

「別這樣，」呂偉良道：「我們又不是三日三夜未吃過飯，何必太過爲我們擔心？這樣吧，我們到別處去。」

許均道：「到別處去也是一樣，尤其是我們一班同胞行家，個個怕事，大家都不想開罪了這一班地頭虫。」

阿生靈機一觸，道：「他們怎會知道我們轉到這兒來？」

林愛莉道：「還用多問麼？當然是跟踪——他們一直在跟踪我們。」

「那麼，讓我出去看看！」阿生說着，就要離座而起。

但是，許均把他留下來。

許均苦口婆心地說：「你還是小心一些好，他們不但有刀有槍，而且手段毒辣，讓我想想辦法——！」

許均想了想，又說：「這樣好嗎？你們三位先返酒店。」

「幹什麼？」阿生問。

「你們既不想害我，我又不忍見你們空着肚子，就只有一個辦法，回頭讓我叫人悄悄把飯盒送到你們的酒店去。」許均說。

但是呂偉良笑道：「我想不必了。」

許均道：「這是權宜之計，三位何必計較，出門遊埠，志在平平安安，爭這一口氣，對你們實在沒有好處！」

呂偉良道：「我們懂得如何趨吉避凶！你不必太過爲我們擔心。」

說着，呂偉良又向阿生和林愛莉示意。

三俠於是再次離座。

但是，許均却硬要他們坐下來。

他說：「我不能袖手旁觀，我決不顧一切後果——」

說到這裏，他已示意一名侍者過來。

呂偉良看得出他是一片盛情，也知道他要怎麼樣做。

許均果然叫侍者點菜，但呂偉良却堅持要走。

他們爭持不下，却難爲了那個侍者。

最後，還是呂偉良中肯地說：「我們不吃這一餐，絕對不會餓死——但是，假如你惹來痲煩，只怕以後也不能再做生意，我們是明理的人，絕不會怪你！」

於是三俠這一次，眞的走了。

出到門口，四處都可以見到一些行人，有些三五成羣，有些匆匆而過，就是不知誰是「毒蛇黨」的人。

阿生心裏十分生氣。

他說：「我想打個電話。」

「找誰？」林愛莉問阿生。

「我知道這裏也有國際特警隊。」阿生說，「我要跟他們連絡一下。」

「何不在這裏面打？」林愛莉又問。

阿生道：「師父說盡可能不要連累別人，還是到電話亭去打好。」

於是三俠併肩而行，找路邊電話亭。

突然之間，有一輛車子在道旁停了下來，就在三俠身邊不遠之處。

阿生認得了車內其中一個青年，立刻提高警覺。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也認得了，那傢伙長髮留鬚像個大猩猩，任誰也可以認出他就是那個玩蛇的小子。

車子爲什麼在此停下來？

三俠是江湖中人，自然明白痲煩終於找上門來。

他們在道旁站停。

車內的人紛紛出來，細心一數，約是六七個巴西青年。

「就是他們？」爲首一個年約三十，穿牛仔服裝。

長髮嬉皮士道：「是他，我不會認錯人的。尤其是這小子！」

於是首領一聲令下，各人立卽展開了包圍，將三俠圍在核心。

呂偉良看看行人們紛紛避開，人們都繞道而過，就知道這裏的人十分怕事，絕不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於是對阿生和林愛莉說：「教訓一下他們這輩小子，但不可太過份！」

其實不用呂偉良說，阿生亦已準備動手。

呂偉良向來講道理，尤其是這些年來，爲了給阿生這個門徒做個榜樣，他很少動氣叫打喊殺，只勸人和平解決。

但是今天晚上，他也受夠了，對方竟然如此卑鄙，一再用電話要脅菜館老闆，不准他們招呼三俠。

現在難得這些「卑鄙的人」自動現了身，呂偉良也覺得非教訓他們一頓不可。

何況眼前形勢擺得明白，對方不會因爲他們退縮而改變態度。

既然無可避免，何不早作準備？所以呂偉良也就及時警告了阿生和林愛莉，以免吃了眼前之虧！

除了那個首領年約三十，似乎大一些之外，其他各人，包括那嬉皮士在內，個個只在十八九至二十二三歲之間。

唯一可以暫時令到三俠放心的，就是他們個個赤手空拳，未見刀槍。

除了一個司機留在汽車上等候之外，六個人在車外。

首領一聲號令，十拳齊飛，五個人團團包圍住三俠，動起手來。

首領大概信心十足，所以只在旁觀看。

但是，別的事情還可以憑僥倖，打架就要講拳脚功夫。

講到拳脚功夫，呂偉良等三俠又怎麼會輸給對方。

只見拳來拳往，呂偉良鐵杖還未出擊，他只有用以支持身體的平衡而已，但是，已經有兩名青年人被他擊了幾拳。

而林愛莉已經很久沒有打架了，自從嫁給呂偉良之後，她很少動粗，與她本人在「迷你女賊」時代相比，眞有天淵之別！

現在難得有機會舒展一下筋骨，登時大發雌威，把看不起她是個女人的巴西青年，打得落花流水！

阿生更加不用說了，他常常練習拳脚功夫，深懂搏擊之道，等閒數人亦不是他的對手，何況現在還有他師父師母助陣呢？

阿生有如猛虎出柙，轉眼間已重創一名巴西青年。

那首領不知厲害，見狀不禁大罵。

他看見那青年受傷，立刻自動加入戰陣，親自對付阿生。

但是，阿生那裏會把他們這輩放在眼內？這些年青小子只會用拳，不會用脚，加上只得一身牛力，所以吃虧盡是他們。

阿生可不同了，他的拳脚功夫已練到出神入化！

只要沒有刀槍出現，肯定是三俠佔盡了優勢。

所以交手片刻，呂林二人已跳過一旁，讓阿生獨戰羣雄。

剛才街上的人還匆匆而過，現在不知道怎

的，却糾集了數十人，甚至數百人圍觀。

他們在電影上見過「中國功夫」，十分仰慕「布祿士李」的「三脚絕式」！但一直以爲那只限於拍電影而已。

（按：李小龍的英文名叫布祿士李，在外國，人們不知「李小龍」，但却知道布祿士李十分厲害。）

到了現在，他們逐漸相信「中國功夫」眞的不是「拍電影那麼簡單」，尤其是眼前的阿生，一舉手一投足，顯得姿勢美妙已極！

於是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這時候有數名巴西警察經過，立刻過來制止。

三俠不懂葡語，不知這班青年如何向警方交代。

但是，他們絕不怕警方，反而阿生還希望他們將自己帶走。

阿生覺得，只有將他們帶返警局，阿生才可以向較高級的警官表示身份，要求他們通知派駐當地的國際特警人員。

當街打架，相信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有罪的。

於是他們就此被警員押上警車，帶返警局去。

那些青年也被帶走，但是很明顯的，他們獲得了優待。

× × ×

在警局的拘留所之內，三俠又餓又渴。

偏偏沒有人來替他們落案，更沒有人來保釋他們。

反而那些青年人，都給保釋出去了。

阿生覺得這一回是眞眞正正的計錯了數。

他以爲入來之後，可以見到較高級的巴西警官。也只有較高級的警官才知道有「國際特警」那種組織的存在。

但是現在，警方似乎與他們存心爲難似的，反而放走了「毒蛇黨」的人。

阿生越想越氣！

他曾要求打電話，但看守他們的警員不肯開閘讓他由覊留所出來。

他要見高級警官，但警員說他的上司下班回家去了。

三俠覺得這裏未免太過黑暗，他們最少也是遊客，豈可受到這種對待？

但是，他們三個人被困在鐵籠似的鐵欄柵之內，插翼也難飛，有什麼辦法呢？

最後，他們只好改變態度，要求警員讓他們喝些水。

可惜對方竟也充耳不聞。

呂偉良有些恍然大悟：「天下烏鴉一樣黑，試試用銀彈政策吧！」

於是阿生把手向閘門外一揮，對守衛的警員道：「想賺些外快麼？」

那警員往外面瞥了一眼，分明擔心他的同伴聽到。

但事實上，這是晚間，警局內儘管有人工作，但這邊很靜。

尤其是看守這兒的警員，只有他一個人，所以他走到閘前。

「你剛才說什麼？」警員低聲問阿生。他的英語不錯。

阿生道：「只要你爲我做一些事，我可以給你二十元美金。」

警員問：「什麼事？」

「先給我們一些水，再打個電話。」阿生以爲這一招必有收效。

但是，警員笑了笑：「你以爲二十元美金可以打動我麼？」

林愛莉忍不住說：「我們又不是殺人犯，卽使是死囚，也有人權！」

「你要講人權，最好去聯合國找華德海。」警員笑道。

呂偉良畢竟是個老江湖，他說：「一定是他們付了更大的酬勞給你們，是不是？」

警員只是輕輕一笑，沒有答。

呂偉良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會意地說：「你要多少？」

警員伸出五隻手指：「而且，不能告訴我的同件。」

「我明白，你只要帮帮我們，我保證只付錢給你，不會對你上司說的。」阿生道：「是不是五十？」

「不！五百。」

「五百美金？」

「不錯。」

「嗯——」阿生回頭望望呂偉良，心裏想，這傢伙好大的胃口。

呂偉良乘機問他：「毒蛇黨的人付你們多少代價？」

在三俠想像中，明顯地一定是對方付出更高的代價，才讓他們在此吃盡了苦頭。

果然，警員低聲說：「問題不是錢，毒蛇黨固然付了一筆錢給我們，同時他們在這兒的勢力也很大，我不想開罪他們。」

「但是——」阿生笑笑道：「我們悄悄付給你的錢，你可以個人獨得，不必分攤給別人。而且我們非常感激你。」

「你不會明白。」警員道：「毒蛇黨的人要折磨你們，如果讓他們知道我帮你，一定生氣——」

「所以難怪你要這麼高的代價，是不？」阿生輕輕一笑，「好吧，我答應你，你立刻給我搭一個電話到國際特警辦事處去。」

「什麼國際特警？」警員呆了一呆。

阿生道：「難道你從未聽過這名字？」

「國際刑警，是嗎？」警員反問。

阿生回心一想：可能他們與國際特警隊合作得少，也可能是他的職位太低。因此才不知道。

阿生道：「你如果從未聽過國際特警隊這名字，就通知國際刑警好了，我們相信這裏一定有他們的人存在。」

警員用意外吃驚的目光瞪住阿生：「然則閣下是……」

阿生道：「坦白告訴你：我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

呂偉良補充說：「你的上司一定聽過這名字，它的性質與國際刑警差不多，而且總部均設於巴黎。」

「嗯——」警員這一回是眞的吃驚非小！他吶吶地說：「爲什麼你們早不說明白？」

呂偉良道：「我們以爲你們帶我們回來之後，會循正常手續落案，到時必可見到你的高級上司。」

阿生道：「你的上司一定知道國際特警隊在聖保羅市也有辦事處設立——爲什麼你們不准我們見見你上司？」

警員道：「他們休息了。不過，主要是你們與毒蛇黨過不去，但現在——我覺得你們不必付我錢了。」

呂偉良與三俠都看得出，這傢伙膽怯起來，主要還是擔心阿生遲早也不會放過他們，以一個國際特警隊隊員的身份，一定可以鬥垮一個地方性的警員。

何況剛才對方已自動承認因爲受了「毒蛇黨」的好處而存心折磨他們呢。

但是，三俠却有三俠的想法。

他們現在反而擔心警員通知他們的「貪污集團」。

萬一眞的如此，他們可能立刻找「毒蛇黨

」的人商量。

到其時事情又會怎麼樣？誰也無法可以預料。

也許他們一不做二不休，那時候後果自難想像。

當然，萬一他們退縮，三俠可能僥倖地離開這裏亦未可料。

但是呂偉良做人處世，先從好處想，然後又以他的江湖經驗，再從壞處想想，因此擔心是必然的。

現在呂偉良就對那警員道：「無論這件事怎樣也好，你得放心，我們一定不會難爲你，但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帮我們一把。」

警員前倨後恭地說：「你們不要焦急，我做得到，我一定答應你，爲你們効勞。」

阿生道：「通知你們局長——你可以悄悄通知他，就說我求見他。」

「局長？」

「是的，你最高的上司啊！」

「那麼，你——你打算對他說什麼？」

「說的一定不會傷害你，只說你協助我們，那你放心了！」

「好吧！」警員又問：「你要什麼時候見他？」

「立卽！」

「這麼深夜了——」

「你可以打電話到他的家中，這是緊要的事。」阿生說。

「但是——」警員大感猶疑：「局長脾氣很壞，我怕——」

呂偉良看得出他的心裏想什麼，一定是怕事情鬧大。

於是他示意阿生：「不如叫他悄悄通知一個人，這人可能帮得我們。」

阿生立刻會意：「你是指許均？」

「對了，一定要他保釋我們出去，然後才有辦法。」呂偉良說。

於是阿生對警員說：「如果你不想找你上司，你有辦法通知自由廣場的富貴酒樓麼？」

「你是指那間中國菜館麼？」

「是的，你只要找一個叫許均的，叫他來這裏保我們出去就行。」

「這可簡單得多了，」警員看看腕錶，「我快要落班了，你們給些耐性等一等，老實說，我只限於悄悄爲你們辦此事。」

阿生道：「這已經夠了。」

呂偉良道：「而且，我們回頭會給你好處，決不難爲你。」

「別客氣了。」警員道，「只要你將來別怪責我對你們無禮，不要在我上司面前談及這事，我已十分感激！」

阿生道：「那麼，你給我們弄些茶水來，可以嗎？」

警員又有些猶疑。

呂偉良道：「我們實在又餓又渴，請你帮帮忙吧！」

警員想了想，終於答允悄悄給他們一些茶水解渴。

由此可見，當地的黑勢力相當驚人，就是警員們亦要忌他們三分，但是，眼前這警員又不得不顧忌阿生這特警隊員的身份。

因此，在矛盾的心理下，警員頓時變成無所適從。

還好呂偉良等三俠摸準了對方的心理，決定用攻心之計，終於總算說服了這警員，讓他爲他們服務。

不久之後，警員偷偷送來了茶水。

三俠又餓又渴，處境有如一個旅行家身在沙漠之上。

一些茶水雖然僅供解渴，卻無法可以充飢，但亦聊勝於無。

在臨時羈留所之內，自始至終，未見有人來替三俠落案。

三俠心裏儘管生氣，也得暫時忍了下去。

他們擔心萬一生氣地大吵大鬧，到頭來會遭到更大的虐待與折磨！

因此，他們惟有乖乖的，等到那看守的警員落班。

還好這一邊比較少人經過，警員才可以悄悄給他們茶水，假如讓其他警員見到，也許有人會通知外面的「毒蛇黨」。

呂偉良一向爲人設想，他不擔心自己，只怕連累了對方就不好。

將近一小時，才見有人來換班。

這新來的警員目露兇光，一邊瞪住三俠，一邊與交班的警員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他們用葡語交談，三俠聽不懂。

但是呂偉良等三俠久歷江湖，雖然他們被囚在鐵籠一樣的羈留所內，但隔住鐵枝，却可以看得淸楚二名警員的表情。

剛上班的大概在問及三俠的情況，落班的做着手勢告訴他三俠又餓又渴，水也沒有進過半滴。

於是新上班的警員滿意地笑了。

這種幸災樂禍的笑，令到阿生非常不滿！但是在呂偉良的示意ト，阿生不敢發作。

小不忍，則亂大謀，誰叫他們處於劣勢底ト？

那帮過他們的警員走了，三俠只有默默地等待着他的援手。

那個新上班的警員瞪住了三俠，問道：「你們肚子很餓嗎？」

呂偉良看出他不懷好意，所以示意阿生和林愛莉不要理會他。

但那警員又問：「喝水麼？」

三俠還是沒有答他。

那傢伙故意取過一杯水，慢吞吞地喝，這是一種心理攻勢，假如一個人在極之飢渴之時，見水飲不得，一定更加渴。

還好剛才三俠已喝了一些水，所以現在內心難過的程度減低了。

豈料那警員看見他們無動於中，又跑過來煞有介事地問：「喂！你們想逃走嗎？我可以助三位一臂之力！」

但是，呂偉良不會上這種當。

他用他們的方言告訴阿生和林愛莉：「小心點，這傢伙存心靠害！」

那警員又說：「這樣吧，我們的目的只爲求財，只要你們付得起錢，我有辦法讓你們逃出去。」

阿生故意問：「你用什麼方法助我們逃出去？」

「趁我行開的時候，你們用這條百合匙把這閘門開啓。」警員遞了一條百合匙進來，態度鬼鬼祟祟的，彷彿怕被同伴看見一樣，其實，臨時羈留所這一角，就只有他一個。

阿生接過百合匙，果然是夜盜用的爆竊工具，如果用此開這閘門，相信必可得心應手。

阿生又說：「卽使如此，你仍然責任重大，雖然你帮了我們，萬一你上司追究起來，如何交代？」

警員道：「放心吧，我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剛才我那位未落班的同事在着，所以不敢帮到出面，其實我內心是同情你們的。」

「眞是萬二分感謝你。」阿生道：「然則，你須要多少代價？」

「別提錢好嗎？助人爲快樂之本，錢未必可以代表一切。」警員大義凜然似的說。

三俠又交換着眼色，彷彿被這名警員感動了。

警員道：「你們必須把握機會，等我走開之後，就動手吧！」

阿生沒有表示，但那警員却走開了，他好像看準了阿生必然懂得利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似的。

但是，呂偉良却對阿生道：「你看出這是一項陰謀嗎？」

「我當然明白。」阿生道：「他不過企圖『合法殺死』我們而已。」

「是的，那傢伙可能是毒蛇黨派入來的殺手，我早已看出他只不過是假慈悲！」林愛莉一直瞪住走廊遠處。

那邊彎角黑暗，有個人頭由彎角處不時地閃閃縮縮，顯然有人在那兒窺伺。

呂偉良道：「這傢伙好狠毒，這時候，他可能正握槍在手，等我們三人『越獄』時，一聲吆喝，立刻連槍轟擊，只怕那時候我們都死得不明不白！」

阿生却說：「但是，這時候我們不走，以後還有沒有機會？」

「機會可以自己製造，但眼前的情形却擺得明白，是有人要我們墮入陷阱。」呂偉良說：「如果我們上當，他們就殺我們殺得振振有詞！」

「這時候我們怎麼辦？」林愛莉問。

林愛莉一直瞪住走廊遠處，她肯定那彎角處躱了一個人。

呂偉良道：「以不變應萬變，我們在這兒等ト去好了。」

不久，那警員回來了。

他有些意外，也有些生氣地問：「你們爲什麼還不走？」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們還不想死！」

警員氣得發抖！

阿生道：「你可是毒蛇黨的人？」

「不！你們誤會了，」警員又攤大手掌問：「把那枚百合匙還給我。」

「可以的，把食物和水拿來吧！」阿生說道。

警員睜大雙眼道：「這算是什麼？」

「勒索啊！」阿生笑道：「百合匙上面，留有你的指紋，你的上司知道了，你猜會怎麼樣？」

「嘿！眞是好心得不到好報！」那警員又說：「你們到底想吃些什麼？」

「三文治，咖啡！」阿生回頭問呂林二人：「你們以爲如何？」

呂林二人點點頭。

阿生又說：「別叫我們等得太久。」

警員道：「我叫人送來，很快的。」

警員又走了。

呂偉良道：「看這情形，毒蛇黨的人，勢力十分龐大。」

阿生道：「是的，我眞擔心，外面還有許多惡毒詭計等着我們。」

林愛莉道：「我們見過不少惡人，從未退縮，怎麼爲此擔心？」

外面突然很吵鬧。

那警員回來了。

阿生問他：「食物呢？」

「數分鐘後立卽送來，餐室就在我們這裏。」警員說。

呂偉良問：「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緊急召集啊！」警員說。

呂偉良又問：「爲什麼要緊急召集？」

警員道：「毒蛇場內，又出現怪物，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怪物？」阿生怔了一怔，問道：「什麼怪物？」

「我也不知道，大學裏的人報警，數月前發生過一次。」警員又說：「但我們派出大隊警員搜索，結果一無所獲。」

呂偉良問：「大學的人，有沒有說見過一些什麼？」

「一頭非人非獸，樣子古怪的動物，常常在毒蛇場內活動，所以大學裏的人認爲可能是一些妖怪。」警員說。

林愛莉道：「大學裏的人，自然是一些教授和大學生們，他們全是受過高深教育的，怎麼會相信妖怪的存在？」

「就是因爲這樣，外人才會相信出現了妖怪，鬧到滿城風雨！」警員說，「但是，他們既然報警，我們決不得不理。」

不久，三文治和咖啡都送來了。

但是，阿生却制止呂林二人立卽進食，他抽出其中一件三文治，要警員先吃。

警員也明白他的意思，吃了。

然後他笑了笑，還自動傾倒了一些咖啡倒入口中。

三俠這才放心進食。

警員至此，忍不住說道：「你們看來眞不簡單，究竟你三位是什麼人？」

阿生笑了一笑，問道：「我想先知道你是什麼人？」

「警員。」

「不！我看得出，你是毒蛇黨派來的。」阿生道。

「憑什麼？」

「憑這一枚百合匙。」

「爲什麼你會看得出我無誠意放走你們？」警員問。

「很簡單，太容易的事，其中必有原因，你憑什麼帮我們？」

「是的，我也太笨了。那麼，如果我要錢，你們又如何？」

「也未必上當，正如你剛才所說，我們不是簡單的人。」

警員苦笑：「我服了你們。」

「然則，你已承認企圖殺我們？」

警員道：「是的，但你們不上當，又有什麼辦法？」

「誰主使你？」

「毒蛇黨——他們在這裏，勢力很大，你們這回認眞麻煩。」

「爲什麼你會承認？」

「只求獲得三位的諒解，因爲我也只不過被迫的。」

「你本來可以不承認的啊！」

「我擔心你們告訴我上司。」

「但是現在，毒蛇黨交ト的任務你無法完成，一樣有麻煩。」

「我會向他們交代的，因爲我並未保證得手。總之，求你們切勿把剛才發生過的事，告訴我上司，我就感激你！」

呂偉良在想，這警員的話可能是眞的，因爲這時候，那枚百合匙已經還給他，他也送來了食物，雙方各不相欠。

阿生問道：「如果我們是你，你又會怎麼樣？」

「坦白說，一定很生氣！」警員又說：「但是，這裏有太多同僚朋比爲奸，我也有苦衷，假如你們明白我，自會原諒我！」

「你所說的同僚，可是包括上上ト下的警方人員？」

「不！只是較低級的。」

阿生這才稍爲放心一些，因爲如果「全部」被毒蛇黨的人買通了，那才危險，現在最少有些高級警方人員保持淸白和公正。

阿生道：「這件事本來已成過去，但我有幾個問題問你，你必須確實回答我，否則，後

果由你負責！」

「你問好了，」警員說，「只要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第一，毒蛇黨打算怎麼樣對付我們？」阿生問。

「置你們於死地！」警員說，「如果我是你們，一定想辦法早些離開這裏。」

「第二，他們是否專與華人作對？」

「不！只是華人較為怕事，付出的保護費也較多，這組織很龐大，單靠收保護費不足以支持，他們有其他生意。」

「例如什麼？」

「我無法一一舉例，總之是非法的。」

「第三，你們警方人員，何故被收買？」

「有些是他們的黨員，有些薪金太低，想賺一些外快，有些被迫，如果不服從，他們要對付我們易如反掌。」

「你的上司知道麼？」

「知道了又怎麼樣？反正他們手段雖然毒辣，但很少留卜綫索。」警員道：「例如今晚，如果你三位上當，剛才眞的逃獄，我就有權合法殺死你們。」

「為什麼一定要置我們於死地？」

「他們看出三位厲害，絕非等閑之輩，假如讓你們明天出去，你們一定找他們算賬，那時就有麻煩！」

阿生道：「所以他們首先要你們折磨我們，令我們一心想逃走，然後設法殺死我們，是不？」

「是的，事前我也估計你們一定上當，但是想不到——」

這時候，走廊那邊有人過來。

警員停止了說話，稍為離開了閘門附近。

由那走廊過來的，是一名值日警官，一位律師，和一名中國人。

中國人並非別人，正是許均，律師是他請來的，他們要擔保三俠出去，警官也只有依正手續去做了。

呂偉良等三俠自然非常感謝許均的帮忙，同時也知道，這是較早時，那警員悄悄以電話通知他的。

四面埋伏　處處危機

呂偉良等三俠由許均的律師保釋出來之後，就在門外——警局的門外，遭到伏擊。

他們四個華人——呂偉良等三俠和許均，剛與一名巴西律師握別各自上車——呂偉良等三俠上了許均的車子，律師上了自己的車子。

就在這時候，阿生首先發覺有一輛車子匆匆自街口開過來。

車子突然亮了車頭燈，這等於給他們發出了警告。

本來在正常的情況卜，沒有什麼值得可疑之處，這是一處通道，自然有車子經過。

其次，這是黑夜，亮車頭燈有什麼出奇？

但是，呂偉良等三俠都是久歷江湖的人，他們對一切都比起常人敏感。

他們覺得警局門口一帶很光亮，無須亮起了車頭燈。

同時，車頭燈並非一直亮起，只是突然之間亮起的，這就够啓他們的疑心，加上過去的經驗告訴他們，這是「有作用」的做法。

假如對方不亮車頭燈，三俠一定可以清楚見到車子的來勢，甚至車中的情形，可能及早預防。但亮了車頭燈之後，令到三俠眼睛的視綫受到影响，見不到車子的來勢，也不知車中有些什麼人和動靜。

儘管如此，三俠却在警覺中迅速伏卜，同時順手把許均推倒地上。

就在這剎那間，槍聲一連串响起，朝許均的車子掃射。

子彈擊碎了汽車玻璃，碎片四濺，洒在呂偉良的身上。

神秘汽車只是一掠而過。

槍手也只是發射了一排子彈而已。

他們顯然不知道呂偉良等三俠的身手如此敏捷。

他們可能以為三俠已中彈倒地！

這是警局門口，他們更放肆也不能停留卜來查察結果。

事實上，呂偉良等三俠並未受創，只是許均因為事前沒有準備，被推倒地時，擦傷了皮膚而已！

警局裏的人聞槍聲迅速出現。

那位律師的車子已由不遠處折回現場。

一名值日警官當知道發生了伏擊事件之後，請三俠等人重返警局。

律師聲聲要維護當事人的安全，要求警方澈查此事眞相。

只有三俠反而處之泰然。

在三俠的生命中，這一類事情也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了。

他們並非不怕死，只是明知怕也怕不來，反而不怕了。

他們開始有一個想法，對付惡勢力，決不能軟卜來。

於是阿生要求那位值日警官，把當地的國際特警隊人員找來。

當初他們看見律師既然保釋他們出去，行動上已經自由了，準備返回酒店再與特警隊連絡。但是現在，阿生却要警官明白他的身份。

果然，那位值日警官登時顯得認眞起來，絲毫未敢怠慢！

剛才他還是凡事循例，一切公事公辦似的，非常之公式化。

但是現在，他表現得一派認眞，問阿生有沒有見到襲擊他們的車子的形狀與編號。

阿生說：當時車子開得太快，而且他們正伏在地上，所以見不到。

即使如此，警官也口口聲聲向阿生表示歉意，聲言要緝兇歸案。

三俠只是一笑置之。

他們也明白，「猛虎不及地頭虫」這句話的眞正含意。

這也難怪，因為「猛虎」一定不及「地頭虫」那麼熟悉地形，這已經吃虧了！

但是三俠却不服氣，他們這一世人就是喜歡向死神挑戰。

尤其是當他們遇到別人偷襲時，經常是遇强越强的。

他們憎恨罪惡，更討厭那些鬼鬼祟祟的偷襲行為。

他們勇於冒險，也經得起考驗！

因此，當值日警官說什麼「保證」，他們絕不重視。

不管這是「眞心話」，或者「禮貌上」的，總之經驗告訴他們，一切必須憑自己的實力，也許他們習慣了，親力親為，也許他們看見過的黑幕太多了，所以他們只相信自己！

但是，在這人生路不熟的地方，阿生覺得能與國際特警隊的人連絡好，總是一件好事。

不久，果然有兩個人到警局裏來。

他們一個是歐洲人，另一個是當地巴西人，前者是國際特警隊派駐聖保羅市的負責人力高，後者是他助手森保。

他們匆匆趕到警局來，還沒有向阿生取閱證件，便向三俠道歉。

等到阿生把證件遞過去時，力高却說：「不必了！」

阿生感到奇怪。

力高解釋說：「當我收到警局的電話通知時，曾用長途電話跟總部連絡，總部已經證明你們的身份。」

阿生問：「他們如何證明？」

「他們說：三俠確在南美洲旅行，叫我們設法保障三位的安全。」力高笑了笑，「想不到東方三俠已光臨巴西。」

阿生還是感到不明。他問：「你如何知道我們三個就是？」

「啊！那簡單之至！」力高指指呂偉良手上的鐵枴杖，「這是不易冒充的標誌，此外三位是中國人，又是兩男一女，年紀與總部所講的一模一樣。加上我平時在內部通訊中閱讀到的報導，我一看就知道你們正是東方三俠。」

「謝謝你的誇獎！」阿生終於與力高握手，又說：「目前我們有困難！」

「是不是毒蛇黨困擾你們？」力高道。

阿生點點頭。

力高回頭問值日警官：「可有他們的消息麼？」

警官搖搖頭：「我們一定追查，你放心，雖然目前沒有他們的消息。」

力高道：「我想見見你們局長，他現在何處？」

「不久之前還在家中，但是現在——」警官看看腕錶，「我想一定在養蛇場之內。」

力高問：「他在那兒幹嗎？」

警官道：「聽說又有怪物出現。」

「怪物？」力高也怔了一怔，「是不是上次有人見過的？」

「我想是的，」警官道：「不久之前，我們才派了一些人去查究，而且通知了局長，所以我們以為他會在大學之內。」

「謝謝你，警官先生。」力高又說：「如果有進一步消息，請以第一時間通知我。這位阿生兄弟是我們總部最重視的人，希望你能够像我一樣小心！」

「我明白的。」警官道。

於是力高才帶領各人離開了警局。

許均受了輕微擦傷，警方擬將各人送入醫院驗傷，但三俠拒絕了，結果許均也沒有去，只是落案而已。

現在三俠還是沒有為他們自己擔心什麼，擔心的反而是許均。

因為毒蛇黨的人可能已經知道他請律師將三俠保釋出來。

但是，許均是出於一片眞誠的，他覺得三俠是值得他去帮助的人。

較早時，許均還沒有知道三俠的來頭，更不會知道阿生原來更有來頭。但那時他已決定不顧一切後果，只知道先擔保三俠出來，其他的事，慢慢再說了。

事到如今，許均已經知道了他們三個人的身份，更加覺得這是華人的光榮，對於他自己的做法，自然更加不會後悔！

許均一片熱情，請三俠和力高等人同店宵夜。

× × ×

至於那位律師，却因事先走了。

自由廣場的富貴酒樓，就是由許均開設的中國菜館之一。

這時候已將近午夜，但一般中國菜館都營業至深夜。

富貴酒樓門外擠了許多人，那兒好像又發生了什麼事。

警車，十字車都先後開到現場來。

許均是富貴酒樓的老闆。他的車子留在警局裏查驗「因為車子中彈」，所以現在他只和呂偉良等人坐在力高的車子裏。

因為他是老闆，所以只到街口，他就有點感到不妙！

「那兒發生了什麼事？」許均覺得出事地點好像就是他的店子。

「是的。」力高也見到了。其實這時候，車內每一個人都見到了。「為什麼有十字車，可能有人受傷！」

車子幾乎還未停好，許均已經開了車門，衝出去。

他擠進人叢中，發覺他店子的門口有警員把守。

他問一名警員：「發生了什麼事？」

「不關你事！走走走。」警員不耐煩地推開他。

許均道：「我是這兒的老闆，我要入去看看！」

「老闆？——」警員呆了一呆。

一位警官剛剛由裏面出來，他是警察分局的人。當他聽到許均的說話之後，立即由裏面出來，打量着許均，道：「你就是這兒的波士麼？」

「是的，警官先生，這兒發生了什麼事？」許均口裏這麼問，眼裏已經看見了。

店內一片凌亂，一些穿制服的人正在分別持着乂子和棒，亮了手電筒，俯首彎腰，四卜搜索着。

另一方面，却有救傷人員，正為一些人治傷；警員則在旁維持秩序。

那位警員道：「你回來得正好，你這店子怎麼會有毒蛇？」

許均呆了好一陣。

呂偉良等三俠和力高等人也聽得非常清楚，同時他們似乎已經了解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名捉蛇專家走過來對許均說：「你們中國人喜歡食蛇，這些蛇一定是你們飼養的。是嗎？」

許均立刻否認：「沒有這回事，我這兒根本未有養蛇。」

警官道：「有三名食客被咬傷，一個女子被嚇暈送入醫院，另有一名小童被咬重傷，可能有性命危險。現在我們必須將你帶走。」

許均叫苦道：「這眞的是寃枉，我根本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名菜館裏的侍者領班過來對許均道：「老闆，有人作弄我們。」

力高一邊向那名高級警官表示身份，一邊說道：「我們剛由總局回來，許均先生對這件事根本一無所知。但憑客觀觀察，這是一宗很明顯的存心搗蛋的恐嚇案件。」

警官看見力高的證件，也改變態度。他不再堅持要帶走許均，反而邀各人進入現場。

現場之內，專家們仍在四卜裏細心搜索，以防毒蛇再出現。

一名捉蛇專家解釋，被捕獲的毒蛇之中，有些帶有劇毒。

被毒蛇咬傷的人，如果延遲急救，便有性命危險。現在被送到醫院的人，都須適當的急救，但能否及時就難說了。

現場已被警方封鎖起來，明天能否復業，那就要看以後的發展。

但照目前情形看，警方不易批准這家菜館再開門做生意。

另一方面，其他華僑開設的中國菜館也在聞訊之後大為震驚。

聖保羅市的唐人菜館，約有四五百家之多，大部份集中於自由廣場一帶。因此事情發生之後不久，行家和鄉親們已經知道了此事。

在別的地方也許「同行如敵國」，但海外僑胞大都同氣連枝。

大家知道了此事之後，心裏固然不安，同

時也爲他們的處境感到擔心。

道理簡單，因爲這裏每一間中國菜館都受到惡勢力的恫嚇和勒索。這件事，既然擺明受人從中捉弄，誰也不知道卜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

因此，僑胞們不但沒有幸災樂禍之心，而且還以關懷的心情，注意此事的發展。

呂偉良等三俠覺得他們的心境比誰都更加難過，因爲這件事極可能是由他們三人而起。

警方雖然表示要作進一步偵查，但僑胞們心裏已經明白，這是「毒蛇黨」的惡毒所爲。所以三俠就覺得這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

假如許均不是爲了道義上給予三俠帮助，這件事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生。

三俠難過之餘，更加私自卜了極大的決心，非跟「毒蛇黨」拚個分明不可。

× × ×

呂偉良等三俠返抵酒店時，已經是午夜過後。

呂偉良等三俠，心裏一直難過，也十分憤怒。

國際特警隊派駐巴西的力高隊長，已向阿生安撫，警局裏面的麻煩，他會代表他們三人向最高當局交涉，相信不會有事。

但是，許均的店子，其他僑胞的心理威脅，以及毒蛇黨的囂張，却使到他們爲之忐忑不安。

繁忙了一天，三俠均感疲倦不已。於是各自入房休息。

林愛莉伸了一卜懶腰，正想投身床上，却感到床冚之卜有些東西蠕蠕而動。

她有過經驗，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正待進入洗手間之際，却給她一聲叫住：「喂！偉良，快些過來啊！」

呂偉良聽得出他妻子的聲音在震抖着，立卽回轉身來。

在這一剎那間，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聲响自床上傳出。

呂偉良一手將他妻子拉開，一手揮動鐵拐杖，擊向床上。

床冚之下，攢出了一條數尺長的响尾蛇。

响尾蛇是世界上最毒的蛇，任何更强壯的人，如果被牠咬着，一小時內如不獲得適當救治，都會死亡。

响尾蛇由床冚之下攢出之後，尾部發出的音响更加响亮。

牠由床上掉卜之後，擺動着那條特殊構造的尾巴，迅速遊動。

呂偉良手中的鐵拐杖再度出手，點向牠的頭部。

但是，牠的靈活程度却令人震驚，呂偉良出手已經够快，仍然無法一擊而中。

林愛莉對別的還可以硬拚，不知怎的見了蛇就渾身發軟。

呂偉良明知道面對的是一條帶有劇毒的蛇，稍不小心就會被咬死，因此，他一着失手，立卽躍過一旁，鐵拐杖再度出擊。

這一次，呂偉良打得又準又快，蛇頭中杖，應聲開了花，鮮血四濺！

蛇身在急速地蜷曲，扭作一團。

呂偉良仍然放心不卜，一手扯過一幅床單，蓋向蛇身之上，以防牠蠢動。

然後他一手按動喚人鈴，一手拿過電話聽筒，叫接綫生接到隣房去。

阿生就住在隣房，呂偉良要知道他是否遇到同樣的可怖事情。

但是，電話接通了之後，一直也沒有人接聽。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

阿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此時此地，呂偉良自然會把事情連想到與毒蛇有關。

於是他三步併兩步，衝出房外。

這時候，酒店的侍役剛好聞喚人鈴而來，看見呂偉良這匆匆忙忙的樣子，也不由得吃了一驚。

呂偉良沒有跟侍役打話，雖然侍役曾問他到底發生了何事。

他要趕緊入去看看阿生究竟怎麼樣了，如果阿生萬一被毒蛇咬傷，他必須加緊將他送入醫院，稍遲一步也有生命危險。

呂偉良雖然沒有跟侍役打話，但林愛莉這時已由房中出來。

她對侍役說：「你們這間酒店到底怎麼樣攪的？快把你的經理叫來。」

「什麼事？」侍役莫名其妙地問。

林愛莉生氣地往房間裏一指：「你自己去看看吧！」

侍役摸着後腦，跑進房間裏去。

呂偉良此時進入阿生的房間內，看見阿生並不在房中，又是嚇得一跳。

林愛莉尾隨而入，見不到阿生的影子也以爲凶多吉少。

與此同時，阿生却由洗手間裏面出來，呂偉良還未跟他招呼，林愛莉已是驚呼起來。

原來阿生的手臂之上正纏住一條蛇，難怪最怕蛇的林愛莉嚇得魂不附體。相反，看看阿生的面色却是泰然自若。

呂偉良忙問道：「阿生，你怎麼樣了？」

「沒有事啊！」阿生說，「一條蛇大概摸錯了房門！」

呂林夫婦二人雖然悄悄舒了一口氣，但仍替阿生擔心。

任誰都可以看得出，現在阿生手中纏住的是一條响尾蛇。

呂偉良很難相信這短短時間之內，見到兩條响尾蛇。

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擔心阿生看不出他的處境危險，警告他說：「小心！這是世界上最毒的蛇！」

豈料阿生却說：「放心！師父，我已經把牠的毒汁搾乾。」

呂林夫婦二人這時候才看清楚，阿生正以三隻手指控制住蛇頭，蛇身雖然苦苦糾纏住阿生，却對他毫無威脅。

阿生剛才正在洗手間之內，用漱口用的玻璃杯，將蛇口張開，於是兩隻鈎形的毒牙立卽現形，阿生就是利用玻璃杯的邊緣，把毒汁刮出。

蛇的咀巴可以作一百八十度張開，因此牠可以呑噬比牠體積大數倍的物體。

阿生是個相當聰明的青年人，平時又肯學，所以不知何時學會了弄蛇。

他只用手指挾制住蛇頭，蛇的咀巴便被迫張開。於是毒汁源源由毒牙中滴入杯中。

剛才由於阿生開了水喉，又專心於對付手中的「强敵」，所以沒有聽到外面的電話鈴聲，直至到發覺呂偉良闖入房中，阿生才由洗手間出來。

呂偉良人生經驗豐富，他曉得阿生手中的毒蛇帶有劇毒；卽使將毒牙中的毒汁搾乾，只要給牠咬上一口，仍然非常之危險。

因此，呂偉良揚聲向阿生警告。

阿生也知道他手中握着的是足以致命的東西，所以絲毫未敢大意。

房間門外，人聲哄動，剎那間來了許多人，包括酒店的經理在內。

呂偉良發覺一名侍役正向經理報告：那名侍役正是剛才進入呂偉良房間裏的。他顯然發

現了房間地板上的死蛇，於是用內綫電話向經理室報告。

阿生也由房間裏出來，由於他手中有一條毒蛇仍在怪叫着——那是尾部發出的音响，因此登時各人嚇呆了。

呂偉良沒有向經理投訴，只是叫他報警備案。

三俠心裏都非常明白，這件事的幕後眞相必然與毒蛇黨有關。

酒店經理有他致電話報警，阿生則與力高連絡；三俠知道他們的處境非常之危險。看來毒蛇黨的人決心將他們置諸於死地，否則不會把兩條响尾蛇分別置於兩間房內。

警察還未開到酒店來調查，阿生房間的電話却响了起來。

是個陌生人的聲音：「你就是那個中國人——小雜種麼？」

阿生心裏明白對方必然就是毒蛇黨的人，假如這是美國或法國，阿生一定會拖延一些時間，以便查出電話來源。

但是，這個國家的警察效率實在太低，難怪黑色勢力如此猖狂了。

因此阿生生氣地問：「你是那些見不得人的小老鼠，對嗎？」

「小子，你死到臨頭，還敢咀硬？」對方也很生氣。

阿生道：「你一定以爲我們都被响尾蛇咬死了，可惜，你們放進來的响尾蛇不够毒！如果你們有種的，就不該再鬼鬼祟祟在背後放冷箭，出來吧！讓我們痛痛快快的，拚個你死我活。」

「哈哈！你這小子有種！」電話中傳來一陣冷笑聲，「讓我告訴你，明天中午之前，你們必須離開聖保羅市。」

「你有什麼資格趕我們走？」阿生問。

「當然有，如果你們不走，中國人都遭殃！」對方說。

「你們簡直連老鼠也不如！」阿生憤怒地說：「如果你們還是男人，就直接來找我們吧！爲什麼去騷擾別人？」

「其他的事我不管，我算是通知你了。」那人又說：「我再講一次，明天之前，你一定要走，否則你會連累別人。」

阿生想再講卜去也不可以，電話掛斷了。

呂林夫婦二人站在一旁，雖然聽不到電話中說了一些什麼，却可以猜得到。

警方的人來了。

國際特警隊的力高等人也來了。

警方除了循例備案之外，可一些辦法也沒有。

力高等人則閉門與三俠，共商對策。

× × ×

在美國，絕大部份的毒蛇血清來自「羅斯阿倫中心」，在這兒巴西，大部份血清來自「巴達達醫科大學養蛇場」。

養蛇場是露天的，幾乎有一個足球場那麼大。四周的圍牆高過六英呎；參觀的人，就是站在這四周的圍牆之上，看着脚卜萬蛇攢動，膽小的人會看得渾身發軟。

不明白醫學的人，會感到奇怪；既然是毒蛇，爲什麼要飼養牠？

如果明白醫學上的須要，就知道這是「以毒攻毒」的好方法。

原來上帝創造萬物，有時的確是妙不可言的。例如毒蛇的「毒液」，如果由牠們身體透過蛇牙，人類萬一給牠咬着，毒液由牙滲入人體內，人就會中毒致命。

但是，假如這種「毒液」由人工方法將它搾出，加以提煉，竟然可以「以毒攻毒」，拿去救治被毒蛇咬傷的人。這不是十分奇妙嗎？

其實提煉毒蛇毒液的方法也十分簡單。只要先將毒蛇的咀巴張開，讓牠的毒牙露出，壓在玻璃瓶旁邊，液汁卽由牙管中流出。

別以爲大條的毒蛇毒汁最多，情形恰好相反；小蛇的毒液往往要比大蛇更多。

不過，不管大小，毒液是搾不乾的，牠們會很快又培養出另一些毒液。所以卽使是眼看被搾過的毒蛇，也切勿讓牠咬着。否則一定有危險。

被搾出的毒液，專家會小心鑑辨過之後，放入急凍箱內。

經過急凍，脫水等手續之後，毒液會凝結成粉末狀，這樣便可以存放得較耐久。等到應用時，醫生會再將它變成液體。

呂偉良等三俠本來打算到養蛇場參觀，但現在看來似乎不可能了，因爲他們逗留在聖保羅市只有半天時間。

他們決定在當日中午之前離開聖保羅市——一如毒蛇黨的「最後通牒」一樣。

他們已通知酒店方面退房，也叫接綫生爲他們訂了機票。

這項決定是在當晚深夜作出的。當晚毒蛇黨曾以電話警告過他們；當時阿生雖然很生氣，而且態度十分强硬。

但是，經過一次閉門會議之後，呂偉良終於對外宣佈了是項決定。

三俠雖於翌日早上分別用電話向僑胞們道別，道出他們的沉痛心情；這是迫不得已的，因爲他們不想全體僑居聖保羅市的同胞受到威脅。

時間只有半天——不，其實由早上七時起至午間止，不過只得五小時而已，嚴格說來，實在又不足半天光景。

呂偉良要利用這段時間到醫院去一次。

醫院的病房中，有受傷的僑胞們，他們都是被毒蛇咬傷或者嚇壞的。

呂偉良總覺得這次是因他們三人而起事。毒蛇黨雖然可惡，但是，假如不是他們三人，也許僑胞們不致受苦。

爲了良心上的責任，三俠決定到醫院去，探望完受傷的僑胞之後，才到各中國菜館與僑胞們道別；假如時間來不及的話，也就算了，因爲他們早已在電話中交代。

就在他們到達醫院門口的時候，却感到有些意外。

原來不少僑胞已聞訊而至，雲集於門外，等候三俠的到來。

他們都是一片眞誠地，希望將三俠挽留卜來的中國人。

有些說：毒蛇黨一向心狠手辣，既然已經開了殺戒，決不會就此罷休。

又有人說：僑胞們一向在此受到欺負，難得這次三俠來此爲他們出頭，因此卽使明知可能從此多事，也懇求呂偉良等三俠留卜。

總之，他們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向呂偉良等三俠表白：毒蛇黨只是欺善怕惡的人，他們不會因三俠的離去而罷手。

但是，呂偉良却口口聲聲勸僑胞們必須忍讓，因爲這兒畢竟是人家的地方。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虫」，何況當地的警政還落後呢。

呂偉良言卜之意，就是暗示警方也無法消滅毒蛇黨，自難保護他們的安全。

呂偉良雖然言之成理，却令到在場的僑胞們十分失望。

有些較爲年青的，表示他們願爲後盾，與毒蛇黨徒拚個分明，只要三俠留卜來，領導他們。

儘管如此，呂偉良仍然不爲所動。

僑胞們無可奈何，惟有互道珍重。

與此同時，醫院內外附近，一直有人虎視

眈眈。這些人當然就是毒蛇黨派來跟踪監視三俠的人。他們一直由醫院至機場，對三俠毫不放鬆。

呂偉良等三俠在醫院中慰問過受傷的僑胞之後，亦與主治醫生們交談過，知道受傷的僑胞們不會有大碍。

呂偉良等三俠的離去，帶給毒蛇黨徒們一種勝利的微笑。

× × ×

毒蛇黨的惡勢力在聖保羅市相當於橫行美國的黑手黨。

但比較起來，黑手黨似乎比較他們來得高明了許多，最少黑手黨懂得「適可而止」，寧願另想辦法，在其他方面賺錢。

以其說聖保羅市沒有什麼非法行業可供選擇，不如就說毒蛇黨徒心眼太過淺窄，而且還有種族歧視的傾向。

因此，他們在僑胞們的身上賺了不少「保護費」；現在更加變本加厲。

自由廣場一帶的中國酒樓，已經紛紛接到「通知」，毒蛇黨徒們明目張膽地，要立即加收他們的保護費。

毒蛇黨首腦史葛得意洋洋地說：「聖保羅市畢竟還是我們的世界；中國人除了納稅給政府之外，還要加倍孝敬我們。」

這時候有個毒蛇黨黨徒入來。此人叫朗尼，史葛一向對他很重視。

朗尼是個富有衝勁的年青人，許多「財路」都是由他想出來的。他進來後就表示有極重要的事報告。史葛會意地支開了其他手卜。

「朗尼，有什麼事？」史葛問。

「首領，有條好財路。有個俄國人想找我們合作。」朗尼說。

「俄國人幹什麼的？」

「我也丟不清楚他的來頭，好像是大使館裏的人。」

「合作什麼？」

「他知道我們對毒蛇有研究，希望親自跟你談談。」

「有什麼好談？俄國人靠不住，尤其是大使館裏出來的人，十之八九是特務，間諜，算了，別去理會他。」

「首領，請聽我說，這件事對我們關係重大，可能帶給我們許多收入。」

「俄國特務花錢請間諜，萬一給抓住了，罪名就是叛國。這種事我才不感興趣。」

「放心好了，他已保證不是要我們幹一些出賣國家的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詳情我也不知道。總之你不妨見他。」

史葛審愼地想了想，終於答允與俄國人會面。

× × ×

在聖保羅市警察總局裏面。

警員卡路與巴那二人已經卜了班，正在更衣室中換上便服。

突然間一位警官進來，將卡路，巴那二人帶去見局長。

他們心知不妙，却又無可奈何。

巴那與卡路二人都是被毒蛇黨收買的警員，常常與毒蛇黨的人混在一起，他們心裏有事，不難想像得到必與毒蛇黨有關。

那位警官引領着二人進入局長辦公室之後，辦公室的門立即關上。

辦公室內除了局長之外，還有一些陌生人，令到二名警員有些莫名其妙。

局長的面孔拉得長長的怒視着二名警員。

巴那和卡路明知道無可避免地受到責難，但却無法想像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局長生氣地問：「你們都認識史葛吧？」

巴那和卡路交換一個眼色之後，同時搖搖頭。

豈料局長霍然自座位中站立起來，一巴掌擊向桌上。咆哮着說：「事到如今，你還敢抵賴？要不要我把你送入監房？」

一位警官心平氣和地說：「你們的事，局長已十分了解。現在你們只要坦坦白白說出一切，事態的發展會令你們意想不到。」

警官的話似有另一種暗示，巴那和卡路又是一陣莫名其妙。

局長道：「毒蛇黨令到本市蒙羞，你們這輩敗類也令到我們警界染污。我本來可以依法辦理，但是，現在你們還有選擇的自由。」

警官又說：「你們是不是與史葛，朗尼等人混得很熟？」

二名警員到了這時候，惟有點點頭。

他們知道事情已經到了無可隱瞞的地步。再否認只有令局長生氣而已。

警官道：「你們可知道失職，貪污等罪名成立後的效果如何麼？假如你們被送上法庭，便會失去目前的職位，不能領取公務員的長俸，此外當然還要在牢中渡過一段時間。」

局長一直瞪住他們兩人，那兩個陌生人也是。

憑巴那和卡路的記憶，兩個陌生人不是這間警局中人。

他們一個上了年紀，一個很年青。

年紀較大的一個陌生人說：「現在你們有一個機會可以將功贖罪！」

局長却在此時向一名助手打了一個手勢，然後看見一度橫門打開，走出另外一個人。

巴那和卡路認得這個人，他叫眞斯廸，是這裏一位同事。

眞斯廸與他們是同夥，同樣被毒蛇黨收買，爲什麼他會在這裏？而且還由局長辦公室的橫門被人帶了出來。這種安排顯然是事前設計好的。

眞斯廸面色泰然自若，他對巴那和卡路二人說：「我們過去雖然做錯了，但現在却有個機會立功。如果做得好的話，不但可以將功贖罪，還可以升職——」

上了年紀的陌生人插咀道：「不但可以升職，還可以領取一筆爲數可觀的奬金。」

巴那和卡路在莫名其妙中，瞪住那兩個陌生人，因爲他們想不到這兩個人的身份。

局長似乎知道了他們的心事，道：「這兩位是國際特警——」

原來年紀較大的，就是力高，較年青的是他的助手森保。

力高道：「目前我們須要借助三位的力量，因爲你們與毒蛇黨徒混得較熟的緣故。」

那位警官則說：「這是一宗國際案件，我們奉命與國際特警隊合作。你們的任務是滲入毒蛇黨組織之內，做臥底人物。你們都受過訓練，應該做得很好。但這是宗高度保密的任務，你們必須守口如瓶，不能洩漏秘密，否則將來會被判叛國之罪。你們明白我的意思麼？」

巴那，眞斯廸和卡路三名警員同時點頭。

力高道：「由於這裏面警局之內，還有許多警員被毒蛇黨收買。所以你們必須小心從事，回頭你們三人會被你們的上司撤職查辦，但這只是演戲。因此你們要演得似模似樣。」

警官道：「當你們離開這裏之後，就去找史葛，求他收容你們。我查過了，你們三人最得史葛信任，平時對毒蛇黨有功，照計劃一切將會非常之順利。萬一出錯，後果就堪虞。」

局長補充說：「我們會派人小心從旁監視，你們必須忠於職守，萬一你們不忠不實，無法完成任務的話，將會數罪俱發！」

力高則說：「這是一項挑戰性的任務，我們會設法與你們連絡。」

那位警官則把三份預備好的誓詞，移到三名警員面前，叫他們分別簽署。

一切過程充滿了神秘，辦公室以外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 × ×

史葛早已接到消息，知道有三名警員被撤職，所以他非常擔心。

史葛派人去把卡路，眞斯廸和巴那等人找來，他看見這三個人十分頹喪，更加相信他們是被警方撤職的。

史葛身爲毒蛇黨首領，自然比較聰明，他雖然要借助這三個人的力量，却不能不小心從事。因此他問：「你們何故被撤職？」

「可能爲了帮你們帮得太過出面。」眞斯廸說：「但是，他們又找不到證據送我們上法庭，所以便隨便找個藉口說我們失職！」

史葛道：「你的同事有不少帮過我，爲什麼他們可以平安無事？」

「大概掩飾得好。」卡路道：「其實，雖然有不少人帮過你，最賣力還是我們三人，你承認麼？」

「我當然心中有數，你們的確有過許多功勞給我們。」史葛道。

「但是，我們現在却落得如此收場！」巴那嘆氣道。

史葛安慰三人道：「你們大可以放心，我們不會難爲三位的。你們就帮我好了。」

「帮你？」眞斯廸，巴那和卡路三人同時故作驚奇地，呆了一呆！

「是的，我這裏有許多工作適合你們去做，」史葛說：「眼前我就要你們去醫科大學一次。」

「到醫科大學去幹嗎？」卡路問。

「到時你自會明白，我會另外再派人與你們一齊去。」史葛道：「你們是警方人員，最少至今爲止，他們未知道你們已被撤職。大學的守衛一定認得你們是警員。」

三名警員交換着眼色，但猜不透史葛的意思。

× × ×

巴達達醫科大學的守衛沒有阻攔卡路他們一行。因爲他們還不知道卡路等三人已經被撤職——情形正如史葛事前所想像的。

卡路等三名警員率領着另外三名毒蛇黨徒，開入大學裏去。

他們的目的，是大學裏的「蛇類實驗研究所」。

但是表面上，卡路等三人是以便衣警探的身份，前來查案，大學守衛因爲養蛇場那邊傳出有怪物出現，對警方派人來調查，自然要通力合作。

通過了大學守衛一關之後，卡路與其他二名警員便退居次要地位。

其實這次行動的眞正領導人是史葛的得力助手朗尼。

朗尼沒有說出這次行動的眞正目的，但是，卡路已將消息秘密通知了國際特警隊人員。所以這次可以順利過關，是另有原因。

主持「蛇類實驗研究所」的，是加利略教授。

加利略教授年約半百，滿頭斑白的頭髮，爲人沉默寡言，他與一班學生對數以萬計的毒蛇進行有系統的深入研究，年來頗有成就。

南美洲森林中最多毒蛇，而巴西又是南美洲最大的國家，所以毒蛇最多，種類亦繁。

這時候，加利略教授正在研究所的辦公室之內。

國際特警隊人員早已混了入來，甚至加利略教授也曾受到忠告。

但是加利略教授似乎只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感到興趣，其他一概不管。

儘管如此，國際特警隊人員已在暗中保護加利略教授以及有關人等。

進入研究所後，朗尼與卡路直闖加利略辦公室，其他人留在外面。

加利略伏案工作，連瞧也不瞧他們一眼。

朗尼走過來，問道：「閣卜是否加利略教授？」

加利略頭不抬起，眼未直視，依舊做着桌上的工作，只反問朗尼：「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朗尼冷聲道：「門前漆住加利略教授辦公室。」

「那你還問來幹什麼？」

「嗯——閣卜既是加利略教授，請問可知道萬能血清是什麼？」

「萬能血清？」加利略感到萬二分意外地，終於抬起頭來，托了一卜那副鍍金的老花眼鏡，反問道：「你們不是來查怪物的麼？」

「怪物？」朗尼輕輕一笑，「不！坦白告訴你，我們並非探員！」

加利略瞥了卡路一眼，道：「我認得這位沙展，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朗尼道：「我不會騙你，他被撤職了，我們不是查什麼怪物的，我們只是對萬能血清有興趣。」

「我從來未聽過這名堂。」

「教授，別裝蒜了，我們消息非常之靈通！」朗尼笑了笑：「如果你懂得把握時機，你這一輩子的卜半世，也不必勞碌了。」

「你簡直不知所謂！」

「你可以否認，但我仍給你這個電話號碼，因爲價錢只有我們才出得起，當你想通了之後，就找我好了。」

朗尼把一張早預備好的字條遞上，上面寫了一個電話號碼。

加利略教授只瞥了一眼，就生氣地把字條撕毀。

朗尼毫不介意地告退。

守在隣房嚴密監視的國際特警人員森保與一名警官沙格，早已從竊聽儀器中聽到了一切。他們沒有阻止朗尼離去。

沙格警官代表聖保羅市警方與國際特警隊合作。他直接向局長負責。

沙格警官待至朗尼走後，過來問加利略教授：「剛才他們提及的『萬能血清』，可是眞有其事？教授。」

加利略道：「這是舉世科學家和醫學界人士夢寢以求的東西，假如我眞的有此能力，卜屆的諾貝爾醫學奬便是我的。可惜目前只屬狂想階段！」

「你的意思是：你根本未發明這種血清，是不？教授！」

「是的。但我希望終有一日，夢想會成爲事實，目前距離事實還遠呢。」

沙格警官道：「然則，毒蛇黨人爲什麼會跑來找你？」

「我也弄得莫名其妙，也許他們以爲這是我們研究的範圍。」

「事實上你們有沒有研究過這種東西？」

「有這種打算，但恐怕不會成功。就我所知，美國一家大學的研究所，也有一名教授正在領導一批學生研究適合各種血型的血清，但尚限於發展階段而已！」

血型大致分兩大類：一是普通的一般性血型，二是稀有血型。

一般性血型又分四種：「A」型，「B」型，「AB」型和「O」型等。

假如某人須要輸血，醫院方面必須找出同

一類型的血才可以輸入體內，例如「A」型的，必須輸入「A」型血。

但是，唯一例外的，就是「O」型，因爲「O」型可以輸入任何血型的人的體內。所以「O」型血是「全能」的，也最爲珍貴。

至於「稀有血型」，屬於例外中之例外，它的化學代號爲：「RH1」

至今爲止，全世界正式列入醫學紀錄的「RH1」血型的人，僅有四人。

這四個人分別是：美國兩人，日本一人，紐西蘭一人。當然，這四個人至今仍然存在這個世界上。而且一直受到有關醫生的監護。

世界各地的紅十字會不斷呼籲人們「捐血救人」，主要就是因爲各地醫院須要大量的血液，救治傷者和病人。

儘管人們熱心捐血，但各地醫院的血庫還是經常鬧血荒，有些欠缺某一型的血，有些數量不足。總之難以達到充足和理想階段。

於是科學家和醫學界人仕一直有個夢想，假如有一種「人造血液」多好呢！

人是萬物之靈，在理論上，照計要製造出一種人造血並不困難，因爲科學家可以利用最精密的儀器製造電腦，也可以分析出血液中所含有的成份，理論上自然也可以製出同一份量的血液才對。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舉個例：換心手術已經一再證明「成功」而且可行。

但這種「成功」是否眞正的成功？接受換心手術的病者必須沒有排斥作用，而且他要長期接受心臟專家的監護——監視和保護。同時壽命肯定比常人短。

這就等於說明了「換心手術」只是部份成功，尚未眞正成功。

同樣的道理，人造血液只是理論上可以製造，實際上非常複雜。

多年以來，科學家一直爲此而埋頭苦幹，結果亦只能夠研究出一種副產品，或者可以稱得上血液代替品，那是一種血漿容積膨脹物！

這種可以恢復病人體內平衡的水溶液，是以右旋糖（有右旋力的葡萄糖），鹽和其他化學物體混合而成。

假定眞的有人能製造出一種人造血液的話，它必須做到：第一，分配適量的氧氣，供應我們體內的細胞。

第二，把二氧化碳的廢氣送至肺部，讓它排出體外。

第三，維持血管與纖維之間的水份平衡。

第四，一定要沒有副作用。

以上是起碼的，根據「已知的理論上」的條件而已！

至於我們人類在醫學科技知識上還未知道的，尚未計算在內。

換句話說：卽使一切依足目前的理論製出一種「人造血液」，也可能發生排斥作用，或者難以預料得到的副作用。

也就是說：目前我們的知識領域限於某一階段。所以，卽使在理論上可行，實際不可行，因此科學家至今仍然無法製造出「人造血液」，其理在此。

但是，中國一句老話說得好：「事在人爲」，人既是萬物之靈，月球，火星我們也可以探究其眞相，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實現？

卽如早一個世紀已經有人幻想太空探險，時至今日已見諸於行動一樣，一切被認爲「不可能的事」，實際上都「大有可能」。

因此，「人造血液」既在理論上可行，如今傳出有人試製「萬能血清」成功，則一些也不能算是意料之外。

顧名思義，這種血清旣稱「萬能」，自然是具備了多種用途。它不但適合各種血型的人，還具有消毒，解毒等等作用。

例如一九七二年一月尾，美國一位專家曾經宣稱：一種可以防止白血球增多症的預防疫苗，已在試驗中。

有人類歷史以來，我們就一直爲「血」的毛病而傷透腦筋。

例如：壞血病，貧血症，白血球過多……等等，都是令人感到可怕的名詞。然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都常常聽到。

假如傳說中的「萬能血清」果眞有此功用——多方面的，名符其實的「萬能」的話，的確可以造福人類！

另一方面，由於科學發達，人類面對的意外傷亡特別多。因此每一年所須的血液已達到一百萬加侖的驚人數目。

假如「人造血液」或者「萬能血清」能試製成功，我們就無須透過傳播機構呼籲人們捐血，而只須「加工製造」就行。試想想，這是多麼方便的事啊！

目前正面對住加利略教授的國際特警森保和沙格警官，都不是科學家，也不是醫學界人仕，自然難以明瞭這些事情。因此亦只有聽取加利略的解釋。

加利略教授既然說沒有，他們也只能相信卜來。但是既然沒有，爲什麼人家又會找上門來？

憑聽到的錄音帶（竊聽時錄卜的）顯示，表示出毒蛇黨人絕非憑空而來。然則，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囘事？

國際特警隊和聖保羅市警方的人還未想出一個答案，大學裏的警衞隊却傳來了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就是宿舍那邊，發生了一宗綁架事件。

沙格警官立卽就地率領探員前往調查，竟然發覺被人綁架的人就是加利略教授的兒子。

加利略教授的兒子僅十一歲，叫波比，他是教授唯一的獨子。

加利略教授聞訊囘宿舍，發覺其妻正哭得死去活來。

據說，當時加利略教授的妻子和波比正在宿舍中，突然闖進數名幪面匪徒，教授妻子還以爲是打刦。

後來匪徒將波比綑綁，放入一個黑布袋中帶走，教授的妻子則被塞口，綁住手脚，鎖於房間中。

直至隣居——大學宿舍中的另一個單位，一位太太到來找教授的妻子聊天，這才揭發了這宗綁票案！

那位太太首先以電話通知大學警衞室，封鎖大門及一切通道，再派人前來調查。但是，匪徒早已逃之夭夭。

由於一天之內，一連發生的兩件事都與加利略教授有關，警方和特警隊的人，自然將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來。

加利略教授無法解釋原因，只能說是他的倒霉！

根據大學警衞的初步調查所得，只有數輛非大學用的車輛，在那段時間之內通過校門，包括特警隊和警方的車輛在內。

至於朗尼和三名警員開入來的車子，是沙格警官事前授意門警讓他們「順利通過」的。

會不會是毒蛇黨徒巧妙地施用了聲東擊西之計？表面上專訪加利略教授，實則混入來將教授之子綁架。

單憑表面忖測，這是極有可能的事。

於是沙格警官立卽通知總部，派人設置路障，由巡邏中的警車，在郊區公路上設立臨時檢查站，檢查來往車輛。

但是，看來一切爲時已晚，連朗尼和三名警員所乘坐的汽車亦無法截獲，他們早已進入市內，而且失了踪跡。

沙格警官大爲驚震！因爲，他是出主意的人。

聖保羅市警方也派人保護加利略教授夫婦二人的安全。但是，加利略教授不但未接受他們的好意，反而諸多埋怨。

沙格警官既然懷疑毒蛇黨的人，本來可以卜令將市區內毒蛇黨徒們一網成擒。

但是，巴西是個自由政體的民主國家，在沒有確實犯罪證據之前，是不能隨便捕人的。

於是警探們惟有四出向毒蛇黨的人偵察。

可惜警方不但找不到毒蛇黨徒的瘡疤，也找不到教授的兒子。

不但聖保羅市警方感到震驚，國際特警隊更加震驚不已！

沒有人曉得這是怎麼一囘事，但一切的事情，似乎刹那之間都集中到加利略教授身上來了。

× × ×

一連串的聯席會議在聖保羅市警察總局中召開。

出席參加的，除了該市的高級警務人員之外，還有國際特警隊派駐該市的力高隊長和他的助手森保等人。

會議的內容包括了連日以來發生的事情，加以討論和交換意見。

連日以來發生過的事情，包括：大學養蛇場曾出現怪物！

毒蛇黨的人迫害華人，以及迫走了呂偉良等東方三俠。

接着就是：毒蛇黨人找加利略教授，以及教授的兒子失踪等等。

聖保羅市警方人員感到遭受了空前未有過的壓力。

警察局長親自在聯席會議上，公開要求國際特警隊助他們一臂之力。

國際特警隊派駐該市的負責人力高，雖然口出怨言，埋怨他們太過縱容毒蛇黨，以及對中國人無力維護，但是，他們仍然答允協助當地警方。務求查個水落石出。

由警方派到毒蛇黨裏面去「臥底」的三名警員，他們的踪跡已被發現了。

當日大學裏一連發生兩件與加利略教授有關的事情之後，這三名「臥底警員」曾一度失踪，也令到警方十分震驚。

但是現在證明他們未遭毒手！

那個叫卡路的沙展，悄悄致電他們的上司——沙格警官。

根據卡路在電話中說：毒蛇黨並未綁走加利略之子。

相反，毒蛇黨之內，却有數名黨徒突然神秘失踪，身爲首領的史葛，正懷疑他們被警方抓去問話。

沙格警官在電話中告訴卡路，警方並未抓走任何毒蛇黨黨徒。

沙格又命令卡路等人偵查關於「萬能血清」的事，包括：毒蛇黨爲什麼要找加利略教授？「萬能血清」的傳說從何而來？毒蛇黨幕後與那一些人合作？……等等。

卡路是利用毒蛇黨的人對他監視稍爲鬆懈，悄悄致電沙格警官的。

現在他認爲處境危險，不能說卜去了。於是匆匆掛斷了電話。

卡路與眞斯廸和巴那的情形一樣，他們表面上已離開了警隊，爲毒蛇黨收容。其實他們只不過是警方派出的「間諜」而已！

當時卡路正與其他二名毒蛇黨徒到一家中國菜館收取保護費。他就趁無人注意時，致電他上司。

但是，當卡路想轉身離開電話間之際，發覺事情有些不妙。

有個人影在他面前出現。

卡路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認得那人就是朗尼——毒蛇黨首領史葛的得力助手。

這是一間位於自由廣場的中國菜館，電話間就在酒吧部份這邊的一角。

卡路致電他上司時，他的二名「同伴」正在飯店那邊與菜館的老板談判。朗尼並沒有同來，何故會突然出現於此？

這間中國菜館分爲兩個部份——一邊是供食中國菜的，另一邊是酒吧。

卡路就在酒吧這邊的電話間之內。他是借故說要到洗手間去，悄悄致電他上司的。想不到朗尼會突如其來地，出現在他面前。

他不知道朗尼有沒有聽到他剛才講電話的情形，總之朗尼現在非常憤怒。

卡路儘管心感不妙，但也無可奈何，因爲除了朗尼之外，後面還有一些人。

這些人包括朗尼帶來的打手，以及帶卡路同來的人——毒蛇黨派來收取保護費的人。

卡路後悔將電話掛上得太快，否則，這時候他的上司一定知道他的處境堪危。

朗尼嘿嘿地問：「卡路，你剛才撥電話給誰？」

「朋友而已！」卡路力持鎭定地說。

「朋友？」朗尼哼了一聲，「你眞有種，其實我早已懷疑你們三個傢伙，想不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嘿！」

數名打手開始將菜館的大門關上。

但是，菜館的侍役却制止他們，因爲當時仍然是營業時間。

打手們不加理會，大門隨卽關閉了！

朗尼將留卜來的人客逐走，令到菜館白白損失了一筆，眞是欲哭無淚！

朗尼去打電話，卡路則由其他打手看管。

朗尼致電告知史葛，看管住另外兩個警方派來作奸細的警員——眞斯廸與巴那。

中國菜館裏的人也間接被毒蛇黨的人看管起來。以防有人代爲報警。

卡路明知刦數難逃，也是無可奈何。

臥底警探　身份敗露

一個神秘電話撥到警局裏來。

接聽電話的，是沙格警官，他追問對方是誰，對方不允說出姓名，只在電話中說出一宗命案卽將發生，而且死者是一名警員。

沙格警官大吃一驚。

對方說出在自由廣場上的一間中國菜館之內。有一批毒蛇黨徒，正對一名警員使用私刑迫供，那警員就叫卡路。

沙格警官不久之前才與卡路通過一次電話，知道卡路正在自由廣場一帶，也知道毒蛇黨徒們正向中國商人收取保護費。

因此，沙格警官絕不懷疑這個電話的眞實性，他立卽召集一批警員，趕赴現場。

但是，那兒似乎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雖然大批警員包圍自由廣場一帶，但見不到毒蛇黨的人。

警方把包圍圈縮小，逐漸向那間中國菜館推進。菜館的門仍然緊閉，門前掛住一個紙牌，上面寫住：「暫停營業」。

警方更加相信這裏有事發生。

沙格警官爲了卜屬的安全，親自率領一批探員衝了入去。

中國菜館之內，毫無動靜。

「有人嗎？」沙格朗聲問道。

但是，沒有反應。

電話中所說的地址沒有錯，爲甚麼刹那間

連人影也沒有？

沙格警官叫各人在店中各處展開搜索。

在一間士多房內，果然找到了一些人，這些人被綑綁住。

警方人員將他們一一解開，扯出了塞住口部的布，才知道歹徒已逃之夭夭。

沙格追問各人口中的「歹徒」，是否就是毒蛇黨的人？

但是，菜館中的人竟然不敢證實。從各人的眼色可以忖測得到，他們心裏有顧忌，顯然擔心毒蛇黨報復。

沙格找不到卡路，更擔心其他二名警員的安全，立刻卜命令各人趕往幾個毒蛇黨徒經常混集的地方，尤其是被監視的毒蛇黨總部。

沙格擔心毒蛇黨老羞成怒，將三名警員一齊殺害。

因此，除了調動大批警員之外，還通知了國際特警隊前來協助。

× × ×

朗尼等人突然離開了那間中國菜館，是由於事前的佈局。

毒蛇黨近來一直遭遇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挫折，這些挫折既非來自行家——當地的同類型黑社會組織，亦非警方。

例如有些毒蛇黨徒突然之間無緣無故失了踪，事後他們遍尋不獲。

他們雖然未有報警，却四卜裏向三教九流社會中打聽。

一般來說，當地黑社會中有事，甚少報警，總是自己調查，但這一次，沒有絲毫綫索可尋。

他們也曾派人向警局中打聽，看看是否被警方秘密捕去，結果並沒有這回事。

到底那些人何處去了？

左查右查也沒有結果，於是朗尼便靈機一觸，佈卜此局，以觀後效。

原來毒蛇黨人認爲在聖保羅市，中國人之外，沒有誰敢與他們作對，但是自從三俠離開該市之後，已經很安靜——最少對毒蛇黨來說就十分安靜！

現在他們有些人無故失踪，而這些人都曾經奉派前往一些中國人商店收保護費的。因此朗尼自然而然想到此事可能與中國人有關。

雖然表面上看來中國人十分單純，尤其是以呂偉良爲首的東方三俠走了之後，他們已經擺出一副任人魚肉的姿態。

但是，朗尼總有一種感覺，就是中國人不易被人征服。

呂偉良等三俠這次被他們「迫走」，也顯得太過懦弱，其中是否有詐，儘管當時毒蛇黨曾暗中派人跟踪三俠到機場去，目覩呂偉良等人進入機場大閘，但身爲史葛最得力助手的朗尼，仍然覺得事有蹺蹊。

就憑東方三俠年來的所作所爲，加上他們的國際聲譽，似無可能被他們靜悄悄地迫走。

朗尼爲了證實他們的人失踪是否與中國人有關，便佈卜一個局。

他首先親自帶人向自由廣場一帶的中國菜館收取保護費，一邊暗中窺伺動靜，目的自然是爲了看看東方三俠是否已靜悄悄地折回聖保羅市，秘密領導當地的中國人與毒蛇黨作對。

豈料朗尼的目的未爲卡路等人偵悉，反而卡路的行動引起了朗尼的注意，因而揭破他原來才是警方派來臥底的人物。

儘管如此，朗尼的計劃仍然沒有改變，他故意在那間中國菜館之內横行霸道。

憑他的估計，如果呂偉良等東方三俠同來了，他們一定忍不住露面干預。

但是，事實却不如他們想像得那麼簡單，呂偉良等東方三俠未見出面，反而警局之內與師動衆。

毒蛇黨至今爲止，仍有人潛伏在警局之內，雖然沙格警官策劃的高度機密行動（指派人臥底）未被偵悉，但他突然召集大批人員，却引起毒蛇黨奸細的注意。

毒蛇黨派在警局中的奸細立卽以第一時間，暗中通知了史葛他們。

史葛聞訊，也迅速轉告朗尼，因此，朗尼等人能及時逃脫。

朗尼雖然功敗垂成，仍然死心不息，他總覺得近來毒蛇黨處處顯得不如意，幕後似乎有人呼之欲出。

爲了迫使他想像中幕後人露面，朗尼決定一不做二不休，蓄意把菜館中的中國人綑綁起來，看看又有何反應。

史葛等人也知道事態不妙，因此匆匆離開他們的巢穴，避風頭去了。

沙格警官率領的警方人員雖然撲了一個空，但在國際特警隊的協助卜，仍然努力追踪史葛等人的卜落，無奈狡兎三窟，毒蛇黨徒仍然逍遙法外。

× × ×

毒蛇黨的末日彷彿已經降臨。

史葛帶了一批親信手卜悄悄躲了起來，目的是避免警方找痲煩。

朗尼一向被稱爲智多星，但這一回也毫無辦法！最後也只能在三名警員的身上出點氣。

卡路，巴那和眞斯廸等三人都是受過訓練的警探，這番面對毒蛇黨人，也不免心驚膽震，他們自然明白自己做過一些甚麼。

他們曾將毒蛇黨的活動情形，密告警方。

他們曾將毒蛇黨收買過的警員名單一部份查出，暗中通知了沙格警官。

他們也曾將毒蛇黨可能涉及綁票教授之子的情報傳達給警方，但沒有證據證明教授之子就在毒蛇黨人的手中。

同時由於蘇聯「KGB」特務行事周密，因此卡路等人亦未知道毒蛇黨人與他們勾結。

所以，卡路他們實際上所知不多。

但是，史葛和朗尼他們就以爲卡路等人已將所有秘密查出。

史葛非常生氣，他要將三名警員殺死，以洩心頭之恨。

但是，朗尼却加以阻止。

朗尼一直是史葛的智囊，他告誡史葛謀殺警務人員罪名嚴重，可能被判死刑，他勸史葛冷靜一些。

史葛一向對朗尼言聽計從，但時到如今，他與毒蛇黨徒們，已到了窮途末路階段。

首先是毒蛇黨徒頻頻失踪，卜落不明，這已經令到不少毒蛇黨裏面的人忐忑不安！

另一方面，由於卡路等人做內應，查出一部份被收買的警員名單，令到該等警員被查辦，同時警方仍在繼續追查其他被收買的警員，這對毒蛇黨人來說，又是致命傷。

朗尼是個頭腦頗精密的人，自從他與卡路等人入過大學，找過加利略教授之後，發覺蘇俄特務與他們疏遠了。

最初他們只以爲「KGB」特務擔心警方注意，所以改變連絡方式，但奇怪的是：以後「KGB」一直未與他們接觸。

因此，當朗尼發覺卡路的秘密任務之後，又將「KGB」的事，歸咎於他們。

「KGB」蘇俄特務本來是一條財路，史葛對他們之間的合作，寄予很大的期望。

甚至朗尼這個智多星也認爲：只要他們與「KGB」合作順利，以後毒蛇黨的收入便倍增。

但事到如今，一切好夢似乎又已成空！

他們不知道「KGB」疏遠他們的眞正原因，但却肯定必與警方派人前來臥底有關，因爲「KGB」一向被認爲是世界上的最有組織特務機構，自然消息靈通。

總之，卡路等人忽然之間就要負上一切後果和責任，令到那三名警員人人自危。

史葛叫人將三名警員集中在一間房內。

這兒是一處森林，外間的人很少有人知道這裏有屋宇存在。

屋宇是人家荒廢已久的，史葛等人老早就預算利用這兒作爲藏身之所。

這兒看來好像是一間被人棄置的農莊。

史葛叫人將卡路等人集中，囚禁在一間室內之後，隔住門板，仔細質問。

這是比較特別的方式，連卡路他們也想不出史葛何故如此！

但後來他們總算明白了，原來屋子的頂上有個小窗，一名毒蛇黨徒已蹲在上面，只要史葛一聲令卜，那傢伙就會把一袋毒蛇扔卜去。

屆時毒蛇就會由布袋之內爬出來，後果如何亦不難想像了。

史葛說明了其中利害之後，叫卡路等人實話實說，半句也不能含糊，否則屋頂上的毒蛇就會掉卜來。

卡路等人本來就不是甚麼好警員，如果他們是好警員的話，早就不會被毒蛇黨收買，與其他警員同流合汚。

如今所以被上司派來臥底，無非也是迫不得已的事，眼見又到了生死關頭，自然又只好奴顏婢膝地，苦苦哀求。

史葛要知道的，卡路他們都供出了，就是不承認關於毒蛇黨與「KGB」合作的事。

史葛十分生氣，卜令將毒蛇投卜。

蹲在屋頂之上的毒蛇黨徒不知是聽不到史葛的命令，還是另有原因，總之毒蛇未見投卜，卽使如此，亦足以令到卡路他們爲之膽喪。

他們三人被困於斗室之內，仰望天花板，那兒上面只有一個小窗而已，因此他們卽使有本事躍高丈許，登上天花板，亦未必有把握可以逃出去。

史葛心裏又生氣又驚奇。

他對手卜向來嚴酷，尤其是今次被他帶來這兒的黨徒，盡是心腹。

但是爲甚麼他不聽命令。

史葛心裏生疑，正待派人上屋頂查看清楚，突然有些東西扔了卜來。

站在史葛周圍的手卜們首先驚呼起來。

史葛是毒蛇黨首領，對一切突發事件都表現得比較冷靜。

但是，現在他也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只是史葛不會像他的手卜一樣，嚇到驚叫起來而已！

他是無法冷靜卜來的，因爲他認得那個布袋，就算他不認得，也看見了布袋裏攢出來的一條條毒蛇。

眞的是造反了——史葛還以爲他的手卜存心與他作對。

他拔出手槍來，仰望屋頂之上。

突然間，又有一大堆物件凌空拋卜。

那是一個人。

一個失去了知覺，經已昏倒了的人。

既然失去了知覺，又怎麼會凌空飛卜。

史葛也沒有時間去多想一卜，那人已經迎面飛擲而來。

史葛事前沒有準備。

他身不由主地，仰倒地上。

將他撞倒的，竟然就是他派到屋頂上面去的黨羽。

那傢伙動也不動的，躺在他身畔。

史葛額上起了一個疙瘩，但他一點也不知痛。他並非失去知覺，只是驚魂未定，因爲那一袋毒蛇離開了布袋之後，正在四處亂竄。

屋頂之上正傳來一陣格格大笑。

史葛等人仰望其上，赫然發覺那是一個中國青年人。

現在還是日間，樹林中雖然有陽光，却並不熾烈，史葛可以依稀認得出此人正是阿生。

阿生不是與呂林夫婦二人離開了聖保羅市麼？爲甚麼又會突然之間出現在這裏。

史葛以爲自己眼花，但形勢緊迫，已經沒有時間讓他多看一眼。

那些毒蛇到處攢動，如果他還不逃命，被咬上一口也會沒命。

史葛本來有槍在手，但有槍又有何用。

他來不及射擊屋頂上的人，也來不及對付那些毒蛇。

他只有逃命——拚命地逃。

史葛並非眼花，他沒有看錯，對方正是阿生。

阿生他們沒有離開過聖保羅市，當地發生的每一件事，東方三俠都知道。

呂偉良等三個人宣稱離去，只是緩兵之計而已。

他們爲了僑胞的安全，才迫不得已宣佈接受毒蛇黨的條件，想不到對方並未遵守諾言，反而變本加厲地迫害華僑。

其實三俠當日到達機場之後，只利用掩眼法，根本沒有上飛機去。

他們不但知道有人跟踪，也知道毒蛇黨後來的每一行動。

他們一直隱蔽起來，沒有露面。

他們的目的是，一方面看清楚毒蛇黨的面目，另一方面要知得更多。

直至到了今天，他們才迫不得已地露面，因爲三俠雖則悄悄報了警，無奈至今爲止，警方還未到現場來。

假如他們還猶疑，那三名警員就會死於毒蛇毒牙之卜。

他們必須及時制止史葛逞兇，雖然這是相當危險的事。

現在史葛等人亡命地逃出那處樹林，以避過毒蛇的侵襲。

三俠同時亦可以不慌不忙地，將屋子裏被困的三名警員救出。

天空之上，出現了直升機。

大批警員將這一帶樹林包圍起來。

史葛他們在逃跑中遇上了警員，立刻發生一場槍戰。

警方是接到另一個神秘電話而派人趕來圍搜史葛等人的。

那個神秘電話自然又是三俠的傑作，較早時打到警局中去的告密電話也是他們。因爲他們還不想露面，但後來情勢危急，情形自然又不同了。

史葛帶同十多名毒蛇黨黨徒，携着武器，四卜裏奔竄。

警方在圍剿行動中，還不知道東方三俠和三名警員也在樹林之內，因此阿生他們更加要小心翼翼，否則就會被警隊射殺。

直升機終於發現了那間樹林中的小屋，於是找了一處空曠地方降落。

呂偉良等三俠與三名警員的出現，令到剛由直升機卜來的沙格警官大表驚奇。

三俠也沒有太多的時間解釋，因爲那邊的槍戰仍在持續。

另一些盤旋在樹林上空的直升機，正利用無綫電通訊器指揮地面部隊作戰。

沙格警官找到三俠和三名警員之後，立卽透過直升機上的通訊裝備，通知了其他同僚，因此警方的槍手們不敢大意，以免錯殺了自己人。

槍聲一度沉寂卜來。

史葛等人以為警方知難而退，率領黨徒們繞道離去。

豈料一陣槍聲乍起，數名毒蛇黨黨徒應聲倒地不起。

史葛與他的黨羽匆匆伏卜，避過警方槍手的視綫。

樹林中樹影婆娑，加上樹葉沙沙的作响之聲不絕於耳，置身其間的人，大有四面楚歌，處處危機之感。

史葛突然嗶叫起來。

一條毒蛇，不知從何處掉卜，跌在他的身上。

警方的槍手立即循聲衝前包圍。

史葛的保鏢們開槍還擊，無奈樹林之上傳來連串吆喝之聲。

史葛這時才知道前後受敵，那條毒蛇並非來得偶然。

阿生在樹頂之上大笑。

史葛仰頭見不到他的影子，反而被樹葉罅縫中漏出來的陽光照射得睜不開雙眼。

「砰」的一聲，一枚子彈由史葛的耳畔掠過，差些兒連耳朵也穿了洞。

「史葛，放卜你的手槍，同時命令你的手卜們立即投降。」

警告是由沙格警官發出的，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史葛稍作猶疑，立即又放出第二响槍。

這一槍，射向史葛的脚部，飛起了一陣塵土。

保鏢與史葛一樣，見不到人，因此他們也無法還擊。

史葛無可奈何，只有卜令各人棄械投降。

阿生等人自高處一躍而卜，出現在史葛的面前 發出勝利的微笑。

大批警方人員湧了過來，包括沙格警官等人在內。

他們把史葛等人重重包圍。

警員們都荷槍實彈，只有阿生一個人手中正玩弄着一條蛇。

那是一條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毒蛇。

史葛等人固然吃驚，警方人員也都遠遠避開，不敢接近他。

阿生輕鬆地笑着。

大毒蛇纏繞住阿生的頸項，阿生却沒有絲毫害怕的樣子。

他反而走到史葛面前。

史葛卜意識地後退了幾步。

阿生格格大笑：「怎麼啦？身為毒蛇黨首領，反而見了蛇就怕，這不是太過笑話麼？」

史葛與阿生只有三尺的距離，他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的確是一條蛇。

一條帶有劇毒的蛇，他沒有看錯。

住在巴西的人，大都對蛇有認識，就是不明白阿生何故如此大膽。

國際特警隊人員反而替他們同伴提心吊膽地呆在一旁。

呂林夫婦二人則與國際特警隊的力高隊長在一旁交談。

阿生這時又說：「史葛先生，你一定覺得奇怪，為甚麼我又回來？」

「嘿，中國人，你太不守諾言了。」史葛力持鎭定地說。

阿生冷然一笑：「不守諾言的是你，不是我們中國人，因為你們仍向中國人開的商店收保護費，而且加倍收，不時地去騷擾他們，這與我們約好的，完全不符。」

「嗯……」史葛支吾片刻，又說：「看情形我的手卜們神秘失踪，亦與你們有關係？」

「不，我絕對沒有興趣幹販賣人口的生意。」阿生說。

「那麼，他們何處去了？」

「你把多少個手卜交給我？」

「嗯……」史葛呆住了。

阿生笑道：「你的手卜們曾先後被我教訓過，也許他們良心發現，因此而背叛了你，這是不足為奇的事。」

「不，他們不學無術，不跟隨我就會餓死街頭，這點我總比你明白。」

「但是，你以為聖保羅市就只有你這個非法組織麼？」

「我已經向不少行家查過，沒有人收容過被發覺失踪的人。」

阿生沒有話好說，各人在交換着眼色。

沙格警官與其他人也都聽到了，他們自然也感到無限驚奇。

究竟其他毒蛇黨黨徒何處去了？的確令人難明。

阿生把頸項上掛住的大蛇放卜，然後交給史葛，但史葛不敢接過，忙退後幾步。

阿生道：「你怕甚麼？這條大蛇的毒汁已經搾乾了。」

「即使如此，牠仍然可以置人於死地，你對蛇實在知得太少。」史葛說。

「辦法本來是你們教我的。」阿生道：「你們毒蛇黨經常以蛇作商標，以此來嚇人，來勒索金錢，其實那些所謂毒蛇都是你們由大學蛇場偷來的。」

「嗯——」史葛眨着雙眼。

現在他有些明白了，就是旁邊的人還有些不大明白！

阿生道：「這些毒蛇本來都帶有劇毒，也因此才給大學研究所收集，但是，蛇液不但早給搾乾了，而且還給研究所方面注射了一種消毒劑，所以蛇的本身根本沒有毒，甚至牠的牙也被剝了卜來。」

沙格警官揷咀道：「我明白了，你原來派人扮鬼扮馬摸入大學養蛇場，目的就是為了偷取這些無毒的毒蛇。」

另一位警官則說：「養蛇場出現的怪物，原來就是你們扮的？」

史葛急忙否認：「沒有這回事，我承認派人入大學養蛇場偷取一些無毒的毒蛇，我們稱牠『研究蛇』，因為我們不可能令到一條毒蛇不帶毒，但我們既號稱『毒蛇黨』，自然要以此為標記，讓別人信服——」

「嘿！佩服！這簡直是恫嚇！」阿生說：「你們太過作惡多端，今天總算有了報應。」

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人由那邊走過來，阿生知道他師母怕蛇，於是把那條大蛇放生。

大蛇重獲自由，竄向樹林中的草叢深處，逃得無影無踪！

大批警員把史葛等人押走，就是始終少了史葛的得力助手朗尼。

甚至連史葛也表示不知朗尼去了何處。

儘管如此，毒蛇黨至此亦告瓦解矣！

× × ×

表面上看來，事情似乎已經告一段落。

中國菜館以及其他由中國人開設的商店，都可以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不必擔心被人敲搾勒索，僑胞們都由衷地感謝呂偉良等東方三俠的幫助。

但是，聖保羅市警方，和國際特警隊們，在仔細盤問過史葛和其他毒蛇黨徒的口供之後，覺得事情不但沒有了結，而且，還要重新開始。

史葛和其他毒蛇黨徒的口供不謀而合，他們只承認到過大學養蛇場盜取「研究蛇」，從未假扮怪物嚇人。

有些黨徒甚至說：自從怪物出現過之後，他們不敢再接受是項任務，生怕一旦不幸遇上這一類怪物，連性命也丟了。

那麼，怪物可能眞的存在，而非人扮的。

過去養蛇場一帶，不止一次地出現過怪物，但警方據報前往調查，都沒有結果。

事後警方請教過大學裏一些教授，他們都認為見過怪物的人眼花。

那些據報見過怪物的人，包括大學裏的校役，警衛員以及雜工等等。

這些擔任較低層工作的人，都被視為「睡眠可能不足，以至眼花繚亂」——看錯了。

但是，不可能各人不約而同地都看錯了。

試過一晚有個校役，見過一頭非人非獸的怪物在校園出現，立即悄悄通知一名武裝警衛員。

後來，那位警衛員在月色之卜見到一頭渾身斑白，似人非人，似猴非猴的怪物，立刻命令牠止步。

怪物咆哮一聲，遁入樹林中。

當時那警衛員雖然開了一槍，却未命中。

後來警方派人趕來調查，從留卜的足印顯示，那是一隻人猿。

但當地是沒有白色人猿的。因此一般人更相信牠是怪物。

然而，怪物何故一再跑進大學的範圍內？

警方認為遲早總會有事發生。

另一方面，國際特警隊却注意到毒蛇黨徒們的另一些口供。

這些口供表示：蘇聯的「ＫＧＢ」特務曾經找過史葛。

此事史葛一度否認，無奈他與各手卜被警方隔離問話，各人都供了出來，他否認也沒有用，反受皮肉之苦。

史葛只好把責任推到朗尼身上。

事實上也是由朗尼搭綫的。可惜現在朗尼不知所踪！

警方與國際特警隊立刻把此事連想到加利略教授方面去。

教授曾被朗尼恐嚇，但事後派去臥底的卡路等人證明綁架教授之子的事與他們無關。

教授之子至今仍未尋回。

警方一度派人保護加利略教授，但他反對了。

結果到今仍沒有他兒子波比的卜落，也未見有人提出什麼條件。

究竟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警方認為事情可能與朗尼有關，他們假定朗尼眼見毒蛇黨被警方釘死，於是把心一橫，悄悄地與蘇聯「ＫＧＢ」特務秘密合作。

甚至呂偉良等東方三俠也認為這個可能性存在，因為憑毒蛇黨人的口供，最少就有以卜數點值得懷疑：

第一，當日是朗尼帶了卡路等人，假冒警探混入去大學內，去找加利略教授的。

表面上看來，朗尼只是利用卡路等人的警員身份，實則他另有打算。（假定他已偵悉警方的計劃。）

第二，當日朗尼可能與蘇聯的「ＫＧＢ」特務暗中串同，施用了「聲東擊西」之計。

也就是：表面上朗尼向加利略教授要求交出「萬能血清」的製造方法，讓警方的注意力集中在教授身上。

另一方面，他又佯作毫無結果地離去，實則當時「ＫＧＢ」人員已秘密擄去了教授的兒子。

第三，朗尼既然如此獲得史葛的信任，自然也得到若干黨羽的尊敬，那麼，會不會表面上「失踪」的人，都悄悄開小差去了？其實他們只是加上了朗尼為首的新組織。

第四，根據史葛說，後來「ＫＧＢ」的人不再來找他。

史葛本來以為這是一條大財路，現在却沒有了卜文。為什麼？

就憑以上各點，呂偉良他們相信朗尼存心玩弄史葛。

也許他以為史葛不是一個領袖人才，也許他看見眼前「毒蛇黨」已面臨解體，於是，他先悄悄調走了一些心腹手卜，然後再圖脫身之計。

當然，一切只不過假設而已！眞相如何？相信要朗尼本人才會明白。

不過，事情既然又牽涉到蘇聯「ＫＧＢ」特務的身上，國際特警隊就得格外留神。

在世界各大城市的特警隊隊員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與「ＫＧＢ」交手，他們絕對承認這是強有力的對手！

呂偉良等東方三俠本來可以離開聖保羅市，到別處繼續遊覽，但由於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事情既然還未了結，他們也只好留卜來。

聖保羅市警方一直對在幕後帮助他們的人感到興趣，但想不到時常用匿名電話告密的人會是阿生他們，現在知道了，非常感謝他們！

由於蘇聯的「ＫＧＢ」特務揷手其間，所以國際特警隊人員更不能袖手旁觀。

聖保羅警局之內，舉行了一連串的秘密聯席會議，包括局長在內的高級警務人員，閉門與國際特警隊詳談，而呂林夫婦二人亦被邀列席。

阿生主張先向落網的人着手，這是比較出人意表的建議。

落網者包括了以史葛為首的毒蛇黨人。但是，他們早已向警方作過了口供，還有什麼好查呢？列席的人均感不明。

阿生解釋道：「這是一種心理攻勢，目前我們必須查出朗尼的行踪，這個關鍵性的人物，對我們來說，非常之重要！」

沙格警官道：「毒蛇黨徒們都不知朗尼的卜落。」

「但我覺得有一個可能知道。」阿生說道：「他所以不說出來，只因為他的心中，尚有一綫希望，希望朗尼來將他救出去。」

「你是指——史葛？」沙格問。

阿生點點頭。

「他以前不肯說，現在同樣不會供出來。」沙格警官道。

「他以前不肯說，正如我們剛才提及，只因為他心中仍存在一綫希望。」阿生道：「如果我們提醒他，指出朗尼已經背叛了他，暗中與蘇聯人合作，相信史葛一定會助我們一臂之力！」

國際特警隊聖保羅市方面的負責人力高也說：「是的，目前這個階段，朗尼對我們最為重要，假如他落網，相信一切問題亦可迎刃而解！」

因為朗尼是史葛的心腹，史葛在未證實他背叛自己之前，仍存有一綫希望，這是絕對可能的事。

但是，史葛目前被捕，他會不會被說服？却令人感到懷疑！

沙格警官後來陪同阿生到囚室去，由阿生親自向史葛述說利害關係。

史葛當初也一直堅持不知道朗尼的行踪，因為所有毒蛇黨的巢穴都被警方搜索過了，史葛堅稱沒有其他秘密巢穴。

阿生對他說道：「目前你已經沒有了希望，唯一的希望却在警方的手上，我幾乎敢保證朗尼不會救你，你只可以由警方向法庭講好話，求減刑，因此，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考慮

清楚！」

沙格警官道：「只要我們找到朗尼，你主謀的罪名就可以轉移到他的身上。假如我們能進一步證明他賣國，與蘇聯特務合謀，你的功勞就更大。」

阿生道：「目前的問題不是在乎個人的身上，而是蘇聯『KGB』特務到底有何陰謀。如果你不想有人傷害你的國家，你就要仔細想想，可以在什麼地方讓我們找到朗尼？」

史葛確實在想，而且想得非常之認眞。

沙格警官望望阿生，又望望史葛。

他知道阿生的心理攻勢果然奏效。

史葛終於經過了一番思想鬥爭之後說道：「朗尼有個情婦，如果你們能找到她，也許會知道朗尼的行踪。」

「她幹什麼的？」沙格警官問。

史葛道：「在火山酒吧你可以找到她。」

「她叫什麼名字？」

「碧姬。」

沙格警官在他的記事册上寫了一些字，然後與阿生離開了羈留所。

沙格對阿生說：「看來要由我親自出馬，我和你到火山酒吧去找碧姬。」

阿生道：「去儘管去看看，照我推測，碧姬已不在那間酒吧內工作。」

「爲什麼？」

「如果她與朗尼關係密切，朗尼決不會留下這條重要的綫索，因爲除了警方之外，史葛也會去找她呢！」

沙格半信半疑。

不管事實怎麼樣也好，沙格警官也要到火山酒吧去看看，因爲這是目前唯一的綫索。

× × ×

火山酒吧是一間龍蛇混集的場所，游手好閒的三流九敎人物，常常到這裏喝酒。

穿上便服的沙格警官和阿生一齊來到這裏，叫了兩杯酒。

沙格低聲問酒保：「這裏是否有個叫碧姬的？」

「是的，你找她嗎？先生？」酒保問。

「不錯，我有事想見見她。」

「先生，你貴姓？」

「她在嗎？」

「她有事告假。」酒保又問：「你找她有什麼貴幹？」

「我們要見面談談，很重要的事。」

「你可以留下你的姓名電話，我可以代爲轉告！」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跟她連絡？」

「是的。」

「好極了！」沙格故作神秘地，左張右望，然後向酒保打個手勢，指指門外：「可以出來片刻麼？這件事對你有利。」

酒保有些猶豫，沙格給他一張鈔票，又說：「這只是你酬勞的一部份而已！」

酒保眨着眼睛，跟隨沙格到門外去。

阿生始終沒有出面，他只是冷眼旁觀。

沙格到了門外，酒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找碧姬？」

阿生沒有跟出來，他正注意一些人，這些人蠢蠢欲動，阿生從旁監視。

沙格警官摸出鈔票，始終沒有出示他的警方人員證件。

酒保道：「你一定要找她，我可以給你一個電話號碼。」

「除此之外，有她的住址麼？」

酒保搖搖頭。

沙格忍無可忍，掏出證件一揚：「你最好小心聽淸楚，我是沙格警官，有非常重要的事找碧姬，如果你知道她的住址而存心隱瞞，我會把你一併送上法庭。」

酒保意外地吃了一驚。

他吶吶地說：「我是眞的不知道，她只留下一個電話號碼，叫我有事就通知她。」

沙格無可奈何地舒了一口氣，道：「好吧，如果你眞的不知道，我也沒有辦法，這樣吧，你就當作沒有人找過她。」

「你的意思是，不要通知她，是不？」酒保問。

「對了，」沙格很認眞地說：「這件事非同小可，她可能是個女間諜，如果你不照我說話去做，將來有可能被控賣國罪。這種罪名可能被判終身監禁。」

酒保唯唯諾諾。

這時候，沙格警官看見阿生由酒吧裏出來，却沒有與他招呼，只叫酒保返回酒吧去。

阿生與沙格雖然一齊到酒吧來，但二人却佯作互不認識。

現在阿生跟踪着一個男子匆匆而去，沙格也只好開車自後遠遠跟隨。

阿生與沙格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雖然沒有交談，但表現得十分有默契。

阿生在酒吧之內，一直釘實那身裁矮小而瘦削的男子。他覺得這傢伙鬼鬼祟祟的，與其他酒客顯得不同。

尤其是當沙格警官與酒保外出時，他也悄悄跟了出來。

後來看見沙格警官與酒保交談，便彷彿想起了一些事情，於是匆匆離去。

阿生一聲不响，向他釘梢！

現在那人拐了彎之後，已到了一幢屋子的梯間前面。

他突然回過頭來張望。

阿生的反應非常敏捷，立即縮到彎角處，避過了他的視綫。

那傢伙自以爲做得夠聰明，於是，上樓去了。

阿生正待趨前，沙格警官已開車到了他身邊來。

沙格早已目睹一切，這時他探首車窗外，問道：「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阿生說：「我只覺得他可能認識朗尼，你見機行事吧！」

阿生幾乎話猶未完，便匆匆三步併作兩步的，飛奔過去。

阿生離遠已經看得非常淸楚，那幢屋子只有兩層高。

他竄上梯間之後，那兒的門已經關閉了。阿生伏耳門旁，隱約聽到裏面有人聲。

那是一男一女的聲音。

「……你肯定他是找朗尼的？」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

「我不敢肯定，但我認得那位警官，雖然他穿上了便服。」

「好極了，奧利，你做得不錯。這是給你喝酒的，拿去吧。」

「謝謝你。」

「以後有什麼消息，別來找我，撥個電話就行。」

「放心，沒有人跟踪我，我才不會那麼笨，我看淸楚才上來的。」

「你急於要錢用，我明白的，但爲安全計，我勸你以後還是不要親自上來。」

「好吧！我聽你的吩咐。碧姬。」

那叫奧利的男子看來就要走了，但是，他回頭又問：「朗尼呢？」

「他不在這裏。」

「見了他，記得代我問候他！」

「謝謝你！再見，奧利。」

奧利眞的要走了，但是阿生沒有急急下樓去。

這是舊式的二層高建築物，樓梯是專爲二樓而設的。

阿生如果再逗留在這門外，等會兒一定與奧利碰頭。

假如換上別人，早就走了，但阿生不想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他要聽淸楚屋內人說些什麼，他要查明朗尼的行踪。

因此，阿生直至最後關頭，才由梯間的窗門攀出去。

窗外有水渠，阿生就凌空吊在那裏。

這是唯一可以避過奧利的地方，因爲碧姬已開門送客。

阿生本來可以縱身而出，只要打一個筋斗，就落到街上，但是阿生另有打算，所以他暫時還不想離去。

阿生回頭望落街上，看見沙格已經離開了他的汽車，站在路旁，而且已經發現了他。於是阿生向他打了一個手勢，指指正在落樓的奧利。

沙格警官會意地點點頭。

這一帶很靜，街上行人不多，否則阿生這舉動必然引起路人的注意。

阿生趁住屋內人開門送客時，沿住水渠爬過去。

阿生探首窗門，看看沒有人，立刻翻身入內。

這是一間房，雖然沒有人，但阿生仍得小心翼翼，因爲這到底是人家的地方，假如只有碧姬一個女人在這裏倒還可以，萬一朗尼也在着，阿生的處境就危險。

阿生非常小心地閃到門後，依稀聽到有人聲正在說話。

阿生凌空吊在水渠上，向站在地上的沙格警官打出手勢，要他注意就要落樓的奧利。

阿生細心再聽淸楚，只是一個女子的聲音，憑剛才在門外竊聽時的印象，他認得這是碧姬的聲音。

碧姬正在講電話，但阿生無法可以聽得淸楚她說什麼。

她的聲音急促而低沉，顯然是在跟朗尼連絡。

朗尼到底在什麼地方？

阿生覺得再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好處，除非他有辦法迫碧姬說出朗尼之所在，但是，那樣反而會打草驚蛇。

阿生回頭到了窗前，見到沙格警官的車子還停在那彎角附近的道旁，街道上沒有人，也沒有車子經過。

阿生見不到沙格，也不知奧利去了何處，他本來要沙格截住奧利的，這時候既見不到奧利，也見不到沙格警官。

阿生再回到門旁，隱約聽到碧姬在電話中說：「……今晚？嗯！好吧……」

阿生知道電話已接近尾聲。只要碧姬講完了電話，大概總會進入這睡房裏來，因此，阿生必須趁早離去。

這兒二樓的窗口離地不過丈許，要離去眞是易如反掌。

阿生揀着沒有人注意的時候，一個筋斗，便落到街上。

他落到街上的時候，首先左張右望一番，四下裏仍然沒有人。

阿生走至沙格警官的車旁，車子裏面沒有人。

阿生走到彎角處，等待沙格回來。

× × ×

沙格警官不想當街拘捕奧利，所以一直跟踪至一處梯口，才突然將奧利推入去，向他表露身份。

奧利是個有案底的人，他抖聲問：「什麼事？警官先生。」

沙格警官道：「我也正想這樣問你，奧利，你心裏一定明白。」

「我出獄後直至現在也沒有犯過罪！」

「剛才你去過什麼地方？」

「嗯——找朋友。」

「什麼朋友？」

「我一定要說麼？」

「你可以不說，但不說我也猜到了。如果你不想跟我返回警局裏去，最好坦白一些，因爲我一直暗裏跟踪住你，你狡辯不得。」

「嗯——」奧利抓抓後腦，終於說道：「好吧，讓我告訴你，我剛才去找過碧姬。」

「見到朗尼麼？」

「見不到。」

「你找碧姬幹嗎？」

「沒有什麼。」

「嘿！好傢伙，背轉身向牆，舉起雙手，雙脚分開。」

「你要怎麼樣？」

「我要搜你身。」

「我又沒有犯法！」

「有沒有犯法，等會兒再說吧！」沙格開始粗暴起來。

奧利這種身裁，如果不依從命令，只有吃盡苦頭而已！但是他實在不想讓沙格繼續搜下去，偏偏他又無從反抗。

沙格在奧利的口袋裏搜出一幀照片。這令到奧利差些兒就要拔足飛遁。但沙格一直控制住他。

那是一幀經過放大的黑白照片。

照片中可以見到朗尼的樣子，他側面對住鏡頭，但最惹人注意的，還是他身邊的人。

站在朗尼身邊的，是卡路。

「這照片你從何處得來？」沙格警官問奧利。

「嗯——」奧利吶吶地說道：「碧姬給我的！」

「碧姬，怎麼會有這種照片？簡直胡說八道。」沙格警官生氣地迫視着奧利。

奧利嘗試過警探給他的苦頭，他擔心官府在遠，拳頭在近，於是又改變了口風道：「他——他被人偷拍下來的。」

「誰偷拍他的照片？」

「一位教授。」

「教授？」

「是的，醫科大學裏一位教授把此照片交給我，叫我設法找他。」

「嗯，我想起了，你所講的，可是加利略教授？」沙格問。

「我想是的。」奧利又說：「他答允只要我找到他，他就會給我好處。」

「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就是昨天。」

「你可知道教授何事找他？」

「我不知道，老實說，目前我失業，誰給我錢，我就爲誰工作。」

沙格想了想，摸了幾張鈔票塞進他手心，道：「這照片給我，別對人說我找過你。有消息打電話通知我或我的助手。」

奧利點頭道：「好吧，以後我有麻煩，多多關照。」

沙格沒有回答他，回身走了。

沙格回到汽車裏，阿生才走過來。

沙格一邊出示那幅偷拍的照片，一邊開車，一邊又向阿生解釋道：「加利略教授辦公室有偷拍的設備，我們竟然不知道。這照片是由奧利身上找到的，加利略要他追蹤朗尼的下落，大概是爲了他兒子波比。這照片正是波比失蹤那天，當朗尼和卡路進大學去找教授的時候，被辦公室裏隱蔽着的攝影機偷拍下來的。」

阿生聽過當日的情形，也知道當時卡路與另外二名警員正爲毒蛇黨服務。

沙格又說：「奇在當日我們早已派人在教授辦公室隔鄰監視，却不知道他本人有這種偷拍的設備，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當然是爲了找尋他那失蹤的兒子。」阿生順口答了。

「但是，偷拍這照片時，他並未知道他兒子會被人綁架。」沙格又說：「而且，他偷拍到朗尼的照片，應該交給我們警方才對。」

「也許他根本不相信警方。我知道有些人喜歡用他自己的方法解決。」

「你的意思是：他私自找朗尼談判。」

「我不知道實情，但是，如果他懷疑朗尼知道波比的消息，他會千方百計找到朗尼。」阿生又說：「同時，他一定有朗尼心目中要找的東西，作爲交換條件。」

「嗯。」沙格警官道：「難道他眞的發明了萬能血清？」

「相信大有可能，否則，蘇聯KGB特務就不會找他。」

沙格警官道：「但是，他爲甚麼要向我們否認呢？」

「也許他認爲時機未成熟，或者另有苦衷。」阿生忖測着說。

這時候，汽車已開出了郊區。

阿生忍不住又問：「我們到何處去？」

「巴達達醫科大學。」沙格警官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也許是的，我們不妨直接找加利略教授談談。」阿生似乎也明白了沙格的想法。

沙格道：「難怪人家都說：瘋子與天才是一綫之差，加利略簡直就是瘋子一名，他不該欺騙警方。」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如果爲了波比的安全，他的苦心也值得原諒。」

「不管怎樣，今天就一定要找他問個明白。」沙格道。

車子開入醫科大學門警查閱證件時，沙格順口問道：「加利略教授在嗎？」

沙格本來只是順口一問，他想像中，教授一定在，卽使不在研究所的辦公室那邊，也會留在家中，豈料門警却說道：「他開車子出去了。」

沙格有些意外，問道：「一個人麼？」

「是的，一個人。」門警這時已證實來者是警方人員，因此也表現得份外合作。

沙格警官回頭望了望阿生：「他到那裏去了？」

阿生道：「不管他到甚麼地方，我們也入去看看吧。」

於是沙格警官對門警說：「我要見你的上司。」

門警回到崗亭之內，拿起了內綫電話，把他的上司——大學警隊隊長召來。

沙格警官趁這空檔對阿生說道：「加利略教授可能會跟蘇聯人交易，但是，會不會在今晚？」

阿生道：「我們趁他不在辦公室裏，看看他是否已發明了甚麼萬能血清？」

沙格道：「我們沒有法庭的手令，這樣進去搜查，可能有問題。」

「但是，我們必須弄清楚，不能讓萬能血清的製造方法落入蘇聯人手中。」

阿生這樣說着的時候，剛有一輛車子由外面開入來。

那是這間醫科大學的校長貝津。

貝津的車子停下來，向門警查問來客是誰，沙格警官乘機過去打招呼。

沙格警官將來意說明，貝津眉頭束了起來：「我一向尊重加利略，現在他既然不在，你們最好明日再來。」

沙格的意思本來是透過校長的關係，希望不必憑手令，可以入內搜查，但是，現在他反而後悔跟貝津交談。

沙格無可奈何地，與阿生走了。

當他們返回市區時，已經是入黑時份。

阿生提議請沙格到自由廣場一帶吃中國菜，屆時選好了晚飯的地方再致電與呂林二人連絡，但沙格表示要先返警局一次。

阿生只好先到自由廣場去。

他走進一間中國菜館，立卽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

這裏的中國僑胞都認得他就是大敗毒蛇黨的「東方三俠」。

事實上這些日子以來，聖保羅市的中國僑胞們，都在談論着呂偉良等三俠，許多人都知道他們的英雄事跡。

久受毒蛇黨烏氣的人，都覺得只有東方三俠才可以爲他們出一口氣。

史葛等人落網後，聖保羅市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台的新聞，曾大事吹噓，尤其是對東方三俠他們，更加讚揚不已。

現在阿生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因爲他坐下來之後不但受到老闆的親自欵接，不少外國食客也過來交談。

這是令阿生無可奈何的事，他原來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先喝杯茶再撥電話到酒店找他師父師母到這兒來。

但是現在，剎那之間他變成了大明星一樣的人物，太過受人注意了。

阿生想想不是味道，首先溜進洗手間去。出來時順便撥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撥到酒店去找呂林夫婦二人的。

呂林夫婦二人明知阿生遲早會有電話回來，但想不到這麼晚才跟他連絡的。

阿生叫他們立刻到自由廣場一間中國菜館來。

他說道：「我們今晚，可能有許多事情要做。」

呂偉良在電話中向他問道：「毒蛇黨還有餘孽？」

「不，比毒蛇黨更爲重要的是：萬能血清的製造方法可能落入蘇聯人手中。」阿生又對他師父說：「你最好把力高也找來。」

力高是國際特警隊，聖保羅市方面的負責人，阿生本來可以直接致電找他，但阿生這時候在飯店之內，腹如雷鳴，想先吃一頓飽的，所以連電話也不想打了。

回到座中，飯菜已經送來。

阿生一邊吃，一邊想着有關加利略教授的一切事情。

加利略是否發明了「萬能血清」？

加利略爲甚麼不承認此事？

現在他的兒子被人綁走，是朗尼這傢伙連同蘇聯特務做的嗎？

加利略要黑社會綫人奧利爲他找朗尼，是否打算用「萬能血清」的方程式交易？

朗尼目前又在何處？

他會不會回到情婦碧姬那裏？

諸如此類的問題，一直困擾住阿生，因此，他的咀巴在動，腦筋更動得厲害。

阿生想得入迷，所以連身邊的人也懶得去理。

那些人以好奇，仰慕的目光瞪住阿生，尤其是僑胞們。

但是，阿生深受他師父呂偉良的影响，對出風頭的事很冷淡，他只埋頭做他的事。

相反，越受人注意，他反而不高興。

像他這種人，越受人注意，做起事來就會越不方便。

阿生狼吞虎嚥的吃了一頓，筷子放下，呂林二人才到。

呂林夫婦二人早已吃過了晚餐，這時到來只爲了與阿生會合。

呂偉良他們進來之後，又引起一陣哄動，人們似乎對「東方三俠」十分熟悉似的，也許是報紙和電視台渲染過甚。

呂偉良低聲語阿生：「這兒似乎不是談話之所。」

阿生問他：「力高呢？」

「他不在，回去我們再打電話找他好了。」呂偉良說。

阿生召來侍者結賬，但侍者說這一頓是這兒老闆請的。

阿生還是留下了鈔票，他堅持結賬，不佔人家的便宜。

老闆過來問長問短，客氣一番，三俠也只是應酬了幾句，便匆匆離去。

離開了那間中國菜館之後，阿生把當日與沙格警官發現的事情，對呂林二人說了一遍。

呂偉良道：「既然如此，警方早應該派人監視碧姬。」

阿生道：「這裏警方工作效率很低，看來我們不能過份依賴他們了。」

林愛莉帶他們到路旁一輛汽車裏去，汽車是向酒店租用的，林愛莉有國際駕駛執照。

她坐上了司機位之後就問：「現在我們先到那兒去？」

阿生看看腕錶：「到碧姬的住所附近先觀察一下吧。」

碧姬的住所就在火山酒吧隣近的一條街道上，那是住宅區，很靜。

三俠來到這兒，發覺這兒不但車子和行人稀少，連路燈也不多一盞。

附近的環境相當黑暗，大部份住宅樓宇都熄了燈。看來人們都已就寢，就只有碧姬的住宅之內，還透出燈光。

阿生指示着那幢二層高的住宅說：「碧姬就住在二樓。」

「我們現在必須採取主動，說不定朗尼已經到了。」呂偉良說。

但阿生的意思却希望先通知沙格或力高。

呂偉良瞪住透出燈光的窗口，道：「我們不能等下去。」

窗口之內有人影移動，這表示屋內的人還沒有入睡。

呂偉良在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對阿生道：「你跟我上去看看，愛莉留在這裏監視。」

呂偉良憑阿生的陳述而作出這種決定的，他是個老江湖，對於這一類案件，早已有經驗，比起阿生更勝一籌。

師徒二人在暗淡的街頭上，併肩前進。

林愛莉關上了車燈，停止了馬達，靜觀其變。

怪物被殺　發現線索

碧姬的住所之內。

客廳裏有兩個人，一個是碧姬，另一個是朗尼。

他們顯得很不耐煩，行又不是坐又不安。

四隻眼睛不時瞪住電話，但電話一直沒有响過。

朗尼忐忑不安地，也不止一次的看着他手上的金錶。

他忍不住又問：「究竟他怎樣對你說？時候已經不早了。」

「他叫我通知你，今晚在這兒等他。」碧姬抽着香烟。

烟灰缸可不小，但缸裏却堆得滿滿的。

「快十點了。」

「我相信電話快要打來。」

「我不能在你這裏逗留得太久！」朗尼焦灼地說：「各方面都要找我。」

「我們的事又怎辦？」

「只要這件事辦妥，我與你立刻便可以離開這裏。」

「有辦法嗎？」

「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

碧姬又撳熄了一個烟蒂。

正當她準備重燃另一支香烟時，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碧姬渾身的血液彷彿要停止了似的，她的動作突然停留不動。

朗尼立卽拿起了聽筒。

「誰？」

「朗尼麼？」

「是的，你是教授？」

「不錯，我是加利略。」

「你在那裏？」

「就在附近。」

「我等了你很久。」

「我現在就上來。」

「好極。」

「我兒子呢？」

「他很平安，你放心，只要你把製造萬能血清的方法交出，他就會回到你身邊來。」朗尼又說：「你是不是一個人來？」

「當然，你以爲我還有些甚麼人？」

「我自然擔心你帶同警探。」

「我的兒子性命比甚麼都更重要，我怎麼會去報警？」

「那好極了，我們等一會兒見。」

電話掛斷了。

朗尼跑到窗前，俯視街上。

卜面靜得可以，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他順手把窗簾拉上，他不想讓任何人見到等會兒談判的情形。

照計也沒有好談的，只要加利略交出那條方程式，他的計劃即告完成。

「鈴鈴，鈴鈴！」門鐘終於响了。

朗尼立刻急不及待地跑過去開門。

門剛剛打開，一團黑影飛撲而來，朗尼首當其衝，被撞得往後仰倒地上。

碧姬本來就神經緊張，這時却嚇得魂不附體。

那是一頭四不像的怪物。

牠像一名壯漢似的高大，但決不可能就是一個人。

牠渾身毛色斑白，外形有些像人猿，但又不是人猿。

牠的動作靈活得有如猴子，但不可能有這麼大的猴子。

牠的體力似猩猩，但猩猩的膚色不可能如此幼滑潔白。

總之，牠非人非獸，令人望而生畏！

碧姬尖聲叫了起來，隨即昏倒地上。

朗尼雖然也是一名壯漢，却抵受不住那一股突如其來的衝力。

他倒在地上，極力反抗。

但是，那怪物有備而來，發狂似的，向他展開攻擊。

朗尼儘管莫名其妙，也沒有碧姬那麼不濟，有膽殺人的一個黑社會殺手，而臨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又怎麼會任由攻擊而束手不加反抗？

他拚盡全身氣力，但仍無法推開怪物。

怪物已經迅速令到他遍體受傷。

年青力壯的朗尼，面對過不知多少强敵，打架也是家常便飯，但從未遇過一個如此可怖的對手。

他又怕，又累！

他曉得有些傷口正在流血，甚至內心也明白怪物中了他幾拳，可惜牠毫無所畏，亦未受傷，反而加緊攻擊他。

朗尼眼看自己這一回就要死得不明不白！

突然之間，門外傳來一陣吆喝之聲。

由門外飛撲而入的兩個人，就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

他們剛剛登樓就聽到樓上傳來一陣毆鬥之聲，當時已心感不妙。

師徒二人原本打算摸上來，小心觀察一卜，看看朗尼是否在碧姬家中，想不到上到了樓梯間，就覺得事情起了變化。

師徒二人都是搏擊高手，一湧而入之後，立刻與怪物展開搏鬥。

呂偉良手中鐵拐杖爭先擊向怪物身上，只覺牠渾身彈力，差點兒連鐵杖也震飛了。

阿生本住「救人要緊」的心理，集中注意力在怪物的身上。

朗尼看着就要死在這怪物的身上，想不到救星突然出來。

他由地上狼狽爬起之後，立刻往大門衝了出去，也沒有理會昏倒了的碧姬。

阿生沒有去追他，因為他要協助他師父呂偉良對付那怪物。

怪物怒吼着，揮拳踢腿，身手竟然比人類更見靈活。

若單論氣力，簡直令呂偉良和阿生為之暗暗吃驚不已。

只見他們全力而為，仍無法把怪物擊倒，反而氣喘如牛。

以呂偉良的功力，阿生的武功底子，假如這是一個人——無論是甚麼人，相信早已栽在師徒二人的手上。

但是怪物的氣力不知從何而來，牠渾身是勁還不出奇。

奇在牠的身體各部份竟然抵受得住師徒二人的連環襲擊。

假如這是一個人，任他是拳王奇利，相信也難以抵受得住，呂偉良手中的鐵拐杖一記迎頭痛擊！

但是現在，這怪物的頭顱何止挨了一記？牠竟然若無其事。

阿生開始有些震驚，但在這形勢之下，他又不能撇下呂偉良不理。

師徒二人一向併肩作戰，而且很有默契，即使遇上强大的對手，也憑一股鬥志以及渾身的功力取勝。

可是這一次，他們才是眞眞正正遇上了可怕的對手。

呂偉良突然大聲叫出道：「阿生，快去追他——」

這是不完整的一句，一個人在生死關頭搏鬥中，要他說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是很難的，但呂偉良相信阿生一定明白他的意思。

阿生知道呂偉良要他去追捕朗尼，但他不想留下呂偉良單獨作戰。

這已經不是勝負問題，而是生命的搏鬥，如果呂偉良不敵，就惟有死在怪物的手中。

以目前形勢來看，肯定對他不利。

於是阿生也一邊打一邊叫道：「師父，我們一齊撤退——」

但是呂偉良說：「不，我纏住牠，你快走吧。」

呂偉良的意思很明白，他知道若非將怪物糾纏住，他們想退卜絕不可能，即使他們僥倖安然撤退，相信倒在地板上的碧姬，亦難逃一死。

因此，一向忘我的呂偉良，也得把自己的安危棄置一旁，只想着救人，捉奸徒。

但是阿生沒有聽他師父的指示，他知道朗尼一定已逃得老遠了。

阿生搬起了一把椅子，迎頭擊向怪物的頂上。

但是，椅子碎得七零八落，怪物却無動於中，相反，更加暴燥地向阿生襲擊。

阿生身手靈活，跳躍功夫到家，無奈客廳中桌椅碍手碍脚，一不留神，就被絆倒！

怪物怒吼一聲，飛撲而來。

阿生就地一滾，「嘩啦」連聲，原來怪物的巨掌擊落一張玻璃几子之上，登時開了花！

阿生要是慢了半秒，一定變成肉漿。

呂偉良怒揮鐵杖，招數連環出擊，亦無非引開怪物的注意。

突然之間傳來了一聲槍响。

吆喝聲中，有數人一湧而入。

首先出現屋內的，是力高。

力高後面跟着一批國際特警湧入，有些持着手槍，有些握住手提輕機。

難得怪物對阿生一擊不中之後，正轉過身來，面對住力高等人。

一排子彈射向怪物身上，力高則瞄準了牠的眼睛。

一陣驚天動地似的咆哮。

一陣天動地搖似的掙扎。

怪物在狂吼聲中倒了下來。

力高仍然不敢大意，一邊掩護呂偉良和阿生退出來，一邊下令他的手下小心監視住怪物。只要牠動一動，也要再開槍。

但是，怪物重傷不起。

牠的眼睛爆了，胸前開了洞！

牠只動了幾下，便四肢伸直。

在這刹那間，各人都呆住了一陣，因為現場上的人見不到血，只見到一些透明的液體自怪物身上的傷口滲出。

那當然不可能是血吧？——現場上目擊其事的人都難免這樣想！

血是紅色的，不可能透明，為什麼會這樣呢？

驚魂甫定的呂偉良和阿生，重新折回現場，看到這情形也為之目定口呆！

林愛莉也匆匆由街上登樓，看見呂偉良和阿生同受了輕傷，這才舒了一口氣！

大批武裝警員出現在街道上，他們已奉命封鎖附近一帶。

國際特警隊和警方人員突然出現，絕非偶然的事。

由於沙格警官當晚回到警局之後，將情形向上司報告。

聖保羅市警局局長首先通知了國際特警隊隊長力高，然後一齊帶了大隊人馬趕到現場來，他們的目的本來只是拘捕朗尼，想不到却發生了這局面。

憑阿生告訴沙格的口供，警方推測朗尼當晚一定在碧姬家中。

現在朗尼已經落入警探的手上，他雖然從怪物手中逃出生天，無奈身受重傷，在逃走中遇上了警探。

呂偉良等三俠雖然比警方早到一步，仍未知加利略教授曾致電給朗尼，呂偉良和阿生二人是準備登上梯間時，才聽到樓上傳出打鬥之聲的。

因此，怪物又比呂偉良等人早到一步。

警方封鎖現場之後，分別把朗尼和碧姬送入醫院。

至於呂偉良和阿生也受了傷，但他們不肯入院。

受傷對三俠來說已不是第一次，但像今晚這場搏鬥，似乎有些例外。

他們的對手是怪物。

怪物身上的血液，是透明的，它是否有毒素？

被怪物擊傷，抓傷的人，會不會中毒？

有關方面為策萬全，一定要呂偉良和阿生入院接受檢驗。

林愛莉為了丈夫的生命，為了阿生的安全，也勸他們入院。

力高則對他們師徒二人說：朗尼已告落網，相信事情亦快要告一段落，他們大可以安心到醫院休養一會。

其他的事情，反正有警方和國際特警他們去處理。

呂偉良和阿生只好聽從了各人的忠告，入院去。

× × ×

「白血怪物」的新聞立刻轟動整個美洲。

其實怪物身上的血液只是透明的——像水一樣，沒有任何色。但人們習慣了稱無色為白色。

因此，報紙和電視台的新聞，都稱那不知名的東西為「白血怪物」。

警方已跟許多科學家連絡過，包括巴達達醫科大學裏面的教授和專家們，目的是要找出怪物的答案。

但是，警方却無法與蛇類研究所主任加利略取得聯絡。

根據大學方面的門警說：加利略教授自從那天駕車外出之後，便未見重返大學宿舍。甚至連他妻子也不知他的卜落。

警方非常希望找到他，於是通過電台和電視台找尋他的汽車和人。

加利略被傳發明了「萬能血清」，他的兒子至今卜落不明，到底他會不會遭不測？這也是警方急於要知道的。

大批專家正在應警方之邀，為怪物展開連串解剖，檢驗之際，大批警探這時亦正在醫院的特別羈留病房，對朗尼展開盤問。

除了警方的偵探們之外，國際特警隊方面也有人在這裏。

此外，呂偉良和阿生也在力高陪同卜，進入犯人病房中。

呂偉良和阿生並非不關心他們自己的傷勢，只是希望知道怪物的來歷和這次事件的眞相而已。

但是，憑朗尼的口供，唯一可以證實的，就是怪物入屋之前，加利略曾打過一次電話來找朗尼。却不能就此證實，怪物是加利略派來的。

憑怪物的表現的蠻勁，沒有人相信牠受到人類的指揮。

因此，警方就此認為：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但是，怪物何故突然在此出現？

過去關於怪物的傳說，僅限於郊區，尤其是大學一帶。

憑見過怪物的人說：怪物的形狀就是這麼樣的了。

也就是說：曾在養蛇場，大學校園等處出現過的怪物，終於被擊斃了。

雖然沒有人肯定就是這一頭，最少目擊者證實了被擊斃的，正是這一種怪物。

於是傳說變了事實。

雖然專家們還未找出答案，但消息却傳遍了整個南美洲。

犯人病房之內，朗尼因為身受重傷，他非常擔心自己不知有沒有中了怪物之毒。

因為警探曾告訴他，怪物的血是透明的，專家也無法知道牠是否有毒，假如朗尼不和盤托出，只有死路一條。

朗尼於是對警探承認了一項事實，就是教授之子並不在他手上。

教授的兒子波比究竟被誰綁走？

根據朗尼說：他是被蘇聯人綁走的，當日朗尼率領了卡路等人去找加利略教授，目的是為了接獲蘇聯特務的綁架計劃。

情形就像以前阿生他們所忖測的一樣，朗尼和蘇聯人串通，巧妙地施用了一招「聲東擊西」的計劃。

朗尼表面上還帮住毒蛇黨，仍然是史葛的副手。

但是，自從他發覺形勢不妙時，已悄悄與蘇聯的「KGB」特務合作，背叛了史葛。

現在是攤牌的時候了，大概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朗尼一一將實情對警方說出，要求警方請專家為他救回一命。

國際特警隊的力高隊長，要朗尼說出蘇聯人的一切，朗尼只知道每次與「KGB」人員連絡，都在一間花園之內。

朗尼又說：蘇聯人答允，只要他能得加利略教授手中的「萬能血清」方程式，他們不但放回波比，還給朗尼五十萬美金。

五十萬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蘇聯人眞的如此大手筆？

力高和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到難以置信。

朗尼本來打算取得那筆錢之後，與碧姬遠走高飛，想不到差些兒連性命也丟了。

現在警方急於找加利略教授，也急於找蘇聯人。

但是有一點最令警方無法明白的是：加利略教授為什麼要躲起來？

呂偉良等三俠回到醫院的二樓來。

犯人病房設於地卜，四周有鐵枝圍住，呂偉良和阿生則在二樓一間病房之內，接受專家的治療。

林愛莉一直陪伴住他們，因此三俠始終在一起。

專家們要知道呂偉良和阿生的傷口中是否帶毒。

然則，怪物就肯定有毒。反而呂偉良本人心安理得，他覺得沒有什麼不對勁。

一切既然已成定局，害怕也害怕不來的，這是呂偉良師徒二人的想法。

但是林愛莉却非常擔心。

她已不止一次地，催促力高去找專家，問結果——檢驗的結果。

可惜專家他們却小心翼翼的，不敢亂卜結論。

呂偉良離開犯人病房之後，對阿生說：「假如怪物是加利略教授主使的，這件事就更令人莫名其妙。」

阿生道：「你怎會想到是教授主使的?」

「因為朗尼說，怪物入屋之前，教授打過電話給他!」呂偉良說，「如果我猜得不錯，教授必與怪物有關。」

「教授急於救自己的兒子，怎麼會派怪物殺朗尼?」阿生說，「只可以這樣解釋：怪物根本不受控制。」

「但我以為，怪物身上滲出的透明血液，可能與傳說中的萬能血清大有關連。」呂偉良又說：「否則，怪物的一切，更加令人無法解釋。」

阿生道：「看來我們不能等專家的結論，先到大學去一次。」

林愛莉吃驚地說：「這時候我不准你們離開醫院半步。」

呂偉良笑道：「不要緊張，我們根本沒有事，阿生和我最清楚。」

阿生也說：「是的，怪物雖然抓傷我們，但似無大碍。」

「為安全計，還是等醫院報告出來之後，再決定一切!」林愛莉說。

呂偉良與阿生相對發笑。

三人回到二樓一間病房之內。

這是警方和醫院特別為三俠安排的。病房之內，共有三張床，兩張是病床，一張供林愛莉在此作伴。

呂偉良本來最怕住在這種地方，但林愛莉却一定要他們接受醫事檢驗。

現在他們進入了這間房之後，發覺多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個花籃。

花籃之上放置了一張咭紙。

通常這是慰問性質，信封之上一定是分別寫上被慰問的病者，以及送花籃的人。此外就是一些祝福的字句。

三俠見了這東西之後，第一個想法就是：這是僑胞們送來的。

連日以來，僑胞們都在歌頌三俠的所作所為，感謝他們為華僑們出生入死，與惡勢力挑戰。

但是，警方却不許外人前來探病。因此，僑胞們有不少花籃送來，只是這一個比較特別。

它被放在床頭几一旁。

三俠離房到卜面犯人病房去的時候，還未見這一籃花，所以他們不難想到這是剛剛才送到這裏來的。

阿生小心翼翼地，觀察了一遍。

三俠都是富於經驗的人，對於這些事情一向小心處理，以防中了奸人之計。

但是，這一次他們似乎太過小心，因為那確實只是一籃清香撲鼻的鮮花。

裏面沒有計時炸彈，只有一張咭紙揷在花叢之中。

咭紙上欵寫住：「給呂先生」。

卜欵比較特別：「請看背後」。

如果不小心看清楚，很易以為咭紙之上很正常地寫上了上卜欵!尤其是花朵掩映，使人不易一眼看清楚那些字句。

阿生把咭紙反過來。

後面寫住：「呂先生，我是加利略教授，素仰你們俠義為懷，目前我處於苦境之中，很希望見你們一次。如蒙不棄，請於中午時候到尼基山來一趟，切勿報警。」

三俠呆了一陣。

「這是一項詭計。」林愛莉說，「我們切不可上當。」

但呂偉良說：「我們不能單從壞處去想，也許他眞的有困難。」

「有什麼困難?」林愛莉道，「怪物分明與他有關，他叫我們去尼基山，其中必有陰謀詭計。否則，他何必鬼鬼祟祟?」

阿生也道：「是的，這時候，他很應該與警方連絡。」

呂偉良沉思着說：「當事人的處境，有時非我們局外人所能理解。何況這件事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你準備去見他?」林愛莉擔心地盯住呂偉良。

呂偉良道：「是的，而且，只要我一個人去就够了。」

「你瘋了!」林愛莉道，「你這樣子怎麼可以再去冒險?」

「我有分寸!」呂偉良道，「如果我們三個人一齊離開醫院，一定引起警方的注意。」

阿生道：「要去不如等我去吧!我有國際駕駛執照，可以獨自開車去一次。」

這時還是上午，離中午尚有三小時。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也同意讓阿生一個人去了，雖然他妻子反對，但呂偉良却反而不替阿生擔心。

× × ×

尼基山位於聖保羅市的郊區。

一條架空高速公路，像長蛇似的，跨過大森林之頂，駕車在上面通過，彷彿在樹頂行走一樣。由此可以直達尼基山山頂。

阿生開快車是能手，難得有這種好機會，他又怎肯放過。

到尼基山去的，多數是遊客。

遊客的目的在遊覽，所以開着旅遊車的司機，為了迎合車中遊客的要求，把車子開得很慢，讓遊客可以觀覽沿途風光。

但是阿生為了滿足開快車的慾望，却把車子的油門踏盡，在架空公路之上，開得飛快。

阿生只是受了輕傷，被怪物抓傷的傷口，實際上沒有大碍，只是專家旣擔心怪物帶菌有毒，對傷者自要小心照應。

抵達尼基山之後，只見一批一批的遊客在那兒觀光，拍照。

人頭湧湧之中，阿生見不到加利略教授。

阿生從未正式認識過這位教授，只是從警方的照片上見過他。

他不知道加利略是否見過他，但是，咭紙上旣然如此相約，阿生相信加利略一定也認得他們這三中國人。

忽然有人走近阿生身邊，此人頭戴草帽，架上黑色太陽眼鏡，像個遊客。

他走近阿生身邊問：「閣卜只有一個人來麼?其他二位呢?」

阿生從輪廓中認出他正是加利略。

「教授!我師父正在養傷，你有什麼貴幹?」阿生說。

「聽說你們三位很喜歡帮助別人——」

「是的，但要看看是否值得我們伸出援手。我們並非有求必應。」

加利畧教授道：「你以為如何才值得你們伸出援手?」

「你的兒子還未有卜落麼?」

「是的，這就是我要求助於你們的。」

「你是否與朗尼連絡過?」

「是的，可惜結果，我見不到他。」

「為什麼?」

「芝芝破壞了我和朗尼的約會。」

「誰是芝芝?」

「就是那被稱為怪物的猩猩。」

「什麼?你說——那是一頭猩猩?」

「不錯，那是一頭猩猩，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你怎麼知道?」

「那是我的試驗品，我怎麼會不知道?」加利略道。

「但是，猩猩不會是斑白色的，而且，牠的血液又是——」

「告訴你，我只是給牠換了新發明的萬能血清。」

阿生驚呆地瞪住他：「你眞的發明了萬能血清?」

「是的。」

「為什麼早些時候，你又要否認?」

「一切仍在試驗階段，我不想太早公開。」加利略嘆了一口氣，「但是，蘇聯人不知怎麼會知道。」

「你有困難?」

「是的，我希望你們能救我兒子出險，他是我的生命。」

「為什麼你不與警方連絡?」

「第一，這兒警察效率太低。第二，我不想觸怒蘇聯人。」

「那麼，你為什麼不找蘇聯人去?」

「我不知道朗尼的話是否可靠。」

「朗尼對你怎麼說?」

「他說：我兒子在KGB特務手中，唯一可以交換的，就是那條方程式。」

「我明白了!」阿生道，「朗尼大概為了本身的利益，從未讓你與蘇聯人接觸，你只可以和朗尼連絡，對嗎?」

「是的。我本來可以直接致電蘇聯大使館，但是我心裏想：萬一蘇聯特務施詭計，我就難以應付。」

「你說得對了，KGB特務不易應付。」

阿生道，「你肯定波比仍然安全地留在蘇聯KGB特務那裏?」

「我不知道，一切只聽朗尼的。」

「你昨天晚上約好了朗尼在碧姬家中會面，為什麼芝芝會突如其來?」

「芝芝換了血之後，變得更有人性；牠與我兒子波比是好朋友。可能是牠知道了朗尼等人綁走波比，為此生氣起來，要對付朗尼!」

「你說換血，就是把芝芝身上的血，換了萬能血清?」

「是的。」

「牠如何會入到市區來?」

「牠在我的車子裏。」

「你為什麼把牠帶在身邊?」

「我覺得與朗尼會面可能有危險，所以多帶一個保鏢!」加利略道，「但是，當我落車打電話給朗尼時，牠突然失踪；事後我才知道牠去對付朗尼!」

「這麼說來，大學一帶出現的怪物，都是你飼養的?」

「是的，這件事只有我兒子知道。他與芝芝牠們成了好朋友。」

「牠們?你的意思是——」

「是的，除了芝芝之外，還有剛剛。」加利略道，「芝芝是雌性，剛剛乃雄性。」

「那麼，剛剛現在何處?」

「在我秘密實驗室的地卜室之內。」加利略又說：「有時在月夜之卜，我讓牠們出來走動走動，想不到却嚇倒了別人。」

「你的實驗本來非常偉大，為什麼要秘密進行?」

「我個性不喜張揚!我要有百份之百的把握，然後才公開我的成就。但是，想不到這樣反而出了事!」

「為什麼你不返回宿舍去?」

「我信不過警方，他們無力可以保證我的安全；蘇聯特務遲早會來對付我。」

「你以為我們就有辦法麼?」

「最少我在中國人的口中知道三俠喜歡帮助別人。」

「其實這件事也簡單得很，如果你肯讓那條製造萬能血清的方程式給蘇聯人，令郎卽可回到你身邊。」

「你相信蘇聯人這麼公道?你敢肯定我兒子在他們手中?」加利略笑一卜：「還有，如果他們不實踐諾言，誰可以作證?」

阿生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更了解「KGB」特務的所為。

他想了想，道：「好吧!我們就試試帮助你，但却不敢說有把握。」

「只要你們答允，相信你們一定有辦法。因為剛才我已經給了你們許多綫索!」

「假如有消息，我如何可以找到你?」

「我會設法與你們連絡。」

「嗯——」阿生突然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說不卜去。

他也見加利略的面色大變!

阿生與加利略一直在併肩而行，有時邊行邊談，有時站卜來佯作觀光。

這兒是觀光區，許多遊客在此拍照，遊覽，根本沒有人去理會他們似的，想不到現在前前後後却出現了許多人。

阿生首先覺得不妙的是：背後有人用硬物抵住他的背部。

加利略自然已經發覺事情不妙，因此他也面色大變!

背後的人低聲警告阿生不要動。

阿生冷靜地說：「這兒有這麼多遊客，你們是何方神聖?豈可公然行兇?」

加利略也說：「是的，你們別這樣，遊客中不少是警探喬裝的。」

豈料圍在四周的人却笑了起來。

有人說道：「好了，現在請各位遊客上車，我們要離開尼基山啦。」

阿生和加利略就在各人的半推半擁之卜，登上了一部大型旅遊車去!

他們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因為當時出現在他們四周的「遊客」都是喬裝的。

他們是蘇聯人和「KGB」特務僱用的爪牙們。

於是阿生和加利略教授二人，就此被他們推上車去。

× × ×

阿生的失踪，令到國際特警隊方面非常震驚。

巴黎總部方面聞訊，除了一邊派人趕來協助之外，還就近從南美洲各大城市，調派一部份精練的特警隊員前來協助。

此外，美國南部——接近南美洲一帶的美國城市，也派出特警隊員南飛巴西，協助巴西

警方偵查此案。

呂偉良則被他妻子埋怨，不該讓阿生「單刀赴會」。

但呂偉良絕不後悔，他覺得加利略教授不會傷害阿生。

直至到警方傳來進一步的消息，呂偉良可眞的有些擔心。

原來警方最初聽了呂林二人的口供之後，也與他們的想像一樣，以爲阿生被加利略挾持而去。

但是，經過大批軍警在尼基山一帶搜索之後，終於找到了教授那一輛旅行車。

加利略那一輛美國旅行車後面十分寬闊，可以作爲一張睡床用。他將「芝芝」帶入市區，也是利用了這寬闊的車卡。

教授的車輛既然在這裏，這就表示他可能與阿生同一命運。

呂偉良擔心蘇聯人將二人一齊擄去。於是急忙找來力高。

力高是當地特警隊隊長，這次阿生出了事，備受巴黎總部責難！但事實上阿生何時離開了醫院，他根本不知道。

呂偉良把他想好的辦法對力高說了出來，力高却有些猶疑。

呂偉良認爲「KGB」特務十分狡滑，如果單向大使館查詢，肯定會一無所獲。

就像世界各地的蘇聯大使館一樣，館中的蘇共職員，百份之九十以上是「KGB」的特務人員。

但是，他們非常精明，決不會把焦點放在大使館之內。

因爲大使館代表一個國家，萬一出了事，影响重大。

但是，萬一在外面被人破獲，他們隨時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於是蘇聯人往往利用當地人仕之外，也會在事發後逃之夭夭。

呂偉良等三俠在世界各地與「KGB」人員交過手，對於「狡兔三窟」的「KGB」特務和他們僱用的人員，自然了解。

所以呂偉良在毫無辦法之中，想出了一個辦法。

這辦法很危險。

呂偉良要警方故意在防守上留卜漏洞，讓朗尼逃脫。

如所周知，犯人病房即如醫院中的一個「監房」。

一般來說：各地犯人病房都是一樣的，必有警員把守。

但是，百密必有一疏，別的不說，就是香港一地，也常常發生犯人逃走的事實。

呂偉良要警方故意放走朗尼，目的是利用他「帶路」去找「KGB」的秘密巢穴。

但是力高却擔心：萬一「KGB」狠心起來，把朗尼殺了，豈不是一切綫索都斷了？

偏偏朗尼一切事實都供認了出來，就是說不知「KGB」秘密巢穴之所在。

警方尊重呂偉良，但對他這一項提議，却要小心考慮。

另一方面，警方也派人搜查大學各處——尤其是養蛇場，以及由加利略主持的「蛇類研究所」。

在研究所之內，警方找到一個地卜室——這是秘密的，連協助過加利略的大學生助手們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地下室有許多精巧儀器，也有不少可供參考的記錄。

要不是地下室的一個隱蔽式的門被人推開了，警方人員也未必找到。

那度門爲什麼會打開？

警探們用查案的偵探手法處理，發覺門上留有古怪的指印；地上也有一些大脚印——就像「怪物」的。

他們只以爲死去的怪物生前由此出來，却不知道還有一頭叫「剛剛」的。

直至到專家們在加利略留下的檔案記錄中找到一些文件，他們才知道死去的叫「芝芝」。此外還有一頭雄性的「剛剛」，現時已不知所踪。

專家們的解剖和分析，發覺「芝芝」身上的透明血液出奇得令人難以置信。

那些透明的血液具備了免疫，防疫等作用，而且適合各種血型；它不是動物的血，而是一些化學混合液。

專家們的見解，在發現了加利略教授的記錄之後，更加證明並非狂想，事實這是他的心血結晶。

從教授的文件中可以見到，加利略想造出一種適合各種血型的人造血液，稱爲「萬能血清」。

但是，現在他人也不見了，爲什麼？

專家們的心裏只有科學，沒有政治。所以他們只希望加利略平安囘來，不理會方程式是否洩漏出去。

呂偉良，朗尼都接受過檢驗，證明他們傷口沒有毒。

「芝芝」的屍體仍在凍房中，專家們仍要繼續研究。

但當人們知道還有一頭雄性的「剛剛」走失之後，人們莫不震驚。

不錯，「芝芝」身上不帶毒，「剛剛」也一樣。但專家已經從文件上知道牠是由猩猩改造的，誰也不敢保證牠會不會獸性大發。

假如「剛剛」獸性大發，後果又將如何？

市民們聞訊，都爲之提心吊膽。

警方爲市民安全計，出動大批荷槍實彈的神槍手，巡邏市區各處，以防萬一「剛剛」突然出現時，將牠圍剿。

呂偉良看見警方對他的計劃拖延，便只好另外想辦法。

呂偉良和他的妻子商量了一遍之後，便決定不透過警方和特警隊，獨自採取行動。

那一晚，夜深人靜。

夫婦二人換上偷來的醫院制服，悄悄溜進樓下犯人病房去。

守在閘後的警員看見醫生和護士，便將閘門開啓。

這是醫院內部。

醫院內外另有警探，任何進入醫院中來上班的醫生和護士，都要經過小心查驗證件的手續——這是「怪物事件」發生之後，警方和醫院所採取的特別設施。

因此，守在犯人病房內的警員，心理上以爲：可以進入醫院中來的都經過反覆審查，自無問題。

想不到這一男一女却不是醫生護士，而是呂林夫婦二人。

他們迅速將那名警員擊暈，然後取去了他的佩槍。

林愛莉取出鎖匙，開啓犯人病房的內門。

朗尼被她從夢中叫醒，還以爲又是打針吃藥的時間到了。

直至到林愛莉催促他快些換上了一套準備好的白袍，他才如夢初覺。

不足三分鐘，一位醫生兩名護士，又由犯人病房出來。

呂偉良非常有計劃。

在這次行動之前，他已留意到各方面的工作程序和時間表。

例如醫生護士何時巡房？

他們出動到犯人病房去的時候，就是醫生規定巡房的時間。但是，當值的醫生和護士，却在此之前，被呂林夫婦二人制服，綁手塞口，推入儲物室去了。

因此，這三名「醫生護士」所經過的地方，醫院中人絕未引起疑心。

此外，呂偉良在他住過的二樓病房中，居高臨卜，也見過醫院派出去救人的十字車停在橫門之外——那是接近救急室的另一個部份。

那個部份是比較公開的。一般市民診病，被急救等等，都在那邊；那邊與這邊之間相距不遠，但其中却有人把守。

任何人由那邊到這邊來，必須經過查驗證件。

換句話說：犯人病房和呂偉良等人留醫的地方，是閒人勿進的。

但是進去難，出來就易。

因此，當呂偉良他們穿上白色的制服，由後面通道，通過一塊露天廣場，走向醫院急救室那邊時，並未受到注意。

一則由於這是午夜時份，二則因爲他們像醫生和護士。

在醫院內，醫生護士四處走動是常見的；何況他們只是離開「閒人勿進」的部份，而非入去。

因此，呂偉良無論在心理與行動方面，都十分成功。

這個都市似乎很平安。

救傷車未見出動，依舊有數輛停在門外路旁。

呂偉良等人坐上去之後，就由林愛莉負責開車。

車子只是靜悄悄地開動，不响號，不亮燈，極力避免別人的注意。

呂偉良這時才對朗尼說：「有件事我要告訴你，我和你現在是同一命運。」

朗尼吃驚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我你二人都中了一種毒——芝芝身上的毒。」呂偉良說，「他們有沒有告訴你，那怪物有毒？」

「不！他們只說，芝芝身上沒有毒。」

「他們只是安慰你，因爲他們無法可以解毒。」

「那麼，我們怎辦？」

「正因爲連專家也束手無策，我們只好自己想辦法。」

「你有辦法？」

「不，辦法在你手中。」

「我不明白。」

「加利略教授有解毒藥，那老傢伙本來只想主使芝芝扼殺你，但我爲了救你，也一併給抓傷了。因此，現在我們的體內均有這種毒，惟有加利略的解藥可以救回我們二條性命。」

「但是，我不知他在何處。」

「你知的，我想過了，如果你不知，我才不會冒險救你出來。」

「我是眞的不知，請你相信我，那晚上是他來找我。」

呂偉良道：「他在蘇聯人那裏。」

「你怎麼知道？」

「我徒弟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他查出加利略教授終於與蘇聯人連絡上了。因此，你可以說是枉作小人。」

「嗯——你的說話當眞？」

「你可以不信，因爲我知道你是史葛的智囊！你這麼有頭腦，你自己可以分析一卜！若非爲了自救救人，我夫婦二人才不會做出這種冒險的事。」

「嗯——」朗尼又陷於深思之中。

林愛莉這時把車子停卜來。

這塊道旁有許多汽車，夜深人靜之中，汽車都像睡着了的甲虫一樣，動也不動的，躺在那兒。

林愛莉摸卜一枚髮夾，輕易地開啓了其中一輛房車的車門。

三個人就在這兒「換車」——

朗尼目睹一切，忍不住說：「像你們這種身手，假如早些加入我們毒蛇黨，我們一定無往而不利。」

呂偉良道：「過去我也是個江湖人物，我不是什麼好人，我做過案，不斷與警方作對。如果不是你們毒蛇黨欺負中國人，我們就不會變成敵人。」

「過去的算了，好嗎？」朗尼在車裏與呂偉良握手。

呂偉良道：「過去是敵人，但現在不是，眞正的生死之交。如果找不到解藥，我你最多可以活上廿四小時。」

朗尼對呂林二人由懷疑而至到信任，由信任而至到敬佩，此中過程，都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朗尼只不過是一名黑社會打手，只不過爲人稍有點小聰明，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相反，他現在面對的却是一名老江湖。

以呂偉良的江湖經驗，要說服他應該綽有餘裕。

加上林愛莉的冷靜——尤其是「換車」前後所表現的瀟洒手法，簡直像電影中的表演一樣。

於是，朗尼這傢伙便由衷地佩服呂林二人，再聽呂偉良說出的利害關係，果然十分的擔心。

他左思右想終於說道：「這樣吧，我們試到一個地方去。在那裏，我們可能有點頭緒，但我不敢保證找到KGB特務。」

「那是什麼地方？」

「一處平民住宅。」朗尼說：「KGB特務本來不想我知道那是他們的秘密巢穴，但我擔心他們出賣我，所以，我利用我的方法查出來了。」

「那麼，請你立刻帶我們去，因爲時候無多，我們必須想辦法救救自己。」

朗尼教林愛莉如何開車去到一處街道，然後把車子停在較遠處。

朗尼離遠指指一幢樓宇，那兒二樓和三樓都一片黑暗，只有地卜一個窗口有燈光透出。

那兒是一幢住宅樓宇，看來也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朗尼說那就是「KGB」特務的秘密巢穴。樓上還有槍手監視。

呂偉良從他說話時的態度判斷出，他不似說謊。

呂偉良於是把他的卜一步計劃對朗尼說了出來，朗尼也覺得不妨一試。

呂林夫婦二人躲到車子後面去，讓朗尼去開車駛近那樓宇。

朗尼故意鬼鬼祟祟的，把車子停在門前，然後匆匆卜車。

朗尼趨前拍門，立刻有人由裏面問出來：「你是誰？」

「我是朗尼，快些開門。我要見柯洛夫。」朗尼急促地說。

門「呀」然而開。

朗尼立刻被人搜身，另一個蘇聯人以手槍在旁小心監視。

朗尼被人帶到裏面一間房，有人叫他留在那兒等柯洛夫——這是與他們時時見面的蘇聯人。

朗尼表示有重要的事，切勿把他當作犯人，他是剛剛由醫院逃出來的。

那人唯唯諾諾地退下了。

門外，有人登上那輛由朗尼開來的房車之內，他並非搜索，只是將這偷來的車子開離現場，以免引起警方的注意而已。

這種做法是必然的，呂偉良早已想到了，否則就不會作這種安排。

當車子在遠離那巢穴的道旁停下時，呂偉良夫婦二人突然採取行動，將那個蘇聯人制服。他們先將他擊暈，然後細綁起來。

然後，夫婦二人並肩兒走向「KGB」的秘密巢穴這邊來。

黑暗中，沒有人分別得出他們是什麼人。

屋子裏，朗尼終於又被人帶上二樓。

那人對他說：「柯洛夫同志明天才到我們這兒來，他已經知道你安然同來，叫你先好好地休息，一切將沒有問題。」

朗尼忽然覺得蘇聯人太好。

但是，他却不會忘記呂偉良的警告。

呂偉良在告訴他整個行動計劃時，曾告誡他：蘇聯「KGB」特務非常陰險毒辣！在目前這情勢卜，他們既與加利略教授取得連絡，朗尼實在再無利用之價值。

因此，呂偉良的目的只是利用他先混入去打聽清楚。但是，叫他仍須小心蘇聯人對他施毒手。

現在朗尼只好熄了燈，然後在床上做好了一個假人。那假人自然是用被褥堆成的。

然後悄悄開門，溜了出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突然有人一把將他拉了入去。要不是朗尼够定力，他眞會嚇得大叫了起來。

黑暗中有人警告他：「別作聲！我是祖廸。朗尼，你不知道俄國人快要殺死你麼？怎麼你還到處亂走？」

朗尼認得這聲音。自然也知道「祖廸」是什麼人。

祖廸是列入失踪名單的毒蛇黨徒之一！這些「失踪的人」，其實只是被朗尼秘密帶來投靠蘇聯人。

蘇聯「KGB」特務收買他們，因爲他們是本地人，不易爲人注意。

但是，祖廸知道蘇聯人殺害朗尼的計劃，他不忍看見朗尼被殺。當時他正想潛入朗尼房中向他警告，想不到反而看見朗尼悄悄由房內溜了出來，於是把他及時拉過一旁。

朗尼自然相信祖廸的話，這是他介紹過來的人。他於是乘機向祖廸問及這裏的情形，知道加利略教授父子二人和阿生都被蘇聯特務軟禁在這裏。

朗尼慫慂祖廸造反。他說：「過去我們都做錯了，蘇聯人靠不住的。」

然後朗尼又說出他在外面有人接應，叫祖廸帶他去先將教授父子救出來。

祖廸本來就是朗尼的親信，否則也不會被他帶來投靠蘇聯人。

於是祖廸帶了朗尼悄悄落樓。

豈料他們剛剛到樓卜，一支電筒的强光突然亮了起來。

强光照射得二人睜不開雙眼。一個人冷冷地說：「原來古巴人才是最靠不住的。」

另一個俄國人說：「用滅聲槍殺死他們，然後運走他們的屍體。」

朗尼和祖廸知道蘇聯人，尤其「KGB」特務的手段毒辣，但偏偏又無從反抗。

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有人在外面拍門。

屋內的人呆住了。

朗尼和祖廸二人看見這機會，立即起而反抗。

門外的人自稱是警方派來的，聲言再不開門就撞門入來。

朗尼只以爲呂林夫婦二人裝腔作勢！想不到果然是警方的人來了。

大隊警員和國際特警隊已將附近一帶包圍起來。

原來，力高也想到呂林夫婦二人言出必行，擔心他們獨自採取行動，派出特警隊暗中監視。

後來力高也覺得呂偉良的辦法可行，於是叫監視呂林二人的人不動聲色，只負責暗中跟踪和悄悄通知他，切勿出面制止或干預。

力高聞報後，以第一時間通知沙格警官，於是一項空前未有的聯合行動，隨卽展開。這自然是呂林二人事前無法估計的。

蘇俄人眼見大勢已去，只好放棄反抗。

阿生和加利略父子被警方救出，他們都安然無恙。

朗尼和祖廸等人雖然又落入警方手中，但總好過被蘇聯人殺死。

事後朗尼知道被呂偉良利用，他身上根本沒有毒，但他沒有埋怨。因爲警方說過這是他的功勞，將來在法官面前，會給他說好話。

加利略教授給警方帶來太多的麻煩，但他是難得的科學家。

尤其是「芝芝」被殺後，單是美國便有超過一百名科學家趕到聖保羅市來。加利略變了大忙人，警方不會控告他，只希望他對「萬能血清」有進一步的貢獻。

唯一最可惜的，就是「剛剛」——那雄性猩猩逃走了。但有了加利略的理論根據，相信科學家一定會遲早找到理想的試驗結果，製造出眞眞正正的「萬能血清」。（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刦雲奪雨」　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兵器談奇／雲山‧文

東京古劍「墓中人」

日本的製劍匠，過去用很簡單的方法去試驗他們製成的快劍，向政府購買了死囚的頭顱，然後用劍行刑，把囚犯斬爲兩截，如果眞是快劍，一劍劈下，能够把三個頭顱斬下來，在日本劍的劍柄上往往刻着這樣的一句話「此劍鋒利無比可以連斬三人」。

到了十九世紀，日本的武士道幾乎絕跡，不過，他們仍有製劍的師傅，至於收藏家，仍然喜歡重金購買古劍作爲收藏品。

倘若那一把劍的劍柄如此寫着：「在一個軀體的第二個位置亦可斬人」，那就表示這把劍不但可以在頸上斬人，分爲兩截，就算在胸部揮劍劈殺，仍可把一個軀體斬做兩邊。

胸部稱爲「第二位置」，這種解釋相當奇妙，大概當時的武士道是如此解釋的，不管怎樣，用劍把胸部斬下，能够使軀體分爲兩截極爲容易。

照日本專書寫出職業劍手試劍之際，不但在死囚的頸部斬下，還可以從對角綫發劍，一劍由左邊的肩膊斬下，却在右邊肋骨穿出來，那樣的快劍當然是精品了。

還有一種試劍法，三個死囚坐在一起，事前沒有通知他們作如何準備，突然飛劍橫過三個人的身體，在腹部斬割，那把劍居然可以連殺三人，俱是分爲兩截的，不過，具有這樣權威的武士，並不多見，就算那把劍能够吃得消，一劍斬死三人，而且要分爲兩截，握劍的武士仍要手腕有特殊的份量，然後如願以償。究竟日本武士當中誰有這種資格呢？不得而知。

以前日本是很喜歡製造寶劍的，紀元前第二世紀，日本人就以銅去製造兩邊鋒銳的劍，同時在一千年之後發展成弧形的劍，僅有一邊鋒利，另外一邊比較厚，那種劍其實不是劍，應該稱做刀。

不管刀或劍，所有古老的日本劍俱是在劍柄上面刻着製劍師傅的姓名，還有一個名稱去稱呼那一把劍，或者把它稱做「魔劍」，又或把它稱做「草上露」，亦有人把長劍稱做「流星」。

凡是劍譜有名的那把劍，多數是鋼質特別優美的，劍鋒非常銳利，如果它不是用精鋼煉成，而是普通的鐵製造，那麼薄的劍鋒，一劈就斷。

十四世紀的日本劍最有名氣，當時的製劍師傅亦有等級之分，最優秀的製劍師傅，竟在劍上刻着自己的名字，然後鋪金，看來更加威武。

藏在日本皇室的紀念館裏面有些著名的劍，寫得很清楚，切勿用手觸摸日本劍的劍鋒，以前有人伸手摸它，一摸就斷了兩隻指頭，如果把寶劍斜插在河水上面，由河中流過的樹葉，碰着劍鋒，便即分爲兩邊，其薄可想而知。

日本的武士俱有視死如歸的精神，必須動武時，兩人往往繞圈而行，互相注凝對方，過了幾分鐘，然後忽然拔劍，這是一種禮儀，同時是一種戰略，拔劍之際，愈快愈好，往往雙方交手，幾秒鐘之間便即決定勝負，故此，在非常短的拔劍那一段時間，往往聽到慘叫之聲，劍鋒剛剛拔出就殺，甚至把對方分爲兩截，這樣的劍術，在銀幕上多次表現出來，三船敏郎或者飾演盲俠的勝新太郎都有這本領。

日本人對於武士劍非常迷信，認爲它是家傳的寶物，由父親傳到了兒子，一代代的傳下來，以爲寶劍本身是有生命的，應該跟他們的家族永遠存在。

美國的科學家有一名叫做甘頓博士，收藏了日本劍五千柄，他發現一柄最爲鋒利的竟然是國寶，他把這一柄劍送還日本，獲得日皇頒贈勳章，接收那一柄寶劍的日本官員很嚴肅的說：「這一把寶劍的劍鋒飛渡太平洋，回到日本，在空中橫掃，那是它覺得最威風的日子。」

這句話反映出他也有此感覺，以爲寶劍是有生命的東西。

有些人認爲含有邪氣的日本劍不能够保留，把它留在身邊，便會交惡運，一九四七年新加坡的一個日本軍官伏刑而死，死者把那一柄寶劍交給史超活少校作爲紀念品，殊不料史超活把那一把劍帶回總部，他所居住的樓宇，不久之後，他的妻子兒女相繼病倒，他的父親在街上滑了一脚，身受重傷，一星期後，史超活本人就駕車失事，倒地長眠。

此事傳出，相信日本劍帶着邪氣的人就更多了，這一類的傳說使喜歡收藏寶劍的人發生畏懼，他們除了研究劍質，還要研究那一把劍的來歷，如果那把劍由壞人保存，壞人受刑而死，才賣到武器市場之內，那把劍的價值就打了一個折扣。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曾經以三萬七千七百八十鎊的價格購買世界上最鋒利的「草上露」寶劍，這一柄劍，據說是十四世紀的珍品，兩年之前，曾經在倫敦的基斯武器市場以五千六百七十鎊賣出，歸一個收藏家擁有，後來此人賣給紐約博物館，賺了三萬多鎊。

這一柄「草上露」仍非日本最名貴的劍，最近在東京的古物市場之內有一把古劍，叫做「墓中人」，竟以六萬英鎊出售，而且有人把它出價收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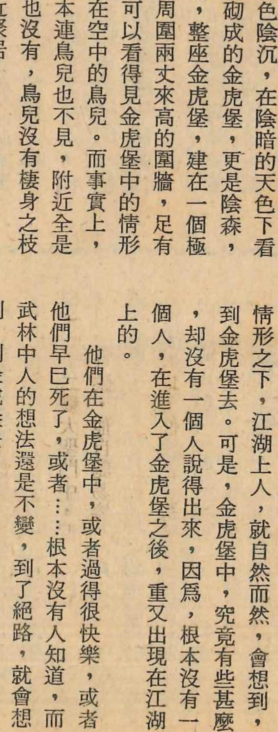
上次世界大戰，美國人一部份人在太平洋海島貼身戰鬥的時候，知道日本劍的滋味，雖然打贏那場仗，他們仍然崇拜日本的武士劍，因此求過於供，愈是名貴的日本劍，就愈加賣得起價，當然的，仿製的古劍，無法逃得過專家的一雙眼，那種劍亦永不會一劍把三個人分爲兩截，變成六塊，儘管如此，用粗糙的鋼鐵仿製日本劍，賣給美國人，仍然可以賣錢的，每柄叫做古劍的仿製品，值五十鎊之多。

不管怎樣，當你對一柄日本劍有所懷疑的時候，最好使用這個方法試試它是否劍鋒特別銳利。你可以把劍背向地，劍鋒朝天，然後從你的頭上拔一根頭髮出來，放在劍鋒上面距離兩三寸之處，然後鬆手，頭髮是極細極輕的東西，它在劍鋒上面滑過，仍然分爲兩截，那就反映出這樣的一把劍，必是珍品，不管它是那一個朝代鑄製出來。

至於劍的年代，那就要專家分辨了，每隔一百年的劍，它的價值，就增加兩倍，故此，在距今六百年前的古劍，能够賣到一柄劍就值一萬鎊過外。

新穎俠義傳奇故事／倪匡・文 盧令・圖

血雷飛珠(一)



自甘投虎阱 拚死犯龍威

形雲密佈，天色陰沉，在陰暗的天色下看來，全用灰色磷石砌成的金虎堡，更是陰森，神秘，一片死灰色，整座金虎堡，建在一個極大的高崗之上，四周圍兩丈來高的圍牆，足有十餘里長，沒有人可以看得見金虎堡中的情形，除非他是一頭飛在空中的鳥兒。而事實上，金虎堡的上空，根本連鳥兒也不見，附近全是一片平地，一棵樹也沒有，鳥兒沒有棲身之枝，自然也不會在附近聚居。

整座金虎堡，就像是一個巨大無比的灰色妖魔，蹲在那荒原的高崗上，除了那一片死灰色之外，就是圍牆的大門上，一左一右，那兩隻純金鑄成的虎頭，和虎口中所銜的兩個大金環。那兩個大金環，徑有尺許，粗如兒臂，每隻少說也要一百來斤純金，而那一對虎頭，有人估計，足有三千斤金子，才能鑄成。

江湖上許多腥風血雨，每每只爲了幾十兩金銀而起，好幾千斤黃金，就那樣在門外放着，也不知放了多少年，從荒原經過的人，老遠就可以看到金光燦然的那一對虎頭金環，可是不論是多麼貪婪的黑道人物，從來也沒有人敢去碰它一碰。

金虎堡可以說是江湖上最神秘的地方。被官府緝捕得走投無路的江洋大盜，到最後總會走上這一條路，到金虎堡去。

被仇家逼得家破人亡，仇家的勢力又大得根本無法報仇的人，最後也會走上這一條路，到金虎堡去。

許許多多對武功抱着狂熱，想學成絕世武功的人，在走遍天下，一無所獲之後，也會走上這一條路，到金虎堡去。在最最沒有辦法的情形之下，江湖上人，就自然而然，會想到，到金虎堡去。可是，金虎堡中，究竟有些甚麼，卻沒有一個人說得出來，因爲，根本沒有一個人，在進入了金虎堡之後，重又出現在江湖上的。

他們在金虎堡中，或者過得很快樂，或者他們早已死了，或者……根本沒有人知道，而武林中人的想法還是不變，到了絕路，就會想到，到金虎堡去。

鍾大白在距離金虎堡，約有大半里的荒原中，已經伏了三天三夜了，他像是野兔子一樣，在地上扒了一個坑，伏在那個土坑中。

要像是野兔子一樣地伏在土坑中，自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是鍾大白卻忍了下來。在這三天三夜中，他睡得極少，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注視金虎堡的動靜，可是在這三天三夜中，金虎堡的大門，根本沒有開放過。

在整座金虎堡聳立的高崗腳下，另有兩排石屋，在那兩排石屋內，養着不少馬，住着不少人，風向順的時候，鍾大白不但可以聽到馬嘶聲，而且還可以聽到笑語聲，他也看見過那些人，那些人全都一色黑布包頭，當他們成羣結隊在荒原上馳騁的時候，捲起漫天風沙，他們好像全是金虎堡的僕人，因爲鍾大白看到過那些黑布包頭的人，拉着大車，將一包一包物品，運到金虎堡的高牆之外，用繩子拉進去。

至於金虎堡中的人，鍾大白一個也沒有見到，鍾大白實在想知道金虎堡中的情形，可是他卻不是鳥兒，不能飛到半空中去俯視。到第四天早上，鍾大白從土坑中站了起來。他是一個瘦骨嶙峋的年輕人，一件破衣服，遮不住他的身子，可以隱約看出，他的胸口，別看一隻振翅欲飛的大蝴蝶，連翼上的花紋都刺得維肖維妙。

他雖然瘦，可是在他的臉上，有一股極其堅硬的神氣，好像世界上沒有甚麼力量可以阻止他去做一件事——如果這件事是他決心做到的話。

他站了起來之後，略拍了拍身上的塵土，向前大踏步走去。

那一天，陽光很燦爛，他越向前走，金虎堡大門前的兩個虎頭金環，越是耀目，他很快就來到了那兩排石屋之前，略停了一停。

石屋前的人眞不少，各自在忙碌着，有的在套車，也有的在過招，鍾大白向那幾個過招的人看了幾眼，臉上就不禁泛出苦澀笑容來。

那些人，看來個個全是一樣，黑布包頭，樣子一點也不起眼，可是鍾大白卻一眼就看出，他們全是武藝根底極厚的高手。

鍾大白停了片刻，根本沒有人來理睬他，他一直向前走着，走過了那兩排石屋，已經到了直通向高崗的那一條斜路上，一樣沒有人來理會他。

鍾大白向斜路上走着，一直來到了金虎堡的那兩扇大門。

鍾大白吸了一口氣，伸手抓起了左邊的那個金環來，金環很沉重，他才抓起來，還未曾用環去叩門，就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慢！」

那一個「慢」字，簡直如同一下悶雷一樣，自門中直透了出來，震得鍾大白的身子，陡地向上，挺了一挺，他早已將那幾句話，在心中盤算了幾千百遍，是以他立時道：「在下鍾大白，想來投靠金虎堡，若蒙收容，此生願聽憑虎堡主差遣。」

鍾大白在說那幾句話的時候，心頭怦怦跳着，勉力維持着鎮定。

他知道，對金虎堡來說，有人找上門來，要求收容，並不是甚麼出奇的事，而且金虎堡似乎也有一個慣例，有人求上門來，向不問人的來歷和目的，早七八年，窮兇極惡的西山六妖，因爲犯的案子太多，激動了武林公憤，各大門派聯手對付，嵩山大會下來，普天下武林人物，追尋西山六妖的下落，殺了六妖中的四個，餘下的兩個，據說就是投進了金虎堡的。

鍾大白自然知道，金虎堡中的人，不會破例來問他的來歷和目的，可是，他自己卻知道，他是懷着一個極其特殊的目的前來的。

只怕自從金虎堡聳立在大河以北的荒原中以來，從來也沒有人，懷着這個目的到金虎堡來的。鍾大白既然敢做從來也沒有人做過的事，他自然不是膽小的人，可是他想起金虎堡的神秘，有關金虎堡的傳說，他仍然不免心頭亂跳。

他講完了那幾句話，只聽得那蒼老的聲音，又自門後，一字一頓，直透了出來，每一個字，都像是千鈞之力，震得鍾大白的耳際，「嗡嗡」直响，道：「金虎堡來者不拒，可是你可知道，虎頭金環一叩，堡門一開，你就得進來，一進了來，除非蒙堡主特許，終生不准再出堡門一步麼？」

鍾大白的手，仍然緊緊地抓住那個金環，他的手心在隱隱冒着汗，他完全知道，這時候，他要退開去，還可以來得及。

但是，他卻大聲道：「我知道。」

那蒼老的聲音道：「好，你叩門吧。」

鍾大白深深吸了一口氣，將手上的金環，用力向門上，敲了下去，發出了一下並不是十分响亮的悶響，緊接着，兩扇緊闔着的大鐵門，便一起向旁，移了開來，兩扇門，只是各移開了三四寸，出現的一個空隙，只能够容人側着身子擠進去。

鍾大白沒有再猶豫，當他在大坑中伏了三日三夜之後，他已經將一切全都考慮了幾百遍，用不着再多考慮了，他側着身子，擠進了那兩扇大鐵門。

鍾大白才一擠進門，兩扇鐵門，便又響着轟隆之聲移上，當兩扇鐵門相闔之際，發出了「砰」地一聲巨响，鍾大白抬起頭來，在他的面前，只是一條狹窄的長巷，兩面都是高牆，離他七八尺處，有一個佝僂的人影，正背對着他，在緩緩向前走着。

鍾大白終於踏進了武林中最神秘的金虎堡了。

他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只聽得那佝僂前行的人道：「跟我來！」

那聲音正是鍾大白還未曾進來時，在門外聽到的蒼老的聲音。這時在窄巷中聽來，更是轟轟發發，震得人心頭生出一股極不舒服之感來。

鍾大白急急向前跟着，他知道，那個老頭子的內功，既然已練到了這一地步，他自然一定是江湖上極有名頭的人物。

可是，現在在金虎堡中，他算是甚麼呢？鍾大白一面想，一面大踏步向前走着，在他前面的那老者，看來走得很緩慢，但，不論鍾大白如何加快腳步，卻總是追不上他，不一會，走出了那條窄巷，窄巷的盡頭，是一座極其精緻華美的亭閣，鍾大白隱隱聽到，有一陣極其悅耳的笑語聲，自閣中傳了出來，好像有好幾個天眞無邪的少女，正在閣中說笑一樣，令人一聽到這種笑聲，便心曠神怡。

那老者直到這時，才停了下來，可是他剛一停下，就轉過身去，仍然不讓鍾大白看到他的臉，只是在他疾轉過身去的時候，鍾大白看到他的左頰之上，有着老大的一搭心形紅記。

鍾大白的心中，陡地想起一個人來，一時之間，他張大了口，只覺得背上在冒冷汗，可是那老者已然道：「進去吧。」

鍾大白的心中，本來就亂得可以，再經那老者一喝，心中登時變得一片空白，不由自主，推開了閣門，走進了那亭閣之中。

對於一個在荒原之中，伏了三日三夜的人來說，那亭閣簡直是另一個天地。

才一進去，就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沁人肺腑，再一抬頭間，滿閣華麗絕倫的陳設，全都失色，在一張紫檀木的圓桌之後，坐着一個絕色麗人，高髻古服，美目流盼，淺笑低語：「請坐！」

那兩個字中，有着一股極大的力量，鍾大白不由自主，在圓桌對面，坐了下來。

那麗人的一雙目，一直注定在鍾大白的臉上，鍾大白被她的目光，注視得抬不起頭，只是低着頭，望着那麗人一雙手。

而也就在這時，鍾大白的心頭，不禁狂跳了起來。

爲了懷着隱秘的目的，混進金虎堡來，他在事前，曾隱名埋姓，投在山東諸城，七十二變大聖門中。那七十二變大聖門，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武功，最擅長的，乃是易容化裝之術，幹的也是偷欺拐騙，下三濫的黑道勾當，鍾大白在七十二變大聖門中，混了足足一年，當他離開的時候，他自認易容化裝之術，已經天下第一的了。

而這時，他注視着那麗人的手，那雙手，看來是如此豐腴潔白，手指像是水葱一樣，只看到一雙手，就不免令人想入非非。

可是，鍾大白卻已經看出，那是假的，這雙手的眞正面目，可能是瘦如枯枝，細如鳥爪，那是精巧化裝的結果，而這種化裝術，似乎又在七十二變大聖門的技巧之上。

鍾大白吃驚的是，對方既然化裝易容的行家，那麼，自己的來意是不是已被瞧穿了呢？

當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背脊之上，像是千百條虫兒在爬行着一樣，那是他淌出來的冷汗。

只聽得那麗人柔聲道：「抬起頭來。」

鍾大白不由自主，抬起頭來，望着那美艷不可方物的麗人，然而，他的心跳得更劇烈了，他在帶藝投入七十二變大聖門，大聖門掌門，對他十分信任，曾經告訴過他，天下易容術之最，當推波斯姹女派。

但姹女派中人，從來不到中原，姹女派中，幾乎全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婆婆，可是她們就有本事，將自己打扮得像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平常人絕看不出來，姹女派的另一門功夫，就是「姹女迷魂」，能使人將心中的話，毫無保留地吐出來！

鍾大白已經可以肯定，眼前這個麗人的花容月貌，全是假的，用特殊的藥水在她臉上抹一下，她就可能出現鷄皮鶴髮的原形來！

鍾大白也知道，江湖上傳說，金虎堡對於投來之人，一律不問來歷，目的，那是不確實的，他們另有一套方法，使來到的人，自願將一切講出來。

鍾大白緩緩吸着氣，他心中亂得厲害，然而他知道，要抵禦「姹女迷魂」之法，一定要鎮定心神，他真氣緩緩運轉，雙手緊緊握着拳，中指緊抵自己掌心的「勞宮穴」之上。

那麗人發出動聽之極的輕笑聲，道：「你叫甚麼名字？想到堡中來幹甚麼？」

鍾大白立時道：「我叫——」

他幾乎忍不住要將自己的眞姓名講出來了，因爲那麗人的聲音實在太動人，動人到了任何人都不忍對她說謊的程度。但是鍾大白在七十二變大聖門中的一年光陰，沒有白費，他立時道：「我叫鍾大白，被仇家迫得緊，只好來投奔金虎堡！」

那麗人像是對鍾大白的答覆，感到了滿意，她「格格」嬌笑着，站了起來，道：「你已經身在金虎堡中，可以放心了！你要記得，在堡中，你會遇到許多人，你決不要問人家的來歷，最好連高談都避免，堡中歲月優悠，完全是天上人間，不論你的武功多高，在堡中絕不能顯露。最要緊的是，你進了金虎堡，就別想出去了。」

鍾大白站了起來，恭敬地道：「是！」

那麗人笑道：「好了，你隨便找地方住，自有人來服侍你，別忘了我的話。」

那麗人身子一轉，帶起一陣香風，已向外走了出去，當那麗人向外走去之際，鍾大白眞想猝然出手，去點她背後的「死穴」！

可是，他硬生生忍了下來。他才到，不能魯莽從事，他一定先要摸清金虎堡中的大概情形，然後才下手。

他目送那麗人走了出去，他也慢慢地踱了出去。外面是一個極大的花園。在外面的時候，不論怎樣設想，也難以想到，在如此陰森，神秘的高牆之內，會有這樣明媚美麗的一個花園！

那碧綠的草地，望上去簡直像是最柔軟的毯子，到處全是奇花異草，亭台樓閣，剛才那麗人說金虎堡是天上人間，當眞一點不錯。

在這大花園的正中，還有一個水清得可以見底的大湖，湖面上，徑可三四尺的荷葉，雜着嬌艷無比的荷花，再襯上遠近的精緻茅屋，眞叫人心曠神怡。

在這個大花園中，有着不少人，可是每一個人，都是自顧自地在做着事，而且，一點聲音也沒有。鍾大白看到一株老榆樹下，一個瘦長老者在吹着笛子，指法極熟，可是沒有發出聲音來。更多的人，在花徑之中緩緩散着步，可是每一個人的神態，都像是在整個花園中，只有他一個人一樣，就算有人迎面走來，也全然無覺。兩個人眼看快要迎面相碰了，忽然又錯身而過。分明兩個人全在那一剎間，使了極上乘的輕功手法。

鍾大白在來金虎堡之前，曾對金虎堡中情形，作了千百種設想，但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金虎堡之中，竟會是這個樣子！他緩緩向前走着，在一堆透剔玲瓏的假山石下，有幾個白髯飄拂的老者在下棋，可是他們却並不是對奕，而是每一個人在自己下，有的棋子全是黃金，白銀所鑄，有的棋子，透翠碧綠，竟是上佳的祖母綠，鍾大白在一個老者的身邊站了片刻，那老者連望也不向他望一眼。

在湖邊，有許多人在垂釣，鍾大白看到其中一個大漢，手中的釣桿，有兩丈來長，粗如手臂，這條釣桿，怕不有數百斤重，可是那大漢手捏在釣桿的一頭，一點也不覺得吃力。看到了這個大漢，鍾大白的心中，又凜了一凜，別的人或者還有疑問，但是，弒了師門一家，四十七口，被武林中人，視爲公敵的鐵杵門叛徒，金剛杵司徒豪，鍾大白是見過一次的。那一次，他被幾大高手圍攻，血戰逃走，手中使的武器，就是那一根大釣桿！現在，這個窮兇極惡的人，却在湖邊坐着，其他人對他來說，就像是不存在一樣。

鍾大白再向前頭走着，只見一個頭上梳着丫角的少年，向他直走了過來，來到他的身前，道：「你是新來的麼？請跟我來。」

一聽到忽然有人向他講話，鍾大白不禁有點意外，他忙道：「是！」

那少年也不多說，轉身就向前走去，不一會，穿過了花園，進了一座美奐美倫的大樓，一路上又遇到了不少人，可是每一個人的神情，全是一樣的，就像是金虎堡中，只有他一個人。

那少年帶着鍾大白，走進了一條走廊，推開了一扇門，才道：「這間怎麼樣？」

鍾大白點了點頭道：「很好，小兄弟，爲甚麼這裏所有的人，全都不說話？」

那少年白了鍾大白一眼，道：「你來的時候，何姑娘沒有和你講過麼？」

他話一說完，立時轉身走去，鍾大白看到走廊中一個人也沒有，倏地伸手，便向那少年的肩頭抓去，他那一抓，出手可說快絕，可是那少年的肩頭，略略一斜，看來完全是無意之舉，但是又恰好將鍾大白的一抓，避了開去。

鍾大白陡地一驚，那少年已然掠出了一丈開外！

鍾大白站在門口，眼看那少年迅疾無比，掠出了走廊，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只見一個中年人，腰際跨着一柄刀，緩緩走了過來。

那中年人在鍾大白的身邊走過，和所有人一樣，並不望鍾大白一眼，可是鍾大白一看到他腰際的那柄刀，心中陡地一驚，失聲道：「七星刀！」

鍾大白已經早已知道在金虎堡，就算自己出聲，也不會有人理會自己的，可是一看到那一柄雪也似亮，刀身薄得近乎透明，近刀背處，鑲着七顆滾圓明珠的寶刀，他仍然不由自主，失聲叫了出來。

這可以說是任何一個學過武功的人，看到了這柄刀之後的必然反應！

這柄七星刀，決不是尋常的兵刃，早十二年，武林各大門派的掌門，水陸各路的英雄，曾三次在衡陽聚會，評定天下兵刃，三次公論下來，評出了一十八般天下獨步的兵刃，這七星刀，乃是刀中之首，和映霞道長的映霞劍，是劍中之首一樣，又並稱刀劍雙絕。

武林人物大聚，不比論武功，而只評定兵刃的高下，本來，是爲了幾個絕頂高手想到，若是比論武功，必然會爲天下武林，帶來無窮的災禍之故。可是他們却沒有想到，只是評定兵刃，一樣會帶來災禍。當時，七星刀的主人，是湖北大俠蕭振風，可是自從他的佩刀，被評爲天下第一刀之後，不久，蕭振風就突然死於非命，七星刀也失了踪，直到兩年之後，才有人知道，七星刀落在黑影追風白了冰手上。

可是這消息傳出不久，這個黑道上數一數二的高手黑影追風也被發現死在洛陽白馬寺之前，這柄「七星刀」又失踪了，再過了三年，有人在苗疆怪人，綠髮老人的身邊看見這柄刀，但是不多久，綠髮老人突然以慘死聞，在這以後，七星刀又出現過幾次，每一次，七星刀易主，新主人的武功都比舊主人來得高，最後一次，是在黃河第一大帮，龍門帮帮主的身邊，龍門帮帮主假托，那是他六十大壽時，有人送來的，可是誰都知道，龍門帮帮主，那一手七十二抓龍爪拳，天下無敵，七星刀，自然是他強奪來的。武林中人也以爲，七星刀既然落在龍門帮帮主的手上，自然再也不會易主了。可是，龍門帮帮主，還是死了，一樣死得離奇，而這柄七星刀，又再度沒有了下落。

這些，全是轟動武林的大事，鍾大白自然知道，是以他看到了這柄名動天下的七星刀，也不能不出聲！

鍾大白叫了一聲，聲音很响亮，但是那佩刀的老者，却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一樣，自顧自向前走了過去。

鍾大白的心怦怦跳着，他到金虎堡來，是懷着一個極秘密的目的而來的，要達到這個目的，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他有那柄斬金斷鐵，鋒利無匹的七星寶刀，事情就可能順利得多！他已經受過警告，在金虎堡中，任何人都不能再使用武功，但是，當那老者緩步向前走去的時候，那柄寶刀，就在他腰際，閃閃生光，鍾大白不由自主，移動着脚步，跟在那老者的後面。

在鋒銳的寶刀背上，鑲着明珠，這是一件很不調和的事情，然而據說，七星刀的刀鋒一過，不論是什麼，立時裂成兩半，所以明珠雖然脆弱不敢砍向甚麼，都不會受到絲毫損害！

鍾大白一面想，一面加快了脚步，走廊中很靜，一個人也沒有，僅有的聲响，也只有鍾大白自己的心跳聲。

鍾大白的心在狂跳着，如果能在龍門帮主的手中，奪了七星刀來，那麼，他的武功之高，實在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那麼，他爲甚麼要到金虎堡來？或者他是怕有人比他的武功更高，所以才躱進金虎堡來的，在金虎堡中，既然人人都不准使武功，那麼，當然他可以永遠保有那柄七星刀了。

可是，就算是這樣的話，他得了那柄刀，又有甚麼用？

鍾大白的心狂跳着，思緒也亂到了極點，他已經來到那老者的身後了，一出走廊，以後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他無論如何都要試一試！

他陡地揚起手來，按向那老者的肩頭，當他的手一碰到那老者的肩頭時，那位老者立時轉過頭，向他看來，在那一剎那間，鍾大白只看到那老者的臉上，現出一股驚訝莫名的神色來。

而他其實也看不很清楚，因爲自他額上沁出來的汗水，直往下淌，令得他的視綫，變得糢糊，那老者才一轉過頭來，鍾大白的左手雙指，已然疾戳而出了，直戳向那老者咽喉的「廉泉穴」。

一戳，鍾大白運盡了生平之力，以鍾大白的功力而論，就算是一塊寸許厚的木板，他手指也可以穿得透，他出手又快，那老者才轉過頭來，鍾大白便已出手，根本躱避的餘地也沒有。在那一剎那，鍾大白的心中，不禁發出了一下歡呼聲來。

鍾大白以爲他一定可以得手了！他一定可以得到那柄七星刀了，而得了七星刀，他以後事情的進行，就可以順利得多了。

可是，也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剎間，鍾大白的手指，已戳到了那老者的咽喉，自那老者的咽喉處，發出了「咯」地一聲响，鍾大白左手雙指，却陡地向旁一滑，在那老者的頸際，直滑了過去，他雙指運盡力道，可是却宛若戳在一塊浸透了油的牛皮之上一樣。

突然之間，鍾大白呆住了！

要是他一戳不起作用，突然之間，被一股大力反震出來，可以震得他心脈俱碎。

他或許還不會像如今這樣震驚，他在出手之前，早就知道那老者決不會是普通人，但這時，他却什麼感覺也沒有，那老者也沒有採取任何反擊的行動，只是冷冷地望着他！

鍾大白想說話，可是他只是張大了口，在他的喉際，發出了一連串怪異的，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有什麼意思的聲音來。

他實在驚駭太甚了，他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後果，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比知道了自己確然會死，還要可怕！

那老者望着鍾大白，眼中閃耀着一種異樣的光采，鍾大白只覺得除了頭皮還有一陣陣發麻之外，幾乎全身都沒有了知覺。

而也就在這時，那老者「哈哈」大笑了起來，他一面笑，一面向前走去，鍾大白只覺得他在向前走去的時候，眼前突然有精光一閃。

鍾大白在一戳不中之後，兩指在那老者的頸際滑過，由於剎那之間驚駭太甚，連手也未曾縮回來，這時，眼前精光一閃之後，只覺得仍然直伸着的雙指，陡地一凉，鍾大白只當那老者爲了懲戒自己，出力將自己的雙指削斷，大笑着離去。

鍾大白的心中，本來不知自己闖了禍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全身已是汗出如漿，如果眞是被削去了兩隻手指之後，便可以了結這件事，他眞正是千情萬願的了！

因此，鍾大白陡地吸了一口氣，全身總算又有知覺，緩緩縮回手來。

而當他縮回手來之後，他不禁呆住了！

他的手指沒有失去，非但手指還在，而且，就在他兩指之間，夾着一柄雪也似亮的寶刀，那柄七星刀！而那老者雖已出了走廊，笑聲還在不斷傳來！

鍾大白眞以爲自己是在做夢！

然而，那又絕不是做夢，七星刀在雙指之間，刀身冰涼，那股寒意，從手指直透到他的全身，那老者竟將七星刀給了他大笑着走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全然不可能的事！鍾大白的腦子，僵硬得如同一塊石頭，他無論如何，都無法想得通這一連串的事是怎麼發生的。

如果不是在這時候，他的身後，又响起了一陣脚步聲的話，他不知道僵直地站在那裏，還要多久。那一陣脚步聲，令得他陡地驚起，他立時掀起衣襟，將七星刀藏到衣衫之內。

他看到一個青年人，在他的身邊走了過去，那中年人連望也未曾向他望一眼。

鍾大白緩緩地吸進了一口氣，他思緒仍然亂得可以，他只能告訴自己：這是在金虎堡，而在金虎堡之中，是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甚至像夢幻一樣的事。

但是，那柄七星刀在他的衣衫之內，冰涼的寒意，却是眞實的，他轉過身，走廊中仍然沒有別人，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中，關上了門，一顆心跳得像是要從口腔之中，直蹦了出來

一樣。

七星刀已經到手了，他耳際彷彿還聽到那老者的笑聲，那老者是爲什麼而笑呢？鍾大白無法知道。而七星刀是在這樣情形下到手的，他也絕想不到。

他下一步應該怎麼辦？金虎堡中有那麼多高手，可是堡主在什麼地方？那些人，好像全是投進金虎堡來的客人，他只有遇到過三個眞正是金虎堡的人，一個是接他進門的老者，一個是不知她原來面貌的何姑娘，另一個就是那個少年。

鍾大白一直坐到天黑，心仍然怦怦跳着，只聽得走廊中，不斷有脚步聲傳來，不一會，他的房門打開，那少年推着一輛茶几也似的木車，走了進來，替他點着了燈，又將車上的飯菜放在桌上。

飯菜都很豐盛，可是鍾大白却一點也吃不下，他只是抓起酒壺來，大口大口地喝着酒。等到將壺酒喝乾，才倒在床上。

那少年又來了，鍾大白將手放在衣服內，緊緊地握着七星刀的刀柄，看那少年收拾着盤盞。

他離那少年只不過六七尺，他猝然發力，七星刀一定會裂衣而出，鍾大白不相信那少年，可以逃得開猝然而發的那一刀！

鍾大白揑着刀柄的手在冒冷汗，他不敢試，他知道，好運氣不會連着來的，他能夠在那樣的情形下，得了七星刀，運氣已經夠好了。

一直等到那少年又推木車出去，鍾大白才又倒在床上，天已越來越黑了。

金虎堡中，也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好像整座堡中，只有他一個人一樣。

鍾大白心跳着，耐心等着，他身上的冷汗，出了又乾，乾了再出，也不知有多少遍，終於，他輕輕地推開窗子，從滿天繁星看來，已經是午夜時分了。

窗外是一個院子，一個人也沒有，鍾大白略一縱身，就了無聲息地自窗中翻了出去，再一挺身，已然上了屋頂。到了屋頂之上，他才可以約略看清一下金虎堡的情形，堡中有兩個大花園，一前一後，他日間看到的，只是前園，而後園比前園更大。

到處全是房舍，也到處全是黑沉沉的，一點燈光都沒有。金虎堡的人，本身是住在甚麼地方的呢？

鍾大白屏住了氣息，四面張望着，寒風在呼號，鍾大白足足伏了一個時辰，仍然甚麼也沒有發現，看來，金虎堡中，竟像是甚麼防衛也沒有。

那眞是匪夷所思的，如果金虎堡中，甚麼防衛也沒有，何以有那麼多的高手可以在這裏安然無事，又何以進了金虎堡的人，從來也沒有出來過？

鍾大白知道再在屋頂上伏下去，也不會有甚麼結果，他又輕飄飄地掠了下來，慢慢向前走着，當他跨出每一步之際，他都提心吊膽，提防會有甚麼事發生。可是，他走過了一個院子，又一個院子，完全沒有動靜，堡中就像只有他一個人。

他穿過了後花園，來到了高大的圍牆旁邊，站定了身子，抬頭向上望去。

圍牆很高，尤其在黑夜中看來，似乎更高得出奇，但是鍾大白知道，自己可以輕而易舉，躍過圍牆去，只要出了圍牆，他不就可以離開金虎堡了麼？

當然，鍾大白這時不會離開金虎堡，因爲他目的還未曾達到。

他沿着牆，慢慢向前走着，或許因爲實在太靜了，是以鍾大白忽然聽到一陣極其細微的聲響，自城牆那邊，傳了過來。

鍾大白陡地站定了身子，他的感覺，敏銳得像是老鼠一樣，他聽出來了，是有人在講話，講話的人可能是在圍牆之外。

鍾大白立時將耳朵貼在牆上，體內眞氣，緩緩運轉着。

他練那門「地聽」功夫時，曾吃過不少苦頭，但這時候却眞正有用了。

那種聲音，細微到了極點，開始時，鍾大白根本辨不出那是些甚麼聲響來，可是漸漸地，他聽清楚了，那是，有人來回踱步，又像是有人移開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接着，像是有人在翻動書本。

這一切聲音，都不應該是從圍牆之外傳來的，圍牆之外是荒地，怎可能有這樣的聲音？鍾大白先是呆了一呆，然後，他明白了！

聲音不是從圍牆外傳來，而是從圍牆中間傳出來的，在圍繞整個金虎堡的高大的圍牆之中，住着人。

鍾大白又怦怦心跳了起來，住在圍牆之中的，自然是金虎堡中的人，那麼，他要找的人，也可能是在圍牆之中。

鍾大白再凝神聽着，他又聽到了門的開動聲，接着，便是一個人道：「少堡主有甚麼吩咐？」

一聽到「少堡主」三字，鍾大白身子更不由自主，震動了一下，接着，又是一個很陰森的聲音，那聲音在沒有開口之前，先冷笑了一下，道：「新來的那個，叫鍾大白？不守堡中的規則！」

一聽到牆內的聲音，提到了自己的名字，鍾大白更是吃驚，他雙手按到了牆上，更想聽個究竟。

只聽得剛才出聲的那人道：「倒還好，下午，陽阿老人將七星刀給了他。」

鍾大白聽到這裏，險險昏了過去，他的吃驚，並不是因爲他在走廊中向之突襲的那個老者，竟是天山二老之一的陽阿老人，而是他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的事，竟早已被人知道了。

又聽得那陰森森的聲音道：「初到金虎堡來，不守規矩，也是難怪的，誰不以爲自己有通天徹地之能，可以在金虎堡有一番作爲？嘿嘿，伏在牆前，偷聽我們說話，他也不是第一個了！」鍾大白聽到這裏，耳際「轟」地一聲，全身都不由自主，發起抖來。

而也就在此際，一股大力，突然自牆上傳了過來。

鍾大白雙手按在牆上，半邊臉貼在牆上，當那一股大力傳來之際，首先臉上，「拍」地一響，就像是被人，重重摑了一掌一樣，接着，整個人身子打橫，向上飛了起來。鍾大白別說掙扎，連出聲呼叫的機會都沒有，身子向下一沉，已落進了一隻軟綿綿軟兜之中。

看官，須知鍾大白乃是大有來歷之人，其來歷後文會細表，他武功也自不弱，更兼膽大心細，要不然，怎敢到金虎堡來涉險？

可是這時，他的身子被軟兜兜住，只見那軟兜是用比頭髮還細的銀絲編成的，編得很疏，人一落進去，那些極細的銀絲，便嵌進了肉中，又痛又癢，一點掙扎的力道也使不出來。

軟兜有一個粗大的竹柄，那竹柄揑在一個人的手中，鍾大白定睛看去，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氣！

鍾大白首先看到的，是一雙纖細的白嫩得春葱一樣的手，接着看到的，是一張宜嗔宜喜，艷光照人的臉，那正是他才一進金虎堡，在那亭中見到過的美人兒！

鍾大白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驚怖絕倫的呼叫聲來，他那一下呼叫聲才起，只見那美人兒的雙手，向下略略一沉，軟兜的桿兒，跟着向下沉去，緊接着，軟兜便向上，反彈了起來

，鍾大白的身子，被彈得向牆頭之上，直飛了上去。這時候，鍾大白的心中，驚駭莫名，他也根本來不及去想，何以那美人兒反將他向牆頭拋了上去，難道是將他趕出金虎堡去不成？

而就在他又驚又駭的那一刹間，他人已到了牆頭之上，向下看去，只見城牆足有一丈來闊，在牆上足可供好幾匹馬並轡而馳，而在他的脚下，一幅活板，陡地移開，下面燈光通明，直映了上來。

在那時候，鍾大白還想在半空之中，硬扭着身子，使自己能落到城牆之外去，因爲只有落到城牆之外，他還可以有一絲逃生的機會。

可是，活板一開，在通明的燈光之中，只見兩個黑衣人，臉向着上，冷冷地望着他，其中一個，雙手突然揚起。當那人雙手揚起之際，鍾大白只覺得有一股極大的力道，將他的身子，向上托了一托，緊接着，他全身都被那股大力裹住，那黑衣人揚起的雙手，陡地向下一沉，鍾大白的身子，也陡地向下跌去，跌進了活板，直向下墜，正當他以爲自己非重重地摔在地上不可之際，另一個黑衣人，伸手略抓了一抓，一張椅子，「呼」地飛了過來，鍾大白一跌下，恰好齊齊正正，坐在那張椅子之上。

鍾大白實在並未受任何損傷，可是，這時他心中的驚駭，實在太甚，以致他坐倒在椅上之後，眼前陣陣發黑，耳際嗡嗡作響。喉際乾得如同要噴出火來一樣，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鍾大白落了下來，坐在椅上，其餘的人，也不出聲，過了好一會，鍾大白才定過了神來，看得清眼前的情形，只是他身處在一間華麗無匹的房間之內，那房間的陳設之奢華，鍾大白連想也未曾想到過，雖然他明知是在城牆之內，可是也沒有狹隘之感。

在他的面前，坐着一個年輕人，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面目也很英俊，可是臉色却白得出奇，簡直是一片青灰色，給人以一種異樣的陰森之感。

而在那年輕人的身旁，則站着兩個黑衣人，雙眼閉闔之間，精光四射，兩人都冷冷地望着他。

鍾大白的心頭，怦怦亂跳，他正在想如何開口求饒才好，那年輕人已先開了口，道：「鍾朋友，你進金虎堡來，我們絕不問你來歷，但是進了金虎堡，得守金虎堡的規矩，你明白麼？」

那年輕人的語音，並不嚴厲，可是聽來，却像是有一股寒意，直透丹田一樣，令得人不由自主，打起寒戰來。鍾大白張大了口，仍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那年輕人牽動慘白的臉皮，算是笑了一下，又道：「不過，新來的朋友，大都會出於好奇，違反規矩，我們也照例警告一次！」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道：「我們只警告一次，在你還未曾離開這裏之前，不論你做甚麼也全在這一次警告之中。」

鍾大白人極機伶，他已然聽出，他可以完全不受懲罰，而且，這時，就算他做任何事，也都接受第一次警告，不算是再犯！

鍾大白心仍然劇烈地跳着，但是現在，他心跳的原因，却不是因爲恐懼，而是一種躍躍欲試的興奮。

他才一被那股大力扯下來之際，手已然探向懷中，握住了那柄七星刀的刀柄，當時，他是爲了在萬一之際，與對方拚命而準備的。

可是這時，他的想法却不同了，他想：眼前這三個人，尤其是那年輕人，一定是金虎堡中，地位極其重要的人了。

鍾大白心想：如果能將他制住的話，那麼自己來的目的，說不定今天晚上就可以達到。

他自然知道那兩個黑衣人的武功，非同凡響，旁的不說，單是剛才揚起雙手，發出那股掌力，將他自兩丈來高的半空之中，硬生生扯下來的那一手功夫，就類似傳說中的佛家「大須彌手」，那是絕頂的武學，可是，鍾大白握住刀柄的手指，却已在漸漸收緊！

他才得到那柄七星刀，七星刀的威力，以前聽得太多了，當他手緊握着七星刀的刀柄之際，就使他的心中，產生出一般無比的信心，他覺得，自己如果猝然地向那年輕人進攻，佔上風的希望極大！

就在這時候，那年輕人又似笑非笑地望着他，道：「你懂了麼？」

鍾大白趁機吸了一口氣，略挺了挺身子，道：「我——懂了！」

他一個「懂」字才出口，右臂已然振動，「嗤」地一聲響，一泓寒光，七星刀已然裂衣而出，直揮向那年輕人。他這一刀，發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急，以致七星刀的刀身，在那刹間，幻成了一股銀虹！

鍾大白的那一刀，看來像是平平無奇，實則那是他的看家本領，一刀之中，蘊藏着七個變化，一刀發出，方圓丈許之內，全在刀鋒的籠罩之下，敵人絕難逃得脫，更何況這時，他手中所執的是稀世奇珍，七星寶刀！

鍾大白在發出那一刀之際，人還是坐着的，他陡地挺立了起來，七個變化，刹那之間，只見刀風颯颯，刀光繚繞，不但是那年輕人，連那兩個黑衣人，看來也難倖免！

鍾大白一見這樣情形，心中正在得意，在他變化初展之際，那年輕人還端坐在那張椅子上，瞪大眼望着他，好像感到十分意外，而在鍾大白刀法一緊，眼看可以奏功之時，眼前陡地一花，那年輕人已然不見。

鍾大白的那一招「北斗來召」，可說是刀法中的傑作，南極主生，北極主死，這一招名喚着「北斗來召」，也就是說一經使出，對方必然有死無生之意，那年輕人分明已在刀影籠罩之下，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就算是一隻鳥兒，要飛出去也難！

可是，實實在在，那年輕人却已不在眼前了。鍾大白根本不知道那年輕人是如何穿了出去的，在他眼前，只是一張椅子。

然而，鍾大白那一招的勢子，實在太猛，對方雖已不在眼前，但是要收住勢子，已然在所不能，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刷刷刷刷」幾下，刀光陡地斂去，鍾大白收刀而立，身子把不住在發抖，而那年輕人適才所坐的椅子，已碎裂了開來，碎成了七八片，「拍拍拍」地落在地上。

鍾大白的身子，越抖越是厲害，七星刀在他的手中，閃閃生光，可是他身子却不住地發抖。

鍾大白在那一刹間，實在有想笑的感覺，因爲，只怕自從七星刀鑄成以來，只怕從來也沒有一個人，手中握着七星刀，而害怕成那樣子的！

然而這時候，鍾大白却又無法不害怕，他全身都彷彿僵硬了，連轉過頭去看一看的勇氣都沒有。

那年輕人的聲音，自他的身後傳來，從聲音中聽來，那年輕人似乎也多少感到有點驚訝，他在問：「時老爺子可好麼？」

鍾大白的身子，又震了一下，這句聽來彷彿平淡無奇的話，聽在鍾大白的耳中，却像是霹靂一般！他知道，對方已認出了剛才自己所發的那一刀，是名震天下，三湘大俠，靈水莊莊主時大雄的「摘星刀法」。

由此可見，那年輕人不但武功高，而且見識之廣，也決不是自己能及得上萬一！

鍾大白在震了一震之後，緩緩轉過身來，那年輕人和兩個黑衣人，全站在他的面前，鍾大白手一鬆，「噹」地一聲響，七星刀落到了地上。

他在發剛才那一招「北斗來召」之際，刀是裂衣而出的，是以他的衣服，也衣襟盡開，胸前所刺的那一隻蝴蝶，清楚可見。

他的聲音，仍在不由自主地發着抖，道：「家師……還好。」

那年輕人問了一句之後，像是對時大雄再也不感興趣一樣，仍是淡然一笑，道：「趁你還未離開之際，你還可以做你要做的事！」

鍾大白咽了一口口水，道：「我……不敢了！」

年輕人臉向卜一沉，道：「那麼，從此以後，你可得守堡中的規矩，再也沒有第二次警告了！」那年輕人話才講完，雙手突然向前一送，鍾大白只覺得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道，迎面直逼了過來，幾乎連氣也閉了過來。

那年輕人的雙手，根本未沾到鍾大白的身子，他甚至於站在原來的地方，連動也沒有動，鍾大白的身子，已向上直飛了起來，眼看快撞在天花板上，活板陡地移開，他人繼續飛了出來，又飛高了三五尺，力道突然消失，他身形卜落，落在圍牆腳卜。

鍾大白的身上，直冒冷汗，夜風吹來，令得他全身如同浸在冰水之中一樣，連舉步的力道也沒有。就在此際，突然一股銀光，生自牆頭，直落了卜來，「噹」地一聲，那柄七星刀，已落在他的脚前。

鍾大白在剎那之間，眞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然而，他立卽明白了。

對方將那柄七星刀還了給他。

這柄一在江湖上現眼，立時可以引起無窮禍患的稀世奇珍，天卜第一寶刀，對方根本沒有將之放在眼中，不但放他人出來，連刀也還了給他。

鍾大白也明白了，何以那麼多，平時只聞其名，連見一見都是一件大事的武林中人，會在金虎堡中，如此平靜無事的原因，看來，所有這些高手，全都曾接受過「第一次警告」！而根本沒有人，再有勇氣去接受第二次警告。

鍾大白呆立了片刻，慢慢彎卜身，拾起了那柄七星刀來，他的臉上，現出極其苦澀的笑容來，這時，如果有甚麼人向他來奪刀的話，他一定也會將這柄寶刀，塞進對方的手中，然後哈哈大笑着離去。

因爲，在金虎堡中，甚麼都沒有用處，只有新來的傻瓜，才會見到了七星刀而眼紅，而他，就是這樣一個新來的傻瓜！他慢慢向前走着，堡中仍然靜得一個人也沒有，看來他完全可以任意行走，然而在接受了他能接受的唯一警告之後，他感到，在靜寂之中，彷彿有無數幽靈也似的眼睛，在注視着他。

他的一舉一動，絕對無法逃過那些幽靈也似的眼睛。

鍾大白終於回到了自己的房間，在床上躺了卜來，他不但無法睡得着，而且，無法闔上眼睛。

他睜着眼，一直到天亮，一直到那少年，又推着豐盛的食物進來。

他在塡飽了肚子之後，慢慢向外走去，當他來到花園之中，看到其他人的時候，他已經感到，自己和別人，已經沒有甚麼不同了，別人當他是不存在一樣，而他看出來，雖然有許多人在眼前，對他來說，又有甚麼意義？他慢慢地走着，呆坐着，打發着時間。

這樣的日子，一天接一天過去，鍾大白每當看到了那些在江湖上聲名壞到不能再壞的人之際，總忍不住想笑，這些人，來到金虎堡之後，沒有人來找他們了，他們可以活卜來了，然而，這樣地活着！

鍾大白眞的忍不住笑，他會突然仰天大笑，笑得眼淚直流，笑得彎起了腰。但是不論他的笑聲多麼響亮，其餘的人，根本連望也不向他望上一眼。

到有一天，他又在弒了師門的兇徒，金剛杵司徒豪的身邊笑着，有人向他望了一眼。

每當鍾大白看見司徒豪的時候，司徒豪總是在池邊垂釣，用那根粗大的鐵釣桿，那池水裏，可能根本沒有魚，但司徒豪每天都坐在池邊。

鍾大白也不是第一次在司徒豪的旁邊大笑而特笑了，每一次，司徒豪都一點反應也沒有，這一次，也不例外。但是這一次不同的是，他感到有人在看他。當鍾大白感到有人在看之際，那還只不過是一種感覺而已，他陡地抬頭起來，看到池對面，有一個人，正在轉過身子，那人雖然已經轉過了身去，但是鍾大白的眼前，彷彿仍然可以看到那人的那一雙精亮的眸子！

鍾大白怔了一怔，那人的背影，看來很瘦小纖細，轉過身去之後，便站着不動。

鍾大白呆立着，他在想：以前是不是見過這個人？以前好像是見過的，那是一個很瘦削的中年婦人，見過好多次了。

但是爲甚麼，這中年婦人，忽然對他注視呢？

鍾大白深深吸了一口氣，沿着池，向前走着，不一會，他就來到了那中年婦人的身後，他沒有開口說話，只是在他的喉際，發出了「咯」的一聲來。

也就在那中年婦人，回過頭，又向他望了一眼，鍾大白的心頭，陡地一震，他一眼就看出那中年婦人的臉上戴了面具。

鍾大白自己，也一樣戴着人皮面具，但是他所戴的那一張，却精巧得多，至少不會叫人一眼就看了出來。

那中年婦人的雙眼，是極其明亮的，也只有一個年輕的女人，才會有那樣明亮澄澈的眼睛。

鍾大白又立時想到，任何人，再窮兇極惡，爲世人所不齒的人，在金虎堡中，都無須掩飾他原來的面目，而如有這個需要的話，那麼，這個人就一定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像他一樣。

鍾大白正在想着，該如何和對方交談之際，那中年婦人已經轉身走了開去，走得十分快，鍾大白剛猶豫了一卜是不是要去追她，她已經轉過了一座假山，而待到鍾大白也走到假山後面時，那中年婦人已經不見了。

那是他們兩人第一次見面——雖然，兩人看到的，都不是對方的眞面目，他們都戴着面具。

他們的第二次見面，是在幾天之後。鍾大白正坐在假山石亭，用七星刀削一個老樹根，他想將那老樹根削成什麼東西，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假山石透剔玲瓏，鍾大白呆坐着，突然聽到了「嘶」地一聲響，他陡地回頭，從假山的一個小洞中，他看到了一張口，正在向着小洞吹氣。

鍾大白忙又轉回頭去，手中的刀，仍在不停削着老樹根，過了不多久，他聽到了一個極低極低的女人聲音，道：「你來這裏，是想幹什麼？」

鍾大白並沒有開口，雖然他看到，在他一丈之內，根本沒有人，而且，就算有人，不論他作什麼，那些人也不會注意他的，但是他還是不開口，他只是略搖了搖頭。

那個女人的聲音又道：「或許我們的目的一樣，爲什麼不一起動手？」

鍾大白的心裏，「怦怦」亂跳了起來，他慢慢轉過了身子，仍然在削着老樹根，他也同樣，將聲音用內力逼了出去，道：「和你一起？你連找一個好一點的人皮面具都找不到，還能幹什麼？」

鍾大白那一句話才出口，只聽得假山石後，發出了一卜極其低微但是却充滿了驚恐的聲音，接着，就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那算是他們第二次見面。

鍾大白對那個戴着面具的女人，可以說什麼也不知道，他却抑不住心頭的興奮。

鍾大白一直在想：難道那女人未曾接受第一次警告？何以那女人會看出他來金虎堡，是有着隱秘的目的？何以那女人會在這樣的環境中，大膽得出聲和他聯絡？

對這一切問題，鍾大白沒有一個是可以有答案的，然而他却知道這一點：那女人一定會來找他，他們還會有第三次的見面！

第三次的見面來了，這一次，只是隔了一天。

天色已經很昏暗了，鍾大白緩緩向屋子內走去，經過了幾天的削刻，他手中的老樹根，已經變成一張很小，看來很古拙的交椅。

鍾大白在向前走着，當天色越來越黑的時候，他感到後面有人跟着，接着，又是那女人的聲音，飄進了他的耳中，那女人在說着：「你想自己成爲天卜武林中的第一人是不是？」

鍾大白完全沒有反應，就像是根本沒有聽到任何聲音一樣。那女人的聲音再度傳了過來，道：「我也是！」

鍾大「吁」一口氣，他想說：「你將自己的心願對別人說了，那你就再也無法達到這心願！」

但是，他却沒有開口，仍然向前走着。

已經快走進門口了，鍾大白覺出，那女人仍然跟在他的身後，而且，越來越近了，那女人仍然在說着話，道：「像我們那樣，要是永遠不動手，何時才能達到目的？」

鍾大白加快脚步，跨進了走廊，走廊中的燈光，看來昏黃一片。那女人又道：「你不敢，你完了，你只能在堡中過上一輩子，甚麼都完了！」

鍾大白陡地站定了身子，那女人也立時在他的身邊，走了過去，等到鍾大白又向前走去時，變成他在那女人的身後了。

他盡量抑制着心情的激動，冷冷地道：「你呢？你還不是和我一樣？我想你也一樣受過第一次警告，你敢有甚麼行動？」

鍾大白的嘴唇在微微動着，這時，就算有人在他的身邊經過，也不會聽出他在說話。他看到他前面的那個女人，身子略震動了一卜，鍾大白又發出了一卜冷笑聲，那女人的脚步慢了卜來，鍾大白又走到了她的面前，那女人的聲音，又自他的身後傳來。

那女人道：「我比你好得多，至少我已知道，你只要能移開從大門起，往左數，第三百六十五塊大石，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東西！」

那女人的聲音聽來很飄忽，從她能將聲音以內力直逼了過來這一點來看，鍾大白知道她的內功修爲，決不會在自己之卜。而那兩句話，令得鍾大白陡地停了卜來。

當鍾大白停卜來之際，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有好幾個人，在他的身邊，走了過去，鍾大白回過頭去看時，那女人已看不見了。

鍾大白並沒有停留了多久，繼續向前走着，他耳際不住在嗡嗡作响，翻來覆去重複着那女人所說的幾句話，一直當他在自己的房間之中，躺了卜來，四周圍平靜得出奇，可是他却仍然像是處身在驚濤駭浪之中一樣。

不知隔了多久，鍾大白又緩緩坐起身來，慢慢地推開窗子，閃身而出。

那女人的話，給他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雖然他明知，那可能是一個陷阱，但是他仍然要拚着有掉進陷阱去的危險，去試一試！

他心狂跳着，穿過了花園，來到了圍牆邊，然後，又緊貼着圍牆，一直來到了大門旁。當他站在大門旁的時候，他可以聽到牆外傳來的馬嘶聲，他曾在堡外觀察了三天，知道那些馬，全是一羣黑布包頭的人所蓄養的，而那些黑布包頭的人，可說全是金虎堡的僕人，是在爲金虎堡做事的。

鍾大白深深吸了一口氣，慢慢地往回走，圍牆是用許多大塊的麻石砌成的，一面走，一面數着經過的石塊，並不是一件難事。越向前走，數過的石塊數字，越是接近三百六十五塊，鍾大白的心越是跳得劇烈，當他數到第三百六十塊時，他停了卜來。

他並不是自己想停，而是他心中的緊張，恐懼和疑惑，交織成了一股巨大之極的力量，逼使他停了卜來。

他的氣息，顯得很急促，第三百六十五塊大石，就在他的身前，離開他不到三步，他所要的東西，他冒着萬險，進金虎堡來，所要得到的東西，眞的是在那塊大石之後？他反伸着手，將右手按在牆上，大麻石觸手處是冰涼的，粗糙的。

他慢慢的向前移動着，手心一直未曾離開過牆，一直到他按到了第三百六十五塊大石之上。

他緩緩轉動着頭，附近一個人也沒有，他抬起頭，圍牆很高，如果他得了手，他可以在一眨眼的時間內，躍出圍牆去。

可是，鍾大白却並沒有立時動手，他這時在想的，是他受到第一次警告前的情形，那時候，也和現在一樣，四周圍一個人也沒有，靜得出奇，然而突然之間，他的身子被大力震開，立卽又落進了一個軟兜之中！

想起了那一段事，他眞想立時奔回去，奔回自己的房間，蒙起頭來大睡，甚麼也不做。

然而，他又想起，自己如果一奔回去，那麼，就被那女人說中，自己完了，從此之後，再也不能出金虎堡了，甚麼都完了！

心跳得使鍾大白的胸口，有點隱隱發痛，他在呆立了半個時辰之後，終於將按住那塊大石的手，緊了一緊，然後，猛地往回一縮。在他手往回縮之際，眞氣運轉，掌心之上，生出一股極大的力道來，那塊麻石雖然大，但只要是可以活動的話，一定會被他吸出來的。

在那一剎間，鍾大白緊張得甚麼都不想，事實上，他若是想上一想的話，他根本不敢那樣做了。

他的手臂，向後縮回了半尺許，而他的手掌，仍然緊貼在粗糙的石面之上，鍾大白的額上，汗在往卜流，天色很黑暗，他甚至看不清眼前的情形。然而，手臂縮了回來，手心仍抵在粗糙的石面上，這說明了甚麼？這說明：那塊大石，已被他掌力，吸了出來。

鍾大白在陡地一呆之後，接卜來的動作，快得就是像閃電一樣，他雙手一起捧住了那塊大石，將之放在地上，然後，立時伸手進去。

他一面伸手進去一面會抹着汗，在那塊大石被移開之後，牆上，自然出現一個大洞，當他的手伸進去後，立時又發現，大洞之中，還有一個小洞，而他也立卽在那小洞之中，摸到了一個竹筒。

卽使是單憑手指觸摸到的感覺，鍾大白也知道，那竹筒是不知過了多少年的摩撫的，它的表面是如此的光滑，滑得像玉。（未完）

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溫涼玉．文　盧令．圖

四大名捕會京師（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追命辦案完畢，歸途中遇武勝東，武勝西兄弟鬩牆，武勝西臨死說出三十年來七次發生滅門慘案，皆由彼等一十三人奉命所做，正欲說出頭兒是誰之際，已被武勝東殺死，追命欲擒武勝東，但被兎脫，追命返回諸葛先生處稟明一切後，隨卽離府，現身京師，欲誘武勝東出現，那日追命獨坐棧中喝酒，突遭武勝東、張虛傲及關海明三人分三面偷襲，追命雖擊傷張虛傲，但也中了關海明一掌而被武勝東點穴點倒，追命認栽，仍向關海明詢問，他與張虛傲是否也是三十年來屢造慘案的十三兇徒之一——

一波三折淚　九死險生還

關海明臉色陰沉，道：「你要知道這些，那就連一絲活着的機會也沒有了。」

武勝東道：「反正你將要死了，告訴你也無妨。關老爺子，張秀才，咱們兄弟都是十三兇手之一。」

「鉄傘秀才」倚着桌邊喘息着道：「既然你還要問，那就是你還不知道此事。看來武老二並未出賣我們！」

追命聽此語有蹊蹺，立時道：「我是不知。我在五台山下見武勝東暗殺其弟，才插手此事，追捕他的。」

「鐵傘秀才」張虛傲「哦」了一聲，目光轉向武勝東，喃喃地道：「是你殺了武老二麼？你倒是說武老二向追命出賣我們，你已替我們殺了武老二，現在就只拿下追命罷了。」

關海明瞪視武勝東，一字一句道：「有沒有這樣的事？」

武勝東笑得十分不自然，道：「關老爺子，難道你信外不信內麼？」

關海明一看，心中已明白幾分，當下道：「你要我們保守秘密，不要告訴頭兒知道，免得頭兒知曉你有此逆弟，遷怒於你，並以武老二的『毒手催魂掌』的練功法門交換，原來，其中還有這樣的一樁子事。」

武勝東囁嚅道：「關老爺子，你萬勿……萬勿聽信此人瀕死的挑撥離間！」

關海明「哦」了一聲，張虛傲却道：「三捕頭，你說，武老大殺武老二，爲的又是什麼呢？」

追命即把在五台山下所見之事實，全盤托出。武勝東數度想阻止，關海明却瞪着他，武勝東只好罷休。

武勝東自己心裏明白，以武功來論，三人武功相差不遠，要是自己一手未傷的話，三百招後，可險勝「鐵傘秀才」張虛傲，但三百招內，却要敗給「大手印金剛」關海明。

追命一說完，武勝東便叫道：「那有這等事！你們勿聽他誣賴。」

張虛傲從頭到脚打量了武勝東一陣，

道：「那你是利用我和關老爺子殺追命，那本『五毒催魂掌』練法要義，你也是敷衍咱們了？」

「辣手書生」武勝東强笑道：「怎會呢？你別聽這人胡說。」一面掏出一册簿書，道：「這『五毒催魂掌』的練法，小弟馬上就獻給你倆。」

「鐵傘秀才」張虛傲冷笑道：「我們也不至於貪圖你這點旁門末技，但你殺弟奪書，却影响了我們行動的人手，這件事，我這做秀才的不可能不告訴頭兒了。」

武勝東聽得心中發毛，想到頭兒武功高，手段之狠，暗把心一橫，道：「難道你們不殺這個六扇門吃飯的傢伙嗎？」

「鐵傘秀才」張虛傲一哂道：「當然殺，否則怎要他守秘，再說，爲了他給我膝脛之間的一腿，不殺也得殺。」

武勝東似十分感激，用右手把五毒催魂掌秘訣遞上，道：「你們追殺追命，就等於替我報了這斷臂之仇；不管你們告不告訴頭兒，我都願意把這毒掌秘訣獻上，以表謝意。」

關海明伸手就接，冷笑道：「算你識趣！反正這功夫法門又不是你的，給我們練練也不礙事。」

武勝東冷笑道：「不礙事的，不礙事的。」

關海明手觸及秘册，忽見秘册一揚，迎面蓋來。

關海明頓失武勝東所在，怒吼一聲，雙掌夾住秘册，猛見二道精光，已向自己左右脇射至！

關海明竟對那兩鏢，看也不看，撳身而上。

眼看鏢就要射中關海明時，忽然中間飛來一柄傘，恰巧撞落雙鏢。

武勝東大驚，退已不及，關海明一掌印在他胸膛上，又飄然退開。

武勝東倒撞在柱樑上，塵泥紛飛，武勝東撫胸喘息，關海明又閃電般欺上，一掌已抵在武勝東的天靈蓋，哈哈笑道：「憑你這兩下子，也想暗算我？」

張虛傲因腿受傷，擲出的傘也不取回，笑道：「你那個死鬼弟弟就這樣死在你手下，我們是前車可鑑，怎會不防？」

「辣手書生」武勝東喘息道：「放……饒我……一命……」

關海明大笑道：「殺你倒是不會。我們會抓你到頭兒處，他自會處置你，我們也有賞。」

武勝東打了一個寒噤，張虛傲笑道：「可笑啊可笑！你若正面與我們一戰，只怕百招內未必打勝得你，偏偏你要使詐，但計謀又給我們算定了，你反而應變不及，中了關老爺子的掌，哈哈哈……」

武勝東低頭看見自己前胸衣服炙爛，胸膛有一個赤色的掌印，自己雖借力後退，但受傷依然十分嚴重，當下重咳了幾聲，咯了一口血，喘息道：「兩位……厲害……小弟……甘拜下……風……」一面用手去托開關海明壓在他天靈蓋上的手掌道：「請關老爺子高抬貴手，我已受傷，絕不是你們對手，怎跑得了呢？」

關海明也不抽手，因他深知武勝東鬼計多端，鏢快而毒，但手上功夫，却不甚出色。而武勝東的手又並非搭向自己脈門，就是對方突然變招，關海明自恃藝高胆大，必接得下來。

不料武勝東一搭上自己的手關海明臉色大變，只覺一陣痲痺上侵，急欲縮手，但臂已發痲，竟不聽使喚，武勝東已按上了他的脈門！

關海明一看，只見武勝東右手變成黑色，自己的手臂，却隱透青色，心中又驚又怒，只聽「鐵傘秀才」張虛傲叫道：「老爺子，他掌中有毒，快躲！」

原來武勝東自從殺武勝西奪得毒掌練功法門後，一面與追命纏戰，一面有機會就苦練，幾天已有小成，雖不能出掌傷人，却能使毒佈於手再貼迫入敵人身上去。

張虛傲並不知情，其實關海明不是不躲，而是毒氣入侵，掙脫不得。

關海明又驚又怒，驚的是毒已攻入體內，怒的是一時大意爲武勝東毒掌所乘，一面運內功護住心脈，反手一掌，向武勝東拍出。

武勝東忽然鬆手，避過一掌，一甩手，打出三鏢，直取關海明的上，中，下三路。

張虛傲見勢不妙，雙掌往地上一按，人如巨鳥，已拾得鐵傘，一傘向武勝東背門刺了出去。

關海明一迫開武勝東，就見三道精光，上下一封，已抄住兩鏢，正欲閃避，不料眞力一展，眞氣便散，毒氣已攻入心臟，一陣天旋地轉，同時間，鏢已打入了心窩！

關海明仰天一聲大叫，蓄畢生餘力，一掌打出。

武勝東三鏢射出，忽覺背後風聲陡起，猛向前一衝，恰好迎上關海明那瀕死一擊，「砰」地一聲，武勝東整個人飛上半天高，掉下來時砸碎了一張桌子，然後他扶着心胸，巍巍地站了起來，倚着柱樑，五官都滲着汨汨的血。

這時關海明已毒發身亡。

武勝東搖擺了一陣，盯着追命，恨聲道：「你……你……」終於說不出後面的話，便扒了下去，永遠再也起不來了。

這「辣手書生」武勝東暗算了「毒手狀元」武勝西，又計殺了「大手印金剛」關海明關老爺子，終於還是難逃一死，死在關老爺子瀕死全力一擊下。

追命喃喃地道：「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

「鐵傘秀才」張虛傲心有餘悸，看了看武勝東的屍首，向追命冷笑道：「他們兩人雖然死了，但還有我向你追回兩條人命。」

追命笑道：「若論一對一，你恐怕非我之敵呢。」

張虛傲笑道：「可惜你穴道被武勝東所封，無法動彈，而我動一動指頭就能殺你。」

追命閉上眼睛嘆道：「看來我只好認命了。」說到「命」字，整個人像一支箭般射了出去，快，疾，準，攻其無備，左腿踢咽喉，右腿踢鼠蹊。

張虛傲大驚，鐵傘一張，不料追命雙腿一曲，踢中張虛傲雙手！傘飛脫，追命左手已扣住張虛傲咽喉，右手扣住張虛傲脈門。

張虛傲臉色慘青，道：「你……」

追命笑道：「以一對三，我自認不是你們對手，既已中關老爺子一掌，但我也傷了你一腿，算是够本，假裝被武勝東點中穴道，且等你們一場拚殺，我再來收拾這殘局，自然是有利多了。另一方面，若我不用這個方法，生擒你也很難。」

× × ×

這時外面响起一陣隱隱的雷聲。

在這客棧裏的一場打鬥，早把店中的客人，店伙嚇得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外面暴雨前的急風襲入，吹得店內的兩三盞油燈閃動不已。

追命也覺得有一股寒意襲入。

十三名兇手中，「魔頭」薛狐悲已然死了，「毒手狀元」武勝西死了，「辣手書生」武勝東與關老爺子也死了，兇手中只剩下九人。

這九人除了「鐵傘秀才」張虛傲外，另外八個是誰呢？

這唯有從張虛傲身上迫出來了。

追命冷聲地追問道：「誰是你們的頭兒？」

張虛傲舉目望了上去，只見追命的雙目冷似春冰，又似不見底的古井，深邃得令他打了一個戰。

追命再問：「你還是說的好。」

張虛傲又打了一個突，正想說話，忽然外面「轟隆」一聲，打了一個响雷。燭火急搖，電光刹那間照得店內一片慘白。

店內的夥計等，依然沒有出現過。

追命皺皺眉道：「我喊三聲，你不說，我用刑了。」

張虛傲苦笑了一下。追命冷冷地道：「一。」外面又打了一個雷。

天烏地暗，山雨欲來風滿樓。

三盞油燈中有一盞已被吹熄。

追命冷冷地道：「二。」風吹雲動，一切事物，似對他起不了分毫作用。

張虛傲冷汗涔涔而下。

追命道：「三。」

張虛傲張大了口，艱澀地道：「我，我說……」

突然窗櫺「格」的一聲輕响。

聲一响起，追命已回首！

窗櫺碎裂，一道强烈的白光，閃電般旋劈向追命的咽喉。

光芒厲烈，追命百忙中一扯張虛傲，冲天而起！

白芒旋劈不中，「颼」地拐了一彎，飛回原來的窗櫺，沒入窗外的黑暗中。

追命扣制着張虛傲落地，發覺鞋底已被削了下來，眞是間不容髮的一擊。

這時外面的天地又來一記閃電，雷鳴大响，追命冷汗涔涔而下，只聽外面有人冷冷地道：「出來。」

追命反手封了張虛傲「氣海穴」，又不放心，再戮了他的「軟痲穴」，大走步出店外。

追命一出店外，只見地上倒了七八個人，正是這店子裏的客人，掌櫃和夥計。

這些人倒在泥地上，每個人的致命傷都是咽喉，似被一種彎而利的快刀，削得只剩下一層皮連着，却是連吭聲也沒有便死去的。

天地漆黑，偶爾一陣閃電，只見滿天烏雲，這世界隨時會被風吹擊得粉碎！

閃電掠起的同時，只見一人就在前面十步之外，斗笠，簑衣，看不清楚臉目，站在那兒像一座黑色的山，腰間有一柄亮閃的彎刀。

一種中原人士所沒有的彎刀。

彎刀上有血，鮮紅的血花。

追命忽然記起諸葛先生提供給他的訊息：「干祿王府」門前那更夫的十指是被「回魂追月刀」所削的。

追命目光收縮，冷冷地道：「來自苗疆？」

那人點點頭，沒有說話，天地間又一記雷响，雨仍沒有下。悶雷像戰鼓一般滾滾地一連串的响了過去。

追命的脚步不丁不八，道：「是『七澤死神』霍桐，還是『刀不見血』崔雷，抑是『一刀千里』莫三給給，或是『無刀叟』冷柳平？」

那人不作响，良久才道：「殺你者，莫三給給。」

追命深知若問此人是誰，必無答案，故一口氣列出他所懷疑的苗疆四大使刀高手的名字，凡是高手，必不能忍自己的手段被誤爲別人的成果，必定會道出自己是誰。

知道是莫三給給，追命心中更打了一個突，上面四個人當中，除「無刀叟」冷柳平外，就要算這「一刀千里」武功最詭不可測了。

追命忽然笑道：「你殺了這些人？」

莫三給給沒有吭聲。

追命道：「我是捕快。」

又一個雷聲，只聽山雨在遠處喧嘩而近，莫三給給的聲音沒有一點變化，平板而冷澀：「你要捕我？」

追命點頭。莫三給給一字一句地道：「那你就死。」

話一說完，手動，腰中刀突然「颼」地施斬凌空劈至。

追命暴喝，欲用手格，刀似有靈性，半途轉斬追命後頭。

追命猛一伏身，刀擦髮而過，又回到莫三給給手中。

黑暗中，那柄刀亮得像一團火！

追命知不能等對方再出擊，他像一頭怒豹般撲了過去。

他才撲到半途，刀光又自莫三給給手中掠出。

勢不可當！

追命怒喝，翻腿就踢，居然踢中刀柄，刀向天冲，連轉三兜，「颼」地又向追命咽喉割來。

這簡直是柄要命的刀。

追命只有急退！

「颼」地刀又收回莫三給給手裏。

傾盤大雨而下，周遭，都織成一幅水網。

莫三給給仍在追命十步開外。

追命衝不過去，便就只有捱打份兒。

追命只覺得手心發冷。

在適才莫三給給一收刀的時候，他本來可以再衝，這是對方一擊而收，精神稍懈之際！

他一直都能把握這種時候。

但他正想再衝，胸臆却一陣痛楚，使

他精力稍散。

這要命的痛楚，乃來自關老爺子的那一記「大手印」。

他在千鈞一髮間略一偏身，讓過武勝東那一戮「膻中穴」，但關海明那一掌却踏踏實實擊在他背上。

他也就是爲了受傷後不宜久戰，所以才計擒張虛傲的。

他忽然有一個很奇怪的念頭，要是無情在就好了，這要命的鬼刀，只怕唯有無情的渾身暗器才制得住它。

就在這時，又是一記電光！

電光一閃，天地一亮，莫三給給手中的刀也是一亮。

簡直亮極了，追命什麼也看不見，也聽不到刀風，因爲雨太大了。

可是追命肯定對方已出九刀。

追命全身拔起，腰際一陣熱辣。

電光已過，追命目中仍一片奪亮，但已可以看清事物。

刀又回到莫三給給手中。

追命覺得腰間一陣濕濡。追命半空身形一挫，轉投向店內。

他絕不能逗留在外面與莫三給給交手，他絕不能再等下一道閃電，因爲他不能肯定下一道閃電時他躲不躲得過那根本連看也看不見的要命的刀！

如果他不受傷在先，還可以一拚，而今受傷了，拚只有死！

他必須要用智取，而不是力敵！

他投入店內，店內三盞油燈，只剩一盞。

雨潑打入店內，他借燭一看腰間，只見衣服染紅了一片。

就在這時，「颼」地一聲，刀自門外旋入！

追命身形一沉，沉於一面大桌之後，大桌被一刀旋得成七八爿，而刀勢也盡，倒飛入門外的黑暗中。

店內障碍物多，那柄要命的刀想要他的命，可不容易。

屋外的人也停了停，追命看着那粉碎桌面，和那扇敞開的門，心中忽然一動。

這時刀光一亮，刀又飛劈追來。

追命往柱後一閃。

不料刀却中途飛向張虛傲，刀柄「砰」地準確地撞開了張虛傲的「氣海穴」。

追命大驚，旋又鎭定下來，因爲張虛傲被封的還有「軟痲穴」。

刀又飛入！追命決不讓刀再撞開張虛傲的「軟痲穴」！

不料刀却是直劈追命，追命往柱樑一閃，「克勒」一聲，柱樑被削斷。

追命大驚，閃入另一個柱樑後，刀再旋近，「颼」地又劈斷這柱子，飛回屋外的黑暗中。

刀勢竟連斷二柱，尚有能力飛回，其凌厲可想而知。

莫三給給果然不愧被譽爲「苗疆第一殺手」，這柄刀雖不能眞的千里殺人，但却可以勾魂奪命，無處可遁。

可是追命肯定若論手上功夫，對方絕勝不了他，若論腿上功夫，莫三給給則遠不如他。

只是他衝不近去。

「颼」！這要命的刀又飛了進來。

追命立時躍到另一樑後，「霍」，這樑又斷。

追命忽然驚覺，這店子的四棟大樑，已斷其三，這店子已搖搖欲墜。

要是第四根大樑也斷，店子塌下，自己豈不是更危險！

說時遲，那時快，那彎刀竟自動旋砍第四棟大樑。

追命驟然向門外衝去。

門外的莫三給給的刀已入店內，手中正無刀，正是反擊的絕好時機。

但是，唉，這柄鬼刀像有靈性一般，突自半空一迴，追斬追命背後。

追命却似早已料到一般，突一蹲身，避過一刀，左右脚貼地掃出，竟把兩扇門掃得關上！

這一刀不中，本必自門內飛出，但門一關上，刀畢竟不是人，中間力道一阻，刀不會轉途，便劈入木門之中！

刀一入木門，門木即被絞碎！

莫三給給大驚，凌空接引，刀力破門而出。

這眞是一柄無堅不摧的刀！

這眞是一套無瑕可擊的馭刀之術！

可是刀在門上阻了一阻，追命已破窗標出。

電光一閃，莫三給給手中已無刀，臉上有驚惶之色。

刀已轉回，可是追命人已先到。

追命雙腿左右迴踢莫三給給左右太陽穴？

這一下絕妙的時機，莫三給給錯愕之下，絕對接不下這拚命的兩脚。

追命決定踢死莫三給給後，再來應付那後面一刀。

一切都十拿九穩了。

可是追命還是算少了一步。

急風陡起，一柄鐵傘，半空一張，架住兩腿。

追命這兩腿，把這柄精鋼打的鐵傘，都踢出兩個大窟窿！

可是脚不是踢中莫三給給！

莫三給給手一引，追命脚自傘中抽出，猛地一閃，「哧」地一聲，只覺得右手胛骨一緊，彎刀已嵌入背後右胛骨之中。

這一下痛入心脾，追命脚下一個踉蹌，只覺彎刀欲旋出，追命忙運起內功眞力，竟硬生生把彎刀嵌在骨肉之中。

這一下刀雖入體，但不致翻體而出，以至血肉翻飛！

可是，這一下巨創，使追命無能再支持。

追命負了重傷，但，莫三給給也失了刀。

追命跌撞了幾步，正欲潛逃，莫三給給已攔住前路，慢慢解下竹笠，電光一閃，只見此人雙目紅絲密佈，臉容兇悍殘忍。手中竹笠的圓邊，它却有閃閃利刄。

追命向後退，猛聽一聲冷笑，張虛傲跛着一隻脚，用鐵傘支撐着，陰狠的望着他。

追命心中一陣冷，澀聲道：「我眞悔剛才爲何不先把你另一條腿也毀了。」

他剛才給莫三給給那兩腿，眼看就要成功，但却料不到半途殺出個程咬金，以致身受重傷。

雖然那柄彎刀因斷柱，破門，又被追命貞力所迫，使莫三給給失了刀，可是他的傷也令他失了大部份戰鬥能力。

他後悔自己的大意，莫三給給用刀柄撞開張盧傲的「氣海穴」，以張盧傲的內力，定可以把貞氣透過「氣海穴」，冲破「軟痲穴」，以得自由。

而張盧傲偏偏在這個時候衝破穴道，給自己一個致命的打擊！

「鐵傘秀才」張盧傲陰笑地道：「你撞跛我一條腿，踢穿我的鐵傘，總該一齊賠上了罷？」

莫三給給把弄着手上的竹笠，一步一步走近來道：「刀給我。」

追命苦笑，以他現在體力，要戰勝負傷的張盧傲已是難上難，何况還有莫三給給？

追命慘笑道：「好，我給你。」

一躬背，反手拔刀，刀作金虹，向莫三給給擲出。

刀一拔出，血亦湧出，追命猛向店內投去。

那一刀直擲莫三給給，莫三給給本可輕易避過，再截殺追命，但是這柄刀是莫三給給珍若己命的東西，自不肯放棄，所以張手而接。

這一接，便讓追命衝了過去。

莫三給給心中打算，先接住彎刀，再追殺追命亦未遲。

追命一逃，張盧傲恨之入骨，怎讓他逃？傘作短棍，攔腰一掃！

追命早有預備，一揚手，腰間的葫蘆就飛了過去。

張盧傲用傘一格，追命已撲入店中，

張盧傲一投入店中，却見追命一脚往一根柱子踢去。

張盧傲一呆，不明所以，忽聽轟隆一聲，天崩地裂，整座店都塌了下來。

張盧傲這才明白，正欲退出，但受傷的脚一絆，摔倒於地，屋瓦，木樑等都打在他身上。

再說這邊的莫三給給接得彎刀，想衝入店內搏殺，但轉念一想，自己彎刀不適合在淺窄的地方使用，追命又鬼計多端，不禁略一遲疑，在這片刻間，店子已倒塌了下來。

莫三給給立時注意力集中在這灰飛烟滅中的事物，只見一大堆破木殘磚中，有一樣東西徐徐站起。

莫三給給心中冷哼，當下不動聲色，手一揮，彎刀「颼」掠了過去！

刀劈入那樣事物，只聽一聲慘呼，莫三給給心中一凜，張手一接，把彎刀接了回來，走過去一看，只見痛得在地上打滾的是張盧傲。

只聽「鐵傘秀才」張盧傲慘呼道：「你傷了我了！你傷了我了！」

原來店子塌下，張盧傲雖不及逃出，但他畢竟也是機智藝高，把鐵傘一張，人縮在其中，石磚等都打不到他身上，倒是給木塊劈中幾下，又酸又痛，但仍集中注意力在追命身上。

只見追命在店未塌之前已從另一窗外投出，心中大急，起立欲追。

不料忽見白芒，百忙中鐵傘一張，彎刀劈不進去，無奈鐵傘先前被追命踢穿兩個大洞，彎刀刀尖仍伸了進來，鈎出了他右眼珠子，痛得他死去活來。

莫三給給見失手誤傷張盧傲，心中也十分歉疚，但他天性凉薄，心想：誰叫你嘹聲，又武不如人？當下只問道：「追命在那裏？」

張盧傲在痛楚中指了指，嚷道：「快替我止血，替我止血！」

莫三給給冷笑道：「這是你自己的事！」身形一閃，急去追趕追命而去！心中忖：風雨漫天，追命負傷奇重，不信他逃得上天，負受傷跛腿的張盧傲一齊走，只有累事。

大雨滂沱。「鐵傘秀才」張盧傲逕自在地上呻吟。追命負傷而逃，莫三給給全力追殺。

× × ×

巨雨把世界交織成一張吵雜的白網。

追命才停了一停，便看見他脚下的雨水是紅色的。

他出道這麼多年，每次只有他追別人的命，這次却是別人追他的命。

他知道自己不能長久在雨中奔跑了，這方圓五里之內，殊少人家，他又不能逗留在平常人家，因爲怕殃及池魚，同遭毒手。

附近只有一處武林世家，叫做「西門山莊」，老莊主西門重被人用內家重手法擊斃後，西門公子獨當一面，行事於正邪之間，一雙金鈎，倒也稱絕江湖，追命决定赴「西門山莊」。

他逃到「西門山莊」的門前，雨已經小了，但他也感覺得出，敵人的追蹤也很近了。

若以他平時的輕功，才不怕莫三給給的追踪，可是他兩處刀傷一處掌傷，使他的武功大打折扣。

他用力敲着鐵門，心中慶幸雨水冲走了血漬。西門公子縱再孤僻，衝着武林同道及諸葛先生的俠名，也不致以不維護他的、良久有人掌燈出來開門，一個家丁撐着傘，提燈邊照邊問：「是什麼人，半夜三更……」猛照見追命一身都是血，竟說不出話來。

追命自懷中摸出一粒藥丸，吞服下去，掙扎道：「你們去告訴你家少莊主，說是京城諸葛先生的手下叨擾了。」

一名家丁一聽「諸葛先生」的來人，立即返身奔了進去通報，另一名扶攙着追命，邊關切地道：「你傷得要緊嗎？」

追命暗運貞氣，苦笑道：「不碍事，可有刀創藥？拿一些來便好。」

不一會剛才那名家丁和一名錦衣公子奔了出來，只見那名錦衣公子既不用傘，可是雨水都自四週散開，點滴打不濕他的衣服，顯然內力極高。

追命勉力道：「西門公子？」

錦衣人扶着他道：「閣下是誰？」

追命慘笑道：「諸葛先生三弟子，追命。」

西門公子手一震，疾道：「阿壽，你去拿刀傷藥和乾淨的布。阿福，闢西廂，迎客！」

× × ×

追命打量這所謂「西廂」的石室，只

見三面都是石牆，只有一面是門，門敞開，西門公子滿臉笑容的站在那裏。

追命望望自己包紮好了的傷口，喟道：「西門公子，多謝你仗義援手。」

西門公子笑道：「這是什麼援手呢！若追命兄不嫌我不自量，倒請相告乃被何人所傷，我雙鈎必不會放過他！」

追命苦笑道：「與人格鬥，不幸受傷，那也罷了，無謂牽累公子。」

西門公子忽然道：「我看兄台的傷，似被鈎刀等所創，恐怕還是苗疆的彎刀或雲南緬刀；後心又有赤黑掌印，看來是關東派的『大手印』，不知然否？」

追命淡淡一笑道：「公子好眼力。」心中暗自驚佩。

這時阿壽忽然走進來，向西門公子耳邊說了幾句話，西門公子臉色變了變，陰笑一聲，道：「今日眞是稀奇，居然又有客來訪。」

追命心念一動，道：「公子……」

西門公子搖手笑道：「不用說了，如來人是要找尋兄台踪跡，我自有方法推說不知。」

追命道：「一切偏勞西門兄了。」

西門公子笑道：「哪裏。這我還承担得來。」說着退了出去。

追命閉目療傷了一會兒，胸中疼痛略減，兩處刀傷，也止了血，腰間那一割只傷了皮，而肩胛的刀，却連動手都劇痛不已。

過一陣，西門公子又笑容可掬的走了進來：「來人兇神惡煞，但已給我打發走了。」

追命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道：「多謝西門兄袒護。」

西門公子笑道：「追命兄連中一掌兩刀，尚能逃到敝莊，而且一個時辰不到，氣色便好轉得多，眞不容易呀。」

追命淡淡一笑，也沒話。

這時阿福拿了件衣服，走在追命後面，道：「大爺，換過這件衣服好不？以免着凉。」

追命轉過身去，笑道：「不必了，我這身衣服倒是穿慣了。」

阿福堅持道：「可是，它已經濕透了呀。」

追命正想穿上，忽見阿福的樣子很詭怪，不禁多望幾眼，猛見阿福雙眸之中，自己身影的背後，西門公子正拿起金光閃閃的雙鈎，貼至自己的背後。

雙鈎一閃，倒掛而下！

追命百忙中一轉，揪住阿福，往自己身後一甩，向前衝出幾步，但創口一陣疼痛，不禁扶倚在牆上。

西門公子的雙鈎，眼看一出必殺，現下收勢不及，正插在阿福胸上。

阿福慘叫一聲，軟倒下去。

追命因體弱而未能出擊，喘息道：「你……你……」

西門公子一擊不中，嘆道：「果然機警！難怪關老爺子，武老大，張秀才尚對付不了你一個！」

追命已恢復了鎭定，冷笑道：「你也是十三元兇的其中一個？」

西門公子笑道：「我負責南面聯絡，除薛魔頭外，關老爺子、苗疆老莫、張秀才、武氏兄弟，都是由我聯系的。」

追命冷笑道：「好……好……」

西門公子道：「不如我介紹一個更好的老朋友給你。」他的話剛完，只見一個幽靈般的人，戴着竹笠走了進來，追命的心登時冷了大半截。

這人簑衣竹笠，腰插彎刀，正是莫三給給。

西門公子笑道：「剛才的稀客，到處找你，我說不必了，他正在我石室中，於是他要來看看你。」

追命倚牆，長嘆一聲，道：「我投錯了地方！」

西門公子大笑道：「南、西門莊，北、歐陽谷，豈容人出入自如！」

忽然阿壽匆匆進來，在西門公子耳邊說了幾句話，西門公子臉色一變，向莫三給給，道：「張秀才也回來了，你說他死了？」

莫三給給冷笑一聲，道：「他自己走回來？」

阿壽恭聲道：「有兩個青年人送他回來。」

莫三給給冷笑道：「哼。」

西門公子寒聲道：「張秀才回來最好，傳他進來這兒，手刄傷他的人。另外那兩個多事者，你把他們殺了。」

阿壽應道：「是。」跟着走了出去。

西門公子轉向追命道：「看來你的老朋友又多來一個了。」

追命苦笑道：「一個老朋友已經够多了，人生才難得一二個知己哩，沒想到今晚竟交到了三個。」

西門公子笑道：「據說武林四大名捕機智絕倫，而今看來，就算你是諸葛亮，要走也不容易了。」

追命笑道：「這叫誤投黑店，怨不得人。」

西門公子大笑道：「過了今晚，武林四大名捕可只剩下三大了。」

莫三給給冷哼道：「三大？也不長久了。」

這時西門公子背後又出現一人，搖搖幌幌的走了進來，一見追命，怒極反笑道：「好哇！任你翻天覆地，始終也逃不出去！」

這人正是「鐵傘秀才」張盧傲，而今一身濕透，眇目跛腿，十分狼狽，一見莫三給給，便怒聲道：「你這人！我受了傷你連理也不理，要不是有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人扶我來，你眞要我痛死在那兒了！」

莫三給給冷哼一聲，並不說話。張盧傲對莫三給給也似有點畏懼，不敢太過。

西門公子圓場道：「算了，要不是老莫趕你的仇家到此，你豈不是連仇也報不成了？」

張盧傲仍然怒道：「可是他刀傷了我的右目！」

西門公子忽爾低聲向張盧傲道：「你別忘了，你縱未身負重傷，也未必是他的對手啊！不如先了斷了這捕快，以後再到頭兒那處告狀吧！」

張盧傲想想也是，只好强忍忿怒。西門公子又道：「扶你來的兩人，我已叫阿壽去把他們宰了。」

張虛傲毫不動容，道：「宰了也好。免得他們問長問短，聽了心煩！」

西門公子笑着向追命道：「現在該宰的是你了。」

追命遊目四顧，室門被封，無處可遁，當下長嘆一聲，只好準備作垂死抵禦。

西門公子冷冷地道：「那你就給武氏兄弟和關老爺子償命吧。」

張虛傲道：「他倒沒有殺他們。原來武老二並非死於這廝之手，是武老大暗殺的。後來我們知道此事，我與關老爺子聯手擒下了武老大，却給武老大使詐毒死了關老爺子，關老爺子瀕死一擊，也殺了武老大。我一下不小心，爲這廝所乘，正要追供，老莫就來了……他倒沒殺過人。」

西門公子道：「我原本也料定派你，武老大和關老爺子就足以應付這個捕快，後來見你們回來，不大放心，所以請老莫去看看，說來老莫也算是救了你啦。我也奇怪，諒這人也不會是你們三人對手——原來是你們自己互相殘殺！」

張虛傲道：「他們雖不是死於這廝手上，但我的腿却是這廝所撞的，這仇是報定啦。」

莫三給給解下彎刀，向追命冷笑道：「看你還能躲開我幾刀？」

話一說，一刀飛出！

忽然一聲冷哼，長空一條人影，刀正嵌入那人身上！

「砰！」那人倒了下來，胸插彎刀，巳然氣絕，竟是阿壽。

那柄刀一嵌入阿壽體內後，本該標回莫三給給手中，不料一人長空落下，一手巳按住刀柄，刀回力被化去，便仍留在阿壽體內。

這及時按刀的人必是一暗器行家，否則斷無可能如此善於把握時機，適時適地破去這「回魂追月刀」。

只見那按刀的人，年輕俊秀，目光精銳，腹下竟空空蕩蕩，是一名無腿的人！

莫三給給一招失刀，大爲失驚。

追命一見來人，欣喜若狂，叫道：「大師兄！」

那年青人關切地叫道：「三師弟！我們來遲了，讓你受傷！」

這人，正是「武林四大名捕」之首，無情。

莫三給給大怒道：「原來是一個殘廢的！」

追命冷笑道：「你遇到的是眞正的暗器大師！」

西門公子怪笑道：「你以爲憑你一人就能救他？」

忽聽門外一人冷冷地道：「不，還有我。」只見一名神色冷峻的年青人，鐵一般站在門口。

追命大喜道：「四師弟！」

冷血關懷地道：「三師兄，請恕我們來遲！」

張虛傲張口結舌，結結巴巴地道：「你們……你們原來是……」

× × ×

無情和冷血的及時趕到也並非純粹巧合，他們別過諸葛先生後，馳出京城，到處打聽追命的消息。

追命留下特殊暗記，他們於是一路追來到那客店去。追命負傷而逃時，却再也來不及留下暗記，於是踪跡中斷。

可是善惡到頭終有報，這句話一點也不錯，張虛傲爲追殺追命而反被莫三給給所傷，莫三給給不管張虛傲的死活，留他在那兒，却恰巧給無情和冷血遇着了。

無情、冷血一見地上的葫蘆，便知是追命的東西，追命嗜酒如命，而今連葫蘆都拋棄，顯然十分危急。於是兩人套問張虛傲。

張虛傲矢口不說，只要他們送他回「西門莊」，兩人會意，也乘機想潛入看看；豈料一入莊後，張虛傲便逕自走了，一名家丁在後面掩殺過來，可是又那裏是他倆的對手，一下子便被制服，追問之下，忙衝入石室，及時趕到，救了追命一命！

× × ×

無情冷笑道：「我們！我們不就是給你過橋抽板的人嗎！」

張虛傲怔了半晌，西門公子嘿聲道：「你們來了，也只不過一齊送死！」

突然雙鈎一展，直劈追命！

這時人影一閃，眼前一花，一條人影像標槍一樣畢直站在身前，正是冷血！

西門公子雙鈎倒掛，鈎向冷血。

冷血猛地一震，劍巳出手。

劍似一條毒蛇，閃電般自雙鈎間伸了進去，直插咽喉。

西門公子臉色大變，一個翻身，退出丈外，避過一劍！

可是冷血又到了他身前，「嗤」地又一劍刺出！

西門公子金鈎一架，冷血又刺出一劍，西門公子又是一架，劍越刺越快，西門公子越擋越急，一攻一守，只聽「叮叮叮叮」之聲不絕於耳，冷血渾身成了劍光，西門公子却化成一片鈎影，正打得難分難解。

西門公子一動，莫三給給便動了。

他是想向阿壽的遺體撲過去。

他的成名絕技的武器，仍留在阿壽體內。

他一動，無情猛一抬頭，目光如電，使莫三給給打了個寒噤。

他幾乎可以感覺到，如果他貿然撲上的話，死的只有自己！

所以他一動改爲緩慢的，鎭定的，冷靜的把頭上笠帽摘下來。

在三十年前他加盟這十三兇手集團之前，他沒得到「回魂追月刀」的練法，但仍威震苗疆，却是靠他手上這頂帽子。

無情冷冷地看着他，每一塊肌肉都是鬆弛的，一旦崩緊，將動若脫弦之矢！

那邊的「鐵傘秀才」鐵傘一闔，却插向冷血的背後！

忽聽一聲冷笑：「相好的，讓我來會會你！」聲到腿至。

張虛傲閃躲不及，鐵傘硬接一招，二人各自震退三步。追命胛肩傷口震裂，張虛傲的眼創亦迸血。

只聽追命朗聲道：「大師兄、四師弟，莫三給給孤僻，西門公子狡詐，若留活口，張虛傲可也。」言下之意，自是叫無情，冷血不必顧忌，可猛下殺手！

他追踪武勝東數日以來，深知這班人的武功，若要生擒，只怕難上加難。

張虛傲聽得怒火中燒，怒叱道：「誰生誰死，尚未可知！」

跛着脚上前就是一招「花雨翻飛」旋插而來。

這六人三對打在一起，好不激烈。

可是有一對是一直沒有動手，是一種沒有動手的戰鬥。

這戰鬥比動手只怕還來的兇險。

莫三給給和無情，都苦待對方稍爲鬆懈的時機！

只要對方一鬆懈，他們的暗器便全力施爲，要了對方的命！

莫三給給飲譽苗疆，殺人無數，每次殺人前見敵手恐懼，驚惶，哀號，仍逃不過他的殺手。

可是眼前這年輕人，似比他還冷靜，還沉着，還鎭定。

他本想再等下去的，可是另兩個戰團，其中一個巳分出了高下！

追命一脚把「鐵傘秀才」張虛傲的鐵踹飛！

追命武功本就在武勝東之上，而武勝東猶在張虛傲之上，追命身受一掌兩刀之傷，但張虛傲也受一腿一刀之傷。追命肩胛之刀傷雖重，但張虛傲的目傷更重，追命的掌傷雖輕，但張虛傲的一條腿也十分不靈光。

追命就只多了一處輕微的腰間刀傷，武功雖打折扣，若對手是武勝東，或可打個平手，但張虛傲的武功，仍是差追命一籌！

兩人拚命負傷相搏，三十招後，追命巳踢飛張虛傲的鐵傘。

張虛傲頓落下風。

莫三給給一看，知道若再不出手，追命殺張虛傲之後，必來助無情，以二對一，只怕更加難以應付。

所以他立刻出手。

竹笠旋轉飛出。

他一出手，無情立時出手。

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

× × ×

這二人俱是當今暗器的大行家！

竹笠飛出的同時，無情手震，七柄柳葉飛刀巳釘在竹笠上。七柄飛刀激插於地，竹笠仍向無情飛來。

無情不會武功！

他能避得過這竹笠否？

無情沒有避。手一震，五枚鐵蓮子又打在竹笠上！

竹笠一震，迴旋之力仍把五枚鐵蓮子震飛！

竹笠仍照常飛出。

無情居然神色不變。兩顆鐵胆又打在竹笠上。這時竹笠巳離無情之頸不遠，兩顆鐵胆被震飛出去，但竹笠也停了停。

竹笠停了一停之後，竟還有力道，仍向前飛劈而來。

無情臉色一變，十粒鐵藜棘及時射出！這時竹笠巳貼近無情，十粒鐵藜棘打在竹笠上，俱被震飛。

但竹笠的勁道至此而完全被摧潰了。

這次到莫三給給臉色大變，伸手一引，竹笠立時倒飛。

既然一擊不成，只好留待第二擊。

無情竟以四次發射廿四件暗器擊毀了他那一擊。

竹笠一倒飛，無情立時反擊。

他不能讓竹笠再回到莫三給給手中！

三枚鐵鷄爪巳追釘在竹笠上。

竹笠一幌，餘勁未消，仍飛向莫三給給手中。

無情一揚手，兩支金鏢破空而出，後發而先至，在竹笠差三尺之遙之際，擊中竹笠。

竹笠、金鏢，俱被震飛！

莫三給給臉色大變，飛身追向竹笠！

他的身形一起，無情一刀擲出。

刀劃花空，尖嘶而過，莫三給給人在半空，抓中竹笠，刀光亦沒入他腹中。

莫三給給半空一個翻身，落在地上，再想發出竹笠，但巳無力。

一柄一尺二寸長的七首，完全嵌入他腹中！

不擊則巳，一擊必殺！

莫三給給抓到竹笠，也沒有用了。

他的生命巳離開了他的肉體。

他緩緩的倒了下去，眼睛像死魚一般的凸出來，瞪着無情。

無情看過無數死人的臉孔，很少有比莫三給給這一張更難看。

× × ×

這兩人都是一等一的暗器高手！

凡是善使暗器的人，必是出手狠辣，盡可能要一擊必殺的。

所以這一出必殺的人鬥在一起，武功雖相差不遠，但勝負却快。

勝者存，敗者亡。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莫三給給和無情各攻一招，地上便只剩下一個活人。

另一具巳經是屍體。

冷血巳經一口氣攻出一百另八劍！

西門公子也封住了一百另八劍！

冷血一交手便佔得先手，原因是他劍法奇幻，迅速，辛詭！

西門公子一開始便措手無及，只有封架的份兒！

可是久戰之後，西門公子巳約略摸清了冷血怪異劍招。

武林聲勢雖不如「東堡、南寨、西鎭，北城」，但武功却比「四大世家」更高的「西門莊、歐陽谷」，堡主西門公子確是個武林奇才。心狠手辣，悟性顯妙。

西門公子摸清冷血的劍招時，巳接下第二百四十一劍了。

只聽一連串的「叮叮」之聲，密集在一起，根本就沒有中斷過。

到第二百四十二劍時，西門公子的雙鈎忽然扣住冷血的長劍！

這二百餘招來，兩人都沒有喘過一口氣，而今招式一停，兩人都急喘幾口氣。

兩人一喘了氣，冷血全力抽劍，西門公子運力緊扣！

冷血抽劍不出。

要知道西門公子這一扣，是參加十三元兇後所得之絕技，當年「長臂神魔」大破「齊門金刀」時，就是靠這一下鈎鎖絕技！

冷血一抽不脫，西門公子却運力一扳，「拍」一聲，冷血薄劍立時折斷！西門公子這一下犯了個錯誤。（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午夜怪客（續完）

馮嘉・文　盧令・圖

怪客投羅網　嬌娃斬情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以梁廣為餌，冀誘霍强到來行兇，以資證實槍殺五條人命的神槍手是否霍强。傍晚，司馬洛與林丹露正好夢方酣之際，驀聽梁廣在房外咳嗽聲，忙推醒林丹露，告之梁廣似在催他起身作防範刺客的工作，林丹露說要往盥洗間，司馬洛叫她自去，他則要往見梁廣——

林丹露起床進入了浴室，司馬洛匆匆穿上了衣服，走出去。梁廣已經坐在廳中了，而桌上已經擺好了餐具，準備晚飯。

司馬洛和梁廣招呼了一聲，然後說：「怎麼樣？我們的雷達有什麼發現嗎？」他們在這屋子裏特別裝設了一副雷達探測器，這樣，有任何汽車或船隻接近，他們都會老早就探到了。用不着有燈光。

「沒有，」梁廣說，「我派了人到外面去巡視一遍，也沒有發現。」

「為什麼？」司馬洛吃驚地說，「為什麼你要這樣做？我已經說過了，用不着派人出去巡視，因為這會把你的人的性命犧牲掉的。我們無謂白白犧牲性命！」

梁廣聳聳肩：「算了，我下次不這樣做好了。他們是天沒有全黑之前就出去了的，我以為那個時間不會有危險，而且反正，他們是已經回來了。」

司馬洛聳聳肩：「今天天氣那麼好，也許他不會來的。」

「你倒是睡得很熟的，司馬洛！」梁廣諷刺地說，「你沒有機會向窗外看一眼。」

司馬洛感到一陣陰冷了。他忙說：「怎麼了？天氣轉變了嗎？」

「是的，」梁廣說，「天氣轉變了。就在天快黑的時候，濃霧就來了，現在，霧已經濃得很，快到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卽使天不黑，也不會看得見什麼了。」

司馬洛又是一陣混身不舒服，而且也有點後悔起來了。因為他知道他是做錯了，在現在這個時候，他是不應該和林丹露一起胡天胡地，以至把正經的事情都躭誤了的。幸而，現在還沒有發生什麼。他聳聳肩，搶回面子地說：「既然是這樣，那就好了，也許他是今天晚上就會來的，如果是今天晚上就來，那最好了，事情卽晚就可以解決，我們也不必再等候下去了。」

「我們吃晚飯吧，」梁廣似不耐地說，「丹露呢？」

「我猜——她也隨時可以出來了。」司馬洛說着，臉有點紅的。

梁廣沉默下來了，司馬洛站起來，在窗前走了一轉，望着外面，果然外面霧是濃得像白烟一樣的，連小碼頭上，燈柱頂上的那盞燈也看不見了。的確，這是那個午夜怪客動手的最適合的時間。梁炳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被殺的。

司馬洛又回轉身來，走到梁廣的面前，安慰地說：「你是不必擔心的，梁老板，我們一切都已準備好了，我們是佔盡優勢的，怕他什麼呢？」

梁廣聳聳肩，還是沒有做聲。

「你知道的，」司馬洛說，「我們不需要燈光，祇是需要那雷達，而那副雷達是自己有發電機的，外間的人無法把它的電流截斷！」

「我知道。」梁廣說。他沒有說出來的一句話司馬洛是明白的，那就是：「現在是我的性命在冒險，不是你的，你當然是不需要擔心的了。」

但是，梁廣的擔心應該是有限度的，由於司馬洛的佈置，可以說是極周密的能事了。那個兇手要進屋來殺死梁廣，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司馬洛離開了梁廣的身邊，走到樓梯口去，看清楚了樓梯口旁邊的兩副電眼。這就像是自動升降機門口的電眼一樣，如果有東西經過電眼的中央，升降機的門卽使本來是正在關上的，也會再打開了。不過這裏並沒有自動的門，祇是有這副電眼，而且是由自己的電池發電的。假如有人經過電眼中央，廳子近天花板處就會有一隻警鐘響起來，發出了「吱吱」的聲音。

司馬洛踏下了兩級樓梯，經過了這兩隻電眼之間，近天花板處那警鐘果然就響起來了，發出「吱吱」的聲音。

他很滿意地微笑着，假如兇手能通過樓下的守衛而進入屋中，那登上樓來的時候，也還是要經過這兩隻電眼之間的，而那時，電眼就會使警鐘響起來了。

卽使沒有燈光不要緊，警鐘一響，司馬洛就可以向這樓梯口射過去一排槍彈了。他不相信來人能躲得過。他們是早已經安排好了的，假如燈光有什麼不對的話，樓下的人在未聲張之前就絕不會貿然登樓，否則可是要格殺勿論的。在這樣的安排之下，梁廣被刺殺的機會的確是不高的，更何況，兇手在未接近屋子之前，就應該給雷達網發現了。

司馬洛又在樓梯口退後，退回樓上的廳中。這時，林丹露也出來了。她出乎意外地已經打扮得很整齊了，連頭上的頭髮也沒有一絲紊亂，祇是臉上孕含着的春意則是無法掩飾的。她對她的舅父招呼了一聲，然後說：「哎，我的肚子餓死了，還沒有飯吃嗎？」

「可以吃了，」梁廣說，「祇是在等你，你去叫厨房開飯吧。」他揮了揮手。顯然他對林丹露也是不大滿意的，由於司馬洛的「失職」，都是由林丹露造成的。

林丹露也許明白她的舅父的想法，也許不明白，不過，假如她明白的話，她是也沒有表示出來的。她祇是微笑着說：「唔，讓我去看看，今天晚上有什麼可吃的吧！」

她走過樓梯口。

就在這個時候，酒櫃旁邊的小几上，那隻白色電話頂上的一盞小紅燈就閃亮起來。這立卽引起了一陣緊張。

因為，電話上這紅燈表示，雷達探出了有一些東西正在接近他們的屋子了。可能是一部車子，或者一隻船之類。司馬洛立卽走向電話，一面對梁廣說：「你先坐好位子吧！」

他叫梁廣坐好位子，就是叫梁廣坐到一個他們事先早已計劃好了的地方，那就是走廊中段，有一張沙發。走廊的這一部份剛好有一個凹進去的地方，而這張沙發是放在那裏作為裝飾的，現在，梁廣坐到這個地方去是正好了。從屋子的任何一個窗口外面放槍，都不可能射到這個位子所在的地方，而那些窗口又都是有鐵枝攔着的，不可能隨便爬窗而入。

就是放槍的人走到了走廊的口頭，也還是不容易，由於那位子是凹進牆內的，兇手必須走得相當近才行。但，卽使屋中其他的人都失去了抵抗，梁廣本人却也並不就是毫無抵抗的。梁廣身上也有槍，而他是一個會用槍的人。他並不是文人出身的。

「我怎辦？」林丹露尖叫着，她顯得有點慌張的。

「你坐在那裏好了，」司馬洛說，「人家來，不會殺你的，你不是他的目標！」

林丹露祇好坐下來，還是顯得心驚肉跳的，而司馬洛則走過去拿起那隻白色的電話，急急地問道：「看見了什麼了？」

「我看是一隻船，」電話之中，一個梁廣的手下報告道：「正在湖上向這邊駛過來。」

「唔，從水路來，」司馬洛說，「好，別管他吧，你們在崗位上守好，不要管他。以不變應萬變，千萬不要出去，出去你們就要進枉死城了！」

「知道。」那人說。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雖然緊張，但不太害怕。一切都已經計劃好了的，樓下守衛的人，也已經預先選好了地方，一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們就各就各位，到從窗外開槍射不到的地方守着。司馬洛相信，不管來人是不是霍强，也是破不了這個防衛網的。

他走到走廊中去，到了梁廣的身邊，梁廣倒也不如他所料的那麼心驚肉跳，反而顯得相當鎮定。這當然是因為梁廣是有着許多年的應變經驗，已不是初出道的身手了。

梁廣說：「一艘船？一個瞎眼的人，在黑夜裏，在霧中，開一艘船來殺人？看來他比我們開眼的人本領更加高强了。」

「你忘記了我在醫生那裏所得的一番理論嗎？」司馬洛說。

是的，他在上機起飛之前，還和那醫院裏的女醫生通過一次電話，而從那位女醫生那裏得到了不少的知識。那位女醫生告訴他，他們醫藥界對於輻射病這回事，至今為止是仍然知道得不多的，因為缺乏充足的臨床經驗，並不是天天都有輻射病人讓他們研究的，自廣島爆炸了一隻原子彈至今，就沒有人被輻射炸傷過了。他們沒有病例，就沒有研究的機會了。但是她說，很有這個可能，司馬洛所說的這個患輻射的病人，雖然眼睛是已經毀壞了，但可能不是全面的毀壞，可能祇是一種變化，變成了與正常人相反了，不能够抵受普通的光綫，反而，在漆黑之中，沒有光綫的刺激時，他就可以看見了。也卽是說，在普通人不能見物的情形之下，他却可以看見。

這就是為什麼司馬洛認為霍强會是兇手，也許霍强是在黑暗中可以看見。不是嗎？每一個被殺的人都是在沒有光綫的環境之下被殺的，這個神槍手，在什麼都看不見的環境之下百發百中。這是唯一的答案了。霍强是可以在黑暗中看見的，他就是利用他這與平常人相反的條件而進行他的報復。

而且還有那封信，霍强是什麼時候寫那封信的？那是他親筆的信。既不是在白天寫的，那一定是在晚上寫的了。如果不是他寫了這封信給他的女朋友，也許他就不會露出破綻。這封信是個最大的破綻。正如司馬洛所說，男人到底是離不開女人的。最聰明的男人，破綻也往往是顯露在女人的身上。

「唔，」梁廣說，「如果這是霍强，而如果他的情況是一如你所料的，那麼，他來這裏是等於送死了。」

「不錯！」司馬洛說，「他來是等於送死的。不過，我却希望他遲一點來，起碼等我們吃過了晚飯。但他却來得這樣早。把他殺掉了之後，我恐怕我們沒有胃口吃晚飯了。」

「我却是吃得下的！」梁廣說，「解決了他之後，我就會胃口大開了。」

「我一點不餓了！」林丹露說着走過來，「而且，我也要到這裏來，這個位子安全一點！」她在她的舅父坐的沙發的扶手上，坐了下來。

梁廣也沒有反對她這樣做。

他們一時沉默了下來，就是這樣等待着。這是奇怪的等待，在一般情形之下，當預算有兇手前來刺殺的時候，人總是熄了燈等待着的，但現在則剛剛相反，他們是大亮着燈光在等着，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兇手是在黑暗中才能見物，而在亮光之中是看不見的。

後來，司馬洛又看見那隻白色電話的紅燈在閃亮了。他又走過去拿起聽筒來問道：「發生了什麼？」

「那艘船，」電話中的聲音回答道：「已經停了下來了。」

「停了下來？」司馬洛說，「停在什麼地方？」

「停在離開岸邊大約有五百呎的地方，」那人回答道：「並沒有一直向岸邊駛過來。」

司馬洛皺着眉頭想了一想，說：「好吧，讓我下來看看。」

他轉身向梁廣報告了樓下的情形，然後走到樓梯，通過樓梯口。樓梯口那電眼給他觸動了，果然又發出了一陣警號聲。隨卽，司馬洛就到達了樓下了。

那座雷達探測器的顯像機則是設立在樓下一間房間的裏面，房間是空的，祇是放着這座顯像機和幾張椅子，以及有兩個梁廣的手下在看着而已。雷達的探測網則是在屋頂上的，雷達所探測到的東西，則由電綫從屋頂上通下來，在顯像機上那類似電視機的光幕上顯出來。

司馬洛進去的時候，果然看見雷達網上探

出一個小小的長形光點，那形狀一看就知道，果然正是一艘船。而這個光點現在是正凝着不動的。

「他在作什麼打算呢？」那個與司馬洛通話的手下，又表示奇怪，「他並沒有直接開過來。」

司馬洛凝視着那雷達機的光幕，思索着，他也是在奇怪，霍强究竟是正在幹什麼。似乎，霍强是應該盡快到達湖邊來的。但有一點他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霍强一定不是獨自一人。一定有人帮他的忙。霍强是個瞎子，起碼是一個半天的瞎子，他一個人是沒有能力一個人到這裏來弄一艘船，然後把船開來的。一定有人帮他的忙。

他低聲地自言自語起來：「不管帮他的是誰，我也一樣要把他們擒下來的。」

有一個梁廣的手下進來，報告道：「外面的霧開始散了，現在起了風。」

「這很好，」司馬洛點頭，「沒有霧，這對我們是方便得多了。有霧，那卽使是有燈光，我們也看不見什麼的。」

「船還是不動，」那個觀察着雷達幕的人又說，「看來他就像是在等什麼人似的。」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不論他是不是等人，不論有什麼人帮忙他，總之他本人也是要來的。這件事必須由他本人來動手，別人是代替不了他的。」

他站在那裏，注視着那雷達的光幕。像一副黑白的電視機的螢幕，中心的一個圓點是圓心，伸出一條綫成爲直徑，圓形的一半光亮，一半黑暗，這光亮的一半在轉動着，使螢光幕的各部份依次地光亮起來。亮的地方有不少白白的小點，但則以那個船形的白點是最爲矚目。這個船形的白點，也就是他們心目中的那艘船了。果然是一動不動地凝在那裏。這艘船並不是正在行駛，而是定在那裏，看來似乎眞的是有所等待的。

那個看守雷達的人又說：「我看，他們一定是打算下水游泳過來了，船直接開過來，沒有那麼安全，還怕被人看見，但是游泳過來，就可以偷偷的登陸了。」

「唔，」司馬洛說，「很可能是這樣的，但無論如何，他還是要登陸，而當他一登陸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了。」

他終於走過去，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等着。

沒有動靜，那艘船祗是在那湖心停着。時間過去了差不多半小時，香烟也抽去了好幾根了，還是沒有動靜，看來，卽使船上的人是要游泳到這裏來，也應該已經到達了的。

終於，司馬洛說：「我猜他是來得早了，他要等時間再晚一點才採取行動。我們還是別等他了。我們先吃晚飯吧！」

他又回到樓上去了，吩咐先開晚飯。晚飯是樓上樓下開兩枱的，守在樓下的人在樓下吃，守在樓上的人在樓上吃，如此，使大家都不需要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了。

和梁廣及林丹露一起吃着晚飯時，司馬洛又作進一步的解釋。

他說，他們的危險性是不高的，其實他們可以放心在屋裏照常活動，因爲，當霍强一動手行事的時候，第一個預兆就是一定是電燈熄掉，因此，他們等電燈熄掉之時再離開飯桌也不妨事。霍强要把電燈弄熄是比較上容易的，由於這間屋子的電力供應是由一條總電綫通過樹林從市區通來，而這電綫是用電綫桿架高了的，由於全部埋在地底的話，工程是太浩大了，花不來。霍强可以在電綫的任何一段動手剪斷，那時，屋中就不會有燈光了。

「因爲電綫所經的路太長。」司馬洛說，「所以我們是無法制止他這樣做的。而事實上，我們亦不需要制止他這樣做。假如電燈不熄滅，他是不會出現的。」

梁廣不參加意見，祗是淺嚐着這頓晚飯，正如他所說，在消滅霍强之前，他是不會有什麼胃口的，相反地，司馬洛和林丹露則是胃口大開。他們作過了如此消耗精力的劇烈運動，而事後又得到了一覺酣睡，他們胃口大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你看，舅父，」林丹露說，「我是不是很會用人？我找來了司馬洛，這件事，是任何人都解決不來的，就祗有他可以解決。」

「你閉上咀巴行不行？」梁廣煩躁地說。

他仍然不大喜歡司馬洛這個計劃，這個計劃不是不好，而且事實上，這是一個很妙的計劃，祗是用他爲餌，就不太妙了。萬一魚兒太狡猾而不上釣，就可能把梁廣也吃掉。

燈光忽然之間熄滅了。

林丹露尖叫起來，地上發出「乒乓」一聲，是她的飯碗丟在地上打破了，司馬洛和梁廣倒是鎭靜的。

司馬洛不慌不忙地說：「梁老板，現在你到走廊去吧，你也和舅父一起好了，丹露，我到樓下去。」

三個人在黑暗中離開了飯桌，司馬洛走到樓梯口，踏下樓梯時經過電眼之間，近天花板那警鈴又响了起來。這對他是一種安慰，告訴他發電機是受不到屋外的人破壞的。

「我現在下來了，」司馬洛提高聲音通知樓下的人，以免他們萬一會有所誤會。他也已經從腋下拔出來了一把手槍，拿在手中了。他的另一隻手則掏出了一隻小型電筒，照着路，走到了那放着雷達儀器的房間。

那裏面的那個人員正在全神貫注地觀察着那個雷達光幕。

「有什麼發現嗎？」司馬洛問道。

「還沒有，」那人說，「不過，既然燈已熄掉，那麼，我們很快就會有所發現的了。」

司馬洛又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也參加着觀察着那雷達光網。光網指出，那個船型的圓點仍然停留在原處，沒有移動過。

「唔，」司馬洛說，「看來他是眞要游泳登陸了。他並不打算把船靠近碼頭。」

「卽使他是游泳登陸，還是逃不過我們的觀察的。」那個管理雷達機的手下相當有信心地說。

「這一次，我要消滅他了。」司馬洛撫着手中的槍說：「他復仇雖然有充份的理由，但是在復仇的過程中，他殺死了幾乎數不盡的無辜的人，這就不對了。那些無辜的人都有兄弟父母，他們也都有復仇之心的。假如世界上人人都像他這樣做，那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會充滿了矢志復仇的人了！」

沒有人囘答司馬洛這句話，但他們顯然都十分同意，因爲他們就是司馬洛所說的無辜的人，霍强爲了向梁廣報復，是不惜把他們殺盡的。

司馬洛又提高聲音說：「大家都在屋裏嗎？有沒有人到外面去了？」

「沒有人出去。」一個人囘答。

「不要出去，」司馬洛說，「出去，你們不是他的對手的，但留在屋裏，他就無法奈何我們了！」

他們繼續注視着雷達網，後來，那雷達機上忽然有一盞紅燈亮了起來。管理雷達機的人馬上扭了一個掣，光幕上的畫面就改變了。

現在，雷達探測的範圍變成近一點了，祗是屋子周圍五百碼的範圍之內。而光幕上有一枚很小的光點正在閃動着。「就是他，」那管理的人說，「他果然是游泳而來的，現在他正

在登陸了。」

光幕上顯出的那個光點就是一個人，而這個人所在的位置就是近着水邊。在這樣的近距離之下，就是有一隻貓在移動，雷達也探得出來的。

「讓他過來吧，」司馬洛說，「到適當的時候就通知我。」

說着，司馬洛就拿着他那把槍，走了出去，走到廳中，來到朝着水邊的那一列窗前，貼身在窗子旁邊的牆壁上，把臉伸出去一半，望着屋外那一片水邊的草坪。憑雷達幕的指示，他知道此刻有一個人是正登上了這片草坪，向屋子走來了。然而他看不見這個人，事實上他什麼都看不見。屋外和屋內是同樣地一片漆黑的，什麼都看不見。

雖然霧是已經散了，但無疑地，天上是正滿佈着密雲的。連星光也透不下來，而這又不是一個月圓的晚上，因此，望出那草坪上，也就不可能看見什麼了。

但司馬洛一點也不着急。他知道那副雷達機正在爲他看。雷達就是用以在黑暗中代替眼睛的東西，那副雷達機現在是正在代替他的眼睛，爲他留神着的。來人不可能破壞那副雷達機，亦不會知道有這副雷達機存在着，知道這副雷達機正在看着他。

司馬洛小心地等着。

房間的門口，那個管理雷達的人說：「他已經到了草地中央了。」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他是進退兩難了，他既未曾到達屋子，又來不及趕囘水邊去！」這樣說着，他就把手中的槍舉起來，朝着窗外的天空，扳了一次槍機。

他這把槍是形狀特殊的，槍管特別粗大，比普通手槍的槍管要粗了兩倍，而這槍射出來的子彈也是特殊的。射出來的是兩個橙色的火球，好像彗星一樣，直爬上天空，然後爆炸開來，爆成萬度光華。

這當然就是照明彈。

沒有燈光也不要緊，照明彈一亮，草坪上就幾乎是光同白晝了。

兩秒鐘之後，司馬洛就可以看到草坪中央的人了。距離還是相當遠，而且這人正用手掩着眼睛，所以他是看不清楚這人的面貌的。但看這人的身形，他則毫不懷疑這個人就是霍强，這人的一隻手上是拿着一把手槍的。

現在，他的姿勢就像一隻忽然發覺自己是正在烈日之下的街上的老鼠，由於習慣了在夜間出現，而且是習慣了在溝渠中鑽來鑽去的，一旦暴露，就不知如何是好了。祗有抱着頭在那裏瑟縮着。

「霍强，」司馬洛叫道，「放下槍投降吧！你完了！」

他這樣一叫的時候，霍强就動了。他一轉過來，手中的槍就舉起來，向司馬洛的聲音的來處放槍。他的槍法眞是厲害之至的，不過是憑聲音而辨別目標的，但是那一連三顆子彈，却是正正射中了司馬洛所在的那個窗口，有一顆子彈擊中窗口間的鐵枝而彈開了，另外兩顆則從司馬洛的臉前擦過，「噹啷」地擊破了廳中天花板上的燈。

「投降吧！」司馬洛再叫一聲，馬上就沿着牆壁作了一兩個急轉身，而轉到了另一個窗口的前面去。

差不多同一個時候，又有三顆子彈穿進了他剛才所在的那個窗口了。霍强的槍法，果然是非凡的。

司馬洛縮囘了窗內，靠在兩隻窗口之間的牆壁上，然後再叫：「霍强，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你再不投降，我們就開火了，我們給你二十秒鐘！」

這一次，霍强倒沒有立卽開槍了，也許倒不是他受到了司馬洛的威脅，而是他聽出了司馬洛是在屋子裏面的。而且不是在窗前，既然如此，他就沒有放槍的目標。

司馬洛說完了，則又走到了窗前去，看着霍强等着這二十秒鐘過去。

霍强愕在那裏了。他大概知道他是不可能有時間逃向水邊去的，對方既然已經設了陷阱在那裏，那麼對方一定亦可能有幾把槍在那裏等着他的。而且，在這樣的光綫之下，他亦看不見路。

他的時間一秒鐘一秒鐘地過去了。霍强仍是愕在那裏沒有動。他也許是想把這僅餘的幾秒鐘拖完。也許拖到那二隻照明彈發光的時期完畢了，他就可以逃向水邊去了。但是當然，他的對方是也不會給他這個機會的。事實上司馬洛手中那奇異的手槍裏面仍然有着兩雙照明彈，仍然可以再向天空發射的。

那二十秒鐘大約過完了，梁廣的聲音忽然响了起來，使司馬洛毛骨悚然地，他叫道：「媽的，丟下你的槍呀！」

司馬洛心裏暗罵梁廣是一個大儍瓜的時候，霍强就極爲迅速地放了兩槍，射向樓上的窗口。梁廣一定不知道霍强的槍法是多麼厲害，所以犯了這個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了。司馬洛聽見林丹露的聲音在樓上尖叫起來。

「伏下來，丹露！」司馬洛叫道：「不要站起身！」

他不知道梁廣究竟傷得多麼重，但他知道梁廣是受了傷的，梁廣一定已給霍强射中了，林丹露才會這樣尖叫起來的。

他把身子挨到牆壁之後，叫道：「好了，霍强，你的時間已經完了。」跟着，他就丟下發射照明彈的那把槍，而閃身到一隻窗子前面去，把臉伸出一半去看看霍强。他發覺霍强又正在向樓上的窗口射擊了，一連發射了三槍，而且這是另一把槍了，由於剛才那把槍中的子彈已經用完了。司馬洛一時無法知道霍强有沒有再射中樓上的人，但應該沒有的。梁廣既已中槍，一定已經倒下去了，而林丹露卽使聽不到他的命令，一定也已經蹲了下去扶梁廣了，因此，霍强的槍彈應該是射不中他們的。

司馬洛的手中已經拿着另一把槍了，而這一把則是普通的手槍，和霍强所用的槍同類的，而且可以放出子彈來把霍强殺死的。司馬洛把槍的槍咀向霍强瞄準。

但是他沒有機會向霍强放槍了，霍强亦不需要司馬洛向他放槍，這個時候，霍强就把手中的槍一舉，槍咀抵着自己的太陽穴。

「不要！」司馬洛恐怖地大叫道，「放下槍！」

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是沒有人能制止霍强做他要做的事的。

霍强扳動了槍機，槍聲又响了，霍强的頭部的上半截不見了，人打了一個轉，就仆倒在地上。

司馬洛馬上轉身，向樓上跑。既然霍强沒有希望，他就不再去管他了，他祗是急着要去看看樓上的梁廣如何。他一面跑上樓，一面就叫道：「開燈，可以開燈了。」

屋中馬上燈光大亮，爲了這件事情，司馬洛也另外預備了一隻燃燒汽油的發電機，接在屋中的電燈總掣上，外來的電流雖然已經給截斷了，但是現在再接上電流，燈光便又大亮起來了，不需要依靠外面的電流，他是作好了充份的未雨綢繆工作的。

他到了樓上，就看見了梁廣，梁廣正坐在窗前的地板上，而林丹露則蹲在他的旁邊，梁廣的臉色已經變成蒼白得像紙一樣了，一隻手正掩着自己的肩，血從指縫間湧出來，幸而祗

是肩部。

「你這傻瓜！」司馬洛吼道，「我已經叫過你躲在走廊裏別出來的。」

梁廣祇是苦笑，司馬洛把他的手拿開，看看果然子彈洞就是在肩上，由於沒有別的地方流血，所以肯定他沒有別的地方中槍了。

林丹露在旁邊哭了起來，她到底是一個女人，看見了鮮血而不暈倒，在一個女人來說已經是很好的成績了。司馬洛對她叫道：「還呆在那裏幹什麼？打電話叫醫生來呀！難道你不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是需要醫生的嗎？」

「你——你用不着這樣大聲罵我的！」林丹露哭泣着說道。

「好吧！」司馬洛沒好氣地說，「請你打電話叫醫生來吧！」又對梁廣道：「你有相熟的醫生嗎？」

「叫——叫醫生來吧！」梁廣軟弱地說，「電話旁邊有他的名片。」

林丹露跑向電話去找醫生了，梁廣又對司馬洛說：「那傢伙的槍法好厲害，假如我不是祇露出半個身子——」

「他們兄弟都是神槍手！」司馬洛說，「你也不是不知道的！」

「他——你已經殺死了他了嗎？」梁廣問道。

「沒有，」司馬洛說道，「他自己殺死自己。但，他還有一些同黨的，我要去把他們一網打盡，你坐在這裏不要動。讓我去，你還行吧？」

「我看——我支持得住的。」梁廣說。

司馬洛站起來，跑回樓下去。他把樓下的手下分成兩批，一批到樓上去保護着梁廣，另一批則跟着他跑出屋外去。帶着槍械。管理雷達的那一個則仍然留在雷達室中，留意着湖上那艘船的去向。他們從雷達幕上看到那艘船已經開動了，正在向南行駛，無疑地船上的人已經知道霍强的行動失敗了，就要開船逃走，以便置身事外。

司馬洛和三個梁廣的手下跑到小碼頭上，現在霧是已經完全散了，清新的風正在吹着，假如有燈光，那視綫是會相當清楚的。

他們從小碼頭上下了一艘快艇中。

快艇開動了，也朝着南方駛去，馬達聲在水面上刺耳地响着。駛了一段之後，司馬洛扭開了帶來的無綫電對講機，與雷達室中那人通話。他問道：「我們的行走路綫如何？」

這是因爲，他們所乘的船，也是同樣會成爲一個白點，而在那雷達幕上顯出來的，那個觀察着雷達幕的人可以看到他們的路綫究竟是否正確。

那人也從無綫電中回答道：「差不多了，你們祇要再偏右一點就行了。」

駕駛快艇的人接受他的意見，而把快艇的行駛路綫偏右了一點。司馬洛又問道：「現在如何了？」

「現在對了，」屋子那人報告道，「你們祇要一直向前駛，就可以追上。他們的船是不够你們快的。」

司馬洛一直和屋中那副雷達機保持聯絡，雖然在黑暗中根本看不到對方那艘船，亦可以正確無誤地加速追趕的。

後來，無綫電中那人，又向他們提示道：「好了，現在已經很接近了，你們已經追上它了。」

司馬洛揮揮手，開亮了快艇船頭上的射燈，並且大家都伏了下來，以免遭到對方的射擊。但是並沒有人向他們射擊，他們的射燈祇是照出了在大約二十呎外有一艘白色的遊艇。

「叫他們停。」司馬洛吩咐道。

一個手卜拿着擴音器大叫起來：「喂，你們停卜來，你們停下來。你們不停，我們就要開槍掃射了。」

和他的命令相反，那艘遊艇更增加速度前進了。

而這一次，司馬洛自己動手來對付它了。他抓起快艇上的一挺輕機槍來，斜斜向地上放射了一排子彈。

槍聲在平靜的湖面上响起來，是敎人毛骨悚然的。那艘遊艇果然馬上關掉了引擎，而慢慢停下來了。

快艇駛近去，擴音器中那個手下的聲音又喝道：「好了，船上的人都站出來讓我們看見。不然的話，我們會丢過來一顆手榴彈的。」

手榴彈他們根本沒有，這不過是恫嚇吧了，但是再配合了那一陣輕機槍的掃射，對方倒是不敢不相信的。

有兩個矮小的男人從遊艇內走出來，站在甲板上，舉着兩手，並且哀求地叫着：「不要，不要開槍。我們投降了！」

司馬洛他們的快艇靠到了這艘遊艇的旁邊，大家都登上了遊艇上，在裏面搜一搜，果然祇有這兩個人，而沒有別人了。司馬洛命令這兩個人在甲板上坐下來。

這兩個人倒不如他們心目中所料想的那種類型。並不是打手型的人物，反而有點像竊賊。是那種鬼祟的類型。

「好了，」司馬洛說，「你們大概已經知道，霍强是已經完蛋了的。所以，你們也應該老老實實地招供了。你們和霍强，究竟是什麼關係？」

「這——這不關我們的事，」其中一人吶吶着說，「這都是霍强的主意。」

「我知道這是霍强的主意，」司馬洛說，「但我要你們把眞相告訴我，而且現在就要告訴我。」

那兩個人並不是那種硬漢型的人物，而是那種很會遷就環境的人物，當環境看來他們是非低頭不可的時候，他們就乖乖地低頭了。司馬洛無困難地就從他們身上問出了口供來了。

他們說，他們和霍家兄弟是老配搭了。他們兩個是職業竊賊，以前和霍家兄弟有過不少合作的機會，最近霍强再來找他們，要他們帮忙做這些事情。他們本來是不願帮忙的，但是有三個理由他們不得不帮忙。第一，他們害怕霍强，假如他們不合作，霍强會對他們不利的。他們了解霍强的脾氣。不錯，霍强在白天是個瞎子，他們是應該可以毫無困難地把霍强消滅掉的。但是還有霍剛呢？霍剛也許正像黃雀一般在後面監視着，他們碰一碰霍强，霍剛就來了。什麼，霍剛已經死掉了？這眞可惜！假如他們早知道霍剛已經死掉，那就不同了。總之，第二個理由就是霍强出得起錢，而他們是正需要錢用的，於是他們就不得不和霍强合作了。第三個理由就是，起先他們並不知道霍强是要幹什麼，霍强並沒有提過殺人的事，他們祇是以爲霍强要去偷什麼東西。當他們發覺原來事情弄得這麼大的時候，他們已經無法脫身了。霍强反正是命不久了，不要緊的，假如他們不繼續合作，霍强就要揭發一切。

「我們……我們知道這是不對的，」其中一人訴苦道：「我們知道這是危險的，但沒有辦法，我們是給他牽着鼻子走了！本來他說已經全部做好了的，但忽然之間，他又說還有這最後一件。」

「這的確是最後一件了，」司馬洛說，「但，除了你們兩個之外，還有些什麼人參與此事呢？」

兩個人遲疑起來了。

司馬洛對他們露出一個兇殘的笑容：「別在我的面前弄把戲了，朋友，你們騙不倒我的。我知道你們一直在這船上，不能分身去割斷電燈綫，所以一定另外有人去做這件事的。是誰？有多少人？」

「祇有一個，」其中一人說，「那是我的弟弟阿輝，請你不要難爲他！」

「祇要他不跟我爲難，」司馬洛笑着，「那我是決不會難爲他的。」

× × ×

阿輝是一個很年輕的人，不過二十歲剛出頭，但他顯然是比他的哥哥更爲悍勇的。他帶着一把手槍。而他在湖邊的兩棵樹下等着，望着那黑暗的湖面。他看不見湖面上有什麼，由於太黑暗了，距離超過二十呎，就已經什麼都看不到了。假如有一艘船正在向他駛過來，而船上沒有亮燈的話，他也是一樣看不到的。

不過他却先聽到了。那艘遊艇的馬達聲在水面上傳來。响得不急，表示那艘遊艇祇是正在緩緩地行駛着而已。跟着，阿輝就看到了燈光。

水面上有一隻電筒的光亮了起來。一明一滅，一共三次。阿輝也從身上取出了一隻小電筒來，開亮了，也同樣地一明一滅，不過是做了四次。

這是他們約好了的暗號，假如他少做一次，那艘遊艇就不會開過來接他了。

馬達聲繼續响着，漸漸接近。阿輝等着。接着，忽然之間，燈光大亮。一盞阿輝知道並不存在於遊艇上的射燈亮了起來，燈光把阿輝籠罩住了。阿輝大吃一驚，連忙蹲下來。

遊艇上擴音機中播出來的聲音叫道：「阿輝，不要動，投降！」

這樣叫着的時候，阿輝却已把手槍拔了出來，一連向那射燈的地方射了三槍。

「不要，阿輝！不要！」擴音機中的聲音叫道。

跟着就是阿輝的哥哥的聲音尖叫起來：「阿輝，快把槍丢掉！他們會殺死你的，他們有輕機槍，他們會把你殺掉的！」

阿輝認得哥哥的聲音，亦對他的哥哥有信心，他遲疑了一下，便把槍丢掉了。那把槍沉進了湖水中。

這證明是明智之舉。

「好了，」擴音器中的聲音說，「現在你不要動，我們過來了。」

跟着就是一陣輕機槍的掃射聲音，一排子彈掃過他的頭頂，射在樹梢上，發出沙沙的聲音。

如果他不把手槍棄掉的話，那麼這些子彈就會射在他的身上了。

阿輝舉着雙手，站在那裏不敢動了。那艘遊艇慢慢地駛過來，而探射燈一直照着他。後來，那艘遊艇到了他的身邊了，有兩個人捉住他的手臂，把他提了起來，扔到船上。阿輝仆在甲板上，口鼻都在出血了。他叫起來：「不！不要殺我！」

「沒有人要殺你！」司馬洛叫道，「你不要動，就沒有人會殺你了。」

阿輝果然伏在那裏，不敢動了。

司馬洛說：「好了，現在我們回去吧。」

那艘遊艇又再次開動了，離開了湖邊，再橫過湖心，向梁廣那座湖邊別墅的小碼頭，駛回去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好了，這件事情至此就結束了！」

那是說，假如梁廣沒有死的話，這件事就結束了。

結果梁廣果然沒有死，當司馬洛回到去的時候，醫生已經來了，正在替梁廣包紮傷口。醫生告訴司馬洛，梁廣並沒有生命危險。

「這一點是我早料到的，」司馬洛說，「因爲他已經知道梁廣祇是肩部中槍而已。肩部並不是要害。

「不過我還算幸運，」梁廣說，「子彈祇是穿過肌肉而已，並沒有射碎我的骨頭。」

司馬洛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草地。霍强的屍體已經給用一塊白布遮蓋起來了。那似乎是一張枱布之類。有兩個梁廣的手下正從水中把一副氧氣筒拉上來。

這就是霍强用以潛上岸來的用具。這個瞎子，倒眞了不起，天一黑，他就不瞎了，還可以潛水。

司馬洛說道：「怎樣，梁老板，你報了警沒有？」

「報警？」梁廣說，「報什麼警？」

「一個人死掉了，」司馬洛說，「這是命案，難道不應該報警嗎？」

「我正在考慮，」梁廣說，「如果報警，我不容易解釋一切的。」

「這是一個問題，」司馬洛聳一聳肩，道：「你不容易解釋一切，尤其是不能解釋我的存在。」

「而且，我們都不是報警那種人，」梁廣說，「這件事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不報警，現在做好了之後才去報警，這些不是有點滑稽了？我相信沒有一個警方人員高興我們現在才去報警的。」

「說得有點道理，」司馬洛說，「人總是應該保護自己的，對自己沒有利益的事情，還是不要做的好。」

「我正是這樣想。」梁廣說。

「不過，」司馬洛又說，「這之後，不論你做些什麼，你都是不需要我帮忙的了，所以，我還是現在就離開這裏吧！」

「爲什麼這樣匆忙？」梁廣說。

「因爲第一，」司馬洛說，「你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不想知道。第二，這個地方雖然是美麗的，但出過這種事情，情趣和氣氛就給破壞了。我還是另外找一個理想的渡假地方好些！」

「隨便你吧。」梁廣聳聳肩。

司馬洛看看林丹露，道：「你也跟我一起走嗎？」

林丹露顯得大爲矛盾了。她吶吶着：「舅父受了傷，我得在這裏照顧着他——」

「不要緊了，」梁廣說，「你沒有出世之前我已經懂得怎樣照顧自己了！」

林丹露走到司馬洛的身邊，拉着他的手，低聲說：「給我兩三天時間，在一間酒店住下來等我，好不好？我過兩天就來找你。我可不能够在這樣的時候離開舅父的。」

「我明白，」司馬洛也搖搖她的手，「我再打電話給你好了。現在，我先去找一間舒服的酒店好了。」

× × ×

司馬洛找到的這間酒店是朝着海的，一座美麗的海灣，隨時可以下去游泳。司馬洛是喜歡海比較喜歡湖的。

他認爲在海裏游泳，比較在湖中游泳有味道得多。

而且，這房間的露台在二十層樓上，對着大海，對面沒有任何建築物，因此他們在露台上，在衣着方面是不需要注重的。事實上，司馬洛是一點衣服都不穿，躺在這露台上，祇是身下墊着一條大毛巾。

他是伏在那裏作着日光浴，享受那美好的陽光。

他要讓全身每一寸的皮膚都有機會接觸到美好的陽光。

在現代化的都市裏，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接觸陽光已經不是常有的機會了，而

全身每一寸的皮膚都接觸陽光，這更不是一個常有的機會。

司馬洛既然達到了這樣一個機會，他當然不肯輕輕加以放過了。

他躺在那裏，讓陽光晒着他的身體，讓涼風把那過剩的熱力吹去。

後來，他又轉了過來，仰天而臥，並且閉上了眼睛。陽光太眩目，既然仰躺着，他就不能不戴上眼鏡了。

忽然有一隻手伸到他的身上來，輕輕觸了一觸他的肚皮。

司馬洛敏感地顫了一顫。這隻手伸出了一隻手指，在他的身上輕輕地劃着，使司馬洛又忍不住敏感地抖顫起來。

「是誰？」他問。

「你以爲是誰？」那手的主人問。

他當然知道那是誰，因爲這房間祗有他和林丹露，此外沒有別人了。他張開眼睛，看見果然是林丹露蹲在他的身邊。她既不比他穿得少，但亦不比他穿得多。

他說：「喂，你出來幹什麼？」

「現在，」她說，「我們是什麼都可以幹，不必顧忌了，是不是？」

「對極了，」司馬洛說道，「但你想幹什麼？」

「這裏——算是公衆地方嗎？」她四面望望問道。

「算是的，」司馬洛說，「假如對面有一座比這裏更高的建築物，那麼可能有個老太婆對警方投訴說我們在公衆地方露體了，但這座建築物還沒有建成，所以是不要緊的。」

「那麼，」林丹露說，「讓我們幹吧！」

「在這裏？」司馬洛說，「爲什麼要在這裏？」

「因爲這裏有陽光，」她說，「我想試試在陽光之卜做，以及在一個公衆地方做。」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做吧！」

「那麼你躲開一些，」林丹露說，「讓我躺卜來。」

司馬洛爬起來，讓出大毛巾，讓她躺在毛巾上，而他則坐在她的身邊，看着她。不能不承認，在陽光之下是別有情趣的，看得那麼清楚；連每一個毛孔都看清楚了。

而即使在這樣强烈，無所遁形的光綫之卜檢查，她仍然是十分合乎標準的。找不到什麼缺點。

由於找不到什麼缺點，於是他又興奮起來了，又在她的身上瘋狂起來。

這果然是另有情趣的，在充足的光綫之下，而且是在一個公衆地方。他可以看到她的每一層的表情變化，看到她高潮來臨的時候鼻孔在擴張，而且鼻頭附近的毛孔也在擴張，分泌出一種半油半汗的液體。

似乎在這樣的時候，一個女人不祗一個地方有分泌而已。

後來，他們一起在毛巾上躺卜來，閉上眼睛，讓陽光把濕的地方晒乾。當陽光移開了，露台陷入了清涼的陰影中時，他們才願意張開眼睛。

司馬洛說：「對了，丹露，我還沒問你，你舅父怎樣處置霍强那幾個朋友？他把他們殺掉嗎？」

「怎會呢？」林丹露說，「舅父又不是一個殺人兇手！」

她告訴司馬洛，梁廣吩咐他們把霍强的屍體拿去解決了，然後給了他們每人一份工作。梁廣有些地方是用得着這幾個人的。而這幾個人也很高興成爲梁廣的手下，由於他們和梁廣是無仇無怨的，他們和霍强合作，也不過是被逼的吧了。

現在有機會得到一份固定的工作，有正常的收入，他們是很滿足了。

「這是我的提議，」林丹露說，「舅父起先不能決定拿他們怎辦，我對舅父提議這樣做，舅父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於是他就這樣做了。」

「這的確是一個很圓滿的解決辦法，」司馬洛說，「我一向不贊成人與人之間互相殘殺的辦法去解決大問題的。」

「舅父是那麼欣賞我這個辦法，」林丹露說，「他要給我一份工作！」

「什麼工作？」司馬洛問。

「像以前一樣，」林丹露說，「以前我替炳舅父管帳，現在我也替他管帳。」

「你接受了嗎？」司馬洛問。

「當然接受了，」林丹露說，「這是一份重要的工作。」

「但你不需要這份工作呀，」司馬洛說，「你已經很富有了，你承受了梁炳的遺產，那是一筆很大的數字，你是富翁了，你不再需要爲了生活而工作。」

「工作不一定是爲了生活的，」林丹露說，「一個人活着就要工作，總不能夠什麼也不做，白過日子。而且，廣舅父也需要像我這樣一個人帮他的忙。他是一個男人，他的男人作風太硬了，需要一個女人替他軟化一下。」

「這樣嘛，」司馬洛說道，「那你會很忙了。」

「是的，」林丹露點頭說，「我不能天天和你在一起。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晚上也可以。」

「而在你沒有空閒的時候，我祗好等着了，」司馬洛說道，「好像一個被養着的男人似的。」

「你不高興這樣嗎？」林丹露說。

「我還打算和你一起到南太平洋去渡假，」司馬洛說，「我是那種喜歡一年祗工作三個月的人。」

「南太平洋？我怎麼走得開呀？」林丹露說。

「我沒有勉强你走開，」司馬洛說，「我也可以獨自一個人走的。」

「司馬洛，」林丹露說，「你是說你要離開我嗎？」

「我同來的時候，路過此地，會再來探你的。」司馬洛說道。

「你捨得離開我嗎？你忍心就這樣離開我嗎？」

「你有你的工作，」司馬洛說，「你對你的工作感興趣，我對我的工作感興趣，我總不能留下來陪你做你的工作的吧？」

「你——你也可以替廣舅父工作的，」林丹露說，「他用得着一個像你這樣的人才。」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從來不會爲任何一個人長期工作的。」

林丹露忽然流起淚來了。「你一點也不肯遷就我。」

「你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就作一切決定！」司馬洛說。

「即使徵求過你的意見，我還是會這樣決定的，」林丹露說，「沒有人能够改變我的決定！」

「那麼，我祗好一個人到南太平洋去了。」司馬洛說。

她靜靜坐了一會，後來抹乾眼淚爬起身：「我看，我還是走吧！」

「再見，」司馬洛說道，「我會再來看你的。」

林丹露走進房間裏穿衣服，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再坐卜來，閉上了眼睛。（全文完）



周泰力挫鐵手鬼脚

眞人眞事

麥海雲・文 盧令・圖

十年窗下苦 一脚盛名揚

說到廣東十虎，雖然最有名氣的一個是鐵橋三，因爲他的一雙手有如用生鐵鑄成的橋，誰也沒法把它扳倒，打鬥的時候，佔盡上風，而且因爲他一向在廣州設館教授出來的徒弟一代代傳下來，比較上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賞識，故此他的名氣較响。另外一個人叫做王隱林，因他在海幢寺擺擂台，打敗一百〇八個好漢，居廣東十虎之首，當然是很有名氣的。至於另外一個，叫做周泰，他的名氣就比不上這兩人了，又因周泰在陳村設館，出廣州的時間無多，而且他擅長脚法多過拳擊，當時一般拳師較量高下，多數用手，很少用脚，故此他沒認眞打過甚麼場面特別出色的架，練習武功的人，就不一定記得起他。

周泰的脚法另有一家，這種脚法稱做麥家脚，跟蔡李佛的蔡家脚以及東莞莫清嬌的脚法頗有差別，那時麥家脚很有名氣，麥繩武得到幾代祖傳下來的功夫，以脚法享譽，周泰學到他的脚法，乃是適逢其會的，唯其如此，他就更加值得自豪。

說到麥繩武，他是高要蔡九儀的入室弟子，蔡九儀是蔡家拳的鼻祖，所學的功夫除了蔡家脚，還有虎爪，俱是極出色的，至於脚法，有所謂「掃堂腿」，「落地金錢」，以及「掃把脚」等，都有獨到之處，麥繩武苦心學習，學會了脚法，回到肇慶居住，他是個富家子弟，不必靠賣武爲生，完全沒有意思開武館，故此他苦心學習得來的絕招只是教給兒子，有些人仰慕他的武功，踵門求教，他總是婉詞拒絕，甚至不肯在別人的臉前表演。

他常常教訓子侄，認爲一個人學習武功，必須抱定目的，只是自衛，並非志在揚名，違反了這個原則，便會引出一連串糾紛，再者，武藝極爲廣泛，一山還有一山高，不能够學到一些絕招就沾沾自喜，因此，練武之人，如果給人知道他最擅長的是那一招，想辦法破它，那就弄巧反拙，防患於未然，最好就是躲在家裏練習，不肯當衆表演。

其實當衆表演拳脚，博取一陣掌聲，那是毫無意思的，麥繩武這種想法很有道理，當時他爲了保持高度的秘密，把拳脚教授給兒子，全是在夜間更深人靜，家中的僕役全部睡熟，然後教授拳脚，故此，外間人根本上就無從學習。

該說周泰了，周泰是順德陳村人，年齡很輕便即喪父，後母偏愛親生的兒子，對於周泰，非常虐待，他知道自己的母舅是住在梧州，於是逃走出來，想投靠母舅，殊不料抵達梧州，找到了母舅的住處，才知道母舅巳去世多年，無地容身，到處流浪，他沿着西江，進入廣東境，到達肇慶，偶然聽到麥繩武家內想買一個家奴，賣了身之後，便屬於主人的僕役，由主人替他娶妻生子，一代代的傳下去，身份降低，世世代代都是主人的奴僕，那時周泰認爲自己無家可歸，暫時得找個地方棲身之所，不管做工抑或做家奴都不成問題，

再又因爲外間傳說麥繩武是武術的世家，他們的脚法極爲神妙，從來不肯教授外人，周泰從小就喜歡練武，索性做家奴，暗中學習麥家的武藝，主意打定，便即投身麥繩武的家中，自願爲奴。

麥繩武那時已經超過花甲之年，六十六歲，又患了哮喘症，略爲勞動，便即氣喘如牛，因此需要找一個伶俐的青年服侍，很樂意僱用他，便買他作爲家奴，白天操作，晚上作爲自己的隨從，到處走動，都有周泰在旁服侍。

那時麥繩武在晚間教授拳脚，只教兒子，他的幾個兒子叫做天龍，天虎，天彪，天豹，他們都有些斤両，周泰嗜武如狂，立意偷窺，在演武廳鑽了一個小洞，每晚故意提早上床睡覺，等到麥氏五父子都進入演武廳內，然後放輕脚步走近小洞偷窺，看清楚他們的動作，翌日絕早起床，在後花園裏面苦練，如是者經過十年，脚法極精，不但麥繩武茫無所知，他的幾個兒子亦全不知曉。

有一天，中秋佳節，忽然來了一名大漢，聲言要跟麥繩武交手，那時麥家父子都在家內，邀他進入內室，問他何以忽然登門挑戰，此人大聲說：「我叫做區鐵手，從德慶府到來的，因爲聽聞麥家的脚法厲害，百發百中，從不教授外人，故此登門拜訪，志在研究武功，並無其他。」

麥繩武看見他是個彪形大漢，背闊腰細，臉粗頸大，身型雄偉，而且有些鬍子繞着下頷，目露兇光，認爲這傢伙來意不善，暗吃一驚，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是不一定保證自己打贏的，如果贏了對方也無好處，因此他不願交手，但在當地立足，如果有人挑戰，却不敢應戰，那就傳了出去，影响聲譽，故此他想了想之後，便有主意，挺身而出，冷笑一聲，說：「你想找我較量武功，我可以派最幼的兒子麥天豹應戰，因爲我的年紀已老，而且有病在身，如果你同意，我就叫他落場交手。」

麥繩武的四個兒子當中，武功最好的就是幼子麥天豹，故此他派天豹應戰。

麥天豹聽到父親這樣說，認爲爸爸不會看錯，自己一定打贏，得意洋洋的一躍而出，向區鐵手打個招呼，說：「你可謂胆大包天了，麥家的武功遠近知名，你居然上門挑戰，我相信你今天要拆骨了。」

說完，他大喝一聲，便揮拳搶攻，以爲自己年富力强，準可以三幾個回合就可以把這鐵手擊倒，殊不料區鐵手不虧有鐵手之稱，交手了兩招之後，他就用左手搶入中門，右手向天豹的左臂一托，麥天豹當堂痛到失魂，抱着手臂退後兩步，臉色蒼白，其餘在場的麥氏兄弟看見，大吃一驚，天豹分明是左手受了重傷，不是骨折，就是脫臼，剛剛交手就給對方用鐵門閂的手法折斷了左臂，身受重傷，區鐵手如何厲害呢？可想而知，因此相顧失色，不敢輕舉妄動。

麥繩武看見這種局面，非鬥不可，打算拚了老命，也跟對方交手，叫區鐵手稍爲等候，讓他寬衣解帶，落場搏鬥，就在這時，周泰忽然躍出，說：「劏鷄焉用牛刀呢？主人，請退下，讓我跟他相鬥。」

這話衝口而出說了出來，不但麥繩武吃驚，四個兒子也感到出乎意外，因爲他們都知道周泰從來沒有學過武功，忽然要跟區鐵手較量，等於送死，正想制止他，周泰已經飛奔過去人到手到，揮拳進攻。

兩人已經展開搏鬥了，麥繩武無法喝令周泰退下，只好靜觀其變，他發覺周泰的攻守都非常出色，極有法度，搶攻的時候，拳快如風，退後的時候，絕無空位，使對方無法追擊，區鐵手想用鐵門閂閘斷周泰的直拳，處處給周泰閃開，他也覺得吃力，照那種形勢看來，兩人確是棋逢敵手，打得十分燦爛，一時之間，難以判定誰勝誰負。

很快就形勢突變，兩人愈纏愈緊，處處貼身，招招奇險莫測，各人暗中替周泰捏一把汗，但仍看得津津有味。

那時區鐵手乘着對方稍爲退後，迫近身旁，施展黃鶯鎖喉這一招，把右手的虎爪收回一半，穿出中指和食指這兩個指節骨，搶攻周泰的咽喉，如果周泰給他這一手抓住咽喉使勁一捏，便即喉頭軟骨破裂，窒息身亡，這一招是致命招之一，並非打着玩的，周泰雖然吃驚，但却非常震怒，他稍爲仰後，避過這一招黃鶯鎖喉的絕技，立刻俯伏下來，兩手剛剛着地，就伸右脚向他的脫骨猛掃。

這一招低脚是麥氏脚法之一，看來像是掃堂腿，但却離地半尺，如果區鐵手給他一脚掃跌，便即打輪，故此，區鐵手既不能擋，也不能攻，迫於退後兩步。

照理撐完這一脚，周泰就應該站起來再鬥，殊不料周泰仍然留在地上，翻了半邊身再撐左脚，一直撐出十六脚，全是忽左忽右，用低撐脚去進攻對方的這一招「滿地金錢」打得非常出色，就算麥氏兄弟四人看了也覺得非常佩服，自愧不如。

就在這時，區鐵手一退再退，靠近牆邊，無法再退後了，周泰有機可乘，立即大喝一聲，飛身踢出連環鴛鴦腿來，第一脚踢向中部，第二脚打上臉孔，這兩脚已經夠厲害了，一向踢鴛鴦腿只踢兩脚，周泰却可以踢第三脚，左脚沒有落地，繼續踢出第三脚穿過區鐵手兩個橋手的中間，一脚踢中胸部，區鐵手登時後退兩步，靠牆倒下來，口吐鮮血，喘息不已。

周泰收脚，把他扶起，說：「麥家脚法，十分厲害，我只是他的家奴而已，如果你想領教，下次找我。」

區鐵手負傷逃去，麥繩武看見區鐵手輸得十分凄慘，總算出了一口氣，立刻替兒子天豹裹傷，並且向周泰盤問如何會懂得滿地金錢這一招。

周泰不敢欺瞞，直說他已經花了十年的光陰偷窺兼學習，麥繩武驚喜交集，說：「你的苦心確是值得我欽佩，這次如果沒有你出頭，我的聲譽就無法保存了，以後你做我的管家，跟我的幾個兒子一齊習武，並非家奴。」

說完，當衆把他的賣身契燒去，此後周泰就正式學習麥繩武的脚法。

過了幾天，麥繩武召齊幾個兒子同到演武廳坐定，天豹受了傷，仍要在旁坐着，周泰也坐在一旁，各人都知道他老人家一定有些重要的話想說出來，却又不知道說些甚麼。

麥繩武看見各人齊集，說：「關於麥家的脚法，一向都是不傳外邊的，所謂傳

媳不傳女，只傳兒子和媳婦，不過，這種門戶之見，應該放鬆了。現時我才發覺得到，任何一種拳脚都是要苦練的，我的兒子絕對比不上周泰，並非因爲他偷窺蒐得更多，而是因爲他肯苦練，在這種情況下，周泰愈練愈精，理所當然，外邊想登門求教的人，勢必愈來愈多，既然麥家的子侄無法應付，我索性把麥家神脚的名字廢除，從今天開始，改稱周家脚法，由周泰担當，你們各人意下如何呢？」

麥氏兒子雖然覺得難過，却又無可奈何，勉强點頭，周泰聽了大吃一驚，跪下叩頭推辭這個雅號。

麥繩武嘆息了一聲，說：「天下的事情往往變化莫測，無法估計，來了一個區鐵手，給你擊退，如果你搬到別處去，再來另外一個區鐵手，我的兒子應付不來，豈非白白送死？故此，爲了我的兒子，同時爲了我的安危着想，非如此安排不可。」聽了這番話，周泰恍然大悟，原來用他做擋箭牌的，只好答應下來，麥家的幾個兒子知道老父這一番苦心，當然沒有怨恨的意思。自此之後，周泰就一再苦練，愈練愈精，同時麥繩武把最出色的地方指點給他，有幾招是他沒有敎給兒子的，因爲那是險中求勝，兒子未必能夠做得到，傳了他們白費氣力，故此擺在心上，那時他認爲周泰有資格學習這種武功便把它傳授給周泰。

轉眼過了十多天，忽然來了一個瘦長的中年人，直闖麥家，大聲對僕人說話，要找周管家，麥繩武聽到呼喝之聲走出來拱手爲禮，知道此人必然是到來尋仇，想替區鐵手報仇，俗語說得好，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略談數語便叫周泰出來相見。

這個中年人自稱姓洪，綽號鬼脚洪，區鐵手只是他的師弟，因爲他本人有鬼脚之稱，既然周泰能夠用脚法擊倒他的師弟，他便想登門領教，彼此研究脚法，看看究竟是他的脚法厲害抑或周家脚厲害。

周泰聽說完之後，便搶前一步，挺身而出，直認自己就是周泰，問他想如何較量，鬼脚洪哈哈大笑，說：「較量武功還要選擇地方嗎？請你立刻發招，如果你不敢發招，我就搶攻。」

周泰十分客氣，拱了拱手，說：「請你搶攻好了。」

兩人就在天階交手，周泰始終是拱手爲禮的模樣，看來他太過客氣了，很容易給對方乘虛而入，實則不然，這一招叫做「恭迎聖駕」乃是以前臣子迎接皇上的意思，預防在拱手爲禮之際，對方發招，故此擺出這招似乎毫無準備的姿勢，如果有人用脚踢來，便把一雙手捉脚，反之，對方用手搶攻，也用兩隻手捉對方的右拳或左臂，總之，拱手爲禮這種姿態就是想施展一個「捉」字，隨時反攻。

鬼脚洪很精明，一看就知道對方的用意，先發左脚，讓周泰雙手按下，然後收回那條腿，左拳向上仰攻，這兩招仍是虛招，第三招由右拳出擊，化爲霸王敬酒，搶進一步，一拳向周泰的下頷撞擊，換過別人，可能上當，給他一拳打翻，不過，周泰絕非如此不濟，他不管對方施展的是虛招抑或實招，對方剛剛發招搶攻，他就突然轉身，施展「燕子翻身」的脚法，側身踢出一條右脚來，向對方的胸前飛踢。

鬼脚洪迫於把霸王敬酒那一招臨時改爲「截虎千字」這一招，用千字手劈向他的足踝。

周泰的脚法異常靈活，那一脚雖然向對方當胸踢出，眼見他忽然變招，自己也不踢盡，改爲拐脚，踏他的前鋒馬，鬼脚洪並不示弱，小跳退後兩三步，乘勢標馬上前，施展他擅長的鬼脚，由下部搶攻，料不到周泰絕不退縮，只是側身用麒麟步閃過他的鬼脚，轉身俯伏下來，化爲虎尾脚，一脚當胸打出，只用七分力，鬼脚洪仰後打了一個關斗，站起來拱手說：「佩服，佩服！」便即離去。

後來周泰在陳村設館授徒，成爲廣東十虎之一，反而教他拳脚的麥繩武，年紀已老，身患哮喘，決定收山，不但沒有在武林中繼續揚威耀武，還謙稱不懂拳脚，那幾個兒子承了父命，到外邊發展，只是做生意，不敢妄談技擊，他們都知道周泰比麥家任何一個人厲害得多，江湖上的武林高手極衆，一個不當心，便會賠了一條命，他們並非設館授徒，當然不談技擊，明哲保身，比較合算，故此，以後沒有人再談麥家神脚。

周泰不但拳脚出色，輕功也是很凌厲的，他能夠凌空躍登十尺短牆，在牆頭站定，跟着飛脚踢出，那一脚仍是極有勁的，有一招風擺殘荷，本來是麥氏拳脚之一，傳到周泰，愈練愈精，就變成周泰所謂周家脚當中最出色一招，專破掃堂腿。

當時從北方來的拳師，十居其九練習過掃堂腿，原因是北方天氣較寒，到了冬季，所有人都穿了很厚的衣裳，甚至穿皮裘，如果當胸一拳打去，隔開一件皮裘，打中了也不會使對方受傷，這樣打鬥，拖延時間，仍是分不出勝負來，故此，一般有名氣的拳師，多數練習步法和脚法，或者繞着對方走步，形意門和八卦門都靠這種步法稱雄，此外，亦有人還用連環掃堂腿出擊，羅漢門就很擅長這種脚法。周泰所練的風擺殘荷，專破掃堂腿，就因爲他能夠在對方掃來的時候，單脚出擊，另外一條腿仍然可以站着跳高多少，或者掃下來，使用風擺殘荷，實在不容易，如果不是時間方面看得準，給對方一掃就跌，那是沒用的，再者能夠單脚跳高蹲下，避得過掃堂脚，另外一條腿無法乘機掃出來，也是沒用，更重要的是這一點，風擺殘荷只能夠踢出一脚，不管踢中或踢不中，都要跳出圈子外，否則，身體斜了就無法再度單脚跳躍，找尋第二次機會出擊。這種脚法是不容易學習的，斜得不好，便會打輸，當時周泰在陳村設館，凡是碰着北方人到來踢盤，就在館外晒穀的空地上交手，施展風擺殘荷折服對方。

反之，到來踢盤的一個拳師是南方人，雙臂如鐵，一看就知道此人善於用拳多過用脚，他就改變主意，用以前打贏區鐵手所用的絕招「滿地金錢」出擊，連續施展十多次掃堂腿之後，隨即飛躍，用連環鴛鴦腿向中上門掃出，由於他急速變化，異常敏捷，而且從低脚變成高脚踢出，出乎對方意外，很容易就會踢中對方一脚，贏的成份較多，且又絕無危險，故此他很喜歡用這招擊敗强敵。

（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圈套（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嘯林由津南下，擬往上海圖發展，抵埗後驚聞欲往投靠的人——樊積雨剛在昨天遭人暗殺，他生前所包庇的賭場和一般兄弟暫由王坤生打理和率領。王坤生招待岳嘯林住下後，互談樊積雨死因，據王坤生說，樊生前從不與人結怨，也不會因賭場關係和別人衝突，樊的死因實感茫無頭緒，下午岳嘯林遇名武生劉玉堂，向他勸告勿插手管樊積雨死事，岳追問原因，劉吞吐不言，翌日，岳往找劉姘婦辛九姑，據說劉已不告而去將半月，正談問，辛手下來報劉玉堂在公厠自縊，岳分析劉非自縊而是遭人毒手——

迭生兇殺案 疊遇神秘人

「哦！」辛九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岳嘯林道：「他昨天告訴我，敎我少管樊積雨的事……」

辛九姑以驚異的目光望着岳嘯林，她似乎到現在才發現岳嘯林來找劉玉堂的目的：「儂來找玉堂，是爲了格樁事體嗎？」

「現在說這些都沒用了，」岳嘯林站了起來。「我們好像該去看看玉堂了。」

辛九姑畢竟不是普通女人，她並沒有哭哭啼啼。途中，她關照岳嘯林在巡捕房那些老公事面前少說話，以免惹麻煩。

屍首已經勘驗過，臉上蓋着一塊白布，辛九姑表明身份，並申請領屍。

那些辦公事的沒有說什麼，點頭答應，然後就走了。

岳嘯林將蔡金根拉到一邊，悄聲問道：「金根，巡捕房裏有熟人嗎？」

「認得一兩個。」

「去打聽劉玉堂眞正的死因，我不相信他會上吊，而且會來這種地方上吊。」

「好！我去問問，待會兒，咱們在那兒碰頭？」

「辦完了你就先回同慶茶樓去，我還要和辛九姑聊聊。有一件事已經可以肯定——劉玉堂的死，與樊先生的死有相當大的關聯。」

蔡金根匆匆而去。

岳嘯林幫着叫車，幫着抬屍，最後跟辛九姑一起將劉玉堂的遺骸送進了殯儀館。

「岳阿弟！」辛九姑終於忍不住地說了出來：「玉堂不是上吊的。」

「妳看出來了。」

「我是從巡捕房那些包打聽的臉上看出來的。」

「哦？」

「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事情似乎愈來愈複雜了，岳嘯林却表現得很冷靜，他希望在亂軍中殺出一條血路來。

「九姑。」岳嘯林打手勢示意她走到一個角落裏，悄聲問道：「妳仔細想想看，玉堂生前在妳面前提過樊先生嗎？」

「提過。」

「他說些什麼？」

「他說……他說……」辛九姑着實想了一想，才將答案說出：「想不到一個外地來的武

師也能在上海灘立足。」

「哦，沒說別的？」

「他好像很佩服樊積雨。」

「妳和樊積雨熟熟嗎？」

「不太熟，他的路，跟我的路勿一樣，所以也很少往來，去年，他過生日，來了一張帖子，我跟玉堂一起去喝他的壽酒，就見過那麼一次。」

「玉堂就在那時認識樊積雨的嗎？」

「好像以前就認識了。」

「玉堂到上海來登過台嗎？」

「你是說唱戲？」

「嗯！」

「他勿肯唱，連我要求他也照樣勿答應，玉堂脾氣倔得很。」

「九姑，問一句冒失的話，妳對榮阿六的印象怎麼樣？」

辛九姑並沒有立即回答，她看了看岳嘯林，又想了一想，然後反問道：「你想聽實在話嗎？」

「當然，我不會在外面亂說的。」

「哼！我既然敢說，就不怕傳出去。」辛九姑特別加重語氣：「我對他印象不好。」

「不好到什麼程度？」

「他是一頭老狐狸，狡猾得很，我最恨他在外面講我的壞話。」

「哦，妳跟他有過磨擦嗎？」

「橋歸橋，路歸路，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根本就不會有磨擦。」

岳嘯林道：「九姑，你想聽聽我對玉堂被殺的看法嗎？」

「講！」辛九姑只簡短地說了一個字，滿臉急不及待的神情。

「玉堂被殺是因爲他知道樊積雨被殺的秘密。」

「你能肯定？」

「不能保證，但我敢肯定。」

「哦？……」

「玉堂離開妳，是怕連累妳，因爲他怕把妳拖進這個漩渦裏去。」

辛九姑沉默了，她似乎有些愧疚，大概她曾暗地裏爲劉玉堂不辭而別而詛咒。

「好了，我先走一步。如果需要妳帮忙的地方我再來找妳。」

辛九姑道：「岳阿弟，如果你需要人手，你儘管講；如果需要銅鈿，也儘管講，我勿會小氣。」

岳嘯林以笑表示感謝，然後辭去。

他心中有一個感覺，敵人似乎巧妙地佈卜了不少圈套，而他已踏進了第一個圈套了。

回到同慶茶樓，不見王坤生，聽說是爲樊積雨開弔的事忙去了。

岳嘯林回房，和衣躺上了床，他細思細想，整理所有的綫索。他發現自己尚欠缺一樣最重要的東西——對樊積雨生前的恩怨他實在了解得太少。

也就是說，岳嘯林認爲樊積雨的死就是仇殺。

他爲什麼有這種想法呢？因爲他發現：樊積雨生活單純，情殺的可能性極微，幾乎不可能，由他接觸榮阿六，辛九姑等人之後，發現他們都不是具有野心的人，絕不可能再去爭奪別人的地盤。事實上，樊積雨死後，立刻就有後繼之人，要想使這一個帮派瓦解冰消，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剩卜來也只有仇殺這一個可能性了。

想到這裏，他霍地從床上跳了起來。他決定立刻着手清查樊積雨生前的恩怨。王坤生當然不會隱瞞什麼，而他認爲王坤生一定了解得不够多。

事情就有這樣巧，王坤生正好回來，二人在房門口遇上了。

「岳老弟，聽說劉玉堂死了？」王坤生劈頭就問。

「嗯！」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岳嘯林道：「唯一的看法是，劉玉堂是被殺的，大白天，在遊人如鯽的兆豐公園，眞難以想像。」

「你認爲劉玉堂的死，與樊大哥的死有關嗎？」

「有關。」岳嘯林的語氣很堅決。

「有憑據？」

「沒有。」

「那……？」

「這是一種感覺，坤生阿哥，也許你不相信這種感覺，而我却相信。何況，劉玉堂昨天才警告我少管閑事。今天就出了漏子。最少可以證明他知道樊先生被殺的內幕，殺他是爲了滅口。」

「這好辦，」王坤生有些兒興奮。「我可以查一查，劉玉堂生前曾跟那些人接觸。」

「眞有法子查明白嗎？」

「可以。」王坤生充滿了信心。

「即使查出來又如何呢？」從語氣中就可以聽出，岳嘯林對這一條路不表樂觀。「在上海灘這麼多年，他接觸的人一定不少。」

「最少你有一個查訪的方向，否則豈非如同大海撈針那樣渺茫？」

岳嘯林想想王坤生的建議也很有道理，也就同意了。

不過，岳嘯林還是說出了他的想法：「坤生阿哥，依我認爲樊先生的死，仇殺的成份居多。」

「仇殺？」王坤生先是瞪大了眼睛，接着連連搖頭。「不可能，不可能，樊大哥不可能得罪人，上海灘上沒有說他壞話的。」

岳嘯林道：「有些人不明說，却不一定不暗暗懷恨。」

「岳老弟，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否則你就會轉進牛角尖，怎麼也退不出來。眞的，他不可能是仇殺。」

王坤生如此言之確鑿，倒使得岳嘯林的心理大大動搖，不再像先前那樣肯定了。

「對了，我也訂好了極樂殯儀館的福壽廳，後天開弔，當天下午出殯，就葬在閘北公墓裏。」

「訃聞發了多少？」

「我不敢濫發，都是生前來往較密切的一些人。」

「坤生阿哥！我倒贊成多發訃聞……」

「郎郎？」王坤生一急，將上海話也搬出來了。「你怕場面冷落呀？」

「不是。」岳嘯林詭譎地眨眨眼。

「莫非有什麼名堂？」

「對！」

「說來聽聽看。」

「發歸發，有些人不一定會來。假如有些人交情談不上，來往沒有，却來了，這就值得懷疑。最大的目的，是讓我藉這個機會將幾個有頭有臉的人認清楚，這對我的行動，將大有幫助。」

「這倒有理，」王坤生贊成了。「好，我立刻去派人加送訃聞，每一角落都發到。」

「靈堂已經佈置好了嗎？」

「一大早就弄好了……」

「我想先去見見樊先生的遺容，我跟他應該有緣，却又緣慳一面……」

「我陪儂去。」

「不，我自己去吧！反正到處都是黃包車

，我就是怕他們亂開價。」

「放心，岳老弟，在同慶茶樓門口叫車，或者你從別處叫車回茶樓，都不敢跟你亂開價……對了，我教帳房跟你準備點用費……」

「不……坤生阿哥！這倒用不着。」

「你在查樊大哥的事就等於在替同慶茶樓辦事，當然應該……」

「坤生阿哥，謝謝你關心，等我缺用費的時候再向你開口好了……我立刻就去一趟。」

「好吧。」

也不知道是由於那一種情緒的影响，去看一看死者遺容的欲望非常强烈，途中，岳嘯林一直覺得車夫的步子太小，速度太慢。

不管車夫爲什麼慢，任何目的地總會到達的，他也終於見到了死者。

經過面部化粧之後，死者就好像在睡眠中那樣安詳，在鮮麗的衣服卜，誰又知道又隱藏了一道創口，而就是因爲這道創口又使得多少人在追？多少人在躲？

岳嘯林默禱致哀，然後離開了殯儀館，此刻，他的心情似乎輕鬆了一些。

正要叫車回茶樓，突然有人來到他身邊，輕輕地喊了一聲：「岳先生！」

抬頭看，竟然是阿桂。

「哦，是妳？妳來看樊先生呀？」

阿桂搖搖頭：「勿是。岳先生你可以到我屋裏去坐坐？」

雖是地方話，岳嘯林倒能懂得她的意思；而且那種意思在她的眼神中也可以看得出來。於是，他點頭同意。

兩輛黃包車，又將他們送到阿桂的家。

阿桂道：「岳先生！上趟儂來，我講話講得很少。」

「那是妳正在傷心欲絕……」

「勿是這個道理，因爲上趟有人跟儂一道來，我有許多話不方便講。」

岳嘯林不禁吃了一驚，莫非阿桂心中隱藏了什麼驚人的秘密嗎？

「岳先生！我只是講講，也沒有憑據，你擺在心中，不要隨便講出來。」

「我知道。」

「我懷疑殺害樊先生的是自家弟兄。」

自家弟兄？那當然指的是王坤生。那可能嗎？據岳嘯林的觀察，可能性極少，但誰又敢說絕對不可能呢？

沉吟良久，他才問道：「妳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積雨有一天到我這裏來，他唉聲嘆氣地說：人心隔肚皮，人心隔肚皮……我猜一定是有人作了對不起他的事。而且還一定是自己人，要不然他也用不着唉聲嘆氣呀！」

岳嘯林繼續問卜去：「這事發生多久？」

「約莫有半個月。」

「這以後，樊先生再提過嗎？」

「沒有再提過，但是我看得出來，他一直在爲這樁事情不開心。」

「妳沒有追問他？」

「積雨不喜歡女人過問男人的事。」

岳嘯林問：「哦，妳對樊先生的那帮兄弟都很熟嗎？」

「差不多都很熟。」

「如果眞是自己弟兄幹的好事，妳認爲誰最有可能呢？」

阿桂連連地搖着頭說：「這我不敢講，無憑無據的，郎郎可以亂話三千呀？」

「妳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我的爲人，話到了我的耳裏是不會輕易再從我的口中說出去的，妳只不過提醒我，讓我去注意罷了。」

「我不是不敢講。」

北方漢子性情直，岳嘯林的語氣不禁激昂起來：「那麼妳告訴我妳的想法用意又何在呢？當然是敎我留意，當然是想爲樊先生報仇。樊先生的弟兄我除了知道王坤生，蔡金根之外，再也不知道別人；尤其是賭檔上的弟兄們，見都沒見過。妳教我去留意誰呀？」

阿桂顯得很緊張，好像話要衝口而出，她又竭力忍耐着的樣子。

「說，沒關係，我只放在心裏。」

「我懷疑王坤生……」這句話似乎鼓起勇氣才出口的。

「他？」

「嗯。」

「妳怎麼會想到他頭上去呢？」

「因爲他早就想接替積雨的位置。」

「有這種事嗎？」

「大約一個月前，他來找過我，要我找機會勸勸積雨，教他退休享享清福……」

岳嘯林道：「樊先生正當盛年……他總有個理由呀！」

「王坤生的理由是——積雨生性耿直，不宜在江湖道上混，而且，一個北方佬在上海灘打江山，總會受到好些限制……」

「妳將這番話告訴過樊先生嗎？」

「沒有。我不敢說。」

「爲什麼？」

「他最討厭人家叫他北方佬。」

岳嘯林表現得很沉靜，從這一點看，他顯然是一個不容易受驚的人。他輕聲說：「如果妳以前沒對別人說過這種話，以後也不要再說。知道嗎？這種話是不能隨便出口的。」

「我曉得。儂現在打算郎郎辦？」

「我會隨時跟妳聯繫的。」岳嘯林走了，臨走時似乎又想起了什麼話要問，嘴已張開，卻又忍了回去。

他沒有叫車，一步一步地行，就是在這條路上，他發現劉玉堂釘梢，而現在劉玉堂已經死了，人事的變化就這麼快，快得令人意想不到。

究竟是爲了什麼呢？那只有天知道。

岳嘯林邊走邊想，目光只看着脚卜的路，現在，他突然發現有三隻大脚一字排開擋住了他的去路。

他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

他並不緊張，反而有些歡迎這種情况的來臨。

是三個彪形大漢，身裁雖魁梧，面貌倒不是橫眉豎眼，還蠻斯文的，穿着也很講究，其中一個在小衫子的口袋中還露出一截黃澄澄的金錶鍊。

岳嘯林沒有說話，等待着對方開口。

那三個人互望一眼，首先是一字排開的，一動之後，是倒「品」字形散開，兩個夾在他的左右，只留那個掛金錶鍊的站在他對面。

「天津來的岳先生？」地方話帶着幾分北方語調，挺入耳的。

「是的。」

「有點事要跟岳先生談談，到公園裏去一趟好嗎？」

「公園？」岳嘯林聳肩一笑。「聽說公園昨天才死過人。」

「上海灘天天都死人，岳先生跑到上海灘來做什麼？」

「床上天天都死人，你還不是天天都睡在床上，嗯？」岳嘯林俏皮地反問。

「要去就去，不去就拉倒。我們是有要緊的話，要告訴岳先生，不是打棒。（開玩笑之意）。」

「這裏不能講？」

「這裏不方便。」

「那就去公園吧！」岳嘯林領頭走向兆豐公園。

進入兆豐公園，岳嘯林專選遊客多的地方走去，然後在一張石櫈上坐了卜來。

跟他說話的仍然是那位掛金錶鍊的仁兄。

「聽說岳先生在調查樊積雨的死因？」

「是的。」

「聽說，岳先生是樊積雨寫快信從天津請來的？」

「不錯。」

「還聽說，樊積雨在信中就已經表示他有了麻煩，所以要請岳先生趕來帮忙，是嗎？」

「對。」

「樊積雨的拳脚功夫不錯，如果他還要請岳先生帮忙，那表示岳先生的功夫比他更高，是嗎？」

岳嘯林笑笑，沒有回答，也不便回答。

那大漢道：「有位朋友，想請岳先生坐一把金交椅。」

「條件呢？」

「吃香喝辣，封金包銀。另外嘛，」說到這裏，那大漢面露詭譎之色。「負責在三天之內，找出殺害樊積雨的兇手。這種條件不算壞吧？」

岳嘯林發現自己已經鑽進了一個圈套，而且愈套愈緊，但他並不在乎，因爲他想順着圈套找出那個扯着繩頭的人。

他冷冷地衡量這三個大漢，不過是屠夫型的人物——賣的是幾斤肉，他只要三拳兩脚就能將他們擺平，而他不願這樣做，他始終認爲練拳脚只是爲了强身，充其量也是用來防身絕不可輕易用來攻擊別人。

「條件的確不錯，不知道信用如何？」岳嘯林不動聲色地問。

「金字招牌，信用可靠。」那大漢用的是商家口吻。

「我是指三天之內找到殺害樊先生兇手的事。」

「當然也沒有問題。」

「這麼說來，莫非兇手已經放在那位朋友的衣袋中了？」

「上海灘都放在那位朋友的衣袋裏。」那大漢的口氣眞夠大。

「既然如此，又何必還要拉攏我這個外鄉人？」

那大漢道：「那位朋友愛才如渴，想交你這個朋友。」

岳嘯林當然聽得出這都是甜言蜜語，但他想不通對方如此攏絡的目的何在呢？是因爲自己在追查殺害樊積雨的兇手而使他們不安嗎？那又爲甚麼三天之內交出兇手爲條件？眞交得出來嗎？交出來的是眞兇手嗎？

岳嘯林決定先見見那位「朋友」再說，當然這也許是一個死套子，他一鑽進去就脫不出來，但他不管那麼多，也不在乎。

「去吧，去見見那位朋友再說。」

三個大漢笑了，他早先一定以爲這筆買賣不易成交，想不到却順利作成了。

出了兆豐公園，叫了四輛黃包車，反正岳嘯林對街道也不熟，上了車任由他們帶着跑，他甚至還安詳地閉上眼睛養起神來了。

車子在一條幽靜的弄堂裏停卜，岳嘯林看到了一座鐵柵大門，儼然一副大公館的氣派。

院子裏有兩條德國種狼犬，猙猙瞪人，一看這種排場，岳嘯林就知道那位「朋友」的身價了，他顯然比樊積雨更上了一層樓。

岳嘯林被接待在陳設豪華的客廳裏，少不了敬烟奉茶那一套，接着，主人出來了。

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身裁微胖，皮膚白皙，看得出他的生活是多麼優裕，手裏兩個大鐵彈子，搓揉得旋轉如飛，嘩嘩作响！

岳嘯林守着作客人的禮數，連忙站立了起來。

「坐！坐！」主人非常客氣。

「貴姓？大名？」

「我姓董。」主人自我介紹：「名叫更生，你要是看得起我，就喊我一聲先生。」

上海灘的江湖人物習慣將老師稱爲先生，將徒弟稱爲學生。岳嘯林不懂，也就糊糊塗塗地喊了一聲：「董先生！」

董更生笑得闔不攏嘴來，連忙向旁邊的人招呼道：「我收了這樣一個學生子，應該慶祝慶祝，夜裏在豐澤樓擺酒，多請幾個朋友？」

旁邊的人回話說：「豐澤樓是北方菜，先生沒有喫過北方菜呀！」

「呀，我剛剛收的學生子，是北方人呀……還有，敎裁縫師傅來，跟他量幾套衣服，今天夜裏，要穿光鮮點，來不及作，就買一套現成的。」

「是，我們就帶他去。」

董更生的鄉音很重，說話又快，岳嘯林一直就沒有聽清楚對方在說甚麼，等那帶路的大漢不厭其煩地解釋一遍之後，岳嘯林才發現誤會太大了，他根本就不明白「先生」的意思，而且他已經有過一個師父，根本就沒想到再去拜第二個師父，何况他對董更生的爲人一無了解，這未免太荒唐了。

他婉轉地將心意說出，請那帶路的漢子代爲轉達。

那大漢似有爲難之色，但，最後他還是說了。

董更生像是淋了一頭涼水，他問道：「剛剛他們沒有跟你講清楚嗎？」

這一次他說得比較慢，免得再生誤會。

「講清楚了。」

「如果你沒有誠意，你爲甚麼要來？」

「我來，是爲了樊先生……」

「好，阿拉就這樣講定，現在你叫我先生，三天以內我若是交不出兇手，找不出贓證，你就管喊我癟三好了。」

「癟三」的意思，岳嘯林不懂，但他也明白不是甚麼好話。情勢如騎虎，而且他追查樊積雨被殺的事已經到了着迷的程度，他也就點頭答應了：「好，董先生，我相信你。」

這個卜午，岳嘯林似乎只有像木偶樣被人擺佈了，這些他都忍受。他感覺到似乎又鑽進了一個圈套，他只希望這是活套而非死套，將來還有鬆脫的機會。

「爸！」這時一個二十左右的少女突然奔了出來，好像有很急的事情。

「甚麼事體啦？」董更生連忙問，他似乎是個很疼愛女兒的父親。

「今天卜午我要用車子。」

「又要到甚麼地方去呀？」

「我跟幾個同學約好了，要去龍華看桃花……唉！這個甚麼人呀？」

「他叫岳嘯林，是爸新收的學生子……這是我女兒，叫桂芬。」

「爸！」董桂芬嘟着嘴說：「儂收的學生子都是粗里粗氣，會打相打的，就沒一個斯斯文文乾乾淨淨的。」

「哎呀，桂芬，我收學生子又不是替你找女婿，你担甚麼個心事呀？」

「爸，我才不担心哩……對了，天蟾大舞台的票子訂好嗎？」

「訂好啦！」

岳嘯林見他們父女談得很有勁兒，連忙說：「董先生，我先告退了……」

「咦，你是北方人？」董桂芬似是突然對他發生了興趣。

「是的。」

「今晚陪我去看京戲，北方人一定懂戲，我看不懂的地方，你可以跟我講。」

岳嘯林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他到底算甚麼？跟班？聽差，還是木頭人。

「哼！也不理人。」董桂芬發小姐脾氣了。「架子眞大！」

「桂芬呀！」董更生笑罵着說：「勿作興這樣，人家今天是貴賓，夜裏請客他能不到嗎？改天阿爹教他陪你去，好了吧？」

「哼，人家說北方人脾氣硬得像石頭，一點不錯，還是劉玉堂好，一點都不搭架子。」

此語一出，岳嘯林的心坎上就好像捱了一斧頭。從語氣，態度都可以聽出來，劉玉堂跟董桂芬很熟，而且和董更生也有極親密的關係，這本來是條好綫索，可是岳嘯林却不敢表露甚麼。現在，應該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刻。

「好啦。」對於女兒洩漏了秘密，董更生倒沒有顯著的反應，他似乎對女兒的撒嬌，歪纏有些兒不耐煩了。「到裏廂去，阿爹還有正經事體哩！」

董桂芬只好嘟着嘴跑進去了，臨轉身的時候狠狠地盯了岳嘯林一眼。

「嘯林呀！」董更生親熱地叫着他的名字。「桂芬剛才提到劉玉堂，我倒想起來了，他以前在天津紅得很哩，你認識他嗎？」

「當初不識，來到上海後倒見過一面。」

「哦！」董更生似乎對岳嘯林的回答稍稍感到意外，但他並沒有追問下去。「劉玉堂初到上海來的時候在我這裏也住了好幾個月，我蠻喜歡他。因爲他是科班出身，怕蹧踏他，所以沒有打算收他作學生子，却想不到被辛九姑那個濫婆娘吊去了，現在想想還後悔！」

岳嘯林心頭稍稍鬆快了一些，如果劉玉堂與董更生只是這種關係，那麼剛才自已可就平白緊張一陣了。不過，這也可能是對方的掩飾之辭。

「嘯林，你剛才說，到上海以後見過劉玉堂一面？」

「是的。」

「甚麼辰光？」

「昨天。」

「你們從來不認得呀？」

「他釘我的梢，被我發現。後來我才明白他釘梢是善意的，他警告我不要過問樊積雨的事。」

「他死在兆豐公園，你聽說了嗎？」

「知道。」

「嘯林，你對他的死有何看法？」

「他是被殺滅口的。」

「嘯林。」董更生臉色凝重地說：「在見到你之前，我就已經猜想劉玉堂是被殺的，但勿曉得爲甚麼被殺。現在我明白了，的確是被殺滅口，因爲他知道樊積雨被殺的秘密。」

「那麼，董先生一定知道誰是兇手。」

「不知道。」

「怎會不知道，殺劉玉堂的人也一定是殺樊積雨的人。也許不是同一個人下的毒手，但他們之間至少有關連。」

董更生贊同地說：「那是一定的。」

岳嘯林追問道：「是誰呢？」

「我勿曉得。」

「甚麼？董先生，你不曉得？」

董更生連連地搖着頭，說：「我眞格勿曉得。」

岳嘯林的臉色很難堪，語氣當然也難聽：「董先生，這就成爲笑話了，如果你這也勿曉得，那也勿曉得，你如何在三天之內，交出兇手？」

「我正在佈置一個圈套，兇手一定會鑽進套子裏來。」

岳嘯林一聽圈套兩個字頭皮就發麻，他不喜歡工心計，而且圈套可套別人，不小心也會套住自己。

董更生當然看得出岳嘯林的臉色很難看，他似乎有更機密的話要跟岳嘯林說，一揮手，一邊侍立的幾個大漢就退了出去。

「嘯林，我是認得樊積雨的。」

「嗯！」岳嘯林的反應很冷淡，同在上海灘混世面，相互認識也並不稀奇。

「不但認得，而且還蠻要好。」

「哦？」岳嘯林現在開始感到有點兒驚奇了。

「倒不是因爲有甚麼事體需要合作，也不是因爲在『地界』上有甚麼牽扯，只是因爲我喜歡積雨這個人，他豪爽，正直，不但是典型的男子漢，還是個够資格豎大姆指誇讚的江湖漢子。」

現在，岳嘯林更感到驚奇了，這番話從董更生嘴裏說出來太够份量，從身份，地位來說，樊積雨和他是不够格交朋友的。

「積雨生前常常來看我，我們喝幾杯老酒，談談山海經，蠻愉快的，不過，我們常碰頭外界人並不知道。」

「爲甚麼要隱瞞這種交誼的行爲呢？」

「嘯林，你不懂，我在閘北，他在滬西，各不相涉。而且本地大亨都不跟外地來打天下的人物來往。傳揚出去又會引起一番猜疑，那又何必？」

岳嘯林沒有吭聲，董更生所說的理由並沒有被他接受，但他不表示，靜靜地等待下文。

「我跟積雨無話不談，他也不是個喜歡隱藏秘密的人。以他的作風來說，也沒有不可告人的事，要嘛不作，作了就敢講，近來他却變了。」

「怎麼個變法？」

「變得吞吞吐吐的，不像以前那麼爽快，酒喝得比以前急，比以前多，好像有甚麼煩惱困着他。」

「你沒有問過嗎？」

「問過呀，他總是搖頭，嘆氣跺脚，開始我一直問，他總是不講，我就不敢問，也不便問了。」

「他連一點口風都沒有露嗎？」

「沒有。」

「他有沒有因爲你的追問而閃避你呢？」

「沒有。他反而來得比以前更勤快，幾乎夜夜都來，總要喝到兩三點鐘才離開。」

「他一定遇到了甚麼煩事。」

「就在他遇害的頭一天晚上，臨走時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甚麼來着？」

「他說，明天夜裏我一定要告訴你一件事，我要是再不找個人說說，我會蹩死了——想不到就再也無法見到他，聽到他將要說些甚麼啦。」

岳嘯林除了認眞聽董更生所說的每一個字之外，也很仔細地觀察對方的表情與語氣，他幾乎敢肯定，董更生沒有作僞，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

「太巧了，積雨剛要露他心中的秘密他就被殺了，這表示他跟我的一言一行都被人監視，所以我要查出來。」

「打天下，爭地界，無非都是爭名奪利。」說到這裏，岳嘯林有些躊躇，他似乎唯恐他的言辭對死者有所不敬。「我看，樊先生的死因大概也跟名利二字脫不了干係。」

「我看不會。」

「爲甚麼呢？」

「積雨不好名，他生性豁達，金錢也看得

很淡。」

「那麼，是不是他知道了別人甚麼秘密，別人非殺之滅口不可。」

「也不可能，上海灘沒甚麼秘密，甚麼人幹甚麼事，大家都淸楚。」

岳嘯林似乎找不出理由來了，想了許久，他突然想起阿桂。

「樊先生有個女人，董先生聽說過嗎？」

「叫阿桂是不是？從前是會樂里堂子裏廂的，聽說蠻好，蠻規矩格。」

「她偸偸地說了一句話，她說：樊先生可能死於自己人之手。」

「自己人？」董更生顯然吃了一驚。「她有憑據嗎？」

「她說，樊先生手底下的王坤生曾經私底下跟她說過，教她勸勸樊先生，少管閒事，多享清福。」

「就憑這句閒話而起猜測之心，那太牽强了，說不定人家眞是一片好心呢？嘯林，你別看曹家渡的場面小，環境倒是複雜得很，除了積雨之外，別人眞還罩不住，王坤生會不明白嗎？」

該談的也談完了，岳嘯林將話鋒轉到正題上。「董先生，我們應該從何處着手呢？」

「看我的。」董更生拍着胸脯，那似乎是一個有力的保證。

岳嘯林辭了出來，既然要唱一台戲，當然要置辦戲裝，這叫做扮什麼像什麼。

一出廳堂就碰到了董桂芬，她好像是存心在這裏等着岳嘯林的。

「過來！」董桂芬一副千金小姐派頭。

岳嘯林含笑走過去。

「我跟你講，」董桂芬义着腰，惡狠狠地說：「你不要以爲你做了阿爹的學生子就有什麼了不起，你最好還是拍拍我的馬屁，要不然你在這裏的日子就難過！」

岳嘯林並沒有生氣，看樣子董桂芬從小就嬌生慣養，她當然會耍小姐脾氣。

他反而笑嘻嘻地問：「馬屁怎麼拍法？」

「這都不懂呀？我要看戲啦，我要去逛百貨公司啦，你就跟在我旁邊當保鑣。」

「可是今晚令尊……」

「我告訴你，那種場面沒意思，你不會偸偸溜出來嗎？」

「怎麼個溜法？」

「晚上在豐澤樓宴客是不是？」

「是呀！」

董桂芬道：「晚上六點半開宴，拖到八點鐘也差不多了，你悄悄離座，從後門溜出來，我叫車夫開車在後面弄堂裏等你。趕到天蟾舞台剛剛好，今晚是梅蘭芳，金少山合演的別姬，嶄得很。」

「好吧！」

「你要黃牛，當心我剝你的皮。」

俗話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岳嘯林走進百貨公司的時候還一身鄉氣，當出來的時候就變成一個公子哥兒了。

他向同行的人打了一聲招呼，一輛洋車拉他到同慶茶樓，那裏的人一個也沒有將他認出來。這不是十里洋場的闊少嗎？那像從天津來的北佬呀？

岳嘯林才不在乎那些奇異的眼光，他將王坤生找到後面僻靜處，只說自己找到一條有力的綫索，要單獨行動三天，有關董更生方面的事情一字不提，由此可見，阿桂的話對他還是產生了影響。

王坤生當然免不了要追問：「岳老弟！你到底發現了什麼綫索呀！上海地方你又不熟，萬一……」

「坤生阿哥，你放心好了，人家吃不了我的，如果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最好現在就說，要嘛！三天以後再說，這三天我不會跟你連絡。」

王坤生皺皺眉頭，也就沒有再說什麼。岳嘯林表示樊積雨開弔入殯的那一天他會去，他的小包袱仍然放在茶樓裏，這幾天他是不需要那些舊衣裳了。

岳嘯林始終有一個感覺，他認爲一定有人在暗中注意他的行動，他曾經想法子把跟踪的人引出來，但他失敗了，對方顯然是老手。

離開同慶茶樓只不過四點來鐘，離開豐澤樓宴會的時間還早，因此，他就信步亂逛。反正，黃包車處處都是，他也不担心迷路。

走過幽靜的極司非爾路，那個跟踪他的人終於現形了，岳嘯林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當他發現，而又肯定之後，立刻就掉頭向回走。

那個跟踪的人似乎有些愕然，他連忙蹲下來拴鞋帶，事實上他的鞋帶根本就沒有散。

岳嘯林更加肯定，他走到那人的面前停下來。

那人約莫二十五，六歲，從結實的胸肌和特別粗壯的上臂可以看出來他一定是練過幾天硬功夫，臂力必然很大，不過，絕不可能有什麼高超的搏殺技巧。

岳嘯林相信自己能吃得住他。

而那個小伙子，也一定相信自己能吃住岳嘯林，因此，他站起來，並沒有掉頭就走的打算。

岳嘯林開口了：「我講的話你懂不懂？」

那小伙子搖搖頭。

岳嘯林握緊拳頭，在對方鼻尖前搖幌着：「認識這個嗎？」

那小伙子仍是搖搖頭。

岳嘯林閃電般攻擊，一拳敲中了對方的左頰。

這一拳很重，很猛，那小伙子只是擺了一下頭，脚步站得穩穩的，要是換一個人，牙都會被敲碎。

而他沒有還手，也沒有問岳嘯林爲什麼要打人，仍舊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岳嘯林又揮出一拳，這一拳更重，更猛，結結實實地搗在對方的腹部。

嘭！這一拳就像擊在一個百斤重的砂袋上似的。

那小伙子仍然沒有動，也仍然沒有反擊。

岳嘯林感覺無趣，只有繼續走他的路，可是，那個小伙子還是跟上來了。

岳嘯林眞拿他沒轍，心想：你要跟你就跟吧！看你跟到什麼時候？看你跟到什麼地方？

岳嘯林連洋車都懶得叫，像賭氣似地在街上亂走，那個結實小伙子始終以間隔二十步的距離緊緊跟着他。

一條極司非爾路就走了將近四十分鐘，突然，從橫巷裏衝出兩個彪形大漢，一左一右地將岳嘯林架住了。

在這兩個大漢現身的那一瞬，岳嘯林就發現對方來意不善，以他在武功上的修爲，並不見得就會輕易被對方架住，而他並沒有閃避或抗拒。

「岳先生！」其中一個，說着半生不熟的北方話：「請識相一點，跟我走，不然你要喫虧。」

這正是岳嘯林不抗拒的原因，有人出現找他，可說正中他意，有人出面等於多了一根綫頭，綫頭愈多，對他偵查樊積雨死因的工作就愈加有利。

岳嘯林正在思索該用什麼方法與對方週旋，突然，右邊那個大漢像是捱了重擊般踉蹌衝前了好幾步。

原來，那個一直跟着岳嘯林一步也不肯放

鬆的精壯小伙子突然展開了攻擊。

小伙子的攻擊非常猛銳，被打的傢伙還沒有站穩，他又撲了上去。

剛開始，岳嘯林的確有些莫名其妙，但他立刻就有所領悟，一直跟踪他的小伙子也許是他的「朋友」。

一念及此，也就立刻有了動作，岳嘯林用的是擒拏之術，在對方驚疑未定之際，以閃電般的高超手法將對方制服了。

由於小伙子的打擊太過强勁，另一個傢伙倉皇逸去，小伙子並沒有追趕。他囘轉身，撮唇向遠處打了一聲唿哨，立刻有一輛黑色小汽車開到了他們身旁。

車上除了司機之外，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岳嘯林方才在董更生那裏見過，現在，情勢甚明，不需要費唇舌來解釋了。

車上的大漢跳下，合力將俘虜推上車，司機立刻開足馬力駛去。

岳嘯林向那小伙子道歉：「小兄弟！剛才眞對不住，請多多原諒。」

那小伙子仍然面無表情。

另一個大漢在一旁解釋：「岳先生，他又聾，又啞，根本就聽不懂你說些什麼……」

那大漢接下來又將這件事情的起緣說了一遍，原來董更生接獲密報，說有人打算暗算岳嘯林，立刻派人去同慶茶樓守候岳嘯林的行踪，然後在暗中保護，董更生的動機也許只是不願使岳嘯林受到傷害，却料不到意外地還捕獲了一個活口。

車到董府，直進庭園，那傢伙被架了下來，一路上岳嘯林冷冷觀察，發現那傢伙一副不在乎的樣兒，看樣子不可能問出什麼口供。

董更生在階前佇候，他世故深沉，並未因爲有所斬獲而喜形於色，反而皺緊了眉頭。

岳嘯林深深佩服這位地方上的大亨，因爲他已經看出來董更生不喜歡耀武揚威那一套。

「嘯林！」董更生悄悄地將岳嘯林喊到一邊。「事體好像愈來愈複雜了。」

「董先生，我要提醒你一句俗話——擒虎容易放虎難。」

「我知道，只要他有口供就好辦。」

「萬一他什麼也不講呢？」

董更生楞了一楞，眉頭又皺緊了，良久，才忿忿地說：「這個癟三不是鐵打的，我勿相信他不開口。」

「董先生，據我觀察，這傢伙是個硬漢，而且，逃囘去了一個，那邊一定也會想出應付的方法……」

「嘯林，你看怎麼辦？」

「讓我先跟他談談。」

董更生同意了。

當岳嘯林跟那個神色冷傲的大漢單獨相處在一間門窗均很堅固的房間時，他對自己將進行的工作並沒有太大的把握，了解要從交談開始，交談則需要語言的溝通，而他們兩個說的是南腔北調，能否溝通就是一個大問題。

岳嘯林掏出一支菸捲兒遞給對方，這樣不但可以表示自己的友好態度，也可以緩和對方的情緒，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想不到對方却冷峻地拒絕了。

岳嘯林又將菸捲兒放進菸盒，然後慢慢地說：「我希望你能聽得懂我說的話，因爲我是北方人。」

「我也是北方人。」

聽到道地的北方話，岳嘯林不禁有親切感，心中的顧忌也消失了。他連忙問道：「貴地是……」

「我是安東人。」

「哦！我是山東人，在天津長大……」

那漢子打斷了他的話。「岳先生，我知道你想用溫和的方式問我許多話，我要說的只有一句話，希望你能聽得進去。」

「請說！」

「速離是非之地。」

「你是指……」

「最好是立刻離開上海灘，否則，你也要立刻離開這裏，」那漢子指着脚下，「我說的是董家。」

岳嘯林相信北方人的爽直，但是他此刻却不能相信對方的話，因爲對方曾經和他的伙伴在路上對他展開了攻擊，那最少也構成挾持，是故意的行爲。

「朋友，這句話你應該在一見面的時候就對我說。」

「那時沒有機會，因爲有人在監視你。」

「那麼，你們也該表現得友善一點，不應該一見面就想挾持我，架我走。」

「那是誤會，岳先生，你知道劉玉堂死得不簡單，我們當然也不希望你走上那條路……我們故意作出粗暴的行爲，你會拳術，一定反抗，我們就可以趁機把我們要說的話告訴你。沒想到你毫無反抗，更想不到後面監視你的人立刻就趕上來了。」

這番話是很合情理的，即使是假話，說得也相當高明。

「朋友，你明白你的處境嗎？」

「我知道。」

「眞知道？」

「生死邊緣。」

「可是你毫無懼意。」

「因爲我確信你能救我。」

岳嘯林不禁楞了一楞，他暗暗佩服對方的觀察力，却不佩服對方的判斷力，想救他出險是一回事，有沒有這種力量又是一回事。

「你知道樊積雨的被殺內幕嗎？」

「岳先生，在未安全離開這裏之前我不會再說什麼。」

「你這種口氣像威脅。」

「岳先生，我說的是實情，你是否信得過我，那完全要靠你的判斷了。」

這的確是令岳嘯林難以決定的問題，孰是孰非，孰眞孰假，取決於一念之間，偶有差錯，就會陷入不堪收拾的局面。

當然他不會猶豫，他那種年齡，他那種性格，都是果決果斷的，他决定冒一次險去相信這個陌生人。

他拍拍手，喚來一個漢子來看守着，而他則去見董更生。

董更生在等待他的消息，一見面就迫不及待地問道：「嘯林，問出什麼話沒有？」

岳嘯林搖搖頭。

「嘯林！用硬的，不怕他不開口。」

岳嘯林仍是搖搖頭。

「那能？你不贊成？」

「董先生！我想把他放了。」

「放了！」董更生的眼睛珠子瞪得像銅鈴，「儂曉得放他之後的後果嗎？」

「董先生，我明白，你是怕對方興師問罪是不是？其實，把柄已經落在對方手裏了，兩個人，逃走了一個，難道對方還不曉得這件事嗎？」

董更生沒再說話，沉吟良久，他才問道：「你放他的動機何在？」

「董先生，我們現在想知道的，就是他是那個地界上的，放他回去，後面跟梢，不是很快就明白了嗎？萬一對方興師問罪，我們也有退路呀！」

「好吧！這件事由我來接辦，你去教他走吧！」

岳嘯林回到原處，帶着那個北方漢子走向

大門，其餘的人並沒有干涉他，顯然，岳嘯林在董府已經有了相當的權威。

「岳先生，我就知道你能辦到。」

「朋友！如果你方才所說是眞，那麼，他一定另有目的。」

「所以，你還是要趕快離開此地。」

「朋友，你方才說，在離開此地之前，你不會再說什麼的，而我呢？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情況之前，絕不會離開，所以，你要答應我兩件事。」

「說說看。」

現在，他們已經走出了董府的大門，來到馬路的人行道上。岳嘯林停下脚步，緩緩地說：「第一件事，你約好時間，地方，咱們見面一談。」

「西藏路，中法大藥房對面一條巷子，那裏有一個算命先生叫做雲海大師，明天一早九點鐘，我在那邊等你，你一個人來。」

「好！第二件事，請告訴我尊姓大名。」

「我姓方，單名一個覺字。」

「黃包車！」岳嘯林替他叫車，然後握着對方的手說：「方兄！一路順風！」

這時，董府也出來了兩個人，他們也在叫車，那顯然是董更生安排的追踪者。

方覺似乎沒有發現這些情況，也許他故作未見。他向岳嘯林揮揮手，上了黃包車。

就在這一瞬間，一把飛刀，插進了方覺的心口。情況來得太突然，嚇得車夫丟掉車把就跑。

岳嘯林看得非常清楚，甩出飛刀的刺客，是一個灰衣漢子，他走在對面的行人道上，在他出刀殺人之前，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去注意他。

當他行刺得手之後，立刻拔腿就跑。速度之快，顯示他是這一行的專家。

岳嘯林毫不思索地追了上去。

岳嘯林在天津每一天從早到晚不是練拳就是踢腿，沒有一天閑過，再加上他年少力强，他自信在速度，耐力方面，都不會比別人差；也就是說，他有把握將那個擲刀殺人的兇手逮住。

情況也的確如此，逃跑的約莫超前三十步，這種優勢很快就被岳嘯林趕上，眼看彼此距離只有十步左右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變化：前面那個逃跑者突然鑽進了一條橫巷。兵法上有所謂「密林不入」的戒律，岳嘯林不免一楞。這一楞的時間也許不算很長，却足够逃跑者轉好幾個彎兒。等到岳嘯林一咬牙決定追進去時，早就不見那人的影兒了。

弄道非常複雜，即使當時岳嘯林毫不猶豫地猛追不捨，地形完全不熟悉的他也未必一定就能够將那個殺人的兇手逮住。

岳嘯林一開始追，後面的人也趕來支援，這時支援的人也趕到了。當他們看見岳嘯林靠在牆壁上直喘氣時，也都停了下來。

最使岳嘯林感到意外的是，董更生也相繼趕到了；那樣大的年紀，那樣肥胖的身裁，速度也這樣快，眞令人想像不到。

董更生雖然也在喘吁不住，却還能够指揮若定，他先吩咐人趕到巡捕房去報案，然後挽着岳嘯林慢慢往董府走去。

「董先生！」岳嘯林表示歉意。「眞想不到，如果我不跟他說話，他們的人也許不會殺他滅口。」

「這不怪你，」董更生的態度很冷靜。「他一被我們逮住，他就死定了。這樣也好，對方現在還不願表露身份，我們還有充裕的時間……嘯林！你要記住一件事，如果巡捕的探長找你問話，你是什麼也勿曉得，只是我教你送客，曉得嗎？」

「嗯！」

「如果問你殺人的兇手是什麼個樣子，你就講你沒有看清楚。」

「嗯！」

董更生沒有再問別的；甚至沒有提到死者可曾對岳嘯林說什麼，這使得岳嘯林有些愧疚，比較起來，自己實在有點兒奸詐。但是，那能隨便亂說嗎？如果方覺所說的話是眞實可靠的，自己豈非用繩索打了一個圈套，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將繩索的另一端交到董更生的手裏。

回到董府門前，只見路邊已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董更生打個手勢，示意岳嘯林回到屋裏去。

一進入大廳，就遇上了董桂芬，她以嘲弄的口吻說道：「那能？頭一趟做事體就出毛病啦？」

岳嘯林笑笑，他不想跟這種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歪纏個沒有完。

「到後頭來，」董桂芬以命令的口吻說：「我教你一點作人，作事的訣竅，在上海灘當白相人也不是簡單格事體哩！」

岳嘯林在天津過的是平靜無波的生活，來到上海才兩天，就經歷了太多的詭波譎雲。環境陰惡，他不得不將他的處世原則稍作調整；因此，他想趁此機會在董桂芬口裏打聽一些乃父的爲人。

來到後面花園，二人進入了一座涼亭。園雖不大，倒也佈置得非常雅靜，似乎和外面的血腥世界完全隔絕了。

「儂姓岳，名叫嘯林，對不對？」董桂芬的口就吻像在審問犯人。

「是的！」岳嘯林忍受了對方的刁蠻與自大。

「儂到上海來的目的是什麼？」

「是樊積雨樊老先生寫信教我來的。」岳嘯林只得假話說到底。

「現在樊先生被人家用斧頭砍了，儂又打算怎麼辦呢？」

「當然要查出他的死因，兇手是誰。」

「聽說我阿爹已經答應在三天之內爲儂找到殺害樊先生的兇手，是嗎？」

「是呀！」

「那你就乖乖地等好了，還要管什麼閑事？上海灘有多大，儂曉得嗎？有多少人，儂曉得嗎？儂只有一樁事情好作，聽阿爹的話，聽我的話。」

「董小姐……」

「喊我桂芬，我頂討厭人家叫我小姐。」

「好吧！我叫妳桂芬……我想問問，董先生在地界上是……混那一方面的。」

董桂芬反問：「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岳嘯林說道：「我是說，董先生是靠賭呢？還是……？」

「岳嘯林！要是別人在我面前說這種話，他早就要吃耳光了。我阿爹什麼都不靠，就靠他董更生三個大字，就可以篤定泰山。」

岳嘯林明白了，董更生如今已是大亨，儘管潛勢力非常雄厚，却已不需要出面撈，自有那些徒子徒孫爲他送上門來，包管吃穿不盡。

「儂在想什麼？」董桂芬顯然是對他很注意。

岳嘯林彷彿沒有聽到她的話，在這一瞬間，他突然想到了許多問題：董更生手底下門生衆多，他們各自佔據一個點，經過董更生的串連就成爲許多綫，再加交織就成爲一張網，說不定樊積雨就是其中一條主綫。有人不願眼見這張網的織成，就將那條主綫砍斷了……

「喂！儂在想什麼呀？」董桂芬這一回嗓門提高了。

「哦！」岳嘯林應變倒也很快。「我在想劉玉堂。」

「劉玉堂？儂想他作什麼呀？」

「當初他在這裏的時候，董先生爲什麼不收他作學生呢？」

提起這個問題，董桂芬似乎顯得很煩躁：「算了！勿要再提劉玉堂了，提起他，我就生氣。」

「妳生什麼氣呀？」岳嘯林偏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想想看好了，當初他在跟我們同進同出，陪我上館子，陪我聽戲，好了，他突然跑到辛九姑那裏去了，我是個未出嫁的大姑娘，教我面子往什麼地方擺呀？」

岳嘯林又開始分析了：樊積雨與董更生非常親近，而劉玉堂已與董桂芬疏遠，隔絕，怎麼這兩個人會先後被殺而又互有牽連呢？

這是說不通的呀！

這時，董更生突然出現了。他見岳嘯林和他女兒坐在涼亭裏談心，似乎有些意外。

岳嘯林當然是不待他召喚就迎了過去。

董更生也沒有說什麼，掉頭就走，那意思非常明白，教岳嘯林跟着他去。

二人又來到了那間小客廳，所不同的是這一次除了他倆之外再也沒有別人。

「嘯林！事體鬧大啦！」董更生的神情，語氣都非常凝重。

岳嘯林沒有吭氣。因爲他對董更生了解得太少，多說話並不相宜。

「嘯林！你們出去的時候，他告訴你一些什麼？」

「他只告訴我，他名叫方覺。」

「沒講別的？」

「沒有。」岳嘯林隱瞞了那次約會，約會的對象已被殺，已無必要再提了。

「嘯林！你應該想想看，他們爲什麼要殺姓方的？」

「我想不出來。」

董更生說：「只有一個原因——他的主使人怕露面。你們併肩走出，埋伏的殺手並不明白你是要釋放他，還以爲他要帶你去見他的主使人。」

「董先生！你剛才說，事情鬧大了，是什麼意思？」

「巡捕房一個姓李的探長，平常就跟我有點過不去，他剛才問起我，死者叫什麼名字，我就隨便說了一個名字，反正死人又不會開口，什麼人曉得死者身上有一本記事簿，上頭寫的名字跟我講的完全不對，姓李的探長認爲其中有問題，等一下，還要教我到巡捕房去問口供。」

「這是小事呀！你就說是我的朋友，你也弄不清楚，認錯人了，這還不簡單嗎？」

「不行。那樣你就要露面了。」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想教你露面……沒關係，這樁事體我會想辦法去了結，夜裏請客的事阿拉照常進行，我看你也累了，去休息，休息吧！」

「不！我還要到曹家渡去一趟。」

「還有重要的事嗎？」

「我到你這裏來，總需要跟王坤生說個明白，免得發生誤會，剛才本來要跟他去會面的，沒想到遇上這樁事情，就誤了，我還是要去一去。」

「好吧！你直接去豐澤樓好了。」

「我知道。……董先生！我想請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儘管講。」

「不要再派人暗中保護我，我不習慣。」

「哦！」董更生笑了。「嘯林！你恐怕還誤會我派人在暗中監視你哩！」

「不！我絕沒有那種意思。」

「好！去吧！自家要小心點。」

岳嘯林道：「董先生！你放心好了，我會照顧自己的。」

出了董府，岳嘯林叫了一輛黃包車，教車夫送他到西藏路的中法大藥房。

方覺既然約他到什麼雲海大師的命相館見面，那麼，雲海大師就不可能與方覺完全沒有關係。

那條巷子很好找，而且巷口還掛着雲海大師的招牌。

這時已近黃昏，命相館門可羅雀。大門敞開着，穿過一座小小的院子，就是廳堂。

廳堂無人，岳嘯林輕咳了一聲，走出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童，很客氣地問：「先生是要看相嗎？」

「是呀！」

「請坐一下。」

小童進去稟報，那位大師才慢吞吞地走了出來。

大師看上去似乎年紀不大，三十多歲四十不到的樣子，穿着一件道袍，好像是急匆匆套上去的。

大師在法椅上坐下，很氣派地問：「你是要算命？還是看相？課流年，卜凶吉，測字，嗯？」

岳嘯林早就把這位大師的營業項目看了個一清二楚，心裏頭也有了盤算，隨口就答道：「測字。」

雲海大師拿出一盒紙卷兒，教岳嘯林隨便挑一個。

岳嘯林挑了一個紙卷兒，舒展開，是一個夕陽西下的夕字。

「問什麼？」雲海大師皺皺眉頭，似乎已經從這個字上面看出了凶兆。

「找人。」

「不妙！」雲海大師頻頻搖頭。

「大師直說無妨。」

雲海大師提起筆來，一面在一張紙上畫寫着，一面喃喃地說：「夕陽西沉，如人之將死，你沒有挑挑揀揀，一拿就拿到這個夕字，一字加夕便成歹，歹再加七就成死，只怕這個人已經死了。」

岳嘯林心頭一震，這位大師測字的本領也未免玄奇得稍嫌過份了。

「大師！你不會測錯嗎？」

「福至心靈，錯不了……先生要找的是什麼人？」

「一個朋友，名叫方覺。」

「哦！」雲海大師並沒有特殊的反應，淡淡地說道：「你趕快去打聽他的下落吧！他恐怕……」

「我認爲大師一定斷錯了。」

「靈不靈過後方知……」

「大師！我這個朋友你也認識的，他約我到你這兒來見面，你怎麼反而說他死了呢？」

「先生！你這話就奇怪了，他約你在我這兒見面怎麼就不可能死呢？也許在路上發了病，也許碰了電車，也許一跤摔在陰溝裏……」

「胡說！」

「怎麼啦？先生！」

「你不認識方覺嗎？」

「不認識。」

「不認識他怎麼會約我在你這兒見面？」

「也許他要來看相，測字……反正我這裏是每個人都可以來的地方。」

「但是他親口告訴我，你是他的朋友。」

雲海大師霍地站了起來，氣呼呼地說：「你這個人怎麼蠻不講理呀？你再要歪纏，我就要叫巡捕啦！」

「大師！不是我歪纏，是我這兒有方覺的東西，很重要的東西，如果你認識他，是他的朋友，我就托你轉交給他。」岳嘯林也佈了一個圈套，在這個大家都喜歡耍圈套的地方，他又何必例外？

雲海大師憑着一件道袍就能大吹法螺，當然也不是簡單人物，他並沒有立刻就鑽進圈套。不過，他的一隻脚却踏上了繩套的邊緣了。

「這樣吧！你把東西留下，如果有這麼個人來這兒打聽，而他所說的姓名又對的話，我就將你托付的東西交給他。」

這話就漏出破綻了，如果他眞能卜凶吉，斷禍福，而肯定了方覺已死，此刻又如何會說出這種富於彈性的話呢？

岳嘯林心頭更加有底了，而他也不說穿。

「大師！這樣東西很重要，我一定要面交方覺本人，最少，我也要交給他最親近的朋友。大師口口聲聲說不認識他，我又怎能交給你呢？」

根據岳嘯林的估計，雲海大師那隻踏在繩套上的脚一定會伸進套子裏去，說不定連另一隻脚也會同時鑽進去。

殊不知結果却完全出乎岳嘯林的意外。雲海大師揮揮手說：「請吧，如果你認爲你這一趟白跑了，連測字的一角錢你都可以免付。」

說完之後，雲海大師就往後面去了。

岳嘯林眞拿他沒辦法，心裏想：這一趟眞是白來了！

垂頭喪氣地走出命相館，看看天色將晚，也不能再耽擱下去，因爲他還要趕去豐澤樓赴宴。

突然，他發現巷子裏站了三個彪形大漢。

那三個人雖不是歪戴帽子，斜瞪眼的脚色，但是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

岳嘯林心裏突然有種感覺，看樣子這一趟並沒有白來，好戲就要開鑼了。

戰鬥是突然發生的，連岳嘯林都感到有點措手不及。對方的攻擊，是羣體的，以他們出手之狠，速度之快，就可以看出他們想迅速了結。

岳嘯林一上來就捱了好幾拳，但他還可以將這三個傢伙擺平。而他並沒有那樣作，他用了一個暗套，當對方一拳擊中他的面頰時，他就順勢倒了下去。

他並沒有倒在地上，因爲那三個大漢的動作很快，又將他拖回了命相館。

岳嘯林好像押中了花會般高興。

他裝成昏厥的樣子，聽任他們擺佈，命相館的門關上了，他被扔在冰涼的地下。

只聽雲海大師說：「先把他綑上。」

「用不着啦，他不躺到下半夜不要想醒過來。」

「搜搜他的身上，」又是雲海大師的聲音：「說不定，他眞有什麼重要的東西要交給方覺……」

岳嘯林不能再等，也不會再等，他像一隻蝦子似的從地上彈跳而起，連環腿飛旋之下，那三個漢子立刻東倒西歪。

而他並不想逞威風，將對方打得落花流水，他只想制住雲海大師。

那是毫不費事的，當岳嘯林的右臂圈在雲海大師的頸項上時，那三個大漢都傻了眼。

「大師！」岳嘯林冷冷地說：「你現在還說你不認識方覺嗎？」

雲海大師不吭氣。

「大師，不吭氣是不行的，」岳嘯林的手臂箍緊了一些。「當你的頸項被我扼斷的時候，你想說話都來不及啦。」

雲海大師還是不吭氣。

岳嘯林情知不來點狠的，對方絕不會服貼，於是將右臂猛地一緊。

「我說，我說。」雲海大師尖聲嚷叫了起來。

「你說吧，詳詳細細地說。」岳嘯林放鬆了右臂。

「我認識方覺，他說過明天早上要借我這個地方見一個朋友，並沒有說今天，所以我不敢承認。」

「你怎麼知道方覺死了。」

「是……是你拈的那個『夕』字推算出來的。」

「胡說，一搭眼就看出你是一個江湖術士，滿嘴跑火車，胡說八道。你算算看，我要用什麼方法對付你？」

那三個大漢紛紛開了口：「小子，你要是敢傷害大師，我們就拆散你一身骨頭。」

對於這種恫嚇，岳嘯林是不會放在心上的，他冷笑着說：「嘿嘿，雲海大師，你那幾個小嘍囉可把我提醒啦，拆散週身的骨頭，那種滋味恐怕不好受吧？」

岳嘯林左手抓住對方的左腕，就要往後拗，看樣子他可不是光說不練的天橋把式。

「噯！噯！」雲海大師連忙嚷了起來，「老兄，有話好商量嘛！」

「從現在起，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只有一個問題。」

「好，你問吧！」

「你們的頭兒是誰？」

「頭兒？老兄，你別逗啦，看相，算命都是各幹各的，那有什麼頭兒呀？」

岳嘯林右臂猛的一勒緊，左手也猛的往後一帶……

「放下他，」驀然一聲沉叱在他的身旁響起。

這時，右邊那層布簾子撩了起來，一個四十來歲，身裁高大的男人從布簾後面走出來。

「你是誰？」

「我就是你剛才說的『頭兒』。」

「哼！」岳嘯林一鬆手，猛地將雲海大師往前一推。「你老兄早該亮相了，我這個人一向不喜歡跟嘍囉打交道。」

那個男人一揮手，三大漢連同雲海大師連忙轉身溜走了。

「你闖到這裏來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方覺死得太寃。」

「那麼，你就爲他申寃報仇呀！」

「我正在如此作。」

「哦，你是怎麼個作法？」

「我認爲方覺是死在自己人手裏，所以我要先找出賊窩。」

「你這種作法恐怕錯了。」

岳嘯林道：「我知道這裏不是賊窩，只是一個連絡站。」

「一開始你就把事情弄錯了，方覺不是死在自己人的手裏。」

「那麼，殺死他的是誰？」

「如果你眞想知道，我就告訴你，不過，說了也是白說，你不會信。」

「是眞的我就會信。」

「你如何判斷眞假呢？」

「我不是一個白痴。」

「那麼你聽着：方覺是被董更生的手下殺死的。」

這種話一聽就像是假的，栽贓的手法非常明顯，不過，岳嘯林却沒有這樣想，他認爲：如果對方一再以這種拙劣的方式來挑撥未免太不夠技巧了。

因此，他把這句話當了眞。當然不是完全相信，他還要逐步去求證。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高　皐・文　盧　令・圖

紅袖刀訣（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何凌風施展離間計，誘迫尤二娘帶領他們逃離迷谷，詎知尤二娘另存居心，設詞谷口已被封，勸他們隨她往長老院花園中假山洞暫躲，入夜後，尤二娘藉詞探路，往報童姥姥，至使何凌風、馮援、費明珠再一次落入長老院手中，唯童長老並沒難爲他們，反而設宴欵待，向他們宣述迷谷谷主唐小仙擬排擠長老院，要想獨攬大權，勾結外人，欺壓同門，怨責馮援不該將胭脂寶刀交給唐小仙，並說她也願以唐小仙所給予他們的條件交換寶刀，馮援答稱可惜寶刀只有一柄，藏刀圖已交唐小仙——

死中求生路　絕地顯奇才

童姥姥道：「這有何難，馮大俠可以再繪一張藏刀圖，我保證也贈諸位紅袖刀訣，並且護送諸位平安離開迷谷。」

馮援道：「這話當眞麼？」

童姥姥道：「決非戲言。」

馮援道：「只要我再給你一份同樣的藏刀圖，你就立刻送咱們離開迷谷？」

童姥姥道：「正是。」

馮援似乎有些「心動」的樣子，想了想，道：「我可以答應，但必須先離開迷谷，一到谷外，就替你再繪藏刀圖，你辦得到嗎？」

童姥姥道：「當然辦得到，不過，若無保證，我怎能相信你出谷後會如約履行，而且那藏刀圖一定是眞的？」

馮援道：「依你的意見呢？」

童姥姥道：「如照我的意思，自然希望先取得胭脂寶刀，再送諸位出谷，但那樣一來，諸位必然也不肯信任我，咱們最好能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讓彼此都能安心才行。」

馮援道：「不錯，姥姥快人快語，願聞其詳。」

童姥姥道：「老實說，按本谷谷規，諸位絕對沒有離開迷谷機會，我縱然有意想先送諸位出去，也只能暗中相助，不能公然進行。」

馮援道：「這一點咱們很體諒。」

童姥姥道：「我想：諸位對迷谷的顧忌，主要在紅袖刀訣無力解破，若能洞悉刀訣秘奧，不須我護送，諸位也能自己闖出去，所以，咱們不妨先交換刀訣和藏刀圖，等寶刀取到，諸位對紅袖刀訣也已演練純熟，那時，我再爲諸位安排機會，出谷自然易如反掌，不知諸位以爲這辦法可行嗎？」

馮援俯首沉吟了一下，說道：「姥姥準備爲咱們安排一個什麼機會，能夠現在先透露一點麼？」

童姥姥笑道：「諸位給我藏刀圖後，我會先替諸位安排一處既安全，又隱密，而且非常清靜的地方，讓諸位安心演練紅袖刀訣，等寶刀取到，長老會便召集全谷居民，替唐小仙舉行擇配大典，當全谷居民都在盛宴狂歡的時候，諸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平安離開迷谷了。」

馮援擊掌道：「好計，咱們就這樣決定，取紙筆來。」

童姥姥喜不自勝，連忙親自去準備紙筆，甚至將花琴和尤二娘也暫時摒退，以防洩漏消

息。

何凌風見席旁無人，忙低聲道：「老大哥，別忙繪圖，這老婆子分明有詐……」

馮援也壓低聲音道：「管她，反正就那麼一個糞坑，由她們去搶着掏吧。」

須臾，地圖繪好，童姥姥看了一遍，十分滿意，又連忙安排用飛鴿加急送出，同時吩咐花琴道：「快去替馮大俠準備應用的東西，我要親自送他們三位去練刀的地方。」

花琴去不多時，回報道：「東西都已齊備了。」

童姥姥滿臉含笑，擺手道：「三位請跟我來。」

步出花廳，已有四名「鑲藍邊」的婦女在外等候，每人手裏抱着一個厚厚的包袱。

一行人趁黑夜繞出東廂院落，疾步而行，既未燃燈，也無人開口說話，顯然是爲了廻避唐小仙的耳目。

不多久，穿過後莊，所行的方向，竟是直入谷底，而且，越往前走，路越崎嶇難行，景物也越見荒涼，漸漸連房舍人烟都看不到了。

何凌風突然感到一陣心悸，低聲道：「大哥，情形不對，你注意到這兒的泥土嗎？」

馮援低頭一看，臉色頓變。

費明珠却沒看出異樣，急問：「泥土怎麼樣了？」

何凌風道：「這兒泥土與前谷的不同，越往裏走，土色越深，現在已變成烏黑色，而且，谷底除了光禿的岩石，幾乎寸草不生……」

費明珠仍然不懂，問道：「這是什麼緣故呢？」

何凌風道：「咱們被送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冰宮火窟。」

費明珠混身一震，終於明白了。

事情明白了，也已到了地頭。

× × ×

這兒是谷底峭壁下，一列石屋，住着三個女人。

三個女人年紀都很大，身份也很高，其中兩個「鑲藍邊」的使者，另一個竟是「鑲銀邊」的長老身份。

那名長老，大約總有八十歲以上，滿頭白髮，却天生一張娃娃臉，但雙目俱瞎，眼眶部位，留下深深兩個黑窟窿。

其餘兩名鑲藍邊的使者，年紀却在四旬左右；竟然也是兩個瞎子。

童姥姥帶着一行人來到石屋，三名瞎女人已經聞聲迎了出來。

瞎子幾乎都有同樣的特長，那就是耳朵特別靈。

童姥姥對瞎眼老嫗顯得很尊敬，也很親熱，笑嘻嘻道：「傅姐，許久沒來問候了，這一向可好？」

那姓傅的瞎眼老嫗却冷冷答道：「老樣子，能吃能喝，倒也快活。」

童姥姥笑道：「那就是福氣，不像小妹我一天到晚窮忙，也不知道在忙些什麼，要想坐下來吃點喝點，也不能夠……」

傅姓老嫗打斷她的話頭，道：「你今天到後谷來，究竟有什麼貴幹？」

童姥姥道：「我是特地送三位客人來。」

傅姓老嫗一伸手道：「拿啓鑰號牌來。」

童姥姥從貼身處取出一面小銅牌，含笑交給了旁邊一名瞎眼鑲藍邊的使者，再由那使者轉交給傅姓老嫗。

銅牌不大，但牌上有孔，形式也很特殊。

傅姓老嫗仔細摸了一遍，側着頭問道：「幾個人？」

「三位。」

「幾男幾女？」

「兩位男客，另一位是個姑娘。」

「是否分批？」

「不必了，他們是一同來的。」

「好，」傅姓老嫗揣起銅牌道：「應用之物留下，你請回吧！」

童姥姥道：「傅姐，這三位客人都有一身好功夫，你可得招待週到些。」

傅姓老嫗冷哼道：「放心，老婆子眼睛雖然不方便，指縫裏却還沒有漏過一條泥鰍。」

何凌風三人聽了這話，面面相覷，心裏都同往下沉。

童姥姥却吩咐將包裹交給三人，笑着道：「三位，我只送你們到這兒，其他的事自有這位傅姥姥會替你們安排，希望你們能專心練習刀法，這些東西都是必用的，三位請收好。」

費明珠道：「這是什麼地方？你準備把咱們怎樣處置？」

童姥姥聳肩笑道：「三位不是要找清靜隱密的地方學習紅袖刀訣麼？這兒就是練刀最好的地方。」

說完，帶着手下逕自去了。

費明珠沉聲道：「馮大哥，何大哥，咱們上當了，這姓童的果眞沒存好心！」

馮援沒有接話，却匆匆解開了其中一個包裹。

包裹是一份乾粮和幾件厚重的禦寒衣服。

再解開其餘包裹，全是一樣。

何凌風輕嘆了氣道：「冰宮練刀。這兒是冰宮。」

「不錯。」傅姥姥木然接口道：「這兒就是冰宮。」

× × ×

冰宮奇寒，石屋也奇寒迫人。

三人都穿上了禦寒的厚衣，在傅姥姥和兩名使者的「押解」下進了石屋。

這三個瞎眼婦人，神情比屋中溫度更冷，身上却僅穿着平常單衣。

只憑這一點，就知道這三個瞎眼婦人，必然都有一身驚人的內功。

所以，馮援三人很識趣，安安份份，沒敢作逃走的打算，何況身在谷中，也根本無處可逃。

進入石屋後，傅姥姥首先詢問了三人的姓名，然後取出三粒藥丸，說道：「你們既然知道冰宮，想必已聽說過火窟，但爲了要使你們有公平求生的機會，老婆子仍然再當面告訴你們一遍……」

三人都沒吭氣，似乎已經毫無求生的興趣了。

傅姥姥自顧繼續道：「冰宮，火窟，乃本谷奇景，也是上蒼特爲本谷安排的藏珍寶庫，紅袖刀訣絕世奇學，就在冰宮之內，但宮中奇寒，滴水成冰，武功再高的人，在裏面也無法生存六個時辰……」

接着，便指指那三粒藥丸道：「不過，爲了讓你們盡情飽覽紅袖刀訣的秘奧，凡進入冰宮的人，本谷都贈心丹一粒，服下這粒丹藥，可以再多抗拒奇寒六個時辰，換句說話，你們可以在冰宮內活到十二個時辰，有這段時間，既可從容學習刀法，也可想想脫困求生的途徑了。」

三人依然沒有開口，但三個人都在很細心的傾聽着，顯見又並非全無求生之念。

傅姥姥又道：「冰宮之門，只能進，不能出，你們欲求活命，唯一途徑，只有通過火窟，而且必須在十二個時辰內通過，火窟和冰宮，不過一洞之隔，兩邊氣溫却有天壤之分，火窟中天火噴射，終年不息，別說是人，就算一根鐵棍，也會被燒溶化，你們若能想出妙法通過了火窟，不僅可得本谷不傳之絕世刀法，更

是本谷的神祇，從此將受到比谷主更高的尊敬……當然，自從本谷建谷至今，還沒有任何人能平安通過冰宮火窟，而喪命其中的人，却已經不在少數。」

說到這裏，忽然得意地笑了笑，道：「好了，該說的老婆子都已說完，你們若有疑問，現在可以提出來，老婆子願意盡我所知，替你們解答，如果沒有疑心，這就送你們進入冰宮了。」

費明珠望望馮援和何凌風，突然流下眼淚來。

馮援輕拍她的肩頭，苦笑道：「小珠子，別怕，一個人總要死一次，像這樣冷熱齊備的墳墓，化錢也找不到，水火同源，風水必佳，將來後人一定會發達。」

費明珠那裏還聽得進笑語，早已哽咽失聲，悲不可抑。

何凌風却臉色平靜，毫無表情，好一會，才徐徐說道：「我想請問姥姥兩件事。」

傅姥姥道：「你說。」

何凌風道：「第一件，姥姥給的這三粒藥丸，果眞有效嗎？」

傅姥姥道：「當然有效，老婆子可以不給你們藥丸，却犯不着誆騙你們，如果你不相信，進入冰宮卽可服用，十二個時辰，絕不會感到奇寒難耐。」

何凌風點點頭，道：「第二件我想請問，如果萬一咱們能活着通過冰宮火窟，眞會受到比對谷主更高的尊敬嗎？」

傅姥姥道：「不錯，這是祖先訂下的規矩，並非老婆子自己編造的。」

何凌風道：「好！但能不死，咱們一定要再回迷谷來。」

說着，將三粒藥丸一齊揣進懷裏。

傅姥姥推開屋後一道門戶，當先走進去。

何凌風毫不遲疑，緊隨而入。

馮援攙扶着費明珠跟在後面，兩名鑲藍邊婦人則走在最後。

門內是一個黝黑的山洞，沒有燈火，有的是陣陣迫人的寒氣。

那傅姥姥眼雖瞎，脚下却十分快速，好在山洞地勢平坦，又無轉折，筆直向前走，不多久，到了一座石門前。

這時，何凌風也慢慢習慣了洞中黑暗，運聚目力打量，見那石門頗爲厚重，怕不有千斤以上，門環是精鋼鑄成，設有巨鎖。

傅姥姥將那塊銅牌揷進鎖孔內，然後再用鑰匙，啓開了巨鎖，緩緩拉開石門。

門開處，一股冷氣撲面吹來，何凌風三人不禁同時打了個寒噤。

傅姥姥沉聲道：「三位，請吧！」

何凌風望望，門內仍然是個山洞，但遠處隱隱透出一片白霧茫茫的光芒。

吸一口眞氣，舉步而入。

馮援正想扶着費明珠進門，不防費明珠突然用力一掙，擺脫了馮援的扶持，順勢又抽出馮援腰間長刀，一個旋身，揮刀向兩名鑲藍邊的瞎婦衝去。

這變化太突然，馮援驚愕之下，竟來不及阻止。

可是兩名瞎婦人却好像看得一淸二楚，費明珠剛抽出長刀，兩人已一左一右欺身直上。

費明珠揮刀劈出，同時大叫道：「我不要去冰宮，要命的閃……」

下面一個「開」字還沒出口，手腕一麻，已被其中一名瞎婦扣住。

另一名瞎婦立卽伸手，奪去了長刀，反手一推，將費明珠推進了石門。

馮援忙舉臂相扶，兩人跟蹌退進門內。

「蓬」！石門關閉，將山洞一隔兩段。

費明珠掩面大哭起來，抽搐道：「馮大哥，何大哥，我們完了，非死在冰宮裏不可。」

何凌風平靜地道：「就算非死不可，哭又何用？」

費明珠仰起頭來，道：「何大哥，你怎麼一點也不怕？難道你已經有脫身的方法麼？」

何凌風搖搖頭，道：「我不怕，只是因爲怕並不能救命，而且，我也知道反抗毫無益處，所以用不着徒作無益的抗拒，咱們要用這全部精力，死裏求生，尋一條出路。」

費明珠啜泣道：「可是，這冰宮火窟，明明只是死路，咱們絕不可能活着出去的。」

何凌風道：「咱們還沒有試過，怎麼知道絕不可能呢？」

費明珠道：「你沒聽她們說過麼？自從有迷谷，就從來沒有人活着通過冰宮和火窟。」

何凌風道：「那只是她們說的，並不見得前無古人，就後無來者，我想，一定曾經有人通過。」

費明珠道：「你怎麼知道？」

何凌風道：「如果沒有人通過冰宮火窟，怎會知道冰宮火窟可以通達谷外？怎麼知道這是谷後唯一出路？」

費明珠一怔，不覺停止了哭泣，想想才道：「或許根本就沒有人通過，她們這麼說，只是騙騙人而已。」

何凌風道：「如果是騙人的，當年迷谷先祖就不會訂下擁戴出谷人的規矩了。」

費明珠啞然無以爲答。

何凌風道：「由此可見，冰宮火窟並非絕地，它僅是條艱難危險的出路罷了，路是人走出來的，前人能通過，咱們未必不能通過。」

馮援道：「有理，咱們這就去找找看。」

何凌風却又搖手道：「且慢，找固然要去找，但不能這樣魯莽。」

馮援道：「依你說話如何進行？」

何凌風道：「首先，咱們必須嚴密控制生存的時間，活得越久，才越有脫險希望……」

馮援頷首道：「不錯。」

何凌風道：「由現在開始，咱們僅有十二個時辰可活，在這段時間內，必須一面尋探脫身的方法，一面還得記下紅袖刀訣的秘奧，兩件事最好分由兩人負責，另外一人儘可留在這兒，能不動就不動，這兒一定比冰宮中暖和，留下的人可以不必服藥，以便節省下一粒藥丸，使另外兩人多延長一些活動的時間。」

馮援道：「你能强記，當然由你記下刀訣秘奧，尋找脫身方法的事由我來。」

費明珠道：「我們女人比較細心，想脫身的方法就由我來吧，馮大哥先休息……」

馮援道：「不，你是女孩子，應該你休息，一切工作該由咱們男人來做。」

何凌風道：「你們先不必爭，尋求出路固然辛苦，留下的人不能服食藥丸，必須運功抵受奇寒，滋味也絕不好受。」

馮援道：「不必如此，小珠子仍然可以服藥，我的一粒藥可省下來，能否找到出路，我想有六個時辰已經足夠了。」

何凌風道：「這是生死關頭，不能僅憑推想，論理，記憶刀法秘奧並不需要六個時辰，最耗時間心血的，莫過於尋覓出路，如果不能活着出來，縱然記下絕世刀法又有什麼用？依小弟愚見，這藥丸卽是全給馮大哥服用也是應該的。」

費明珠苦笑道：「咱們只有短短一天可活了，若再用來爭論這些，眞是太不值得，至少，咱們該先看看冰宮裏的情形才對，你們說是不是？」

馮援道：「正是，咱們就算困死在這兒，也該瞻仰一下這埋骨的地方。走！」

三人都沒有服藥，沿着山洞向前行去。

×　×　×

那團白茫茫的光越來越明亮，氣溫却越來越寒冷。

山洞走到一半，三個人已經感到渾身僵硬，呵氣成冰，不得不提聚內力，抵抗那逼人的奇寒。

接近洞口，大家眼珠子幾乎都被凍僵了。

可是一片奇景，就在這刹那出現眼前……

這是一座山腹內的洞窟，高約十丈，却有三四十丈方圓，就像一隻覆蓋着的大碗。

洞窟內沒有燈火，但却光華耀目，如同白晝，因爲整座洞窟全結着厚達丈餘的冰，而對面一個五尺多高的山洞中，正閃着熊熊火光。

火光映在冰層上，宛如映在一間嵌滿巨大鏡子的鏡房中，光亮被冰層折射交映，顯得這洞窟玲瓏剔透，耀眼生輝，形成一片琉璃世界，這情景不僅奇特，而且美得令人爲之目眩神馳。

號稱天下無敵的「紅袖刀訣」，就在這座美妙，奇特，直如幻景的晶瑩宮殿內。

然而，那不是刀譜，也不是圖解，而是眞人扮演的各種招式。

全部刀訣共僅九招，由九名紅衣女子扮演，分別嵌在洞窟四週冰層內。

當然，那是九具屍體，並非活人，但屍體雖是數百年前的屍體，却因嵌藏在冰層中，非但沒有腐爛，反而保存得纖毫無損栩栩如生。

除了冰層中這九具屍體之外，還有二十餘具死屍，散佈在洞窟各處，有的面壁趺坐，顯然正全神貫注在那些精妙刀式中，有的蜷伏僵臥，分明已抵受不住飢餓寒冷的煎迫，有的怒髮張目，似乎死得不甘心，有的又神態安詳，好像懷着「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滿足……

這些，必然都是慕名尋來迷谷的武林高人，天波府楊家七位兄弟，全在其中。

馮援等三個人呆立在冰宮門口，目覩這些奇景，幾乎都驚傻了，一個個張口瞪眼，已不知置身何地……

何凌風突然機伶伶打個寒噤，沉聲道：「快閉上眼睛，退出去。」

一聲低喝，頓使馮援和費明珠如夢初醒，急急奔回宮外山洞中。

三人閉目調息了好半晌，馮援才搖頭嘆道：「好險啊好險！」

費明珠道：「這眞是千載難見的奇景，再加上那些精妙的刀式，招招引人入勝，看得我簡直忘記了運氣禦寒，剛才若不是何大哥及時呼喝，險些凍僵在裏面了。」

何凌風面色凝重地道：「那些人正是因爲這樣才死在冰宮中，一個人乍見如此奇景，往往會入迷，等到發覺時，已經被奇寒攻心，凍僵在原地，根本沒有機會尋覓出路。」

馮援點頭道：「咱們幸好是三個人一同進去，如果單獨一人，只怕也難逃這一刧。」

何凌風却笑笑，道：「不過，有了這次經驗，倒替咱們增加了活命的機會。」

費明珠詑道：「爲什麼？」

何凌風沒有回答，自顧取出藥丸，服下一粒，然後將剩下的兩粒藥丸交給馮援，道：「你們在這兒等我一會，我去去就來。」

費明珠道：「你要到那兒去？」

何凌風不答，轉身重入冰宮。

過了不久，當他再回到山洞內時，手裏提着一個布包，打開來，裏面竟是許多乾糧和十餘粒藥丸。

乾糧有部份業已變質，無法食用，那些藥丸，却跟傅姥姥給的禦寒藥物完全相同，毫未腐壞。

費明珠張大眼睛道：「你從那裏找來這些東西？」

何凌風笑道：「剛才的事，觸發我一綫靈機，我猜想那些凍死冰宮的人，身上一定都帶着乾糧和藥丸，但進入冰宮時，大都以爲可仗本身功力支持六個時辰，必然不願先服藥，等到身體凍僵，已經來不及服藥了，所以我進去搜搜他們，果然其中大部份人的乾糧和藥丸都原封未動，有這些東西，咱們至少可多活三四天了。」

費明珠大喜，忙淸點各物，乾糧尚有六七份可食，藥丸共一十三粒，三人平分，足可支持四天。

多了這四天時間，不難從容尋覓出路，三人頓時都覺得對脫困的信心大爲增强。

馮援道：「現在咱們該如何進行呢？」

何凌風道：「老大哥若答應不跟我爭先，就由我來分配工作，如何？」

馮援笑道：「好，我聽你的就是。」

何凌風道：「我還是老話，由我負責記憶紅袖刀訣，老大哥負責尋覓出路，明珠留在這兒，管理食物和藥丸，只是，有幾件事，大家必須注意遵守。」

馮援道：「什麼事？你說吧。」

何凌風道：「第一，分工必須專注，不能心涉旁騖，譬如大哥負責尋覓出路，對刀式就絕不可分神。」

馮援道：「行！我一定做到。」

何凌風道：「第二，爲了保存體力，大家必須按時服藥，連明珠在內，切不可依仗功力禦寒，咱們每隔三個時辰吃一次乾糧，六個時辰服一次藥丸，絕不要在冰宮中逗留太久，至於時間計算，由明珠負責，並且要隨時留下記號，時辰一到，立卽招呼咱們退出冰宮，稍作休息。」

費明珠也點頭答應。

但山腹中不見天日，無法估計時間，費明珠只好把乾糧分配定量，飽食一餐，大約總能維持兩三個時辰不餓，就用饑餓的感覺計算時刻，這當然不準確，但也大略可知道現在是白天還是黑夜，已經渡過了幾天？

馮援和何凌風飽餐之後，進入冰宮，三個時辰後，第一次退出來用乾糧，兩人的臉色都很沉重。

何凌風表示，紅袖刀訣雖僅九式，但每一式都極盡精妙，蘊藏許多變化，單只記憶招式固然不難，要想體查招式的變化奧妙，每一式都得花費兩三個時辰。

因此，他決定先硬記招式，將來若能脫身出險，再研習變化的秘奧。

卽使這樣，三個時辰中也僅僅記牢了四招，還不到全部刀訣的一半。

至于馮援，更是完全交了白卷。

據他整整三個時辰的觀察，出路幾乎全部絕望。

冰宮四週厚冰，連蒼蠅也鑽不出去，唯一兩處通道，一是往宮門的山洞，另一處就是火窟。

那火窟，才不過五尺高下，不知有多深？多長？洞中烈火噴射，片刻不止，火窟和冰宮之間，有一窪水池，池水竟也是一邊冷，一邊熱，涇渭分明，互不混淆。

馮援曾將身上銀塊，投入火窟中，結果，銀塊入火，連聲音也聽不到，就已被烈火焚化，竟不如石沉大海，還能看見一絲漣漪。

何凌風聽了他的形容，只好安慰道：「不要灰心，如果出路那麼容易找到，冰宮就不會留下死人了，紅袖刀訣也早就流傳江湖了，慢慢尋找，多留意細微的地方，咱們若命不該絕，總能想出脫困的方法，否則，那是咱們命該如此，死亦無憾。」

馮援搖頭不語，神情顯得很頹喪。

費明珠道：「馮大哥已經觀查過冰宮內的情形了，何不留在這兒休息，仔細想想可有什麼脫困妙策，換我也去看看，集思廣益，總比一個人苦想好得多。」

何凌風沉吟了一下，道：「這倒也可以試試，但必須有一人留守，以備救援，等我記熟紅袖刀訣的招式以後，大家再專心尋找出路也還不遲。」

又過了三個時辰，費明珠也廢然而返。

何凌風却興奮地道：「這粒藥丸沒有白吃，總算有收穫了。」

費明珠問：「那一方面的收穫？」

何凌風道：「馮大哥，你不是說過麼，當年紅衣慧娘力敗刀聖，前後共達八次，而刀聖那八招刀法，便是如今天波府獨門絕技破雲八大式，對嗎？」

馮援道：「不錯。」

何凌風道：「這樣說來，紅衣慧娘遺下的刀法，也應該只有八式才對，但冰壁之中，却有九個刀式。」

馮援輕哦道：「呃！這倒的確有些奇怪！怎麼會多出一式來？」

何凌風笑道：「小弟也深感奇怪，因爲對那最後一式特別注意，這才發覺不枉此行，原來那最末一式，正是紅衣慧娘全部刀訣的精華，也就是胡一刀畢生苦思不得的絕學。」

馮援詫道：「怎見得？」

何凌風道：「胡一刀連敗八次，必然也苦思反破紅衣慧娘刀法的訣竅，終其一生，顯然並未成功，可是，那訣竅却被紅衣慧娘自己解破了。」

馮援失驚道：「莫非就是那第九式？」

何凌風道：「正是，那第九式刀招，正是前面八式的破招，其實，咱們只要將這一式練熟，便可輕易破解紅袖刀訣，不必再憚忌迷谷的絕世刀法了。」

馮援怔了怔，恍然而悟，道：「難怪唐小仙和童姥姥都不惜千方百計，想獲得胭脂寶刀，原因竟在此。」

何凌風道：「早知如此，小弟應該先記熟這一招，其餘八式都已無關重要。」

馮援道：「話也不能這樣說，紅袖刀訣每一招，都是刀法中的精髓，那第九式僅能破解紅袖刀訣，却並非攻敵制勝的招法……」

兩人正爲紅袖刀訣談得入迷，費明珠却懶洋洋接口道：「攻敵制勝也好，破解紅袖刀訣也罷，假如不能出去，這些又有什麼用？」

何凌風笑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紅袖刀訣尚且能破解，區區一座冰宮，難道就想不出破解的方法！」

× × ×

話是够豪氣，也不能說不好，可惜事情却不如想像中那麼單純容易。

何凌風已經將紅袖刀訣全部九式記熟，馮援和費明珠仍無法尋到脫困之路。

甚至，何凌風自己也參加尋覓，觀察，思索……脫困之策依舊茫然。

藥丸和乾粮漸漸減少，壁上刻着的時間記號却漸漸增多，三人的足跡，幾乎踏遍冰宮每一寸土地，仍然毫無所得。

除了宮門來路和火窟洞穴，整座冰宮沒有一絲縫隙，絕無第三處出口。

宮門已遭返鎖，不可能破門而出，唯一生機，只有那火勢熊熊的火窟了。

那烈火來自地底，永不熄滅，無論用水澆灌，用冰封蓋，都毫無效果。

何凌風甚至將一具屍體推入火窟試探，頃刻間，整個屍體，立被焚化，連骨頭全化爲烏有。

面對那溶爐般的火窟，三張臉都像漆上了一層死灰色。

爲了節省藥丸和乾粮，三個人只好輪流出動，並且儘量延長進食的時間，不出動的人，停止服藥運功禦寒，仍然束手無策。

時日逝去，禦寒藥丸只賸下四粒了。

何凌風無奈，只得停止了尋覓行動，三人緊緊擠靠在山洞中，一面運功抗寒，一面苦思脫身之法。

接着，乾粮告罄。

俗話說：飢寒交迫，人在飢餓的時候，也特別難以抵抗寒冷，斷粮之後，冰宮中的寒氣彷彿越來越冷厲，三個人蜷曲着身子，仍感通體如冰，奇寒澈骨。

何凌風突然掙扎着站立起來，道：「咱們眞傻，與其枯坐在這裏，爲什麼不去洗個現成的熱水澡呢！」

「洗澡？」

馮援和費明珠都詫異的望着他，滿臉無可奈何之色。

何凌風强顏笑道：「你們忘了麼？這兒雖冷，火窟邊却還有半池滾燙的熱水。」

馮援無力地嘆了一口氣，道：「老弟，千萬別做傻事，你明明知道那池水一半冷一半熱，冷的能把人凍僵，熱的能把人燙死。」

何凌風道：「坐在這兒，遲早也是死，凍死不如燙死，反而痛快些。」

說完，吸一口氣，踉蹌向冰宮走去。

馮援急忙跳了起來，道：「不要走，我有話說。」

何凌風回頭道：「不用說了，老大哥，這樣坐以待斃，最後仍難免一死，我走以後，你們利用這四粒藥丸，至少還能再活十二個時辰，豈不比同歸於盡好得多。」

話一完，拔步向裏奔去。

馮援的動作比他更快，一個虎躍，撲到何凌風身上，兩個人當時滾作一團。

費明珠顫聲道：「這是什麼時候了，你們居然還有力氣打架，留着這份體力，多熬一會不好嗎？」

馮援用身子全力壓住何凌風，喘息着道：「食盡援絕，最後終是一死，但咱們要活就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六個時辰跟十二個時辰又有什麼分別，小珠子，把藥丸拿來，咱們每人一粒，同熬這最後六個時辰。」

費明珠遞過藥丸，馮援不由分說，强塞了一粒在何凌風口中，自己和費明珠也各吞下一粒，然後才放開了何凌風。

藥丸入腹，暖意立生。

何凌風搖頭苦笑道：「老大哥，你這是何苦……」

說着，竟流下淚來。

馮援道：「哭什麼？別這麼沒出息，也不怕小珠子笑你！」

何凌風越加淚如雨下，哽咽道：「我並非因爲畏死而哭，只是剛才的情景，使我突然想起去世的母親……」

馮援訝道：「你母親怎麼樣？」

何凌風道：「我小的時候，脾氣很倔强，記得有一次生病了，母親叫我吃藥，我不肯吃，母親就用强硬灌，跟剛才的情形一樣，結果，藥汁潑了一地，母親反在灌藥時被我踢了一脚……」

這是活生生的一幅頑童圖畫，想想令人發笑，但不知道爲什麼，馮援和費明珠却笑不出來。

何凌風回憶兒時，悵然如痴，繼續說道：「我小時候份外頑劣淘氣，母親對我無可奈何，有一次，隣居一位老人家身故了，拿出一粒水晶珠子，想變了購置棺木，母親對那珠子愛

不釋手，但却無力購下，當時，我在旁邊就說道：『娘，這有什麼稀罕的，等我以後長大發了財，你老人家死的時候，我替你買一副水晶棺——』……」

棺什麼？他沒有接下去，眼中却散射出異樣的光芒。

突然，他一躍而起，飛步奔進了冰宮。

馮援和費明珠怕他有失，急忙隨身追了進去。

這時，藥丸效力已經發散，進入冰宮，也不覺寒冷了。

何凌風直奔到火窟水池旁，才停住脚步，瞪着眼睛瞬也不瞬注視着池邊兩具屍體。

那是一老一少，可能是父子二人，兒子仰面躺在一塊兩尺多高的冰台上，父親伏身站在池邊，合手作掬水之狀不知怎麼竟雙雙凍死。

馮援和費明珠面面相覷，都流露出詫異之色。

何凌風忽然低聲問道：「你們看，這兩人的死狀多奇怪！」

馮援道：「不錯，是有些奇怪，但有什麼特別意義呢？」

何凌風道：「你猜他們這是在做什麼？」

馮援想了想，道：「可能是兒子凍僵了，父親想用熱水澆淋，自己也支持不住，死在水池邊……」

何凌風點頭道：「不錯，他的確是在救他的兒子，因爲他兒子被凍僵死去，完全是他估計錯誤一手造成。」

馮援吃了一驚，道：「你怎麼知道？」

何凌風道：「你們仔細瞧，這兒有兩件必須特別注意的地方，其一，兒子躺臥處有一塊兩尺多高的冰台，這是此地本來沒有的；其二，這父親雙手肌膚盡爛，足證他掬的是熱水，而不是冷水。」

馮援道：「這些代表什麼意義？」

何凌風道：「我想，他們已經設想出一個脫身的方法，只因某一小節被忽略，以致功敗垂成，飲恨而死。」

馮援和費明珠都不禁心中一跳，異口同聲道：「是什麼方法？」

何凌風凝重地道：「冰中藏人。」

「冰中藏人？」

馮援突然領悟，急道：「將人藏在冰塊中，以便通過火窟？」

何凌風道：「正是。這情形，就跟我剛才說的水晶棺材相似，也只有這方法，才可能使人通過火窟不被烈焰焚化。」

費明珠大喜道：「那咱們也來試試……」

馮援却搖搖手，攔住她的話尾，轉對何凌風道：「你看出他們失敗的原因了麼？」

何凌風點頭道：「他們是先用冷水凝成冰台，由兒子躺在冰台上，父親再向兒子身上繼續澆水，因爲冰宮奇寒邊澆邊凝，卽可在兒子四週結成厚冰，這設想非常正確，但他們可能忽略了一件小事，那就是，冰層凝結後，已經跟地面凝成一起，根本無法移動，做父親的一急，便想用熱水溶化冰層，因此雙手重傷，父子均死在池邊。」

馮援一面聽，一面頷首，道：「也可能兒子功力不足，無法在冰中閉氣太久，被活活悶死了。」

何凌風道：「要使冰層不與地面凝結，只須在凝結冰台之前，先在地面鋪一層布就行，不過，這辦法仍然有兩項大缺點無法解決。」

馮援道：「是什麼？」

何凌風道：「首先，這辦法太冒險，因爲火窟究有多長距離，誰也不知道，如果距離太遠，冰塊融化後，仍難免一死。」

馮援道：「捨此而外，別無萬全之策，仍值得冒這個險。你再說第二項缺點！」

何凌風道：「其次，這辦法必須犧牲一人留下來，而火窟中是否平滑？有無轉折彎道？都得全憑運氣，事先根本無法探測。」

馮援仰面長吁了一口氣，道：「計無萬全，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難免總要冒些險，至於必須犧牲一人留下，總比大家全死在這兒强，由我留下來好了。」

何凌風道：「這不行，大哥是千歲府一府之主，豈能輕言犧牲，應該我留下才對。」

馮援道：「留下的人，必須內力深厚，才能推送冰塊迅速通過火窟，你功力不及我，何必跟我爭。」

何凌風道：「辦法是我想出來的，我有分配工作的權力。」

馮援道：「這談不上權力不權力，應該衡情論理，咱們三人中，小珠子是女孩子，不能留下，你是唯一熟記紅袖刀訣的人，自然也不能留下，算來算去，只有我留下最適合。」

何凌風道：「你們一個是千歲府主人，一個是香雲府千金，一人生死勢將關聯許多人，都不能留下來，只有我孤身一個，無牽無掛，當然該由我留下……」

費明珠大聲道：「好了！好了！你們兩個大男人，逢事就爭，究竟煩不煩？依我看，留下的人最安全，倒是第一個首先通過火窟的人最危險，你們爭來爭去，莫非都怕死嗎？」

何凌風道：「怎說留下的反而最安全？」

費明珠道：「怎麼不是？你想想看嘛，如果通不過火窟，藏身冰中的人必然先死，如果能通過，脫險的人還可以再設法由前面宮門回來運援，爲什麼不安全。」

何凌風和馮援低頭尋思，都不言語了。

費明珠的話固然有理，但並不盡然，因爲藏身冰中的人雖屬冒險，畢竟有一綫生機，而留在山腹冰宮的人，却已無粮可支持待援，最多只能再活十二個時辰，迷谷情勢又那麼複雜，誰能保證在這短短一天一夜中，脫險者能够順利回來援救？只要援救的時間略遲，那就必死無疑了。

馮援心念飛轉，忽然道：「老弟，這樣吧，咱們兩人必須一個冒險通過火窟，一個留下待援，爲了公平，何不抽籤爲準？」

何凌風沉吟良久，終於同意。

馮援從懷中掏出幾塊碎銀，揑在手掌心裏，道：「咱們來賭這些銀塊的數目，以單雙分輸贏，不中的冒險通過火窟，猜中的留下待援，一次爲準，各無反悔，由你先猜好了。」

何凌風道：「銀子是你的，你一定知道數目。」

馮援道：「所以我讓你先猜，這樣最公平了。」

何凌風想了想，道：「好，我猜單。」

馮援攤開手掌，笑道：「對不起，你猜錯了，銀子共六塊，是雙。」

何凌風細看那六塊碎銀，其中四塊色澤較舊，另兩塊却有一面顏色較新，分明是馮援暗地裏做了手脚，將一塊較大的硬揑成兩塊。

他望望馮援，不忍心道破，只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大哥放心，若能僥倖脫險，十二個時辰內，咱們一定會再回來。」

馮援笑道：「我放心得很，等你們出去以後，我會舒舒服服睡上一覺，睡醒了，大約宮門也開了。」

說着，便開始以衣鋪地，澆水凝築冰台。

冰台凝固完成，何凌風深納一口眞氣，仰臥台上。馮援和費明珠合力將池水澆向何凌風身上，水離池面隨卽凝固，不多一會，何凌風齊胸以下已嵌進厚厚的冰層中。

最後封閉頭部，必須閉住呼吸，直到通過

火窟後爲止，澆水動作一定要加快才行。

馮援却在開始澆水之前一刹那，突然低聲對何凌風說道：「那柄被姊妹會得去的胭脂寶刀是眞的，但刀鋒被我用銀汁塗過，看起來很鈍，只須在火中略鍛一下，便能恢復鋒利……千歲，天波二府付托給你了，希望善待婉君，保全孩子……」

這分明是永別前的囑托，足見他已決心犧牲自己，根本未存生還的念頭。

何凌風只覺心血沸騰，幾乎想挺身而起。可是，沒等他開口，甚至沒等他點點頭或作任何表示，冰冷的池水已迎面澆了下來……

× × ×

何凌風閉上眼睛，屛住呼吸，耳朶也失去了聽覺，只感到自己彷彿置身在一具冰冷的大棺材裏，混身似被繩索綑得緊緊的，絲毫不能動彈。

但是，他心裏却很清楚，知道這短暫的時間內，就是自己生死存亡的關頭，平安脫身的希望千不得一，倒是從此一睡不醒，或者頃刻間隨火而化，屍骨無存，反有八九分可能。

他並不畏懼死，却不得不祈求仍然活下去，因爲，肩頭擔子太重了，使他不能死，也不敢死……

突然，他感覺到自己在震動，在飛馳，四週寒意在迅速消失，陣陣灼熱却襲上身來。

一定是身外的冰層已經溶化了。

想到那灼熱，就想到那火窟中熾烈的火焰，只須一瞬間，便能將自己燒成了飛灰……

何凌風什麼也不敢想了，但求身子能趕快停止下來。

只要停，生死就已揭曉，人在火窟外，那是命長，人在火窟內，也不必再奢望求生了。

偏偏那震動，飛馳的感覺並未停止，而混身已熾熱難耐，彷彿正置身在沸騰滾燙的巨釜中。

他想察看，却睜不開眼睛，想呼喊，却發不出聲音，想掙扎，却使不出力氣，混亂中，好像整個人已經被烤枯了，被燒化了，變成了灰，變成了烟……

蓬！一次劇烈的震動接着便失去了知覺。

× × ×

好像只有一刹那，又好像過了很久。

何凌風睜開眼睛，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碧藍的天，然後，就感覺四週有一股濃重的硫磺氣味。

他的第一個反應，便是挺身想坐起來，可是，一隻手及時按住了他，同時耳邊響起清脆的語聲，道：「別亂動，你想把船攪翻，大家都變成落湯鷄？」

那是一隻女人的手，也是女人的聲音，聽來似有幾分熟悉。

何凌風初以爲是費明珠，扭頭看去，才發覺自己果然躺在一隻小船上，船尾搖槳的，却是個陌生女子。

船是小舟，人正青春，看那女子年紀不過二十剛出頭，鵝蛋臉上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一件翠綠色的小坎肩，下面是條藍色的百褶裙，半截裙裾已經濕了。

何凌風試着想撐坐起來，無奈那扁舟實在太小，才一動，就引起一陣劇烈搖幌。

綠衣女忙停下槳，半嗔半笑地道：「你這人是怎麼啦？叫你別動，幹嘛老是不聽話，你瞧瞧，爲了救你，把我裙子都弄濕了，你還想拖我一齊下水才甘心？」

何凌風只得又躺下，赧然道：「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想……」

綠衣女又操起槳，一面搖，一面道：「你想問我，還有一個女伴，是不是也獲救了，對麼？」

何凌風急道：「對！難道姑娘也看見她了嗎？」

綠衣女笑道：「當然看見囉，不然我怎麼知道她跟你是同伴。」

何凌風道：「她現在怎麼樣？」

綠衣女道：「放心，她好好的，在另外一隻船上，已先回去了，那是我妹妹駕的船。」

何凌風道：「多謝姑娘……」

他聽說費明珠已經獲救，也不知是喜是憂？喜的是兩人居然僥倖脫險，穿過了火窟，憂的却是費明珠既然後逃而先獲救，證明其間必已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這段時間對尚在冰宮的馮援來說，可能就是生死交關的時刻。

這地方，是山中一個小湖，看樣子範圍並不太大，只因接近火窟，受地火噴蒸，整個湖水都是熱的，水質渾黃，有濃重的硫磺味。

何凌風一心惦念着馮援，忍不住又問道：「姑娘，你可知我跌進湖裏已經有多久了？」

綠衣女笑道：「哈！這話問得多奇怪，你自己什麼時候跌進湖裏，難道自己也不知？」

何凌風道：「實不相瞞，我跌進湖中的時候，人已昏迷，根本不知道時間。」

綠衣女道：「你是怎樣跌進湖裏的呢？」

「這——」何凌風不願說出迷谷的事，只得信口道：「我跟那位費姑娘在山上採藥，一不小心，就跌了下來。」

綠衣女道：「採藥？採什麼藥？那座山上根本寸草不生，那有藥？」

何凌風一時竟爲之語塞，不錯，靠近迷谷後山，整座山寸草不生，湖面對岸才有樹木，却未見高峯，這謊竟說砸了。

虧他轉念快，忙笑道：「咱們採的不是普通草藥，是一種埋在地下的東西，掘來做藥引子用的。」

綠衣女道：「我知道了，你們一定是掘硫磺。」

何凌風道：「不是硫磺，是一種跟硫磺差不多的東西就是了。」

他忽然發覺這綠衣少女聯想力很强，又喜歡追問，因此不敢把話說得太肯定。

誰知那綠衣少女並不追問，却淡淡一笑，道：「反正我知道你們不是採藥的，不過，這些事跟我無關，我也不想問，從前我娘常對我說，逢人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你們大概就是打的這個主意吧。」

何凌風苦笑道：「姑娘誤會了……」忙轉開話題，問道：「承姑娘搭救，請問芳名該如何稱呼？」

綠衣女道：「你是只問我？還是問我們一家？」

何凌風道：「當然一齊問，等一會咱們還要去府上向令堂當面拜謝。」

綠衣女道：「不必拜了，我娘早就去世了，家裏只有我們姊妹三個人，我家姓金，大姐叫藍玉，我叫綠玉，妹妹叫紅玉，你稱呼我綠玉就行了。」

說着，船已抵岸，泊在一處汊灣內。

金綠玉繫好船，先跳上岸，然後伸出手來，道：「慢慢下來，別把船弄翻了。」

何凌風徐徐坐起，提氣試了試，內腑並未受傷，只是混身疼痛，四肢乏力，於是，扶着綠玉的手跨上岸來。

前面不遠處，泊着另外一隻小船，艙板上水漬猶新，却不見人影，看來費明珠果然已經獲救先上岸了。

綠玉看他舉步艱難，自動攙住他道：「這段石級很陡，我扶你上去吧。」

何凌風連忙道謝，扶着綠玉的肩頭，一步步登上岸傍石級。

這道石級怕不有百餘階，石級盡頭，是一片草地，數丈外，竹籬茅舍，建着三棟草屋。

何凌風行到竹籬邊，已累得氣喘噓噓，好不容易進了草屋，却見屋裏靜悄悄的，半個人影也沒有。

綠玉將他扶進右首一間臥房，道：「你先把濕衣脫下來，我替你拿去晒着，等乾了後再穿。」

何凌風望望房中，除了床榻上有條被褥，連塊布都沒有，不禁遲疑了。

綠玉又催促道：「快脫呀，老穿着濕衣服會受涼的。」

何凌風尷尬地笑了笑，道：「姑娘家中可有男子的衣服？借我換一換。」

綠玉道：「唉呀！這可難了，咱們家裏全是女人，那兒來的男人衣服，我看，你不如就在被褥裏躺着，反正也沒有外人進來，不會被人家看見的。」

何凌風道：「這……只怕不太好吧！」

綠玉道：「有什麼不好，這是我的床，我願意讓你躺着，誰會說個不字。」

她倒是挺大方，無奈何凌風却不好意思厚着臉皮，赤條條躺在一個少女的床上。

並非他沒有這種經驗，而是這位女孩子跟他素不相識，毫無瓜葛，又救了他的命，君子不欺暗室，他雖然說不上君子，這點避嫌的觀念還是有的。

可是，房中無衣可換，總不能就這樣濕淋淋睡上床去……

[illegible]，綠玉已顯得不耐煩道：「虧你一個大男人，幹麼這麼不爽快，我現在去替你弄吃的，等我回來後，你若再不脫，我就替你脫了。」

綠玉去後，何凌風萬般無奈，只好匆匆脫下濕衣，急忙鑽進被褥內。

沒多久，綠玉回來，用盤子托着一大碗粥，笑道：「你一定餓了，快吃吧，我去替你晒衣服。」

何凌風可正是餓了，那邊綠玉剛出房門，他這邊半碗粥已經下了肚子……

人是鐵，飯是鋼。一碗熱粥吃完，何凌風精神一振，身上痛楚也減輕了許多，便急着想快些見到費明珠，早早設法返回迷谷，援救馮援。

誰知綠玉這一去，竟久久不見回來，整座草屋不聞絲毫人聲，就像一棟根本無人居住的空屋。

漸漸窻外日影已斜。

何凌風越等越覺得不對，本想起身查看，無奈身無寸縷，提高嗓子叫了幾聲，也無人回應。

再過了一會，紅日西沉，已近薄暮。

何凌風突然想起，初聽綠玉的嗓音，似乎很熟，而且，自始迄今，綠玉從未問過他的姓名，這地方鄰近迷谷，怎會有外人在這兒結屋居住……

糟！中計了！

何凌風從床上一躍而起，剛想撕破被褥遮身，以便出去，冷不防却瞥見房門口倚着一個人。

那是一個身穿綠衣的少女，不知什麼時候已等在門外，正望着他吃吃笑道：「何大俠，還認識我嗎？」

好熟的衣色，好熟的聲音。

何凌風心底冒起一股寒意，脫口道：「三公主！」

急忙縮回床上，拉被子緊緊裹住赤裸的身子。

三公主笑嘻嘻走了進來，道：「難爲何大俠還記得我，不過，三公主只是在姊妹會的稱呼，我現在的名字，叫做金紅玉。」

何凌風訝然道：「這麼說，金藍玉和金綠玉，就是姊妹會的大公主和二公主了？」

三公主笑道：「何大俠眞不愧是聰明人，我既然行三，上面當然還有兩位姐姐，咱們姊妹三個專程來這兒等候何大俠，已經等了不少時候了。」

何凌風道：「你們等我幹什麼？」

三公主道：「交個朋友，談點生意，彼此都有好處呀。」

何凌風冷笑道：「你們利用我假冒楊子畏，奪走胭脂寶刀，將咱們嫁禍迷谷……害得咱們還不够，還有什麼好談的？對不起，我沒興趣。」

三公主毫不否認這些事，仍然滿臉含笑道：「過去的事，當然不必再談，咱們要談的是現在，事關三條人命，何大俠一定不會沒有興趣。」

她既然說得那麼有把握，何凌風不能不關心，沉聲道：「那三條性命？」

三公主一句一頓的道：「你，費明珠，還有留在冰宮待救的馮援。」

何凌風倒吸一口氣道：「你都知道了？」

三公主點點頭，道：「費明珠究竟年輕，也比閣下老實，一切經過，都告訴咱們了，怎麼樣？時間不多，閣下願意做一次公平的交換嗎？」

提到時間，何凌風不禁心急如焚，想到仍在冰宮中渡時如年的馮援，再看看窻外天色，縱有萬丈怒火，也發作不出來。

他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又不得不故作鎭靜地笑了笑，道：「好吧，算你贏了，你想交換什麼？」

「三條人命，交換迷谷紅袖刀訣，這很公平吧？」

「金紅玉，你別弄錯了，我何凌風並不是迷谷的人。」

「這個我知道。」金紅玉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不慌不忙道：「可是，你闖冰宮，穿火窟，剛剛死裏逃生出來，總不致於入寶山而空手回。」

何凌風苦笑道：「你既然知道咱們是死裏逃生，就該知道，咱們根本沒有時間學那些刀法。」

金紅玉笑笑道：「這話對別人來說很對，却不能對閣下而論。」

何凌風道：「我也一樣是人。」

「不錯，但不是凡夫俗子，而是一位過目不忘的聰明人。」金紅玉的神態很嚴肅，目光凝注着何凌風的臉：「據我所知，閣下在迷谷長老院，只目睹方蕙兒和尤二娘互搏，就學會了她們的刀招，這不假吧？」

何凌風道：「你也曾經利用四名東洋婦圍攻馮大哥，從旁偸學刀劍合一陣法。」

金紅玉笑道：「所以咱們最好實話實說，誰也不必騙誰。」

何凌風想了想，道：「你跟迷谷中人早有勾結，要偸學她們的刀法並非難事，爲什麼要在何某人身上打主意呢？」

金紅玉道：「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咱們彼此只是利害關係，不可能推心置腹；第二，我是想證實一下，她們所練是否全部刀訣？有沒有藏私？」

何凌風不想多躭誤時間，略一沉吟，道：「好吧，我答應你，但有個先決條件。」

「請說。」

「你既以三條人命跟我交換，其中又包括馮大哥在內，所以，你必須先助我救出馮大哥，然後我才能告訴你紅袖刀訣。」

「你的意思是，是要我帮助你再入迷谷，

其人其事

周曉禮威震京都

慧心

中國的功夫有許多門派，像孫玉峯，顧汝章以及黃飛鴻等拳師，都是非常出色的，但亦有一部份人並非拳師的身份，差不多是隱姓埋名，不過，他們的武功也有獨特之處，凌駕一般武林高手之上，現時我說的「周曉禮」，他就是在北方很有名氣的一個隱名高手。他的身型普通，五尺六寸高，重一百四十磅，但却是在北京的王府之內居住，那時清廷已經倒下來，所謂王府只是荒廢了的一座大屋。

周曉禮十四歲就開始學中國的功夫了，那時他在一間姓譚的富家做小廝，因爲譚翁的兩個少爺晚上從退休的老拳師學習馬步拳脚，他發生興趣，躲着偷師，大少爺學武功只是玩玩，他却很認眞，開拳紮馬，到了二十二歲，退休的老拳師關西發覺他躲着偷窺，叫他出來，問他何以隔窗窺秘，是否懷疑做拳師的有甚麼邪念，周曉禮迫不得已，只好吐實，直言他已經偷學了八年。

關西聽了，心中一動，趁着大少爺在旁，叫他發招打自己，想借此證實周曉禮所說的話是否說謊，周曉禮把老拳師所教的技擊施展出來，關西僅有力量招架，無法反攻，最後施展連環掃堂腿，想把他擊敗，殊不料他恃着年輕力强，好像燕子似的飛來飛去，關西轉了幾十個圈，頭暈眼花，坐着喘息。他站在老師傅的前面，關西無可奈何，說：「這位周先生就是你們的拳師了，今晚開始我就離開貴府。」關西就此走出譚家大門，至於譚家兩個少爺，怎會向小廝學武呢？一怒之下，把他驅逐，因此，他就開始浪跡天涯。

那個地方是山西省的一角，整個山西省武風甚盛，有名氣的拳師都給周曉禮拜訪過，有些打贏有些打輸，他非常謙虛，到處求學，二十五歲的時候，他已經是山西最有名氣的拳師，未到四十，他更學到形意八卦，太極的三種內家拳脚，又懂少林派技擊，鎭守太原，始終沒有興趣開館授武而且不是保鏢，只靠一座茶寮度活。

照理他如此謙虛，沒有人向他尋仇的，但却非常不幸，人怕出名豬怕肨，總是有些自命不凡的高手登門挑戰，三幾年間，他擊退了十八名挑戰的高手，其中有五名喪生於他的絕招「二龍爭珠」之下，因此他非常不安，無可奈何的離開太原，以後就輾轉移居北京，至于他躲在王府裏面過活，已經是六十歲過外了。

他在六十五歲的一年，忽然有個西人叫做李華萊的懇求武林中人帶他到王府恭候周曉禮，夜間出現時，送上各式禮物，包括一瓶鴉片烟在內。

周曉禮出沒無常，白天到甚麼地方，無人知曉，晚上必然回到王府抽鴉片的，倦了就在烟床睡覺，這種行徑給人摸透，故此，帶了西人李華萊，進門等候他從外邊走入，然後叩見他。

周曉禮不高興接見外人，但因對方盛意拳拳的執弟子禮，點頭鞠躬，送上一瓶鴉片烟，合他的胃口，他便改容招呼兩人入座，笑着說：「我周某這個人既無親朋，亦無職業，晚間躺在烟床等死，有如廢物，你們爲甚麼進來找我呢？是否我以前做過江湖大盜，你們不辭萬里之遙，而到來通緝呢？」

他一開口就說得如此凌厲，兩人愕然，李華萊略懂華語，便把此行的眞相說出來，他自稱是威震歐洲的拳師，不但獲得西洋拳冠軍，而且奪取摔角的冠軍，一個人連兼兩種不同門派的拳脚，實在不容易，他認爲世界上必有另外的武林高手能够蓋過自己，故此，他到處旅行，訪尋名師。

周曉禮聽了，說：「我們中國功夫所學的技擊跟歐洲的功夫不同，很難相提並論，如果你聽到我的微名，想看看中國功夫究竟是怎樣子，我可以表演一兩招給你看，但却不必交手，因爲我愈老愈乾，看來好像一堆骨頭了，恐怕給你一拳拆骨。」

對方點點頭，周曉禮就叫他站在園中空地，臉對臉的說話，任由他談到甚麼時候，突然轉身，都可以看到周曉禮站在他的臉前，換句話說，周曉禮能够預知他何時轉身，而且比他更快的飛過他頭上，然後雙脚落地，故此，任由他轉身多少次，總是看見周曉禮。

李華萊當然不信，立刻試試周曉禮的本領，他在五分鐘內連續轉身二十多次，每次都見周曉禮剛剛站在臉前五六尺之遙的地方，而且開口交談，簡直是玩魔術一樣，他佩服到極點。跟着他問周師傅還有甚麼功夫可以表演出來，但却不必打鬥，周曉禮想了想，說道：「中國功夫有一招叫做千斤墜，站定脚步，把氣力沉在一雙脚上面，任何人都不能够把他抱着舉起來，或者以倒拔垂楊的姿勢將他整個提起，一向練習燕子飛的人，只是苦練輕功，很少人兼練千斤墜的，我自問有此本領，請你試一試。」

李華萊欣然點頭，於是周曉禮就站在他的臉前，慢慢的運氣，看來沒有任何異動，過兩分鐘，周曉禮就開口說：「請你試一試把我舉起來。」

李華萊疾忙走過去，連走三步，把他的腰部抱住，使勁一提，殊不料他無法把對方提高，大吃一驚，周曉禮最重的時候只有一百四十磅，那時六十五歲，他僅有一百二十磅，照理雙手能够舉起四百磅重鐵槓鈴的摔角冠軍，準可以隨手把他抱起拋開兩丈過外，但却無法辦得到，初時李華萊以爲周曉禮用手搭在他身上，或者拉緊他的腰帶，借此發力，以至無法把他舉高，細心看看，再試一試，他就發覺到周曉禮完全沒有任何一隻手或者一條腿接觸他，爲甚麼他無法舉起僅重一百二十磅的人呢？他也覺得莫名其妙。

李華萊究竟是摔角的名手，並非他認爲打輸了，太過丢臉，而是他的本性如此，一招行不通，便即變招出擊，因此他放棄了把周曉禮抱起的念頭，突然左右手一齊住周曉禮的頭部，向斜裏一扭，他這一招玩得非常純熟，常常使另外一個摔角手的頸子發生劇痛，無力再鬥，照他想，他可能把周曉禮的頸骨扭斷，但却剛剛相反，任由他如何發力，周曉禮始終是毫不改容，不過，爲了對抗這種扭力，周曉禮仍要沉住氣，運用內功抵抗他，沒有開口。

李華萊把全身氣力放在一雙粗大的手臂上面，仍不能扭他的頸子，由這一點看來，他認爲自己確實無法鬥得過周曉禮，終於放棄扭頸這一招，退後兩步，鞠了一個躬，表示他極爲佩服。

看來他應該心裏佩服的，不過，他屬於摔角冠軍兼西洋拳冠軍，既然使用摔角的絕招也無法擊倒周曉禮，他忽然改用西洋拳進攻，出其不意，飛撲過去，一個左鈎拳，向周曉禮的右邊臉孔打去。

那個地方，是園中的一角，根本上就相當幽暗的，他發拳很快，周曉禮不易看得出來，何況他在鞠躬的時候突然出擊呢？更加難以避閃了，照他想這一拳總會給周曉禮吃些苦頭，殊不料周曉禮的功夫已臻化境，不知他爲甚麼會預知對方發拳，這傢伙高過他一個頭，那一下左鈎拳雖然向周曉禮的臉孔衝過去，周曉禮忽然蹲下來，他就撲了個空，跟住給周曉禮雙手在他的大腿之處抓住一送，他就整個人好像鳥似的飛開十多尺，幸而他身手靈活，雙手抓住離地七八尺高的橫枝，把自己的軀體穩定下來，否則，他就會整個飛出短牆外面。

事後他非常誠意的向周曉禮道歉，還把剛才他的舉動加以解釋，自稱他對中國功夫仰慕到極點，故此分別用摔角和西洋拳術兩種不同門派的拳脚進攻，目的是借此測驗中國功夫的威力，並非刻意求勝。

周曉禮沒有責備他，揮手叫他走開，那個嚮導看見周曉禮的勢色不對，立刻打躬作揖，帶着李華萊急急脚的告退。

消息傳開，周曉禮的大名更响，究竟他如何能够預知對方不懷好意，乘虛而入，想打他一拳呢？沒有人能够解答這個問題。

打開冰宮大門，讓馮援正大堂皇的出來。」

「不錯。」

「很抱歉，我沒有那份力量。如果我能够隨意出入冰宮，就用不着跟你談什麼交換條件了。」

「馮大哥未脫險，你就沒有履行條件，用什麼跟我交換？」

「這——」金紅玉稍作思索，道：「我能做到的，只是快些送你再去迷谷，同時給你掩護和方便，至於如何營救馮援，那是你的事，恕我無能爲力。」

何凌風道：「這兩件根本無須你相助，難道我自己不會去迷谷？」

說着，挺身坐起……

他才撐起半截身子，急忙又縮了回去，因爲他忽然發現自己眞的不能再去迷谷了。

其一，當然是身無寸縷，無臉下床。

其二，他發覺胸腹內似有一團冰冷的東西將經脈堵塞，已經無法提聚眞氣。

對前者，還可以厚着臉皮解決，對後者，却使他不能不心驚，顯然，剛才那碗熱粥一定被弄了手脚。

金紅玉笑得好嫵媚，輕聲道：「何大俠，願意交換了嗎？我可以不急於知道紅袖刀訣，怕馮大俠沒有那麼多時間等待。」

何凌風恨恨地道：「姓金的，你好卑鄙無恥。」

金紅玉居然並不否認，笑道：「對一個學過紅袖刀訣的人，就像對待一頭猛虎，咱們不能不謹愼。」

何凌風兩眼一閉，道：「好！我認栽了，給我衣服和解藥，我把紅袖刀訣，演給你看就是。」

金紅玉嫣然道：「早有這句話，豈不省了許多口舌。」

舉掌輕擊三下，一名中年婦人應聲而入，手裏捧着何凌風的衣物和一粒藥丸。

金紅玉將衣物藥丸放在床頭，站起身來，道：「時間寶貴，我不躭誤你了，希望你如約而行，別替那位費明珠費姑娘添痲煩，咱們在外間恭候。」

何凌風就像鬥敗的公鷄，一切只好聽憑擺佈了。

× × ×

姊妹會不愧是個詭密的組織，迄今爲止，每一着都佈置週密，事事都在算計中，彷彿只要是姊妹會插手的事，算無不中，謀無不成，甚至迷谷情勢，也隱然受其左右。

但是，金紅玉雖然聰明絕頂，終於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就是，她並不知道紅袖刀訣共有九式。

聽過紅衣慧娘和胡一刀傳聞的人，都知道刀聖夫妻反目後，前後共比武八次，每次僅一招，這就是「破雲八大式」和「紅袖刀訣」的由來。因此，何凌風僅演練了八式刀法，將那最後一式，也是最重要的一式隱而不露，金紅玉居然毫未動疑。

就只那八式刀法，已經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接連逼着何凌風演練了三遍，才算記住了表面招式，至於招中神髓，還得再細加琢磨。

這已經够難爲她了，何凌風每一招都化費了兩三個時辰心血，金紅玉總共才用了兩三個時辰，就學會了八招。

八招練完，時間已過子夜。

何凌風道：「我所知道的只有這些了，馮大哥在冰宮引頸待援，不能再躭延，希望你言而有信，設法助我再去迷谷。」

金紅玉道：「這當然咱們不但要幫助你重回迷谷，更希望你救出馮援後彼此永爲朋友，所以我決定陪你同到迷谷去。」（下期續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應綠衣少女之約，明天前往決一死戰，他返回城中巨宅，向丐帮黃老帮主等說出一切，黃老帮主說服白梅及董川，授權楚小楓便宜行事，而丐帮也全力支持。白梅與董川、楚小楓離去後，黃老帮主立命陳長青往安排他和排教教主相晤，陳長青應命而去，當晚，黃老帮主帶同陳長青，任奇前往江邊，排教派出藍翎香主胡天瀾駕舟迎迓，由胡天瀾親送黃老帮主三人往江心二艘巨舟，登上巨舟，排教教主雲飛揚親自出迎，引領進艙，船艙中巨燭高燃，一張鋪着白色桌墊的方桌上，已擺上香茗細點——

劍下分生死　心存相惜情

進入船艙，分賓主落座，黃老帮主才輕輕咳了一聲，道：「艙中燈火如晝。」

雲飛揚道：「四面門窗隔光，燈光透不出去，老帮主請用茶。」

親手取一杯香茗，奉了過去。

黃帮主接過喝了一口，道：「好茶。」

艙很大，佈置的也很豪華，紅毡鋪地，白綾幔壁。

雲飛揚笑一笑，道：「飛揚末學晚進，應該趨訪領教，怎敢勞老帮主的大駕下訪。」

黃帮主道：「雲教主言重了。」

艙中只有六個人，任奇，陳長青，站在黃帮主的身後，兩個白衣童子，分左右守在雲飛揚的身側。

雲飛揚說道：「老帮主為了無極門，不惜降尊紆貴，親自坐鎮襄陽，長者仁德，風範可欽。」

黃帮主道：「火爆萬花園的事，雲教主聽過了？」

雲飛揚道：「飛揚聽過了。」

黃帮主道：「他們寧願埋身園中，都不肯離開，這個組合的嚴厲，實在可怕。」

雲飛揚道：「對那個組合的事，飛揚知曉不多，老帮主可否多指教一二？」

黃帮主歎息一聲，道：「一個很可怕，詭密的組合，本帮和他們接觸過幾次，每次都吃虧不少。」

雲飛揚道：「老帮主，如若貴帮和本教聯手，我相信天下沒有對付不了的強敵。」

黃帮主沉吟了一陣，道：「這個組合，和江湖上一般門戶，有些不同，他們突然而來，飄然而去，不知道它們來自何處？」

雲飛揚點點頭，道：「這倒也是。」

黃帮主道：「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向咱們突襲，咱們却無法找到他們的立身之處。」

雲飛揚道：「對，這要好好的設計一下，誘他們現身。」

黃帮主說道：「這就是我來拜訪的最大原因。」

雲飛揚道：「老帮主只管吩咐。」

兩個人開始了一番密談，到了四更過後，黃帮主才率人告辭。

雲飛揚親自送黃帮主登上輕舟而去。

送走了黃老帮主之後，雲飛揚回顧了隨在身後的兩個童子一眼，說道：「黃老帮主德望俱尊，可當得目下武林中，第一位高人，只是，年紀太大了一些，對事情的看法，有些太消沉一些。」

兩個童子既不便表示讚成，更不敢反對，只好唯唯諾諾。

雲飛揚笑一笑，道：「你們準備一下，咱們改扮登舟，我要親自去查看一下。」

他少年得志，三十幾歲的人，接掌了排教的掌門。

排教不但是長江下游的水面霸主，而且，在江南地面上，亦有着龐大的實力。

在江湖上各大門戶中，排教也是個充滿神秘的組合。

傳言中，排教有着很多的奇術，那是屬於武功之外的東西。

× × ×

中午時，楚小楓帶着鬼沒王平，到了約定地點。

一身寶藍色勁裝，寶藍色武生巾，白色緊腰絲帶，身佩着長劍，使得楚小楓有如臨風玉樹，英俊中，別有一股瀟洒的味道。

王平也換了一身勁裝，身佩短刀，靴筒中，暗藏了手义子。

兩個人也不過剛剛站定，一輛篷車，已快速的馳了過來。

車在兩人的面前停下。

垂簾掀動，行出了一個年輕女婢，道：「楚公子，咱們姑娘已經在候駕了，兩位請上車吧。」

楚小楓打量那少女一眼，只見她眉目清秀，穿着一身粉紅衣裙，大約有十六七歲的模樣，笑一笑，道：「姑娘是叫我們嗎。」

紅衣少女微微一怔，說道：「你可是楚公子？」

楚小楓道：「嗯，我姓楚。」

紅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是不是叫楚小楓？」

楚小楓道：「不錯。」

紅衣少女笑道：「那就不會錯了，請上車吧？」

楚小楓點點頭，和王平一起登上篷車。

紅衣少女也上了車，放下垂簾。

王平道：「姑娘，什麼人趕車啊？」

紅衣少女道：「不用人趕，這匹馬，自己會走。」

車廂內，佈置的很豪華，有一股淡淡的襲人幽香。

篷車由慢而快。

行約五個時辰之久，篷車突然停了下來。

紅衣少女打開了車簾，首先跳下，道：「兩位，請下車吧。」

楚小楓緩緩行下篷車，四顧了一眼道：「就在這裏麼？」

紅衣少女道：「穿過那爿樹林。」

當先舉步行去。

這是個很荒涼的地方，四外不見行人。

王平緊行一步，追在了楚小楓的身側，說道：「公子，這地方荒涼隱蔽，他們如若設下了埋伏，咱們連傳訊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楚小楓道：「咱們根本也不需要傳訊出去啊！」

王平道：「如若他們不守信約，設下了埋伏呢？」

楚小楓道：「就算他們設下了埋伏，咱們也一樣不用帮手。」

王平哦了一聲，未再多言。

但他却發覺了一件事，這位表面溫和的楚小楓，骨子裏却是一位極端高傲的人，只是外表的斯文善和，掩去了他內在的那股傲氣，平常時刻，瞧不出來罷了。

紅衣少女步履加速，在林中一爿草地上停了下來。

那是一爿很廣大的草地，四週都被濃密的林木包圍着。

草地一側，放着一口棺材，木蓋啓動，緩緩站起了那綠衣少女。

楚小楓道：「姑娘早已經到了。」

綠衣少女一躍而出，笑一笑，道：「我也剛到不久。」

楚小楓望望那一口棺材，道：「姑娘連棺材也準備好了。」

綠衣少女道：「這表示一種決心，你和我，必需要有一個人死在這裏。」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好，姑娘只有一個人在這裏麼？」

綠衣少女道：「兩個，我和紅菱……」

語聲一頓，接道：「今日只是你我一決生死，我如死於你的劍下，希望你能答應我一件事。」

楚小楓道：「你說吧。」

綠衣少女道：「別傷害紅菱，讓她把我的屍體送走。」

楚小楓道：「對在下，也是一樣的了。」

綠衣少女道：「公平兩個字，很重要，對你對我，都是一樣。」

楚小楓道：「好！一言為定。」

綠衣少女輕輕吁一口氣，道：「楚小楓，今日之戰，咱們是以命相搏，所以，不管什麼手段，都可以施用，包括暗器在內。」

楚小楓點點頭，道：「想當然耳，姑娘的暗器，不帶金鐵破空之聲……」

綠衣少女接口道：「其實，我的劍法也不錯。」

楚小楓道：「哦！」

綠衣少女道：「我的話，都說完了，你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楚小楓道：「只有一句話說。」

綠衣少女道：「請說。」

楚小楓道：「姑娘叫什麼名字，是否可以見告。」

綠衣少女道：「我的名字？」

楚小楓道：「對，咱們動上手，必有一人死亡，在下如是死了，也該明白死在何人之手吧？」

綠衣少女道：「如若死的是我呢？」

楚小楓道：「姑娘充滿着信心，怎麼會有此感覺呢？」

綠衣少女道：「唉，我本來充滿着信心，但咱們動手時間愈近，我的信心愈是消退，現在，似乎是完全沒有信心了。」

楚小楓道：「姑娘是不肯說了。」

綠衣少女搖搖頭，道：「不，我說，只不過，我希望你殺死我之後，不要再把我的姓名告訴別人。」

楚小楓道：「哦？」

綠衣少女道：「說出來，對我倒是沒有什麼，但我的師長，親友們，一定會受不了，他們會找出你，不死不休……」

楚小楓接道：「我如殺了你，他們豈不是一樣會找我報仇。」

綠衣少女壓低聲音，說道：「有很大的不同，他們雖然有些恨你，但他們決不會因此而找上你報仇，除非，我們老公決定了殺你的時間。」

楚小楓心中一動，忖道：「老公公是什麼人呢？」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老公公，那是不是你的爺爺？」

綠衣少女道：「不是，我不知道怎麼解說，老公公，在我們那裏代表着一種權威，一種很高的稱呼。」

楚小楓接道：「一種很高的稱呼，那是說，是很多人佩欽了。」

綠衣少女道：「對……老公公不是一個人，是權威的代表，但不是唯一的權威代表。」

楚小楓道：「哦？」

綠衣少女笑了笑，道：「楚小楓，够啦，我已經告訴你太多啦。」

楚小楓道：「多謝姑娘！」

綠衣少女道：「我叫于慕蘭。」

楚小楓道：「哦……于姑娘。」

于慕蘭右手緩緩搭在軟劍柄上，道：「你拔劍吧！」

楚小楓道：「于姑娘，難道咱們之間，非要動手一戰不可。」

于慕蘭道：「我想不出還有別的更好辦法，能解決我們之間的恩怨。」

她已抽出了腰中軟劍，其薄如紙的利刃，本是軟軟的垂着，現在，却緩緩的伸直起來。

楚小楓也拔出了長劍，平橫在胸前。

于慕蘭接道：「我很後悔，沒有聽從小仙子的警告。」

楚小楓心中又是一動，暗道：小仙子怎麼又出來了一個小仙子。

他希望多知道對方一些隱密，縱然是一點點也好。

立時接道：「小仙子又是誰？」

于慕蘭忽然笑了一笑，道：「小仙子，是我們那裏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不知道，你是否有機會見她？」

楚小楓道：「哦！」

于慕蘭道：「可是，我已經來了。」

楚小楓道：「就算你來，咱們也不一定非要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啊。」

于慕蘭道：「太晚了，誰都知道我來是為他報仇的，小仙子勸告我，我也不肯聽從，唉！沒有一個結果，我如何回去見人。」

楚小楓道：「所謂結果，就是你我之間，要有一人死亡。」

于慕蘭點頭道：「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楚小楓點點頭，道：「姑娘如此決心，在下就算是不同意也不行了。」

于慕蘭忽然一振右腕，軟劍像一條毒蛇，忽然抬起，刺向楚小楓前胸！

楚小楓舞出一片劍花，護住身子，向一側閃去。

于慕蘭右腕連連震動，長劍如活蛇一般，在上下一尺左右的距離中，不停的攻向楚小楓前胸與小腹之間。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打法，只用劍尖的震動力量，攻向一點。

楚小楓長劍，也被對方的劍勢，逼纏在一點，雙方劍與劍的距離，只不過限制於半尺之內，劍尖與劍尖，不停的接觸，發出了短促的金鐵交鳴之聲。

劍與劍的接觸太過快速，連綿不絕的劍與劍的快速交觸，使得金鐵交鳴聲，也連成了一片。聽起來，有如一個聲音連續下去。

鬼沒王平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看到的搏殺，何止數百陣，可算得閱歷豐富，但却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打鬥，簡直看得呆了。

這打法看上去，並不驚險，但却是劍劍不離要害。

一盞熱茶工夫下來，楚小楓的頭上見了汗水。

那綠衣少女的攻勢，却是愈來愈快。

自從兩人動上手後，楚小楓沒有攻出過一招，全是採取的防守。

因為，兩人動手的速度太快，快得王平根本就沒有看出來是誰攻誰守。

現在，王平看出來了，同時，也看出了楚小楓處境之險。

楚小楓也感覺到了自己處境之危，似這樣打下去，不是辦法，開始向後退避。

他為人細心，動手之前，已看清楚了場中的形勢，退向了一棵大樹之後。

忽然間，楚小楓全力封出一劍，擋開了于慕蘭的劍勢，身子一閃，躲了入大樹之後。

于慕蘭的劍勢，迅快的刺了過來。

只聽一陣卜卜之聲，于慕蘭手中之劍，刺中了大樹身上。

就是那一眨眼間的工夫，樹身被刺一十二劍。

于慕蘭收住了劍勢，冷笑一聲，道：「楚小楓，你為什麼不打了。」

楚小楓道：「于姑娘，你這是什麼劍法，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他必須盡量的爭取時間，以求恢復體能。

于慕蘭道：「劍之為用，是用以殺人的利器，只要能够殺人，不論是什麼劍法，都是一樣。」

楚小楓道：「我記得姑娘說過，不論用什麼方法，都可以。」

于慕蘭道：「不錯，暗器兵刃，各憑手段，難道躲在樹後，也是方法麼？」

楚小楓道：「不錯啊。」

于慕蘭冷哼一聲，道：「你這算是什麼武功，方法？」

楚小楓道：「不是武功，是方法。」

于慕蘭道：「哦？」

楚小楓道：「在下必須借這棵大樹，調一下我的體能，我很累，必然要有一刻休息，同時，我在想一件事，如何用我自己的辦法，和你動手搏殺。」

于慕蘭冷笑一聲，說道：「不論你用甚麼辦法，都要憑仗本身的成就才行，我是個不大容易被唬退的人，因為，我已存有了必死的決心。」

楚小楓道：「我知道，同時，也領教了姑娘的奇幻武功，那是在下生平所遇最奇怪的劍法，不知姑娘如何練成的？」

于慕蘭道：「你能殺了景二，再加上，我們昨天動手的情形，使我覺得，你是一個不簡單的人，你一定有你自己很特殊的成就，因為，就一般劍法上而言，你絕對殺不了他，但你畢竟殺了他，這中間，我想一定有很多原因的，所以，我不得不小心一些。」

楚小楓道：「這麼說來，姑娘對在下倒是很重視了。」

于慕蘭道：「我從來沒有輕視過你，昨天一戰之後，使我更多了一些小心。」

楚小楓哈哈一笑，道：「能得姑娘如此相許，在下實在是榮幸得很。」

于慕蘭道：「楚小楓，我離開時小仙子告訴過我一句話……」

楚小楓道：「那是一句甚麼話？」

于慕蘭道：「別相信敵人的話，別低估了敵人的武功。」

楚小楓道：「小仙子告訴過妳的話，實在不錯。」

于慕蘭道：「所以，我一直很相信她的話，我昨天一直在想殺你的辦法。」

楚小楓道：「就是剛才，你對我用出來的劍招？」

于慕蘭道：「那不算甚麼奇異的劍法，但却有一個優點。」

楚小楓道：「哦！」

于慕蘭道：「那就是使你沒有辦法變出很多的花招出來，也必須憑着眞功實學，來和我動手。」

楚小楓道：「可惜你還是沒有殺了我。」

于慕蘭道：「但我一點也不急，因為剛才那劍法，只是我想出來殺你的方法之一。」

楚小楓道：「看來，對殺我這件事，姑娘實在是用了不少心機，但不知姑娘一共想了幾種方法？」

于慕蘭道：「三種，一種比一種厲害，至少，我想第三種辦法，可以殺了你。」

楚小楓道：「姑娘，這麼說來，我是更需要用自己的辦法對付你了。」

于慕蘭道：「希望你的辦法會很有效。」

楚小楓道：「姑娘，我的辦法如若很有效，豈不是要取了妳的性命麼？」

于慕蘭道：「我只在盡本份，替夫報仇，至於是不是一定會成功，那就顧不得了，我死了，也算是成功的方法之一，我聽說夫與妻生同羅幃，死同穴，我們生未同羅幃，死同穴一葬，也是一樣。」

楚小楓呆住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于慕蘭笑一笑道：「你怎麼不說話？」

楚小楓道：「我說不出來……」

于慕蘭道：「為甚麼？」

楚小楓道：「因為，我聽到了妳說的話，我有些太過感動。」

于慕蘭道：「你很感動？」

楚小楓道：「姑娘這等生死不移的深情，放眼當今之世，實在不多。」

于慕蘭道：「女人家三從四德，像我這樣的人，比比皆是！」

楚小楓道：「姑娘，妳有些不同。」

于慕蘭道：「為甚麼難道我不是女人？」

楚小楓道：「妳有一身武功，絕世容色，而且，你還沒有正式的結為夫婦。」

于慕蘭道：「哦！」

楚小楓道：「姑娘，你知道景二公子的為人？」

于慕蘭道：「我聽人家說過了。」

兩個人本是敵對相處，以命相搏，但此刻說了起來，竟是綿綿不絕。

于慕蘭輕輕吁了一口氣，接道：「楚小楓，是不是他的名譽不太好？」

楚小楓道：「這一個，我不便說。」

他不便說，于慕蘭就越是好奇了，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唉！你這人也是，既然說了，為甚麼不說個明白呢？」

楚小楓道：「因為我不便欺騙姑娘，但又不好實話實說。」

于慕蘭道：「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他在外面有很多的女人，唉！我也覺得很奇怪，為甚麼有那麼多的女人喜歡他呢？」

楚小楓道：「因為他生性風流，人又長得很英俊，所以，有很多的女孩子喜歡他！」

于慕蘭道：「你長得也很英俊，為甚麼沒有很多女人呢？」

這話問的很大膽，但也純眞。

楚小楓道：「于姑娘，你不覺得這話問的很奇怪麼？」

于慕蘭道：「很奇怪？為甚麼？」

楚小楓心中忖道：原來她眞是一位很純情的姑娘，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姑娘，妳又怎麼知道我沒有很多的女人呢？」

于慕蘭笑一笑，道：「原來你也有女人，看來，你們英俊的男人，都靠不住！」

這簡直不像是拚命搏殺，有如良友剪燭，西窗共話，談起家常來了。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姑娘，我好奇怪，妳師父怎麼會忍心放你出來？」

于慕蘭道：「你是說我的武功，不足以自保是麼？」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你的武功很高明，但你的江湖經驗太少了。」

于慕蘭道：「楚小楓，你不覺得，我很聰明麼？」

楚小楓道：「這一點，在下實在有些看不出來。」

于慕蘭道：「其實，你想想就知道了，我如是不聰明，怎會很快就把你給逼出面來？」

楚小楓緩緩由樹後轉了出來，道：「說的也是，也許姑娘眞是大智若愚那一種人？」

于慕蘭緩緩舉起了手中長劍，道：「楚小楓，你想好了沒有？」

楚小楓道：「對付姑娘的辦法？」

于慕蘭道：「嗯！」

楚小楓道：「想好了。」

突然振腕一劍，刺了過去。

于慕蘭舉劍一封，兩個人打在一起。

這一次，楚小楓有了準備，長劍盡量的大開大闔，不讓于慕蘭有搶制先機的機會。

在楚小楓劍勢連綿的快攻之下，于慕蘭果然沒有機會再施展那振腕快劍。

雙方說話時，有故友敘往，十分柔和親切，但動手相搏，却凌厲無匹，彼此之間各出殺手。

轉眼之間，雙方已互攻了一百餘劍。

以劍術上的整體造詣而論，楚小楓要稍遜一籌，但楚小楓每至將要落敗之際，會突然攻出一招奇學，把失去的優勢給平扳了回來。

就這樣，互攻了一百多劍。

于慕蘭忽然疾攻三劍，迫退了楚小楓，道：「停一停。」

楚小楓收住劍勢道：「姑娘有何見教？」

于慕蘭道：「咱們這樣的打法，就算再打個一天一夜，也沒有法子分出勝敗。」

楚小楓道：「只要打下去，一天不得，咱們打兩天，總歸會要分出勝敗。」

于慕蘭道：「不行，我沒這樣多時間。」

楚小楓道：「那姑娘的意思呢？」

于慕蘭道：「咱們想法子分出勝敗。」

楚小楓道：「這就有些困難了……你殺不了我，我也殺不了姑娘，想一想看，咱們有甚麼法子能够分出勝敗呢？」

于慕蘭道：「有，而且只要片刻工夫。」

楚小楓道：「哦，姑娘請說說看吧。」

于慕蘭道：「楚小楓，本來，我不該告訴你的，不過，咱們說的很投機，我想給你一點心理上的準備。」

楚小楓道：「好，在下洗耳恭聽。」

于慕蘭道：「你知道馭劍術麼？」

楚小楓道：「聽說過，那是劍術中，一種很高的成就。」

于慕蘭道：「你練過沒有？」

楚小楓道：「沒有。」

于慕蘭道：「我練過。」

楚小楓道：「哦！」

于慕蘭道：「爲了我們之間，要盡快的分出個勝負出來，所以，我準備馭劍一擊。」

楚小楓心中震動了一下，忖道：「聽師父說過，那馭劍一擊，可聚集了一個人畢生的功夫，生死勝負，立可分曉，這丫頭，小小年紀，怎的已經練成了這樣的功夫。」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于姑娘，眞要和在下拚命麼？」

于慕蘭道：「你說的不錯，我們總要分個生死出來，遲一刻不如早一刻！」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姑娘，一定要如此，在下只好捨命奉陪了。」

于慕蘭道：「好，你準備吧，由現在開始，我隨時可以出手。」

說完話，緩緩舉起長劍，平在前胸。

隨着那舉起的長劍，于慕蘭神情也冷肅起來。

那是誠於內，形於外的一種莊嚴。

就算是不懂劍術的人，也會瞧出這一劍，一旦出手，必將有石破天驚的威力。

楚小楓凝神注視，發覺于慕蘭整個人，似乎都溶貫到那一股劍勢之中，不禁心頭一震。

王平快步行了過來，道：「楚公子，不能接她這一擊。」

楚小楓道：「現在，五丈之內，能够活動的飛鳥，都已在她的劍氣籠罩之下，咱們就算想走也走不了啦。」

王平也感覺着，一股强烈的殺氣，瀰漫四週。

楚小楓高聲道：「于姑娘，請稍候片刻出手，在下有幾句話，要告訴這位同伴。」

于慕蘭道：「你說吧，我等你，但不要太久。」

楚小楓點點頭，回顧王平，道：「我死於于姑娘劍下之後，請把我屍體運交給無極門，交給掌門師兄，埋在迎月山莊，不用運回原籍了……」

王平接道：「公子……」

楚小楓接道：「仔細的聽着，我們說話的時間不多了。」

王平道：「好，在下恭聽吩咐。」

楚小楓道：「告訴我師娘，這個仇我們報不了，要她解散無極門，帶着一志師兄，遠走天涯，埋名林泉，別再作報仇之想了。」

王平黯然說道：「公子……」

楚小楓接道：「聽我說下去。」

王平果然不敢再多接言。

楚小楓輕輕吁了一口氣，道：「見着老帮主時，告訴他兩件事情，第一件，就說我有負所託。」

王平忍不住流下淚水，道：「第二件說甚麼？」

楚小楓道：「要他聯合各大門派，山野高人，合力對付這個組合，單是貴帮和排教，只怕沒有這個能力。」

王平一躬身道：「小的都記下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好，記到，就要辦到。」

轉過身子，緩緩舉起長劍，道：「姑娘，在下已說完了遺言，希望你姑娘能够言而有信，不要殺了這個傳達在下遺言的人。」

于慕蘭道：「你放心的死吧，我答應你的事，一定辦到。」

楚小楓道：「這就再無憾事了，姑娘請出劍吧。」

于慕蘭道：「你只有這幾句話麼？」

楚小楓道：「對，就是這幾句話。」

于慕蘭道：「聽說你父健在，你就不留幾句遺言給他們麼。」

楚小楓道：「我父母不是江湖中人，他們不懂這些事。」

于慕蘭道：「那就留幾句話，給你的妻子吧！」

楚小楓說道：「有負盛情，在下還沒有娶妻。」

于慕蘭道：「那你總該有一兩個紅顏知己吧？」

楚小楓道：「也沒有，不過，我倒有幾個很妖俏的丫頭！」

于慕蘭道：「丫頭？」

楚小楓道：「對，照顧我飲食起居的人，在下死後，也許她們會來見見姑娘，姑娘最好和她們多說說了。」

于慕蘭點點頭，道：「我一定會成全你的心願。」

楚小楓苦笑一聲，道：「好，那就請姑娘出手了。」

于慕蘭道：「其實，我眞的不願殺你，能不能告訴我，你不是殺死景二的兇手？」

楚小楓道：「不能，景二公子是眞眞實實死在我的手中，我爲甚麼不承認？」

于慕蘭幽幽說道：「你要不殺他，他一定會殺死你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姑娘，鐵案如此，在下不論如何推托，都不是辦法，姑娘也不要打算替我脫罪，咱們之間，非得拚一個勝敗不可了。」

于慕蘭道：「你好固執。」

重新舉起了手中的長劍。

楚小楓也擺出了一個應敵的姿勢，吸氣凝神，抱元守一，聚了全身的功力，準備接下于慕蘭排山倒海的一擊。

王平神情肅然，凝注着兩人。

他和楚小楓相處的時間不久，但他內心之中，卻對楚小楓生出了一種很崇敬的友情。

他雖然是假扮隨從，但這兩天下來，他內心之中，生出了一種很奇怪的感情，覺得跟着楚小楓這樣洒脫的人，就算眞的作一個從人，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可是，這愉快的相處，很快就要結束了，就在片刻之後，于慕蘭那全力一擊之下，楚小楓就要濺血當場。

事實還未發生，王平的腦際中已經泛起了那一擊之後的慘像。

楚小楓滿身流血，躺在地上。

忽然間，王平大喝一聲，道：「不行。」

于慕蘭劍勢正要發出，聽得王平這一聲尖叫，不禁一呆。

收住了劍勢，于慕蘭緩緩說道：「你叫什麼？」

王平輕輕嘆息一聲，道：「好悲慘的一副景像。」

于慕蘭道：「什麼景像？」

王平歎息一聲，道：「那是一種幻覺，姑娘，咱不說了。」

于慕蘭笑一笑，道：「我知道，你一定想到了我們在搏殺中分出了勝負？」

王平道：「不論我想到了什麼，也沒有辦法使你們這一場搏殺停了下來。」

于慕蘭道：「這不能怪我，我已經給了他機會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避開了今日，避不開明日，你出手吧！」

于慕蘭望着王平，道：「你聽到了，這是他逼我的，怎能怪我。」

楚小楓笑一笑，道：「于姑娘，你現在或許眞有罷手之意，但你會很痛苦，而且，心中會有着很大的不安，以後，你會永遠記着這件事……」

于慕蘭呆了一呆，道：「眞的麼？」

楚小楓道：「眞的，妳會永遠自責，覺得自己沒有盡到了心力。」

于慕蘭道：「楚小楓，我心中好矛盾，唉！我也許是不該來的。」

楚小楓道：「姑娘，出劍吧！這一劍，不論妳是否能殺了我，妳才會安心！」

于慕蘭又緩緩舉起了劍勢。

這一次，她沒有再猶豫，騰身而起，劍如長虹，直刺而至。

王平忽然閉上了眼睛。

楚小楓長劍掄元，化作了一道白虹。

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傳出了耳際，白芒斂收，劍氣消歇。

于慕蘭臉色一片慘白，輕皺着秀眉兒，橫劍而立。

不是王平想像的那樣慘狀。

至少，楚小楓沒有死。

現在情形是，楚小楓長劍支地，支撐着身子。

他身上滿是血。

傷口在前胸處，可見翻出肌肉，鮮血染濕了前面一半衣衫。

這時，于慕蘭只要再出一劍，立刻可以制楚小楓於死地。

王平呆了一陣，道：「公子。」快步奔了過去。

楚小楓笑一笑，道：「王平，我很好，我接下了這一劍。」

王平道：「但你受了傷。」

楚小楓道：「受點傷算什麼？比我想像的好多了。」

于慕蘭緩緩收了長劍，道：「楚小楓，我已經盡到了心力，沒有殺死你。」

楚小楓道：「嗯！」

于慕蘭道：「你說的對，我的心，現在平安多了，我已經對得起未婚的丈夫，我誠心要殺死你的，替他報仇，但我做不到。」

楚小楓道：「姑娘，可還有別的打算？」

于慕蘭道：「沒有，我要走了，我要離開這個地方，你如記恨我，可以找我報今日傷你之仇。」

楚小楓搖搖頭，道：「姑娘，妳已爲景二公子盡了心力，私願已償，在下想和姑娘談談江湖大事。」

于慕蘭道：「我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識人不多，對江湖中的事務，也知道的有限。」

楚小楓道：「你知道的江湖事情不多，但是非之分，卻是出諸一個人自知，和江湖經驗無關。」

于慕蘭沉吟了一陣，道：「我只是一個未經太多事故的小女孩，不要對我寄望什麼，你也別想由我的口中得到什麼，我要去了，你多保重。」

凄然一笑，接道：「山不轉路轉，也許咱們日後還有見面機會。」

轉過身子，帶着女婢而去。

楚小楓呆呆的望着于慕蘭的背影，直到她消失於視綫之外。

王平輕輕吁一口氣，道：「公子，包起傷勢吧！」

楚小楓點點頭，道：「王兄，她知道很多的隱密，只是她不肯說出來。」

王平道：「公子，你忘了，她本來就是咱們的敵人！」

取出金創藥，包紮起他前胸的傷勢。

劍勢深入三寸長過半尺，再要深入一些，就可能傷到內臟，筋骨。

王平一面敷藥，一面替楚小楓直念佛號。

但楚小楓卻未理會自身傷勢，凝目沉思，似是正在思索着一件極大的困難之事。

王平包紮好楚小楓的身上傷勢，低聲說道：「公子，該同去了，你的傷勢不輕，要好好的休息幾天才行。」

楚小楓答非所問的道：「王平，貴帮是否在外面佈有監視之人。」

王平道：「本來是有，但爲遵從公子之意，陳長老已經卜令撤退了四卜伏樁。」

楚小楓霍然站立身子，道：「走！快去通知陳長老，我們要追踪那丫頭。」

說完話，忽然一皺眉頭，若有無限痛苦。

顯然是震動了傷口。

王平輕輕歎息一聲，道：「丐帮追踪之能，天卜第一，這丫頭跑不了的，你不用爲此煩心，養息傷勢要緊。」

楚小楓點點頭，行出了樹林。

王平的神通廣大，他很快的召來了一頂小轎。

楚小楓乘轎疾行，直奔同大宅院中。

小轎直進入大廳，才停了卜來。

楚小楓在轎中已經運氣調息了一陣，小轎停卜時，楚小楓已然醒來。

啓簾出轎，立時一呆。

只見老帮主，陳長青，白梅，白鳳，董川，五個人，一排站在轎前。

急急行兩步，撩衣跪卜，道：「師娘，及諸位前輩，這等寵愛，小楓如何敢當。」

白鳳接口說道：「快起來，聽說你傷的不輕。」

黃老帮主道：「孩子，我還是錯了一步，低估了對方。」

董川伸出右手，扶起了楚小楓。

黃老帮主抬抬手，道：「走！咱們到內廳說話。」

內廳中，早已擺好了香茗細點。

黃老帮主，陳長青，白梅，白鳳，董川，再加上楚小楓，一共是六個人。

楚小楓有些茫然的回顧了一眼，道：「老帮主，可有什麼大事……」

黃老帮主接道：「小楓，只說說看，你傷的如何，能不能支持得住。」

楚小楓道：「不要緊，晚輩不過是一點皮肉之傷罷了。」

黃老帮主點點頭道：「那就好。」

目光一掠白鳳，接道：「無極門，已經付出了太重的犧牲，老叫化子衷心不願再有無極門中人受到傷害。」

白梅道：「老帮主，這件事……」

黃老帮主點點頭，接道：「我明白，無極門仍願爲江湖上正義盡力。」

白鳳接道：「董川，把咱們決定的事，告訴老帮主。」

董川道：「是……」

轉眼望着黃老帮主，接道：「老帮主，咱們無極門商討了一個決定，那就是我們願意盡所有的力量，參與這一場武林中的紛爭，楚小楓，以及無極門中每一個人，都已經把生死事置於度外，老帮主只要覺着有用我們的地方，只管吩咐，不用顧慮什麼。」

黃老帮主道：「好！很好，有你們這句話，老叫化子就放心了！」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如若只是搏殺拚命的事，丐帮有的是人，但在搏殺中，還要心機，那就必須貴門中的楚小楓出馬了。」

白鳳道：「老帮主，楚小楓眞的有這樣能幹麼？」

黃老帮主暗暗一皺眉頭，笑道：「話不能這麼說，楚小楓只不過比別人適合一些動心機的事，我想，這和他讀書多一些有關，有些事他的看法比較遠大。」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尹劍平制服來襲的阮行，脅迫他取出七步斷腸紅解藥，爲他解除肩中毒傷後，縱之使去，當尹劍平正欲運功調息之際，甘十九妹突然而來，她原擬到來爲尹劍平化解身中劇毒，恰碰見阮行爲迫取出解藥已爲尹劍平療好毒傷，遂即作罷，改與尹劍平閒聊起來，尹劍平極方克制情感，幾乎陷進情網，均爲堅强的復仇意志所克服，能穩定下來。翌日，汴河灘上聚集着十三把刀，九醜帮和金刀盟的人，他們久候甘十九妹不至，羣情激忿，馬一波對花二郎說要他拿主意，別叫人當牛牽着走：

草莽圖暴舉　雌威懾羣豪

「金刀盟」的老大，李桐李大麻子嘿嘿笑着說：「馬大哥話可不能這麼說，誰叫我們哥兒們拿了人家的呢，長言道的好，受人錢財爲人消災，再說，這位甘姑娘可不是好說話的人呢！一個開罪了她，可就……」

馬一波獰笑道：「不錯，姓甘的姑娘是不好說話，可是你我可也不是省油的燈，大家夥心裏可是有數的很，我們這是在爲誰賣命？到現在爲止，那位甘姑娘的影子都沒露過，只聽人家一個跟班的指使，咱們也他娘的太不好種啦！」

這番話含蓄着極大的挑逗性，在場各人頓時起了一陣子騷動——

「十三把刀」的老二「緊背低頭」莫三畏恨聲道：「馬一波大哥這話講的有理，咱們不能只憑姓阮的那個老小子幾句話，就被打發的團團轉，叫我們往東就往東，叫我們上西就上西——」

「黃面太歲」花二郎輕輕哼了一聲道：「莫老二，你就少說幾句吧！」

「緊背低頭」莫三畏頓時搭下了他的一雙黃眉毛，十分服貼垂下頭應了聲：「是——」

「金刀盟」的李大麻子赫赫一笑，道：「馬大哥的話也不無道理，不過那位阮大爺可是親口答應咱們的，今天晚上，我們是見錢之後才談別的——」

「紫面梟」馬一波不屑的看了他一眼，吶吶道：「我看靠不住……錢當然是好，却也要看看值不值得過，李老大，你別睜着兩隻眼光認識錢呀！」

李大麻子「嘿嘿！」一笑，張開手在臉上抹了一把：「本來嘛，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他開得起價錢，什麼都好辦——」

「這件事恐怕不是你李桐作得了主的。」口音異常的冷，出自「十三把刀」的頭兒「黃面太歲」花二郎的嘴裏，顯得陰沉十分！

李大麻子聆聽之下，楞了一楞，一雙紅光畢露的眼睛視向花二郎，一副想要頂撞的樣子，可是一想到此人的威望以及「難以招惹」，實在是不敢得罪。

衆人目注之下，他打了個哈哈，自嘲的道：「兄弟才疏學淺，武功更不能服衆，這件事自然要看花當家的怎麼安排了，不過——」

花二郎冷笑道：「不過怎麼樣？」

李大麻子嘿嘿一笑道：「兄弟是有一句說一句，『丹鳳軒』的威望，兄弟是沒見過，不過眼前的這個甘十九妹可是極不好惹——」

馬一波冷哼一聲，插口道：「這麼說李老大你見過甘十九妹了？」

「這……嘿嘿，」李大麻子搖搖頭道：「兄弟也沒見過。」

「十三把刀」的二當家的：「緊背低頭」莫三畏「嗤！」一笑道：「李老大，我看你就少說兩句吧。」

李大麻子這張臉實在罩不住，霍地由位子上站起來，却被他手下一個黑臉膛的矮子，用力的把他拉了下來。

「好好……」李大麻子臉上凶光直冒：「我什麼都不用說，這件事統統由你們來處置好了，不過我是有話要說在前面，甘十九妹可不是好惹的，要惹你們惹，可沒有我們『金刀盟』什麼事。」

一面說他兀自氣得直吐氣，遂即把頭擰向一邊。

「黃面太歲」花二郎雙眉一挑，冷森森的笑道：「李桐，我認識你，我知道這檔子事全是你在裏面穿針拉綫，你少拿姓甘的姑娘來嚇唬咱們，哼——姓花的不是沒見過錢，可不會像你見錢眼開的那份德性樣——」

李大麻子霍地站起來道：「姓花的——」

花二郎緊跟着他站了起來，冷聲道：「怎麼樣——？」

李桐目睹着對方的沉着氣勢，想到了對方的厲害，終於又忍下了這口怨氣，用力的跺了一下脚，忿忿的又坐了下來！——立刻「金刀盟」這邊，就起了一陣子騷動，可是「十三把刀」這邊更不含糊，由「血蚱蜢」孔翔領頭，登時就站起了十七八條漢子。

「金刀盟」全體人數不過五六十人，「十三把刀」這邊可有二百餘衆，相形之下差的太遠，就是想打羣架也不是對手。

兩相對照之下，「金刀盟」這邊頓時相形見拙，一個個也就乖乖的不再敢吭氣了。

「洗雪刀」李桐像是忽然想到了這件事情發展下去的嚴重性，當下忍着氣站起來，向着花二郎抱了一下拳道：「花當家的，這件事兄弟不再發表意見，一切都聽你的就是了，其實兄弟所以這麼說，實在也是心存息事寧人，關於對方那個『甘十九妹』的種種傳說，想必花兄你也有個耳聞，不要到時候弄得『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可就不是個滋味了！」

「紫面梟」馬一波一聲怪笑道：「對了，李老大這幾句話還像個人話，來來來，大家都是自己兄弟，何必呢！坐下，坐下……」

李桐坐下來嘆口氣道：「馬大哥你說我這話有沒有道理？還是那句話，『拿人家的手軟，吃人家的嘴軟』，誰叫我們一上來就收了人家的錢了呢！」

馬一波冷笑道：「哼——錢是拿了，可是你可知道我們却也賠上了兩條人命，到底命還是比錢重要呀——」

花二郎却在這時插口道：「那也不一定，有時候錢就是能買命，可就看他們出不出得起了——」

李桐一喜，笑道：「對了，花當家的，你這麼說可就對了，這件事兄弟早已把話轉了過去，今天他們要是沒帶錢，光是空口說白話那可是不行。」

花二郎冷冷的道：「錢是要拿，人也是要見。」

話聲方歇，就聽見有人嚷着：「來了，來了，有船來了。」

各人聞聲，遂即向水面上望去，即見一艘畫舫，正自由河面上，緩緩地向這邊岸上攏近過來。

——船上操舟的是兩名年輕俊健的青衣少年，一路運施篙法，像是別有一手，一任怒波翻湧，却將那艘小小畫舫駕御得極其平穩，很快的小舟即已攏上岸來。

兩名青衣少年一直把畫舫搶上了河岸沙灘，才行收住手裏長篙。

即見前艙垂簾倏地撩起來，由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紅衣紅帽活殭屍般的人來。

在場立刻就有人認出來這個紅衣人的身份，頓時不再出聲。

「金刀盟」的李大麻子看到這裏，立刻道：「阮大爺來了，我得過去一趟——」

花二郎冷哼一聲道：「李桐——」

李大麻子驀地站住了脚步，回過頭來。

花二郎冷笑道：「你不是說過了這件事你不管麼？」

李大麻子點點頭道了聲好，遂即坐下來不再說話。

大家夥沒有一個人再出聲音，數百道目光一齊集中在岸邊的那艘畫舫之上，當然更不會放過了站立在艙前那個紅衣紅帽的阮行。

一剎時，這裏靜悄悄的，再沒有一點人聲，只聞得浪花拍打着岸邊，一次又一次的水響之聲。

紅衣人直直的站立着艙前向這邊注視着，只見他身子微微一振，就像是一隻大鳥般，「呼！」的一聲，已落在了衆人身邊。

在場幾個與他見過面的人，都由不住自地上站了起來，各自抱了一下拳，喚了一聲：「阮大爺——」

阮行狗眼看人低的掀動了一下唇角，却是理也不理，一雙冷銳的眸子很自然的落在了「黃面太歲」花二郎的身上。

「這一位想必就是花當家的了？」一面說，阮行抱了一下拳：「失敬，失敬。」

「豈敢——」花二郎仍然大剌剌的坐着，抱拳道：「這位想必就是阮兄了？」

阮行鼻子裏「哼！」了一聲，那一雙白菓眼，在現場各人臉上轉了一轉：「花當家的眞够意思，人都到齊了？」

花二郎森森的笑了一下：「『金刀盟的李兄傳來了話，並且出示了『丹鳳軒』的信物，兄弟一行，是專程來恭候甘十九妹甘姑娘的大駕的。」

阮行點點頭，說道：「很好，甘姑娘來是來了，可是，還不打算見各位，一切可由我便宜行事。」

花二郎嘿嘿一笑，伸出了一隻長腿：「阮兄——你且說說看，都有些什麼事吧，能効勞，咱們兄弟一定帮忙，不能効勞，我們拿腿走人。」

阮行雖然久仰這個花二郎的大名，但是今天却是第一次見面。

他早已聞知這個花二郎爲皖北黑道上第一高手，手底下人數既多，平素行徑最是乖張，這時見面，雙方雖交談數句，他即能立刻體認出對方的狂桀不馴。

「好！」阮行一隻手持着白木杖：「花當家的快人快語，佩服，佩服——」

輕咳了一聲，他翻動了一下那雙白菓眼珠子，斜掃着一旁的「洗雪刀」李桐，冷冷的說道：「李老大，怎麼，你沒有把我的話交待淸楚？」

李大麻子尷尬的笑了一下，搓着兩隻手道：「這個……在下德威不足，還是阮爺你自己說吧！」

「哼哼！」阮行挑着一雙老鼠眉毛，不屑的冷笑着：「也好！」

白菓眼一掃面前各人，他冷峻的道：「在沒有宣佈這件事以前，有點東西要先請花當家代表各位收下。」

說罷，他用手裏的木杖，擊敲着面前的石頭，大聲向着船上那兩個青衣人吩咐道：「來呀——把姑娘賞下的東西給抬過來。」

兩個青衣少年答應了一聲，遂即由船上合力搬起了一個雕製得頗爲考究的大樟木箱子，船身立刻起了一陣劇烈的動盪。

那個箱子像是份量極沉，兩名青衣少年雖然看上去都有很好的武功底子，可是在合力抬動這個箱子時，却都顯出很吃力的樣子。

費了老半天的勁兒，這個大箱子才被抬上了岸，却只是放在岸邊，暫時前進不得。

「沒有用的奴才！」阮行向着兩名青衣人揮着手：「下去，下去。」

眸子一轉，他視向身邊各人一笑道：「煩請那位朋友代勞一下，把這箱玩藝兒抬過來請花當家的過一下目好不好？」

「洗雪刀」李桐首先應了一聲，吩咐手下人道：「錢老二和趙武你們過去一趟。」

兩個彪形大漢，聆聽之下，遂即由地上站了起來，答應了一聲，匆匆來到了那個大箱子跟前。

二人俱都自負很有一把子力氣，聆聽之下，各自彎下身來，一人抄住了一隻箱子上的耳

鐶，驀地向上一提，嘿！這一下子可眞是臉丟大了，眼看着那隻大箱子只不過微微移動了一下，却是連地面也沒有離開。

錢老二和趙武，再次用力搬動了一下，仍然和前一次沒有什麼兩樣，也只是動了一下而已。

看到這裏，活殭屍似的阮行由不住面帶着不屑的發出了「吃吃」的笑聲。

「金刀盟」的李大麻子眼看着自己手下兩個兄弟，當着衆人面前給自己丟了大人，大大的不是滋味。

當下他忍不住怒吼了一聲道：「都給我滾開。」

一面說，他本人遂卽氣呼呼的自己趕了過去！——在場不少人都知道這個李桐練的是橫練功夫，這種場面正是他賣弄時候，見他自己出手，俱都寄以厚望。

只見李大麻子的兩隻蒲扇大手張開來，一左一右的按在了木箱的兩邊鋼鐶上，足下八字步，跨虎登山式的一站，叱了一聲：「起！」

那具將近有一人高的大木箱，霍地隨着他的雙手，被舉了起來。

全場登時爆起了一陣子掌聲。

李大麻子這一剎那張臉看起來，簡直就像是一塊紅布也似的紅，足下更像是喝醉了酒似的一陣子踉蹌。

倒也難爲他，就見他幌幌悠悠的一直走出了十好幾步，却是，再也前進不得，「匡噹！」一聲，沉重的擱下了箱子，却只有喘氣的份兒！

全場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臉上一陣子發燒！「黃面太歲」花二郎那張臉，更是情不自禁的顯現出一絲怒容！

却見阮行「吃吃」的笑了兩聲，奚落的道：「李老大這是存心客氣，那能連一個箱子都抬不動，既然這樣，還是我這個客人自己効勞一趟吧！」

「慢着——」花二郎一旁揷口道：「阮兄你是客人，那有勞動你老兄大駕的道理——哼哼——不過是個箱子罷了，兄弟這就去勞動一下也活活這身筋骨。」

算是正合了阮行的本意——聆聽之下，只見他「吃吃」一笑，抱拳道：「花當家的，這可就太不敢當了！」

「黃面太歲」花二郎正要向前，他身後忽地閃出了一人道：「當家的且慢。」

紫黑的臉膛，乾瘦的個頭兒——說話的這個人，正是「十三把刀」裏面的二當家的「緊背低頭」莫三畏！

莫三畏一面說，那對鷹似的眸子直直的逼向阮行，輕哼一聲道：「阮爺這是笑話我們這裏眞的沒有人了，嘿嘿！只不過是個箱子罷了，莫某人還不相信二十年學藝，就連這點能耐都沒有。」

「黃面太歲」花二郎微微一笑，點頭道：「二哥你就辛苦一趟吧！」

「當家的放心，丟不了臉。」

一面說着，莫三畏已來到了那個大箱子面前，只見他面對着西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頓時就見他平扁的小腹部霍地脹起了甚高一大塊來。

紅衣人阮行立時面上現出了一絲驚異的表情，那雙白多黑少的眸子頻頻在這個莫三畏身上轉動不已，似乎沒有想到對方陣營裏，竟然還有這等人物。

他這裏轉念之間，那個莫三畏的兩隻手已經搭在了兩邊箱蓋角上。

莫三畏生就的瘦骨嶙峋，兩隻手一經用力，看上去眞像是兩隻鷄爪子也似。

也就在他的一雙手方自搭上的一剎，眼看着那隻幾有一人高的碩大箱子，霍地隨着他兩隻手的一個舉勢，驀地掄了起來。

緊接着這個莫三畏右手向後一掄，十分靈巧的已把這隻大箱子抗在了背上。

掂了一下重量，莫三畏這才起動雙步，極其從容穩當的已把這隻箱子抬到了眼前。

他面不紅，氣不喘，一雙鷹眼，瞪着阮行，冷冷的笑道：「阮爺請賜示，這隻箱子要擱在那裏？」

阮行笑了一下道：「這就不敢當了！」

一面說，他倏地伸出了一隻手，向着箱面上一搭——

休要小看了他這一搭之力，隨着他這隻手掌一搭之下，就只見「緊背低頭」莫三畏身子霍地大震了一下，足下打了一個踉蹌——

說時遲，那時快——

眼看着莫三畏無論如何負荷不住的一剎那之間，一旁的「黃面太歲」花二郎忽然搶上一步。

他嘴裏說着：「阮兄你太客氣了！」

陡地，他探出了一隻手，直向着莫三畏背上箱子另一端上拍去。

看上去他像是扶住欲墜的箱子，其實却不是這麼回事，隨着他落下的手掌，「緊背低頭」莫三畏頓時如釋重負，只覺得背上一輕。

相反地，另一個人——阮行却似直接的承受了花二郎運施過來的這股子力道，眼看着他瘦削的軀體一陣子顫抖，青白的面色忽然間泛起了一片紅潮。

二人各出一掌，同時抵住了箱子的一端，由於雙方力道幾乎相等，是以那隻箱子看來紋絲不動，身揹箱子的莫三畏，雖然如釋重負，却由於身處在兩種力道之間，竟然是動彈不得了！

明眼人一看卽知，心裏俱都有數，悉知「十三把刀」的瓢把子「黃面太歲」花二郎，眼前是借故在稱這個阮行的斤兩。

不要輕看了他們雙方各出一隻手掌，事實上這隻手却凝聚了他們彼此全身的力道，透過兩掌正中的這隻箱子，極力的攻向對方身軀。

極短的一剎，他們雙方看來一動也不動，

緊接着，「黃面太歲」花二郎那張黃臉上一陣子泛紅，耳聽着他鼻子裏哼了一聲，推箱子的那隻手猝然間抖動一下，這一下平添了無窮力道。

另一面的阮行當此巨力之下，萬萬吃受不住，身子在劇烈的一個震動裏，突地踉蹌後退！背負箱子的莫三畏也踉蹌一旁。

妙在那隻推在花二郎手掌上的箱子，並不曾因爲二人的忽然撤掌離開而下墜，竟然像「磁石吸鐵」一般貼在他手掌之上。

大家都知道，這隻箱子的重量，眼看着花二郎這等神奇的功力，俱不禁爆雷也似的喝起采來。

花二郎雖以「內炁眞力」擊退了阮行；單臂吸住這隻箱子，到底是這種力道不堪持久，實在因爲那隻箱子太重了，花二郎僅能保持極短的一段時間，然後緩緩的攀過另一隻手來，抱托住箱子的另一端，從容的放落地面，這一切看來容易，行來却大非易事——

看到這裏，全場又自爆發出一聲彩頭。

紅衣人阮行眸子裏充滿了驚異——他的震驚實在是可以想知，萬萬想不到對方一夥烏合之衆的江湖盜匪窩子裏，竟然會藏有這麼厲害的一個人物，實在是不可思議！——

莫怪乎他目注着對方的那雙眸子，竟然呆住了。

「黃面太歲」花二郎，擱下了箱子，向着阮行抱拳一笑，說道：「阮老兄，箱子放在這裏好麼？」

阮行像是被他這句話，忽然自一片遙遠遐思裏，又拉回到了眼前，當下神色一凝——

乾笑了幾聲，他頻頻點頭道：「花大當家的好功夫——佩服，佩服——」

說時，他遂卽邁動雙脚，來到了那隻大箱子旁邊，端詳了一下，冷冷的道：「這是敝軒『前行特使』甘姑娘的一點心意，請花當家的代表各位笑納。」

一面說時，他的兩隻手已分別按在箱角的兩處暗鎖之上，一按一拍，只聽得「卡喳！」一聲，樟木箱子的蓋子霍地敞了開來。

一蓬金光異彩，陡地由箱子裏湧現出來，四週圍攏過來的人，人人臉上都變成了黃金顏色。

箱子中分二格，一半是滿滿的赤金塊，金葉子，另一半却是各色的瑪瑙寶石，金光萬道，寶氣千條，一剎間，現場每一個人都情不自禁的看直了眼。

現場這帮子人，雖然多的是滾馬殺人大盜，專司掠奪爲生，可是像這大箱的金珠細軟，却是有生以來從來未曾見過……

眼睛瞪着，嘴巴張着，臉上流露着無窮的貪婪——

每個人都看呆了！

不知是誰忍不住先伸的手，一剎時幾百隻手都向箱子裏伸過去。

阮行目睹及此，臉上總算綻開了難見的笑容。

「黃面太歲」花二郎似乎是這一羣人當中，唯一保持住鎭定的一個——

遠遠的站在一旁，看着弟兄們那等如痴如狂，他心裏未嘗不高興，冷峻的臉上，情不自禁也着了一絲笑容。

「好了——」嘴角上掛着微笑，花二郎走上幾步，來到箱子面前，伸手關上了箱蓋。

所有的狂歡亂囂聲，在他關上箱蓋的一剎間，完全靜止了下來，大家夥的目光，情不自禁的移到了他的臉上。

「黃面太歲」花二郎面色倏地一寒，冷峻的目光倏地轉向阮行道：「阮兄，把話先說清了，咱們才能收錢——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位甘姑娘憑什麼要送給我們兄弟這麼些錢？」

阮行「吃吃」一笑，頻頻頷首道：「大當家的問的好，天下當然沒有白送錢，也沒有白受錢的道理。」

「就是這個意思——」花二郎抱了一下拳：「還要請你阮老哥交待清楚。」

「好說——」阮行吃吃笑了兩聲，搖幌着肩膀道：「花大當家這麼一問，阮某人可就不能再裝糊塗了！」

花二郎抱拳道：「洗耳恭聽！」

阮行「吃吃」一笑道：「很簡單，我們姑娘的意思，今天晚上要拿下『銀心殿』，這一箱金珠，也就是哥兒幾個的賣命錢，數目不小，大家夥可都看見了，只是能不能吃下來，却要看各位的了。」

花二郎冷笑一聲：「阮兄這個話我明白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倒也不爲過之，只是花某人有個小小請求，却要足下代轉上去，否則恕難從命。」

阮行道：「好說，好說，花當家的，請說吧！」

花二郎冷冷的道：「這個請求，其實並無過之，那就是我們希望見一見這位甘姑娘，這件事如果由甘姑娘親口交待，花某粉身碎骨亦萬無不從之理。」

這句話一經說出，頓時引起了一片熱烈反應——

「對……我們一定要見一見甘姑娘。」

「要甘十九妹親自出來給大家說清楚。」

「甘十九妹出來……」

……

衆聲叫嚷，一時响遏行雲！

「黃面太歲」花二郎等到衆聲稍平之後，冷冷的向着阮行道：「阮兄可看見？這件事並非我花某人一個人的意思，是大家的意思，如果阮兄不能如意照辦，咱們這件交易，只怕就很難談攏了。」

阮行擰着一雙吊客眉，發了一陣子愣，忽然冷笑道：「花當家的這個要求，雖然於禮並無不合，只是，對於我們『丹鳳軒』來說，却是太過份了，我不妨直接了當的告訴你，辦不到了！」

「黃面太歲」花二郎長眉一挑，嘿嘿一笑，道：「那很好，咱們這件交易，就不必再談下去了！」

身子向一旁跨出一步，冷笑一聲，又道：「足下請便！」

阮行呆了一下，「吃吃」低笑了兩聲，那雙白菓眼珠子，轉了一轉，瞟向地上的那個箱子——

他冷笑着道：「這麼說，大家夥是不想要這筆錢了——」

才說了這句話，就見「蒙城九醜」的老大「紫面梟」馬一波倏地閃身而出——

他雖是跛着一隻脚，行動却極其迅速，身子一轉，快若飄風，突地坐身於箱蓋之上。

「嘿嘿！」的一笑，抱起了一雙胳膊，這個老賊頭兒一副無賴神情道：「姓阮的，這箱子玩藝兒，你還想拿回去？我看，你死了這條心吧！」

「十三把刀」的二當家的「緊背低頭」莫三畏，「嗆啷」一聲，撤出了兵刄——「五行輪」！

他臉上突然間，罩上了一層殺氣，閃身橫在箱前：「姓阮的——你敢動這箱子一下，老子先宰了你，不信你就試試。」

一時間，九醜中的「雙頭蛇」秦冲，「白面判官」覃追風，「長臂猿」徐大勇，以及「十三把刀」的「血蚱蜢」孔翔…「血手印」趙武等十數條漢子，全數躍出，團團把那個大箱子圍在了中間。

「雙頭蛇」秦冲大聲喊着：「把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小子給他做了再說。」

「對！殺了他！」

「宰了他——」

羣情激動，很快的蔚成了一片聲勢。

一陣子兵刄交磕聲，百十把刀劍撤在了手上，人多就是膽，眼前數百名好漢，何曾會把阮行這個毫不起眼的人看在眼睛裏。

眼看着衆聲怒囂，卽將形成不了之局。

阮行在這等情勢之下，雖然事先早有準備，可是目睹着眼前這番聲勢，也不禁大吃了一驚！一時神色張惶，也有點慌了手脚。

「黃面太歲」花二郎手舉當空，制止住眼前這番激動，這才轉向阮行冷笑道：「阮兄你可看見了？」

阮行神色略定，重復傲態，點點頭道：「看見了！」

花二郎一笑道：「行有行規，阮兄你不能不知道，幹咱們這一行買賣的人，可不能眼看着外人，從咱們眼皮子底下奪走了財路……所以……」他目光深邃的注望着阮行：「足下要是想走，花某人也許可以賣個交情，放了你——只是，要想抬走眼前這個箱子，只怕就辦不到了！」

阮行「哼」了一聲，淡淡的道：「這麼說——花當家的是想硬吃下這箱子黃貨了。」

花二郎冷森森一笑道：「你要這麼說，也未嘗不可，我看這件事不是阮老哥你能夠解決

得了的，還是回去一趟，把那位廿姑娘請出來才好說話。」

似乎誰也沒有注意到，就在羣情激動的當兒，阮行同船而來的那兩個年青舟子，在附近河岸邊上動了手脚。

他二人把事先備在身上的一種特製東西，一枚枚的拋置在地面的浮沙上。

那是一種大小色澤，式樣同鵝卵石般玩藝兒，丟在地上與其它石塊混淆一起，簡直毫不起眼。

兩名年輕舟子把盛裝在衣兜裏的這種特製東西盡數拋置一空——棄置的範圍，遠及現場十數丈方圓之外，沿着河岸四週設置妥當之後，才又回到原來舟旁站好。

這番工作，乘着羣情大亂時從容佈署，人不知鬼不覺，極其從容的已佈置完善。

當然，並非眞的沒有一個人看見，對於紅衣人阮行來說，就是一個例外。

眼看着兩名青衣舟子佈署完善之後，阮行內心更像吃了「定心丸」也似的穩當。

翻着一雙白菓眼，他打量着花二郎道：「花當家的你一定要見我們姑娘才死心？」

花二郎冷峻的道：「不錯，我們久聞甘十九妹的大名，却是從來沒見過這個人，不能不有所懷疑。」

阮行怒聲道：「你是不相信我們姑娘這個人？」

「不錯——」花二郎點點頭：「花某人認爲這一切大有可疑！我們不能僅僅憑着『甘十九妹』這四個字，就誓死効命，這件事絕不是你姓阮的所能擔當，你請吧！」

一面說着，花二郎吩咐眼前的人道：「讓開一條路，叫他回去。」

各人於激動情緒裏，勉强遵命，熙熙攘攘的讓出了一條路來。

紅衣人阮行乾咳了一聲，目注向花二郎「吃吃」一笑道：「我要是不走呢？」

「那只怕對你不利的很。」花二郎冷冷的道：「你應該自己心裏有數。」

聽到這裏，「緊背低頭」莫三畏第一個忍耐不住，倏地掠身眼前道：「當家的，給這傢伙囉嗦個什麼勁，我先劈了他再說。」

莫三畏可眞是火爆性子，說幹就幹，足下一個搶步，已來到了阮行身前——

五行輪往空中一舉，嘩楞！一聲脆响。

「姓阮的，我劈了你！」

話到人到，人到傢伙也到，「哧——」一溜子寒光，冷森森的一圈白刃，直向着阮行當頭猛劈了下來。

阮行方才目睹過這個莫三畏搬動大箱時的神情，悉知此人是一個勁敵，不可輕視，當時迎着他當頭落下的五行輪，霍地一揚手中木杖，「嗆啷！」一聲，磕在了輪鋒邊側，借勢身子一擰，縱出了丈許以外。

莫三畏嘿嘿一笑，第二次轉身運輪，正要再次撲上，却被「黃面太歲」花二郎出聲喝住了。

「算了吧，二哥——」花二郎冷冷的道：「咱們不能幹這種事，他人單勢孤的，叫他去吧！」

花二郎雖然係一名盜首，但却不失江湖本色。

「緊背低頭」莫三畏對於這位「瓢把子」一向心存敬服，聆聽之下倏地後退一步，「五行輪」嗆啷！一响，收拾腕後，怒視向阮行道：「若不是大當家的說情，今天萬萬放不過你這個狐假虎威的小人，還不快滾！」

阮行生平出道以來，從來也不曾受過這個窩囊氣，那張白臉一刹間變成了鐵青顏色。

「哼——」他狠狠的逼視着莫三畏：「姓莫的，你神氣個屁，馬上就叫你知道你阮大爺的手段厲害。」

一面說，他轉向花二郎道：「花當家的你弄錯了，阮某人可不是你想像的怕死貪生之輩，既然來了，還沒打算就走。」

冷冷一笑，他揚着一雙弔客眉：「老實告訴你們，要是連你們這帮子人也制服不了，『丹鳳軒』也就不用在江湖上叫字號了。」

大家夥聽他這麼說，俱不禁吃了一驚，誰也沒有想到在眼前情形下，對方這個人居然還敢發狠，實在是有些出乎意外。

花二郎面色一沉，道：「那麼，你的意思是——？」

說話之間「緊背低頭」莫三畏，以及「蒙城九醜」中的「火赤鍊」張方，一左一右雙雙已撲向阮行。

莫三畏是一把「五行輪」，張方是一桿「鍊子鎗」，兩般兵刃幾乎同時掄起來，正待向阮行身上招呼過去。

猛可裏，傳過來一聲清叱之聲音——「大膽！」

隨着這聲女子嬌叱之同時，空氣裏似有極爲細微的兩股尖風：「颼——颼——」

大多數人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的當兒，只聽見「叮噹！嘩啦！」兩聲脆响！莫三畏的五行輪，張方的鍊子鎗雙雙已落向地面。

兩個人也就在兵刃墜落的同時，宛若「木乃伊」似的一動也不動的愣在了當場。

各人目睹之下，俱不禁大吃一驚，張惶循聲望去，始發現到，不知何時，那艘畫舫前艙的船板上，竟然站立着一個亭亭玉立的長身少女。

少女面懸輕紗，一頭長髮捲了個兒臂粒細的大辮子由後向前，甩落胸前，白皙的肌膚，在黃昏的天色之下閃着玉般的顏色——

一襲淺紫色的緞質長衣，長長的曳向脚面，却在腰際加上了一根細綵，另外在她上胸部位，佩帶着一口紅絨包紮的「新月短劍」。

水色天光映襯之下，各人只覺得眼前猝然爲之一亮——雖然對方面垂薄紗，難以在一照臉的當兒，看清了她的廬山眞面，可是只憑顯露在外的那雙眉眼，以及那副可人的身段，已不啻活生生的美人胚子，——

要在平常，這些人目睹美人當前，說不定上來就亂了規矩，什麼下流的舉動都許幹得出來，可是由於先震於「甘十九妹」的威名，再加上被對方一上來所施展的一手「飛砂定穴」給鎮住了，是以這時才會一個個的瞪着一雙蛤蟆眼，沒敢出聲兒。

紫衣少女俏立艙前，似乎沒看見她怎麼移動，彷彿只輕輕擰了一下腰肢，即如同疾風中的一片流雲——「噗嚕嚕！」帶着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已飄身於三丈外的河岸之上。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來人紫衣少女僅僅只憑着這一手傑出的輕功，已使得現場幾個深通武功的高手大感驚異而自愧弗如。

紅衣人阮行身形一轉，快速的已閃向來人紫衣少女跟前——躬身抱拳的唱了個「喏」，退後一步，才囁嚅道：「卑職無能，驚動了姑娘的芳駕！」

各人這才知道，來人紫衣少女，原來就是傳說中的那個「甘十九妹」，一時無不聳然動容！

來人——「甘十九妹」却連正眼也不瞧面前的阮行一眼，那雙掩飾在密鬚睫毛下的美麗眸子，略一轉動，已把現場情形看在眼睛裏。

每一個人，在她目光轉過之時，心裏禁不住都「噗通！」跳動了一下！彷彿都感覺到對方那一眼是專爲瞧自己似的。

「阮頭兒——」甘十九妹的聲音裏顯示着無比的冷：「你的差事，可是越當越回去了，怎麼連這麼點小事，都照顧不過來？這是怎麼回事？」

阮行發窘的輕咳了一聲，吶吶道：「姑娘見諒，不是卑職無能，實在是這幾位主兒不聽指使，還嚷嚷着要見您，卑職正要告訴您，您就來了！」

「要見我？」甘十九妹冷冷笑着：「誰要見我？」

說話之間，她那雙剪水雙瞳直覺的已認定了花二郎，冷冷的向對方逼視過去。

「黃面太歲」花二郎，立時感覺到一種寒意。

衆目之下，他這個架子不能不端，當下緩緩站起來抱了一下拳：「在下花二郎，參見姑娘。」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原來你就是花大當家的，我久仰你的大名，失敬失敬！」

「那裏！」花二郎說：「姑娘大名如雷貫耳，在下才是久仰之至！」

「哼——咱們用不着這些客套話。」甘十九妹一雙眸子直直的逼視過去，「是你要見我，有什麼賜教？」

「這——？」——花二郎不愧是老江湖，抬頭打了個哈哈：「在下等人久聞姑娘大名，又知道姑娘乃是『丹鳳軒』嫡傳弟子，心存渴望，俱都想瞻仰一下姑娘的蓋世芳容與驚人絕技，這也是人情之常，尚請姑娘不要見罪！」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道：「當家的太客氣了，既然這樣，現在我出來了，你們也看見了，還有什麼意見？」

「黃面太歲」花二郎眸子一轉，嘿嘿笑道：「這樣不行，我們要看的是姑娘的廬山眞面，這樣可不行。」

「紫面梟」馬一波大聲附合道：「對！甘姑娘，妳得把臉上的紗給摘下來，叫我們瞧瞧才行。」

全場頓時爆發出一陣哄笑叫好聲。

這些亡命之徒先時還有些懾於甘十九妹的威名，不敢十分囂張，現在花二郎馬一波給他們開了個頭，一時可就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他們刁頑本性。

「十三把刀」裏的「飛索刀」李平一聲怪笑道：「對了，甘姑娘，妳要是不把面紗揭下來讓我們大家夥瞧個够，妳今天可就別打算回到船上。」

「白面判官」覃追風在「蒙城九醜」裏是出了名的色中餓鬼，這時自然更不會閒着。

「大姑娘——」他手指着甘十九妹道：「我看妳還是自己把面紗摘下來的好，要是讓我們來給妳摘下來那可就不大好意思了吧！」

大家夥又爆出了一陣笑聲——

甘十九妹靜靜站在一旁不吭聲，彷彿對於眼前橫加於自己的一切，毫不動心，更不曾着一些怒氣——這麼一來，不啻給現場一干匪類更大的鼓勵，一時之間叫着嚷着，亂成一片。

反倒是一旁的紅衣人阮行忍不住了，只見他一擺手上木杖，發出了刺耳的一聲怪嘯。

「住口！」直着頸子，他忽然向前邁進一步，圓瞪着一雙白菓眼：「一羣不知死活的東西，誰要是再敢說上一句，我要他死無葬身之地。」

「阮行！」甘十九妹挑了一下細長的眉毛，輕聲嗔道：「沒有你什麼事，給我退到一邊去。」

阮行楞了一下，漲紅了臉道：「可是姑娘，他們——」

「我知道——」甘十九妹冷冷的說：「我自己會處理一切，用不着替我操心。」

全場聽到這裏，爆發出了一陣嘲笑。

紅衣人阮行想是平素時常捱罵，聆聽之下應了一聲：「是。」遂即後退不再說話。

大家夥又爆發出一陣子笑聲。

「紫面梟」馬一波搖幌着身子前進了幾步，抱抱拳道：「大姑娘——我看妳還是聽聽大家的話，把臉上的紗給摘下來吧，何必敬酒不吃吃罰酒呢！」

「白面判官」覃追風陡的由一旁躍身而出——他一時見色起意，鬼迷了心竅，竟然大着膽子向着甘十九妹身邊偎了過去。

「嘻嘻，甘姑娘！我看這件事，就由在下我來替妳代勞了吧——」

一面說着，這個覃追風果眞伸出兩隻手來向甘十九妹臉上摸去。

大家夥爆雷也似的喝了個大彩。

「白面判官」覃追風原來是試探着出手，一看對方仍然沒有絲毫反應，心裏就可以篤定了下來，再者，他這時面對佳人，近承芳澤，雖然礙於那一襲面紗未能得窺全豹，只是那種隱約的靜態美感，更不禁令他「色授魂銷」。

也活該他有眼前一難，一心只想着「面親芳澤」，率先領受對方如花美顏，可就沒有注意到對方那雙充滿了凌厲殺機的眼神兒。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白面判官」覃追風一雙手，眼看着已將挨在對方面紗的一刹間，猛可裏，一股尖風劈面直揮而下。

覃追風一驚之下，點足就退，只是那裏還來得及？——在對方那隻纖纖玉手之下，只聽見「喳！」的一聲脆响。

那種聲音，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並不陌生，就好像是屠伕揮刀砍在豬頭上的那種聲音一般無二。

甘十九妹的那隻纖纖玉手，不啻就是屠者手上刀，覃追風的那顆頭也無別於肉桌上的那顆豬頭。

「克嗤！」脆响聲裏，眼看着覃追風那顆頭，倏地中分爲二，隨着甘十九妹巧妙的一式揮動之下，整個身子驀地向後面倒仰出去。

「叭噠！」摔在地上。

連身子都沒有翻一下，覃追風登時命喪黃泉！

一陣子熱熱的血腥氣息迅速的蔓延開來，中人欲嘔。

全場各人，目睹及此，一時俱都嚇傻了，情緒的轉變簡直是兩個極端，有的人還自正在大聲叫好，張開的嘴還沒有發出聲音來，登時就傻住了。

短暫的一刹沉默之後，才聽見一聲沙啞的呼叫。

「覃老二——」

一條人影由人羣裏掠出來——瘸着腿，彎着腰，紫黑的臉膛——正是「蒙城九醜」的老大「紫面梟」馬一波。

眼看着拜弟的慘死，馬一波不啻痛澈心肺，驀地撲向死者屍身，一時撫屍大慟！

「九醜」中下餘的幾個兄弟，「雙頭蛇」秦冲，「火赤鍊」張方，「長臂猿」徐大勇，一時見狀，俱都觸發悲忿，紛紛撲前，撫屍痛哭出聲。

原本熱鬧火爆的場面，一刹間急轉直下，變成了眼前的這番境界，實在是出人意料。

「紫面梟」馬一波哭着嚷着霍地躍身而起，手指向甘十九妹道：「妳：：欺人太甚，給妳拚了！」

馬一波一邊說時，「嗆啷！」撤出了一口「厚背紫金刀」，正待撲上，却被他手下兄弟「雙頭蛇」秦冲一把拉住。

「老大，忍着點兒……」秦冲用力的按下

他手裏的刀：「咱們犯不着：：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道：「這是什麼人？」

阮行趨前一步道：「回姑娘的話，這就是蒙城九醜的馬老大，馬一波，死的那個人覃追風，是他拜弟。」

「原來如此！」甘十九妹緩緩點了一下頭：「這也難怪——馬老大，你有這種兄弟，這是你的恥辱，我這是代你清理了門戶，你應該謝謝我才對，怎麼，你還想跟我動刀麼？」

「紫面梟」馬一波那張臉一時氣成了紫茄子顏色，全身簌簌戰抖了一下，道：「甘丫頭……妳殺了人還要說便宜話麼？我……這就給你拚了！」

「很好，你不妨來試試看吧！我讓你三刀——哼——也給你們這些人長長見識。」

一面說，她從容的後退一步，一雙眼睛直直的盯向對方：「你來吧！」

「紫面梟」馬一波怒吼一聲，用力的掙開了身旁的「雙頭蛇」秦冲。

擺動着手上紫金刀，馬一波面現殺機的道：「好——馬某人這就見識見識妳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

不要小瞧了他一條腿不得勁兒，一旦動起手來，身子骨還是眞够俐落。

眼看着他瘦削的身子驀地向前一倒，箭矢也似的已撲向甘十九妹身前，掌中刀閃爍出一道刺目寒光，直向甘十九妹當頭直劈下來。

甘十九妹冷哼一聲，右手突地翻起，輕分二指，「琤！」然聲中，紫光流顫裏，已拿住了紫金刀落下的刀鋒。

現場各人情不自禁的俱都發出了一聲驚呼聲！

看上去實在是太險了！

沉重的一口紫金刀，拿捏在對方春葱也似的兩根纖纖玉指裏，簡直太不相襯，也太不成比例——

其實何止是「玉手」「金刀」不成比例？——就是這兩個人也不成比例！

無論如何，這口刀却是實實在在的被拿住了，馬一波情急之下，施出了全身的勁力，霍地大吼一聲向外面奪刀，偏偏那口刀却是紋絲不動。

馬一波一連用了好幾次力，那張大黑臉漲成了豬肝顏色，奈何手上刀仍然是絲毫也不曾搖動。

甘十九妹忽然一哂道：「馬當家的，你這兩手還差得遠呢！去。」

玉手輕起，馬一波連人帶刀驀地被摔出了丈許以外——總算他一身功夫不弱，隨着他落下的身子，陡地打了個滾，第二次旋身而進。

一團疾風，捲着馬一波身子，旋風也似的再次來到了甘十九妹跟前。

馬一波情急之下，竟然改了刀法，這一刀施展的是他生平最稱得意的「地膛刀」法——閃爍的刀光，旋轉出一圈奇光，直向甘十九妹下盤捲了過去。

四下裏再次爆發出一聲喝彩！

迎合着那道飛龍捲尾的奇特刀光，甘十九妹一派從容，驀然間她身軀輕起，「颼！」然聲中，對方紫金刀已由足下掠過。

馬一波一刀落空之下，身子緊跟着向後一個倒甩，第三刀「倒點天心」，配合着他身子一個霍然倒仰之勢，這口刀在他雙手力持之下，直向甘十九妹心窩上倒扎過來。

全場各人看到這裏俱不禁替甘十九妹捏着一把冷汗，倒是當事者本人依然從容如故——她只是適時遞出了右手——

不知道怎麼一來，在揉碎了的一天刀光裏，對方那口紫金刀的刀尖却又落在她的手裏了——仍然是那兩根纖纖玉指，不偏不倚的拿捏在紫金刀鋒銳的刀尖上。

馬一波怒吼一聲，雙手握住刀柄，施出全身之力，霍地向下扳刀，紫金刀在他巨力之下，倏地變成了一張弓，只聽得「噹！」的一聲脆响，折斷爲二。

馬一波由於用力過猛，一時收勢不及，整個身子倒跌了出去——

等到他驚魂甫定的由地上站起來——對方甘十九妹那一雙澄波眸子正自直直的注視着他，她手裏顯然拿捏着三寸來長的一截斷刄。

馬一波只覺得一陣子透心發涼，這才知道對方那一身功夫，和自己比起來，簡直判若雲泥——

驚懼，羞愧，忿怒……。

無數的感觸，一股腦的岔集着他。

面對着現場上千隻眼睛，馬一波這個臉可是丟大了，簡直無地自容。

他怒吼一聲，霍地舉起手上半截斷刀，向對方擲去——不意就在他方自動念，那隻手才自抬起一半的當兒，對方甘十九妹玉指輕彈，手上那截刀尖，已破空飛出「哧！」——銀光如綫，尖風急哨聲中，正中馬一波右手脈門之上。

「嗆啷！」一聲，馬一波掌中斷刀還來不及抬起遂即墜落在地。

馬一波身子突地打了一個踉蹌，頓時動彈不得，敢情也同先前那兩個人一樣，被對方以「彈指」功飛出暗器給點了穴道。

全場各人看到這裏，俱不禁形成了一陣騷動，緊跟着趨於安靜。

大家夥的眼睛緩緩的由馬一波身上移向甘十九妹，又由甘十九妹身上移向「黃面太歲」花二郎，人人心懷驚懼，一時六神無主，倒要看看這個指揮大局的頭兒如何來處理這件事。

「黃面太歲」花二郎其實心裏何嘗不驚，目睹着對方驚人武功，暗中叫不迭的苦，只是自己身爲這一羣的領袖人物，漏子無疑是自桶出來的，尤其在這個要緊的關頭，當然不能置身事外，拚着粉身碎骨，喪了這條性命，也不能臨陣退縮。

甘十九妹一雙看似平和的眸子，不知何時也已轉在了他的身上——

「怎麼，花大當家的也要玩玩麼？」

花二郎冷森森的一笑，上前一步抱拳道：「姑娘果然不愧是『丹鳳軒』的傑出高弟，佩服，佩服，花某人有眼不識泰山，姑娘掌下留情。」

甘十九妹道：「用不着客氣，花當家的不比尋常，我看得出來，你是有眞功夫的人！你就劃個道兒吧。」

花二郎微微一笑道：「姑娘抬舉我了！」

他淒涼的一笑，身子緩緩走到了「緊背低頭」莫三畏與「火赤練」張方二人身前，後二人俱爲甘十九妹一上來點住了穴道，到現在尚未能活開血來。

花二郎雙掌同出，霍地抵在了二人前心部位，莫三畏與張方直立的身子，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陣子顫抖，容得他掌勢一收，莫張二人相繼打了個踉蹌，跌倒在地，一時「哇哇！」連口嘔吐不已，敢情身上穴道已經解開。

「黃面太歲」花二郎身子一轉，又來到了「紫面梟」馬一波身前，當下如法泡製，馬一波也同前狀，解開了穴道，却是大口的嘔吐不已。

四週各人眼看着花二郎妙手開穴，又都紛紛叫起好來。

甘十九妹在花二郎爲三人開穴時，只是靜靜的在一旁觀望着，容得三人穴路解開之後，情不自禁的點了一下頭，似乎對花二郎的傑出

開穴手法，表示讚許。

「黃面太歲」花二郎轉身步向甘十九妹，在她身前丈許左右處站住脚步。

「姑娘！」他抱拳道：「花某不知自量，這裏請教了！」

甘十九妹點點頭：「難得，想不到在這羣人裏面，還有你花當家的這等身手，花二郎——我看你方才爲他三人解開穴道之時，施展的是內家『小天星』功力，可是？」

花二郎登時一呆，道：「——姑娘怎會知道呢？」

甘十九妹冷冷一哂，道：「你先不要管我怎麼知道，既然你擅長這種內家功力，當然知道一個內家高手對敵，決定勝負的關鍵，在於什麼了？」

花二郎「哼」了一聲道：「姑娘所指，莫非是指的『氣炁』之功麼？」

「氣炁」二字，剛一出口，陡然間，花二郎卽感覺到一股冷森森的氣機，由對方身上驀地逼射而出，直向着自己全身迎頭罩落下來。

花二郎一驚之下，這才知道對方少女，敢情是把自己當成了「勁敵」看待，否則，萬萬不會施展出本身所練的「內炁」功力與自己抗衡！

原來這種「內炁」的抗衡看似無奇，其實却遠較尋常兵刄要凌厲的多，當受者如無精湛內功以抗衡，勢將當場負傷。

由於這種「內炁」收發於無形之間，當受者受傷部位多屬內臟，可以彈指之間致對方死命於無形，確是厲害之極，——

花二郎一經着念於此，不禁大吃一驚，當時慌忙聚集本身內功，形成內炁，自前軀八處穴道逼運而出，與對方功力抗衡！饒是如此，却亦不禁身子大大搖動了一下，一時間，面紅耳赤。

局外人簡直看不出一些名堂。

却見甘十九妹站立如故，花二郎距離她正面六七尺以外，像是承受着一種巨大的力量，瘦長的軀體不時的左右搖幌一下，那張黃蠟也似的面頰，由於用力過巨，更不禁漲出一片赤紅。

現場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眼看着這等情況，猜測到他們已經較量上了，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簡直是莫明其妙，如墜五里霧中！

這種情形僅僅維持了很短的一段時間，身高體健的花二郎已大感不支！

只見他瘦長的軀體，漸漸的開始顫抖不已，繼而拱腰隆背；顯得有些佝僂，一顆顆的汗珠滾動在他額頭上！——只是他仍然緊守着原來站立的地方，緊咬牙關，拚命對抗着。

反過來看着甘十九妹，可就比他輕鬆得多了——

像是無事人兒似的，她仍然保持着從容體態，那雙露出面紗之外的盈盈秋波，甚至於還顯示着一些輕微的笑意！——

「花當家的，我看算了吧！」她冷冷的道：「怎麼，還要再僵持下去麼？」

話聲出口，輕移蓮足，向前邁了一步，花二郎登時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三四步，才得拿樁站穩——

他身子方自一收住勢子，警惕着對方內炁功力的進襲之下，自己必將受傷無異，心中一驚，嚇出了一身冷汗，却沒有料到，也就在他退身站定的一刹，那股發自對方身上的「內炁」眞力，驀地收回如電，頃刻間消逝無形！

這種情形，外人雖是難查究竟，但是花二郎却是心裏有數，情知這是甘十九妹對自己心存忠厚，留了面子，否則那股內炁眞力只須乘勢出襲，自己卽使不致當場喪失性命，也務必要身受內傷不可。

一念之及，不勝驚懼感愧之至！

這種情形之下，花二郎要是再不見好就收，可就眞的是不知進退了。

臉上一陣子發紅，他上前一步，抱拳道：「姑娘的神功蓋世，花某總算見識了，多承留情，尚請不以先前之失禮唐突見責，千萬，千萬。」

甘十九妹微微頷首道：「花當家的不愧一方之雄，能識大體，今後才好共事，丹鳳軒對足下今後多有借重，還請努力從事不要妄自菲薄才好。」

花二郎陡然一驚，抬起頭打量了對方一刻，喟然長嘆一聲道：「姑娘非止是身藏不世奇技，卽此涵養氣勢，亦較我輩超出萬分，承蒙看重，敢不誓死以報，自此以後，花某願率衆家兄弟追隨驥尾，以効犬馬之勞。」

甘十九妹一笑道：「這樣就太好了——」

目光一轉，視向全場各人道：「你們之中，誰還有什麼意見？」

衆人眼看甘十九妹如此神威，那裏還有人敢說個不字，一時俱都不再出聲。

花二郎嘆息一聲，苦笑道：「姑娘不必多疑，這件事既然在卜親口向姑娘承諾，自然算數，從今以後，這皖北地面上，姑娘妳就是我們的總瓢把子，一切惟姑娘之命是從，妳說甚麼就是甚麼，誰個人膽敢不遵姑娘命令，我花二郎第一個饒不過他。」

話聲方住就聽見一聲咳嗽道：「當家的——你慢着。」

說話的正是剛才被甘十九妹點了穴道的那個馬一波——

只見他搖搖幌幌的走出來，向着花二郎抱了一卜拳，臉上神色極其難看的道：「花當家的——這件事咱們還得取個商量。」

花二郎面色一沉，冷聲道：「怎麼，馬老大你——？」

「紫面梟」馬一波嘿嘿一笑道：「花當家的，不是老哥哥故意給你找蹩扭，實在是我們力不從心。」

一邊說着，他冷笑道：「花老弟，你眼睛可是雪亮的，請老弟你睜開眼睛瞧瞧，我們蒙城九義，一腔子熱血帮人家，自己可又落得了甚麼好？……嘿嘿……哥九個現在只剩下了四個……我還想留下這把老骨頭再過幾年，這件事呀，不用談。」

馬一波說着氣往上湧，漲紅了臉連聲冷笑着，歪過臉來招呼着他手底下的人：「走，秦老三——咱們走。」

「蒙城九醜」正如他所說，如今只剩下了四個人，除了「紫面梟」馬一波之外，另有「雙頭蛇」秦冲，「火赤練」張方，「長臂猿」徐大勇等四人，另外手下十五個小兄弟。

這幾個人眼看着馬老大受創出醜，各兄弟「雁行折翼」，當年義結金蘭的兄弟如今只剩下了四人，自是鬥志全消，現在一聽馬一波招呼，全都應聲步出。

「黃面太歲」花二郎老實說，對於這個馬一波，至少還心存一些倚重，他心知甘十九妹這方面，絕不會甘心任憑他們輕鬆離開——見狀不由心裏一驚。當時上前一步道：「馬大哥且慢！」

馬一波抖了一卜袖子，綳着臉道：「兄弟——你的好意老哥哥心領了，我姓馬的就是這個脾氣，想幹就幹，想不幹的事就是刀架在頸子上也留不住我——咱們後會有期，告辭。」

拱了一卜手，馬老大招呼着身邊人道：「走！」

「馬老大——」出聲招呼他的是甘十九妹：「我要是你還是聽從花當家的忠告，安份一點的好。」

功夫漫談

霹靂功和吹氣功

希華

在武林當中有許多門派是頗為特色的，喜歡閱讀武俠小說的人，都會經常看見過霹靂劍或者霹靂神拳那一類，似乎有個門派喚做霹靂，實則不然，沒有霹靂這個門派的，至於霹靂拳或霹靂刀，却有這種招式，原因是在龍爭虎鬥當中，如果有人大喝一聲，他就佔了上風，假定他若練過氣功的話，喝出來的一聲就有可能發生震撼的力量，使對方聽了暫時呆了呆。

劇烈的打鬥當中，任何一邊都是不能夠停手的，忽然呆了一呆，那麼有問題了，特別是用刀劍，惡鬥之際，呆了一呆，便會吃一刀，或者給人當胸刺了一劍，因此之故，「霹靂」這種功夫確有其事。

北方有些人練習霹靂拳的，並非另有一種拳術屬於霹靂門，而是這個人打鬥之際，突然發拳，跟住大喝一聲，那一聲巨响幾乎是震耳欲聾，人到拳到，無法躲避，練習霹靂拳的人，當然有他們基本的一套拳法，或者是查拳，不然的話，可能是鷹爪門或者其他門派，總之，那一拳衝擊之際，大喝一聲，就屬於這一招。這種拳法多數是抽拳，因為大喝一聲的時候，最好是對準耳朵然後猛喝，如果兩人相鬥，能夠向對方的耳朵呼喝，那就要使用抽拳，由下而上，打他的下頷或者向臉孔出擊。這一拳當然是很沉重的，根本上那一聲大喝朝着對方耳朵僅一兩尺之遙的地方喝出來，能夠得心應手，對方猛吃一驚，跟着受一下沉重的打擊，便會倒下來。切勿輕視這種武功，它確是出奇制勝的。

練習霹靂拳，全靠大聲呼喝，那一聲巨响等於野獸的咆哮，有些獸類能夠咆哮，聽了進耳，毛骨聳然，獅子老虎特別擅長這一套，牠們的聲响並非像我們說話似的叫出來，而是張大嘴巴，口唇半開半閤，由腹腔鼓氣向咽喉推出來，突然作聲，就像是一個炮仗爆炸一樣，猛獸有天生的條件，咆哮之聲，特別厲害，人類雖然沒有這種優點，如果苦練多時，仍有可能發出非常威猛的呼喊。

上述那種霹靂功能夠放在拳脚上面施展出來，當然可以在刀劍這方面發揮它功用，問題在這裏，要是握劍衝刺，因為劍鋒對着敵人的身體，你眼望我眼，發出來的喊聲就不是對着耳朵，用刀作戰比較好得多，原因是由側面發招，既然咀巴對着敵人的耳朵，而且那一刀可以橫割或者斜劈，不一定向前衝刺，也能够制服敵人，甚至一刀就要了對方的一條命，故此，猛喝一聲這種武功，應該跟大刀配合。任何一種武功都是要苦練的，霹靂功也是如此，練習這種武功的人，能夠由師傅指點，那是最理想的，反之，沒有名師指點，只憑自己的蠻勁苦練，仍有希望得到這種武功，首先，早上起床到山林泉石之區，作深呼吸，然後俯伏下來，作獅子吼，即是說，兩手兩脚壓地，看來像狗，只是缺少一條尾巴，擺好了姿勢，然後深深的吸氣，吸氣要慢，直達丹田，然後忽然把它推出來，並非張大嘴巴，只是微微張開，目的是把那種聲響保留得更加密實。吼叫的時候，突然張大了嘴，好像張口咬的模樣，跟着把它收細，發出來的聲响就雄壯許多。

一定要它在咽喉最深處發出來，然後有特殊的威力，瑜伽術就有這種功夫，不過它並非用來練習武功的，只是靠它增長氣力，健體養顏。至於俯伏在地扮狗或扮獅子，做了這種姿勢然後呼喝，瑜伽術的獅子吼或者中國武功的霹靂功，都是用這種姿勢練習的，因為所有獸類都是俯伏在地然後吼叫，人類本身就是動物的一種，同是吼叫，仍以俯伏的姿勢符合標準，不過，練習多時，能夠大聲呼喝，叫得

非常响亮，那就不必俯伏吼叫了，站起來叫喊也可以發生作用。

照瑜伽術的解釋，獅子吼是可以增强氣力的，因為這樣呼叫的時候，一定要吸滿了氣，迫自己的肺部吸入較多空氣，亦即氧氣增加，另一方面，因為食管以及咽喉的肌肉一齊發力，才可以吼出雄壯的聲响來，如果體魄孱弱，說話也覺得吃力，那就無法做這種健身運動了，反過來說，多做這種健身運動，就會增强氣力。

跟霹靂功相似的另外一種功夫叫做吹氣功，即是說，那個人在打鬥之際，忽然把渾身氣力集中在兩唇之間，張口吹出來，所吹的氣異常有勁，就像是劍氣，對方的一雙眼給劍氣侵襲，發生劇痛，無法再鬥，即使勉強再鬥，但因那雙眼不能夠立刻睜開，一定打輸，如果說霹靂功相當奇妙，那就不妨說吹氣更加奇妙。

吹氣功確有其事，練習過少林拳的人，如果兼練內勁，多數懂得吹氣，先行燃亮一枝蠟燭，把它豎直，或者放在燭台上面，然後在距離它三尺之遙的地方鼓氣吹出來，就算從來沒有練習武功的人那一口氣也能夠把燭光吹得搖曳生姿，但却不能把它吹熄，至於練習過吹氣功，却可以距離八尺之遙的一處把燭光吹熄，倘若兩人相鬥，在兩三尺那麼短的地方突然施展吹氣功，吹中對方的眼睛，確有可能使敵人無法睜開眼睛看東西，亦即可以說，憑着這一招反敗為勝。

不管南派或北派的拳脚，兩人相鬥，往往會發生纏着苦打惡鬥的形勢，那時兩手相交，無法擺脫，殺得難分難解，兩人的眼睛互相注視，相隔不過兩三尺，那時已經沒法用手偷襲，想用口去咬對方的咽喉，也辦不到，最巧妙的安排就是吹氣了。上述的吹氣功，不必名師指點，自行練習，便會生效，只要你能夠晚上對着蠟燭苦練，先行慢慢的吸氣，然後一股作氣，把它噴出來，上下兩塊唇片微張，氣從唇舌之間噴出，打中蠟燭，使它熄滅，便會在兩人搏鬥之際，吹痛對方的一雙眼。

我們的眼睛是全身最脆弱的一處，就算武藝高强的人，渾身肌肉堅如鋼鐵，他也無法使眼睛變成石頭那麼結實，故此二龍爭珠這一招，從古到今，禁止練武的人施展，除非那是狹路相逢，非生即死，然後施展它，由此證明任何的一雙眼給勁氣一吹，必然發生痛楚。

上述的吹氣功，因為要把丹田之氣吹出來，如果有辦法使自己吹出來的氣貫注到唇舌之間，使對方眼睛發痛，那就不但是打鬥的時候能夠發揮作用，平時靠它去護體養顏，仍是很有用的，原因是氣量已差，說話無力，那個人的健康自然打了一個折扣，反之，氣足神怡，吹氣也能傷人，自然是健康方面突飛猛進了，故此，為了保健，亦該練習吹氣。

北方有許多名山大川，練武的人在荒山古寺修練道術兼練武功，除了霹靂功和吹氣功之外，又有另外一種武功叫做掌風，一掌打出去，雖然掌心距離對方臉孔仍有三四寸，已經使敵人受傷，說起來好像信口開河，實際上確有其事，練習掌風比較上述的兩種功夫更難，但却能夠依時苦練，必有所成，這個方法就是早上紥下四平大馬，向一個井的井水，用掌力壓下，井水距離手掌不能太遠，否則，沒有勁到達水面，大概相距四尺，最為合度，初時一掌打下，毫無動靜，打了一年過外，便覺掌勁所到之處，井水微波蕩漾，但仍無法把井中的水打出浪花來，起碼三年過外，然後能夠一掌打下，井水好像給石頭擲下似的，騰空湧出一團浪花，起碼高一尺，那就證明掌風已經練成。

掌風很難隔着衣裳打傷別人，最理想的就是向對方的臉孔出擊，由於武林方面，高手過招，一定估計得很準確，尺寸不差，如果一個練習過掌風的人，發招打出，跟敵人的臉孔有半尺之遙，那一股掌風，竟然打中眼鼻之間，發生劇痛，後退幾步，甚至流出鼻血來，那時對方才知道掌風厲害，但已經受了傷。

這幾句話，既是出自甘十九妹嘴裏，自然有相當的嚇阻作用。

「紫面梟」馬一波一行人浩浩盪盪才自走了幾步，聆聽之卜，全都停了卜來。

「怎麼？」馬一波斜過眼睛來：「姑娘是要我們哥幾個留卜來？」

甘十九妹含笑道：「馬當家的久歷風塵，應該和這『丹鳳軒』行事說一不二，既然已言明借重各位，就不惜重酬，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那個管事跟班兒阮行，曾經告訴過我說是馬當家的曾經由他手裏拿過錢——而且在効死令上親筆劃了押，怎麼樣，當家的，可是眞有這麼一檔子事？」

「紫面梟」馬一波臉上一陣子發窘，緩緩的回過身子來：「咳……不錯，是有這麼檔子事。」

甘十九妹緩緩前進一步，寒下聲音道：「江湖上講究的是信義，姓馬的，你拿了『丹鳳軒』的錢，莫非不該為丹鳳軒辦事麼？」

「姑娘……」馬一波拱了一卜手：「不錯，馬某人一時手軟，由貴管事那裏是拿了幾個錢，可是我們兄弟却賠上了幾條命，難道還不値過？」

甘十九妹搖頭道：「既在効死令上劃了押，生死原在意料中，馬一波，你枉在江湖上闖了一生，却是鮮恥少義之人，哼——我勸你還是留卜來的好。」

一旁的紅衣人阮行看到這裏，氣怒不過的上前一步道：「姑娘頒令，卑職活劈了你這出爾反爾的老匹夫！」

甘十九妹輕哼一聲道：「那又何必，任他們吧。」

這後一句，不啻給與馬一波等人無限的鼓舞。

「紫面梟」馬一波聆聽之卜，那張老臉上發了一陣子窘。冷笑一聲，道：「多謝姑娘開恩，老夫等實在自慚無能効力，這就別過，告辭。」

說完揮了一卜手，率領着一干手卜轉身就走。

「馬老大——」甘十九妹冷冰冰的聲音道：「這可是你們自己要走的。」

馬一波頓時止步，頭也不回的道：「姑娘大度包涵，馬某人感激不盡——」

揮了一卜手，一行人繼續前行。

在場數百人，無不面現驚異的打量着甘十九妹，他們簡直弄不清楚甘十九妹在鬧的甚麼玄虛，何以能夠眼睜睜的看着馬一波一行人叛節離開。

敏感而深具閱歷的花二郎，頓時覺察到不妙，只是奇怪的是甘十九妹却始終保持着平靜的姿態，而毫無動靜。

幾百雙眼睛情不自禁的又由甘十九妹身上移向馬一波等一行。

馬一波一行十十九人先還懷着鬼胎，都怕甘十九妹猝然自背後施以殺手，但是一直行出了五七十步，仍不見有任何動靜，俱不禁寬心大放。

「紫面梟」馬一波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暗幸自己總算平安撤退成功。

只是他慶幸的似乎早了一步。

就在他這口氣還沒有吁完的當兒，眼前却發生了一件怪事——却見走在最前面的一個叫「白臉貓」的手卜兄弟，忽然身子一陣子踉蹌，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向後面倒退了回來。

各人目覩之卜，俱都停卜了脚步。

馬一波皺了一卜眉，方要出聲喝叱，卽見這個叫「白臉貓」的兄弟，在後退了幾步之後，忽然身子像痲條兒似的軟癱了卜來。

大家夥先還當他是「出洋相」，這會子見

狀才知道不妙，慌不迭的趕上去查看究竟。

「白臉貓」那張臉原本就够白了，這時看上去簡直更不見絲毫血色——

只見他一雙眼睛睜得極大，全身發着急戰，抬起一隻手，在前面指了指，嘴角蠕動了一卜，一句話還沒有說出來，忽然臉上湧現出一片黑潮，嘴裏怪叫一聲，頓時向前仆了卜去。

大家夥都不禁嚇了一跳。

「火赤練」張方離着他最近，見狀心裏一驚，嘴裏嘮叨道：「你小子是怎麼了？」

一面說，伸手把白臉貓的身子，給翻了個兒。

不翻還好，這一翻過來，登時使得大家嚇了一跳，却只見白臉貓一張臉黑同墨染，雙目怒凸，由他眼耳鼻口七孔之中，淌出了點點鮮血，人早已經死了。

「啊——？」張方大吃一驚，抬起頭打量着馬一波：「老大——這是怎麼囘事？」

馬一波皺了一卜眉，吶吶道：「看樣子他像是中了甚麼毒了……？」

話方出口，就聽見身側另一人嘴裏怪叫一聲，緊跟着踉蹌步出，也同前者一樣的倒了卜來。

大家夥驚心之卜，趕忙再看這個人——「蝎子」老四——嘿，可不是，這小子犯的跟「白臉貓」是一個樣的病，全身上卜跟吃了烟袋油子一樣，抖成了一團。

「頭兒……」他怒凸的一雙眼睛，盯向馬一波：「咱們……上當了……毒……毒——」

說了這幾個字，那張黃臉一陣子發黑，驀地七孔流血，一頭仆倒地上，頓時命喪黃泉。

大家夥目覩之後，俱不禁嚇得慌了手脚，一時亂成一團。

「雙頭蛇」秦冲看看馬一波道：「這……一定是那個丫頭搗的鬼。」

「紫面梟」馬一波那張臉緊張的都冒了汗，當時遠遠的向甘十九妹看了一眼，冷笑道：「不會吧——她站在那裏動都沒動——這件事恐怕另有蹊蹺，咱們快走。」

這夥子人聽他這麼一說，轉身就跑。

不跑還好，這一跑，眼看着唏哩嘩啦，前道上一連又倒卜了三個來。

這麼一來，馬一波才發覺到事態的嚴重，幾個人嚇得頓時站住了脚步，一時進退不得。

「囘來吧，」紅衣人阮行遠遠的搖幌着身子走了過來：「不要命的只管走。」

一面說着，這個阮行「吃吃！」的笑了兩聲，抱着一雙胳膊：「馬老大，你也一大把子年歲了，莫非連『丹鳳軒』的七步斷腸紅也沒有聽說過麼？」

「紫面梟」馬一波登時面色如土，方才知道敢情死了的那幾個手卜兄弟，竟是中了對方的劇毒「七步斷腸紅」，但這種罕世奇毒，是對方甚麼時候施放？自己這邊竟然是事先毫無知覺，看起來自己這條性命未曾賠上，實在已是萬幸——

這麼一想，由不住全身爲之冷冷打了一個冷戰，起自脚心的一陣子發涼，登時楞在了當場。

「識時務者爲俊傑」，在眼前這種情況卜，馬一波那裏還能再稱强鬥狠？一時搭眉低首，作聲不得。

甘十九妹看着他們一行，發出了會心的微笑——顯然，她的這着高壓手段，已經收到預期的效果，接卜去，該是如何研究佈署打一場硬仗，來徹底摧毀「銀心殿」樊氏父子的這一股實力了。

× × ×

「銀心殿」聳峙在「洪澤湖」南面波心，有一道二里長的湖中長堤直通向岸邊。

在整個皖北地方來說，這所建築物都算得上是「出類拔萃」，它是皖北地面，江湖白道上最具聲譽的一處組織——自古以來，正邪絕難併立，「銀心殿」存在的最大價值，乃在於對所有作奸犯科之輩的黑道人物，最有力的一聲當頭棒喝。

「銀心殿」殿主樊銀江，自從「碧荷莊」鍛羽返囘之後，對於那個「甘十九妹」，可眞是存了十二萬分的戒心。

於是，當他歸報父親樊鍾秀之後，父子二人乃在「銀心殿」佈署卜一道堅强的防綫。

在樊氏父子來說，敵人甘十九妹的意圖已甚爲明顯，其所以按兵不動，處心積慮的招兵買馬，無非是已經認清了「清風堡」的實力不弱。

「清風堡」與「洪澤湖」牽着一條「老汴河」，老汴河事實上也正是「清風堡」對外的一條唯一出路，「銀心殿」的存在重要性，正在於他是控制「清風堡」的大門咽喉部位。

這一點敵人的先遣高手「甘十九妹」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才會愼重其事的，按下了鋒頭。

要拿卜「清風堡」，首先就得先拿卜「銀心殿」，——這一點是幾乎可以認定的事實。

樊氏父子當然認識了這一點，於是在樊鍾秀與他手卜奇人「左明月」先生的參與之卜，銀心殿開始佈署起堅强的防務。

左明月是佈陣高手，「銀心殿」少不了佈署了幾陣殺着，但是限於時間的方面，以及地勢的控制，它的防務自不能與「清風堡」本堡相提併論。

於是在樊鍾秀本人返囘清風堡之後，左明月却被留了下來。

左明月留卜來的用意至爲明顯，是要他在這「銀心殿」佈置一處另可防禦敵人大攻勢的陣勢。

× × ×

星夜——無月。

左先生與樊銀江以及「銀心殿」的兩位香主——「南天禿鷹」秦無畏，「飛流星」蔡極，四人乘坐在一艘快舟上。

快舟由「銀心殿」的「分水廳」出來，繞了一圈彎彎的弧度，隨後直放波心。

船頭上，左先生與樊銀江併肩而坐。

習習湖風，將二人長衫捲起，尤其是那位溫文儒雅的左先生，看上去裘帶風高更似無限風采。

「砰！砰！」聲中，有人正在水裏打樁子，湖面上架着七八盞高架燈，來往船隻穿梭着，形成一種忙碌場面。

快舟在一處地方停卜來。

左先生滿面笑靨的道：「少東主少安毋躁，我這『分水雙刀陣』一經安置妥當，敵人想犯銀心殿，有如『海底撈月』是萬萬不易！」

樊銀江道：「左大叔辛苦了，但不知這陣勢佈署起來，要耗費多少時日？」

左明月道：「如果這樣連夜趕工，至遲後天就可完成，這水上一陣，較諸陸地上的陣勢更爲要緊，敵人如想由水上進攻，勢將上來就殺他一個措手不及，我們再伺機出手，當可使來犯之人，全數就殲。」

樊銀江十分滿意的點着頭，忽然皺了一卜眉，嘆道：「我也許是過份担心了，總以爲那個甘十九妹是個鬼靈精，無所不知，說不定就要來犯了。」

左明月點頭道：「她既然有心與我們爲敵，當然是越快越好，所以，我們要更加緊佈署一切呀。」

樊銀江道：「要是在今明兩天之內，他們來了呢？」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